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第二十一回　挑起谷中龙虎斗　可怜剑底女儿情

段珪璋盯了王龙客一眼，说道：“我有一位故人的女儿，被少寨主掳到此间，敢请放回！”

王龙客怔了一怔，骂道：“胡说八道，我几曾抢了什么女子？”段珪璋变了面色，手摸剑柄，便要发作，王伯通却先喝道：“龙儿，在段大侠面前，休得放肆！”随即转过身来，向段珪璋赔笑说道：“小儿一向跟在我的身边，他纵然不肖，尚不至于干出强抢民女的有失身份之事，段大侠想必是误信人言了。”

王伯通老奸巨滑，这时他已知道了段珪璋是为了夏凌霜而来，心中惊疑不定，因此先用巧言搪塞，能抵赖得过最好，即算不能抵赖，也可以试探段珪璋还知道些什么？

段珪璋剑眉一竖，怒声说道：“段某若非知得确鉴，怎敢上你的龙眠谷来？这位姑娘名叫夏凌霜，你问问你的宝贝儿子，是否认得这位夏姑娘？”

王龙客道：“不错，我是认识这位夏姑娘，她也是我的朋友，你有何凭据，说是我把她抢了？”

王伯通帮腔道：“对呀，他们本来是朋友，不相识的人还可以抢，对相熟的朋友，怎会将她掳来？尽可以邀请呀。”

段珪璋冷笑道：“不给你们凭据，谅你们还要狡辩。上月二十七日，你们在玉龙山的沙岗村掳去她们母女，本月初四，夏姑娘一人被劫到龙眠谷，当时，她中了迷药，你的儿子用一顶小轿，将她从花园右角的横门抬进，是也不是？”

段珪璋说来有如目睹，王伯通父子大吃一惊，登时疑云大起，“龙眠谷中难道有了奸细不成？”

段珪璋顿了一顿，朗声说道：“夏姑娘的父亲与我有八拜之交，她又是我好朋友南霁云的未婚妻子，这件事我不能不管！”

王伯通尚想抵赖，尚想问他要人证物证，王龙客却忍不住气，大声说道：“段珪璋，你胡说八道，夏姑娘是我的未婚妻子，与什么姓南姓北的何干？不错，她现在是在谷中，日内我们就要成婚，你客气一些，我或者还可以请你喝杯喜酒，你再胡说八道，我只有把你轰出去了！”

段珪璋冷笑道，“好呀，你这么说，好似夏姑娘愿意嫁给你的了？”王龙客傲然答道：“当然！她又不是你的女儿，她愿意嫁我，你管得着么？”窦线娘勃然大怒，骂道：“放屁，夏姑娘岂肯嫁你这个不成材的小贼！”段珪璋道：“不必争辩，夏姑娘既在此地，请她出来，一问就可明白！”

王龙客骂道：“岂有此理，我的未婚妻子，岂能随便见你！”窦线娘恨不得立即闹翻动手，说道：“大哥，证据确凿，夏姑娘也在此间，还与这班强盗多说作甚？他不肯让咱们见夏姑娘，咱们不会自己搜吗？”

王伯通大喝道，“王某忝为绿林盟主，请两位给些面子！”他不提“绿林盟主”这四字也还罢了，一提起来，窦线娘想起了杀兄之恨，更有如火上烧油，立即冷笑斥道：“我管你什么盟主不盟主，你胡作非为，我就要与你算帐？”

王伯通把手一挥，沉声说道：“好，与他们拼了，他们是藉事生端，分明是为了给窦家报仇来的！”嗖的一声，一枚铁蒺藜向窦线娘掷出，出手的人，是王伯通一个得力手下，此人擅打喂毒暗器，他知道窦线娘金弹厉害，

故而先发制人。

窦线娘冷笑道："什么东西，竟敢在我面前卖弄暗器，且先 把你的招子废了。"话声未了，但听得弓弦疾响，那人一声惨呼，血流满面，两只眼珠果然都给窦线娘的弹子打了出来，紧接着"卜"的一声，又一名头目倒地，这个头目却是给那枚毒蒺藜打中的。原来他发暗器的劲力和准头都远不及窦线娘，窦线娘的金弹后发先至，将他的眼睛打瞎之后，这才用弓弦把那枚毒蒺藜拨开，那小头目不幸碰上，中了剧毒，不消片刻，便即七窍流血而亡。

窦线娘弹弓再拽，这一次三弹齐发，迳打王伯通的上中下三路，王伯通躲过一颗，王龙客手挥折扇，给他拨开一颗，第三颗打向他的面门，王伯通霍地一个"凤点头"，哪知窦线娘的暗器手法妙极，王伯通见金弹的来势极急，避得早了一点，不料那金弹将到，来势忽缓，王伯通抬起头来，正巧碰上，额角打裂，血流如注！王伯通大怒骂道："给你们面子，你们反而出手伤人，今日要是让你们生出此门，我王伯通也无颜在绿林混了！"

在王伯通背后的一个胖和尚叫道："盟主息怒，待我收拾这个泼婆娘！"抖起禅杖，疾奔出去，朝着窦线娘迎头便打，窦线娘喝道："好，叫你这光头也吃几颗弹丸！"声出弹发，那胖和尚哈哈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你这弹子，焉能打得洒家？"禅杖泼风疾舞，当真是滴水难进，但听得噼噼啪啪一片声响，窦线娘的连珠弹尽都给他打落，碎成粉末！

段珪璋一见，便知这个和尚内力雄浑，不能硬接，他怕妻子有失，猛地喝道："撒手！"一剑便削过去。

这和尚名叫阿奢黎，乃是与安禄山同族的胡人，本来是安禄山所礼聘的"大法师"，甚得安禄山信任的。后来安禄山因与王伯通联盟，故而将他派来，名义上是"荐贤"给王伯通，由王伯通使用，实则是替他负起监视王伯通的任务。安禄山的用意王伯通当然不会不知，故而对他十分笼络，处处奉承。

阿奢黎给他们奉承惯了，只道自己当真是天下无敌，他见王伯通似乎很怕段珪璋夫妇，早就心中不服，因而争着出头，满以为一顿泼风禅杖，便可以将这对夫妇打倒。

哪知段珪璋剑法精妙非常，但见剑光一闪，已攻进他禅杖防御的内圈，阿奢黎大喝一声，禅杖压下，段珪璋用了个"卸"字诀，那柄宝剑竟似轻飘飘的木片一般，附着他的禅杖，阿奢黎虽是用了泰山压顶之力，却似大力士搬石头打蚂蚁一般，毫无用处，给他的宝剑附着掸杖，竟自罢脱不开。

说时迟，那时快，段珪璋一声："撒手！"宝剑便沿着禅杖，直削上去！阿奢黎大吃一惊，要是不抛开禅杖的话，五根指头，便得给他削断。他人急智生，急忙将禅杖往前一送，自己跟着一个"滚地葫芦"，伏倒地上，躲开了他这一剑。

王龙客亦已赶到，折扇一挥，替阿奢黎遮格开了段珪璋的一剑。王龙客自小便在名师门下习技，功夫也是内外兼修，且又机智多变，因此，他比起段珪璋、南霁云等人，虽然尚逊一筹，却不至于似阿奢黎一招落败。

阿奢黎爬起身来，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的禅杖虽然幸而未曾撒手，却也狼狈非常。这时，他哪里还敢轻敌，将禅杖舞得泼风也似，与段珪璋保持一丈开外的距离，看来虽然仍是十分凶猛，其实却是只求自保而不敢攻敌了。

虽然如此，但阿奢黎的禅杖打来，仍是有千斤之力，段珪璋刚才是用"巧招"将他击败，现在给王龙客缠着，要是被阿奢黎的禅杖扫中一下。那仍是

难以抵挡。所以段珪璋也得加意提防，不敢轻敌。幸而阿奢黎给他吓破了胆，不敢向他强攻。

王伯通的两个副手从侧翼攻来，挡住窦线娘。这两个副手都是绿林中顶尖儿的角色，一个名叫褚遂，一个名叫屠龙，他们都有看家本领，武功确是非比寻常。

褚遂长于近身缠斗的小擒拿手法，刁钻古怪，一被他的手指搭上，即有扭筋断骨之灾；屠龙用的是一对日月双轮，走的却是纯然刚猛的路子，这两个人一刚一柔，配合起来，相得益彰。窦线娘被他们迫到身前，无法再用金弹退敌，只得一手持弓，一手握刀，与他们恶战。

窦线娘继承家学，有三样名震武林的绝技，第一样就是百发百中的神弹功夫，第二样是“ 金弓十八打 ”，第三样是“ 游身八卦刀法 ”，这时，她虽然不能再发弹子，但刀弓并用，和对方展开游身缠斗的功夫，却也尽可以应付。

王伯通被打穿了额角，十分愤怒，一面命令手下的四大头目都上去助战，一面又叫人进去催王燕羽来。

王燕羽早已躲在屏风后面，父亲已然下了命令，她不想被人发现，无可奈何，只好自己先走了出来，王伯通怒道：“ 燕儿，你怎的这个时候才来？你瞧，咱们王家已经给人欺负上门啦！ ”

王燕羽道：“ 爹爹不必焦急，谅这两个人逃不出去。调一队挠钩手来，就可以将他们生擒了！ ”原来王燕羽训练有一队女兵，擅长于用长钩擒敌，当日铁摩勒就是被这队挠钩手活擒的。不过，现在王燕羽贡献此计，却是想藉此拖延时候，因为她实在不愿意和段珪璋动手。

王伯通点点头道：“ 也好，不必你去，我自有人传令。 ”王燕羽没法，只好陪着她的父亲观战。段珪璋杀得性起，忽地一声长啸，连人带剑，化成了一道寒光，疾向王龙客冲去。王龙客不敢抵挡，急忙闪开。那个番僧是给段珪璋杀怕了的，连忙撤回禅杖，舞成一道圆圈，护着自身。给王龙客助战的那两个大头目，身法却没有他这么灵活，段珪璋唰唰两剑，一个大头目被刺伤了肋骨，一个大头目被削去了两指，段珪璋立即冲出包围，与窦线娘会合。窦线娘在褚、屠二人与另外两个大头目围攻下，本来处于劣势，得到丈夫前来会合这才把劣势扭转过来。

王伯通道：“ 等不及挠钩手了，燕儿，你上去助你哥哥一臂之力。 ”王燕羽无法可施，只好拔剑出鞘，上前助阵。就在此时忽听得有人大声说道：“ 夏姑娘，你瞧，这是不是段大侠？老叫化可没有骗你吧！ ”

王龙客大吃一惊，来的这两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卫越和夏凌霜！

原来那日卫越与南霁云分手之后，回去问他那个送信的徒弟，那徒弟说确是已把信交到皇甫嵩手中，而且并无外人在旁。至于空空儿，他更是连影子也没有见过。卫越问不出所以然来，心里更增疑惑，只好先到九原，赴南霁云之约。

他来到九原，南霁云已经走了，南霁云任务是个秘密，太守府中，除了郭子仪之外，无人得知。卫越打听不到南霁云的去向，心中想道：“ 他曾经怀疑夏凌霜是王家劫走的；多半是到龙眠谷去了。老叫化答应帮他的忙，那就得帮忙到底。且到龙眠谷去走一遭吧。 ”卫越这一猜虽然没有完全猜中，却也着了几分。

卫越在九原会不到南霁云，却意外的碰见了段珪璋夫妇，原来他们两夫

妇也是因为多年未见南霁云，现在军情紧急，特地赶到九原，想来助他一臂之力的。卫越碰见他们，将南霁云所遭遇的事情和他们一说，段珪璋与夏家有极深厚的交情，听说冷雪梅、夏凌霜两母女给人劫走，哪有不着急之理，于是便和卫越一道，都到龙眠谷来。

卫越是丐帮的长老，丐帮弟子遍布天下，消息特别灵通。龙眠谷中也有丐帮的弟子。卫越一到龙眠谷，便查探得那日王龙客将夏凌霜劫到谷中的详情，知道了夏凌霜确实是在王家，于是便和段珪璋夫妇定下计策，由段珪璋夫妇光明正大的登门索人，卫越则在王家暗中搜查。

正巧夏凌霜服下了解药，本身功力已经恢复，她正要出去寻王龙客算帐，便碰见卫越。这时段珪璋夫妇已经在外边恶斗，他们顺理成章的当然便都出来助阵。

夏凌霜一冲出来，正是仇人见面，份外眼红，二话不说，唰的一声，便向王龙客刺去！

王龙客叫道：“夏姑娘，你——”夏凌霜斥道：“我怎么？我还没有给你害死！”只听得嗤的一声，王龙客的衣襟已给她一剑穿过！王龙客又惊又气，挥扇遮拦，夏凌霜的武功本来比他稍胜一筹，这时恨不得将他置于死地，出剑更为狠辣，招招都是杀手！王龙客挡了几招，惊慌气急之下，一个疏神，只听得“唰”的一声，王龙客又中了一剑，刚才那一剑仅是穿过衣襟，这一剑却正中胸口，幸而他立即弯腰后仰，使用“铁板桥”的功夫化解，但虽然如此，胸口亦已给剑锋划破，鲜血淋漓，沁红了衣裳！

夏凌霜柳眉倒竖，凤眼圆睁，怒声斥道：“无耻贼人，今日你罪贯满盈，还想逃命么？”话声未了，剑招续发，“唰”的一招“白虹贯日”，剑光疾吐，直指王龙客的咽喉。

眼看王龙客就要毙命在她剑下，斜刺里忽地一柄长剑插来，刚好插在他们两人当中，夏凌霜一看，却原来是王燕羽，只见她双眸泪泫，愁锁眉尖，满脸惊怕羞愧而又带着恳求的神情。夏凌霜不忍伤她，剑势稍缓，王龙客趁此时机，连忙逃走。

王伯通认得疯丐卫越，大惊叫道：“卫老大，我与你向来井水不犯河水，你何故与我为仇？”卫越哈哈笑道：“王伯通，你也知道害怕了么？不错，你做了绿林盟主这么多年，老叫化从来没有找过你的碴儿，可是你如今与安禄山兴兵作乱，荼毒生灵，老叫化可不能不管了！不过，冤有头，债有主，老叫化今日是要来插手，但你却不必担心我来杀你，杀你的另有其人！”

卫越口中说话，手底却是毫不放松，只见他一个照面，就把王伯通两个得力的头目抓了起来，笑道：“我不杀老贼，也得杀两个小贼来解解恨！”那两个头目被他抓着了琵琶骨，痛彻心肺，杀猪般的大叫饶命，卫越将他们提了起来，旋风一舞，忽地笑道：“姑念你们只是从犯，好，就饶了你们吧！”双臂一振，将那两个大头目掷出门外。那两人的琵琶骨给他捏碎，虽得保全性命，武功却已废掉，再也不能为恶了。

卫越与夏凌霜双双杀到，盗党阵脚大乱，窦线娘一声叱咤，缅刀朝着屠龙面门一晃，引开他的眼神，左手的金弓却疾的朝着褚遂拨去，这一招方是实招。褚遂仗着小擒拿手的功夫，这时正使到一招“拨云见日”，双掌成环，来扣窦线娘的手腕，哪料窦线娘将计就计，佯攻屠刚，等于卖个破绽，让他欺近身前，猛地反弓一拨，褚遂的手指正好触及她的弓弦，登时被弓弦拉断了中指，十指连心，痛得他狂呼疾退。

这时王龙客已逃得无影无踪，窦线娘眼光一瞥，发现了王燕羽，记起了杀兄之恨，立即向她奔来。夏凌霜连忙叫道：“段婶婶，这个小女贼交给我好啦！”

王伯通喝道：“好个撒拨的恶婆娘，谁给我将她擒下，重重有赏！”窦线娘大怒道。“你不来找我，我也要找你算帐哩！”心中想道：“杀我哥哥的虽是他的女儿，但罪魁祸首，却实在是这老贼！”同时，又见到夏凌霜已与王燕羽交锋，便转移了目标，迳向王伯通那边杀去！

夏凌霜感激王燕羽赠药之恩，有心相护，见窦线娘已转了 方向，向王伯通杀去，便作势佯攻，欺近她的身前，低声说道：“王姑娘！你快快走了吧！”

王伯通手下见窦线娘来势凶猛，只得拼死上前，全力抵挡，窦线娘弓打刀劈，锐不可当，刹眼之间，连伤了五个头目。就要杀到王伯通跟前。

王燕羽忽地虚晃一招，抽身便退，夏凌霜只道她已听从劝告，不料她飞身疾掠，却是挥剑向窦线娘杀去。

夏凌霜眉头一皱，心道：“我不能因你一人之故，便放过了王家老贼。”她足尖一点，仿如流星赶月，抢先一步，拦住了王燕羽。

王燕羽咬了咬牙，沉声说道：“夏姑娘，你迫得我没法子啦！”青钢剑扬空一闪，剑光疾吐，抖出七朵剑花，连袭夏凌霜七处穴道。要知她为了父女之情，怎忍见王怕通为窦线娘所杀？因此只得使出凌厉无前的剑法。不过她的用意仅在迫夏凌霜让开，剑招虽然凌厉，分寸之间，却拿捏得非常准确，每一招都未曾用实。

哪知夏凌霜也抱着同样心思，双剑相交，但听得一片叮　声响，刹眼之间，两柄青钢剑已接触了七下。两人用的都是上乘剑法，本领也不相上下，夏凌霜的内力稍胜一筹，她展开了游身缠斗的剑法，就是不放王燕羽过去，王燕羽无可奈何。

卫越打得性起，大声笑道：“我再摔几个小贼玩玩，哈哈，真是有趣得紧！”他是出了名的“疯丐”，就像猫捉老鼠一般，将那些头目捉来戏耍，或者打一下耳光，或者揪一把头发，戏耍够了，然后把他们一个个摔出去。

那个番僧见众人都似乎惧怕这个疯丐，大为不忿，心中想道：“将人摔倒，不过是恃着几斤气力，有何稀奇？我不信他的气力胜得过我。”他刚才败在段珪璋手下，有心挽回面子，与这疯丐较量较量。

卫越刚刚摔倒了第七个头目，忽听得呼的一声，只见一根碗口般大的禅杖向他搂头打下，卫越哈哈笑道：“好一根禅杖，好一个蛮牛。”伸手一抓，竟然凭着一双空手，将禅杖牢牢抓实。

那番僧动弹不得，大吃一惊，卫越笑道：“好，你也算得是有几分本领的了！”陡地喝道：“撒手！”使出了“隔物传功”的内家真力，那番僧忽地感到一股大力直撞胸口，果然应声撒手，连连后退！

卫越夺过了禅杖，在手中掂了一下，哈哈笑道：“份量倒是不轻，只是中看不中用，作打狗棒也嫌笨重！”笑声一收，便将禅杖往地下一插，那根禅杖登时没得无影无踪。

那番僧跄跄踉踉的连退几步，幸而未曾跌倒，见状大惊，“中原的武林人物果然厉害，这个叫化子的本领比刚才那个南蛮子还高！罢了，罢了，我还在此地作什么？”他挤开众人，夺门而走，连夜逃回范阳。

窦线娘正要杀到王伯通身前，忽听得号角大鸣，脚步声呼喝声闹成一片。原来龙眠谷要办喜事，连日来到了不少绿林人物和龙眠谷属下的各处寨主，

王龙客刚才逃了出去，便响起警号，召集这些人前来助战。同时，王燕羽所训练的那队挠钩手也到来了。

这班绿林人物，武功虽然亦非上乘之选，但却要比王伯通的一些小头目强得多，这班帮手一到，又把窦线娘包围起来。

那队挠钩手更其厉害，十几柄长钩，忽伸忽缩，神出鬼没，专勾敌方的双脚。卫越皱了皱眉，说道：“老叫化子可是不喜欢和娘儿们打架。”他随手将两个小头目抓到手中，当作盾牌，挠钩手不敢向他勾去。

段珪璋见妻子又陷重围，陡地一声大喝，宝剑一荡一圈，与他正面对敌的是日月轮屠龙，他的日月轮本来是克制刀剑的，但却怎禁得段珪璋这精妙而又狠辣的剑法，段珪璋一剑从月轮中心插进，一翻一绞，轮齿全都断了，屠龙心寒胆战，急急忙忙弃轮而逃。

那队挠钩手扇形散开，十几柄长钩都向段珪璋勾来，哪知段珪璋使的是把宝剑，削铁如泥，剑光霍霍展开，登时响起了一片断金戛玉之声，十几柄挠钩断折了一半以上。段珪璋喝道：“我宝剑不杀女流之辈，你们也休得助纣为虐！”

夫妻二人再次会合，不消多久，又杀开了一条血路。王伯通大为丧气，想不到铁桶般的龙眠谷竟给他们几个人闹得天翻地覆，欲待逃走，却又碍着绿林盟主的身份，要是弃众而逃，以后还有何颜面统驭部下？

王伯通正在踌躇，忽听得钟声四起，震耳欲聋，龙眠谷布防严密，各处险隘所在，都设有了望哨，安有警钟，一发现敌踪，便即鸣钟告警，如今钟声四起，那即是说敌人已不只一路，而今从四面八方窜进龙眠谷来了！王伯通这一惊非同小可，就在此时，只见一个手执红旗的头目，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那头目大叫道：“寨主，不好了，敌人已杀过了龙眼岗了！”龙眼岗是龙眠谷的心腹之地，离此不过数里路程，王伯通心内吃惊，故作镇定，问道：“何方人马？人数若干？”那头目道：“黑夜之中，不知来历，到处都现敌踪，也不知多少！”

王伯通大怒骂道：“龙眠谷里里外外，有十八重防卫，敌人怎能一下子杀到了龙眼岗来？想必是敌方派了几个夜行人前来捣乱，最多也不过是零星小股，你虚张声势，造谣惑众，敢情是敌方的奸细么？”忽地拔出金刀，一刀将那报讯的头目杀掉，这小头目是王伯通的亲近人，他何尝不知道他所说的乃是实情，只因要安定人心，故此只得将他冤枉杀了。

王伯通喊道：“大家不必慌乱，边战边走，都退到外边去。与大队会合之后，再消灭敌人。”此言一出，由王伯通领先，所有盗党，都纷纷夺门奔逃。

王伯通的心腹手下仍然拼死堵住段珪璋夫妇，不让他追上王伯通。夏凌霜也紧紧缠着王燕羽，双方边打边走，混战之中，忽见有两个人飞一般的跑来，其中一人大叫道：“凌霜，凌霜！是你么？我是霁云！”

来的这两个人正是南霁云和铁摩勒。原来韩湛熟悉龙眠谷地形，有一条秘道，是王伯通也不知道的，他们分兵两路，一路从正面进攻，一路则从秘道进兵，绕过了各处险隘所在，然后再分成许多小股，从背面偷袭，拔除了王伯通设在险隘所在的关卡，里应外合，从四面八方杀来！

南、铁二人率领的一股，都是轻功有些根底的金鸡岭头目，他们从秘道插进，因此，一下子便到了龙眠谷的心腹地带，南霁云急不可待，先和铁摩勒赶了到来，正好赶上了这一场混战。

夏凌霜大喜道：“你来了！”这刹那间，她眼中只有南霁云一人，连王燕羽也不管了。南霁云道：“不只是我，金鸡岭好汉全部来了！”一双情侣，劫后重逢，当真是恍如隔世。夏凌霜与他执手相看，禁不住珠泪滴下。

王燕羽早已趁此时机跑掉，夏凌霜猛地惊醒，说道：“霁云，段大侠他们都来了，你快去帮他们厮杀！”

段珪璋一声长啸，展开了“乱披风”的剑法，剑光倏的铺开，一口剑就似化成了数十百口，将近身的敌人全都裹住，叫道：“绿妹，不可让那老贼跑了！”

窦绿娘有丈夫替她挡住了围攻的敌人，便抽身冲了出来，远远看见王伯通在前头奔跑，她弹弓一拽，立即用连珠弹向王伯通打去！

忽听得叮叮之声，恍如繁弦急管，窦绿娘的连珠弹尚未射到王伯通身前，突然间，却不知是从哪儿飞来的暗器，将窦绿娘的连珠弹全都打落！

窦绿娘吃了一惊，心中想道：“想不到这老贼手下，还有如此能人！”窦绿娘是暗器的大行家，听那声音，便知道对方用的是梅花针或透骨针之类的细小暗器，居然能把她的金弹碰落，而且用的也是“天女散花”的手法，每一枚都撞个正着，这人使暗器的功力和准头，最少已是与她不相上下。

窦绿娘叫道：“摩勒，快来，老贼在这边！”铁摩勒正要替义父报仇，一发现了他的踪迹，立即运剑如风，赶杀过去。他气力沉雄，剑法精妙，王伯通的心腹死士抵挡段珪璋夫妇尚嫌不够，剩下的一些人，怎禁得起铁摩勒的猛斫狂冲，不消片刻便给他追上了王伯通。

铁摩勒喝道：“还我义父的命来！”长剑一挽，一招“李广射石”，势劲力急，端的似一支离弦之箭，直刺王伯通的咽喉，王伯通怒道：“小贼敢出大言！”金刀一立，刀剑相交，　的一声，震得耳鼓嗡嗡作响。铁摩勒踏上一步，奋不顾身，又是一剑横劈过去，这一剑更是劲道十足，火花蓬飞中，王伯通抱刀急退。铁摩勒大喝一声，跑步已嫌太慢，他突然跃了起来，竟如鹰隼腾空，第三剑用的便是“饿鹰扑兔”的招数，凌空向王伯通的脑门刺下！

王伯通虽是绿林之雄，但年纪老迈，怎当得铁摩勒的神力，他连接两剑，已是双臂酸麻，无力抡刀，眼看铁摩勒如鹰扑下，心里叹口气道：“悔当初听了空空儿之言，留下了这小贼的性命！”

就在这性命俄顷之间，忽听得一声喊道：“休得伤我老父！”声到人到，比铁摩勒还快，来的正是王燕羽。

她也是凌空扑来，双剑一交，她的气力较弱，登时先跌翻了。可是铁摩勒给她一阻，王伯通又已跑开。

好个王燕羽，她在地上一个鲤鱼打挺，翻起身来又恰好拦在铁摩勒与她父亲的中间，铁摩勒正自一剑刺去，王燕羽来不及出招防御，一咬银牙，索性挺胸迎上，尖声叫道：“好狠的冤家，你就要了我的命吧！”铁摩勒心头一震，不自觉的将剑收回，幸而他的剑术已到了收发自如的境界，只差一发，险些就要穿过王燕羽的酥胸！

铁摩勒长剑一指，沉声说道：“王姑娘，一命换一命，我已还清了你的债了。你父亲欠我的债与你无关，请你快走，若还拦阻，可休怪我无情！”

铁摩勒和她说的是黑道上的规矩，当初王燕羽曾饶过他一次性命，如今铁摩勒也饶回她一次性命，故此铁摩勒说是已还清了她的债。不但如此，杀铁摩勒义父的本来是王燕羽，如今铁摩勒也把这个债算到她父亲头上，表示可以与她无关，这实在是十分宽大的了。

但王燕羽念着父女之情，岂肯放铁摩勒过去追杀她的父亲？而且铁摩勒说的话斩钉截铁，只讲江湖规矩，不顾两人情份，王燕羽听了，不由得又是伤心，又是气愤。

铁摩勒正要从她身旁掠过，王燕羽反手一剑，叫道：“冤有头，债有主，你要报仇，可先杀我！”

他们两人的剑术本来不相上下，主燕羽拼命拦截，倒教铁摩勒没了法子。他几次咬了咬牙，却依然不忍施展杀手。如此一来，反给王燕羽着着进迫，处在下风。

王燕羽和铁摩勒斗了二十余招，当然也明白是铁摩勒处处让她，心中怒火稍平，有了一点甜丝丝的感觉。

南霁云不知就里，他见铁摩勒给王燕羽迫得手忙脚乱，竟似险象环生，不由得大吃一惊，连忙施展“八步赶蝉”的身法，几个起伏，便赶了到来。

南霁云是大侠身份，不愿以多为胜，当下大叫道：“师弟，你去找那老贼报仇吧，这女贼让我来打发好了。”

铁摩勒心头一震，但觉进退两难，说时迟，那时快，南霁云已是一手将他推开，陡然大喝一声，抡刀便斩。

南霁云的功力比铁摩勒又胜一筹，王燕羽横剑遮拦，刀剑相交，　的一声，王燕羽虎口流血，青钢剑几乎脱手飞去。南霁云心里有点奇怪，想道：“这女子剑术虽然不错，铁师弟也不弱于她，怎的敌她不住？”激战中无暇细思，南霁云一刀劈下，跟着又是一刀，王燕羽使出了浑身本领，腾挪闪展，连避了三刀，第四刀却没法闪开，又迫得硬接了一招，登时给震得倒退七八步，剑锋也损折了。

南霁云喝道：“女贼往哪里走？”身形疾起，正想趁着王燕羽立足未稳，再补一刀，便结果她的性命，忽听得铁摩勒颤声叫道：“师兄，师兄——”南霁云回头一望，只见铁摩勒还站在那儿，一脸惶恐的神情。

南霁云怔了一怔，正自觉得铁摩勒的行动古怪，就在此时，夏凌霜亦已向这边跑来，远远就扬声叫道：“大哥，不可、不可、不可伤了她！”连说了三个“不可”，惊慌着急之情，可想而知。

南霁云的宝刀已然劈下，听得喊声，倏然收势，距离王燕羽的天灵盖不到半寸，比铁摩勒刚才那一剑还要惊险得多。王燕羽斜跃一步，忽地低声说道：“多谢南大侠手下留情，你若是要寻人的话，可到莲花峰下断魂岩一试。”

这句没头没脑的说话，听得南霁云莫名其妙。霎眼之间，夏凌霜已到了她的面前，而王燕羽也已没入人丛，连影子都不见了。

南霁云道：“霜妹，为什么你不许我伤她？”夏凌霜道：“是她救我出来的，这事慢慢再和你说。”南霁云回头一望，只见铁摩勒满面通红，也已到了他的身旁，南霁云甚为疑惑，心里想道：“王伯通的女儿为什么肯救凌霜？她救了凌霜，铁师弟又怎能知道？”他还以为铁摩勒刚才失声惊喊，也是因为王燕羽曾救了夏凌霜，故而想他刀下留人的。

这时双方已陷入大混战之中，杀声震天，到处是刀光剑影，王伯通父女都已不知去向，南霁云挥刀冲杀，接应从外面攻进来的义军，已无暇询问究竟了。

王燕羽刚刚追上父亲，忽然听得一个清脆的声音叫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想不到在这里又碰上了你，好呀，咱们再来比划比划！这回应该可以决个胜负了吧？”迎面一彪人马杀来，为首的正是辛天

雄和韩芷芬。

辛天雄抡起斫山爷，直奔王伯通；韩芷芬则挥剑直取王燕羽，她一出手使是极为凌厉的刺穴剑法，一招之间，连袭王燕羽七处穴道。

王燕羽和她本是半斤八两，不相上下，但此时此际，一来她已厮杀了半夜，二来她要保护父亲突围，哪里还有心情恋战？

交手数招，韩芷芬笑道：“王姐姐，你怎的便怯战了？”剑光一展，蓦地一招“玉女投梭”，剑锋直指王燕羽胸口的“魂门穴”，王燕羽气力不佳，已来不及回剑防御，忽听得“铮”的一声，不知从哪里窜来了一个蒙面人，动作快到了极点，双指一弹，便把韩芷芬的长剑弹开，拉了王燕羽便跑！

王燕羽道：“你是谁？”那蒙面人一声不响，只是向前疾跑，王燕羽跟着他，只见正是向着自己父亲那边跑去。

王伯通与辛天雄拼死恶战，正到了吃紧的关头，那蒙面人如飞奔至，恰值辛天雄一斧劈下，蒙面人挥袖一卷，辛天雄臂力沉雄，这一斧劈下，少说也有六七百斤力气，却不料给这蒙面人的衣袖一卷，便把斧头裹住，竟自动弹不得。蒙面人哈哈一笑，轻轻一拂，辛天雄跌了个仰八叉，待他跳起来时，王伯通父女和那个蒙面人都已走得无踪无影了。

这时金鸡岭的各路义军亦已杀了进来，可是龙眠谷乃是王家的老巢，谷中的喽兵都是久经训练的精壮，而且人数也远较金鸡岭攻进来的义军为多，因此，虽然是黑夜被袭，仓皇应战，但仍不至于溃不成军。有好几处地方，义军反而陷入了他们的包围之中。

铁摩勒夺了一骑快马，高举火把，在谷中纵横驰骋，高声叫道：“王家勾结胡儿，为虎作怅，罪大恶极，这样的人，怎配作绿林盟主？你们都是有血气的男儿，响　　的好汉，难道甘心听这老贼驱策，为他送死么？”

有好些本来是窦家的部属，认出了铁摩勒，登时骚动起来，纷纷叫道：“啊，铁少寨主，是你回来了！”“对，铁少寨主，你的话说得对！替王家卖命，这不是绿林义气，死了也只赢得个臭名！”“好，有你铁少寨主一句话，咱们反了王家吧！”

这么一闹，有的人放下了兵器，有的人倒戈相向，登时主客势易，愿意替王家作战的十成不到三成，义军声势大壮，追奔逐北，到处扫荡。

一场恶战，出乎意料的顺利收场，待到天明，王伯通的心腹党羽都已给赶了出去，龙眠谷全被义军占领，剩下的就只是打扫战场的工作了。

辛天雄迎上了铁摩勒，执手谢道：“铁兄弟，今次攻占龙眠谷，功劳簿上，第一笔就应该写上你的功劳。只可惜让那王家老贼跑了。我本来可以一斧头斫死他的，不知是哪里钻出来的龟儿子，一下子就将他救走了。”铁摩勒谦虚了几句，问了辛天雄的经过，颇为诧异，说道，“依你说来，这蒙面人的武功实不在空空儿之下，王伯通手下有此能人，倒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只是他为什么蒙着面不敢见人？而且只是救人，却未曾和我们厮杀呢？”辛天雄道：“谁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总之救走王怕通的就不是好人。”韩芷芬冷冷说道：“王家老贼漏网，那是因为他有能人相助，可是在此之前，那个小女贼有几次都应该丧命的，也都给她逃过了，这才叫奇怪呢！”辛天雄道：“哦，有这样的事？她又是怎么逃过的？”韩芷芬道：“黑夜之中，我看得不十分清楚。摩勒在场，你问摩勒！”

铁摩勒满面通红，说道：“那女贼武艺高强，阻她不住，被她跑了。”辛天雄见过王燕羽的本领，知她厉害，说道：“铁贤侄已是尽力而为，只怨

咱们人手不够，让他们漏网。不过，咱们总算已捣毁了他们的老巢，纵然跑了王家父女，亦已无能为患了。”

当下群雄就在龙眠谷的演武厅中聚集，重新相叙。段珪璋首先向南、夏二人道贺，夏凌霜这时方有余暇，将经过向他们细说。

南霁云听得岳母尚未知下落，猛然想起了王燕羽所说的那句没头没脑的说话，便问夏凌霜道：“依你说来，王伯通的女儿倒还似乎不坏，她曾对我说道，你若是要寻人的话，可到莲花峰下断魂岩一试，莫非她所说的就是你的母亲？”夏凌霜喜道：“她当真是这样说了？唔，那就不用多问，定然是她有意向你透露他们囚禁我母亲的处所了。”

窦线娘对王家的人最为痛恨，说道：“王伯通女儿的说话你也这样相信么？提防上了敌人的当。”夏凌霜道：“段婶婶不必多虑，她若是想害我的话，她就不会给我解药了。解药既是真的，想来这话也假不了。”当下，又把王燕羽将解药给她的时候，和她所说的话语，也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大家。段珪璋夫妇越听越觉得奇怪，夏凌霜讲完之后，窦线娘问道：“南兄弟，你以前认识她的么？怎的她想你知道她是个好人？”夏凌霜代他答道：“霁云也只是那次在飞虎山上见过她，幸亏霁云所做过的事情我全都知道，要不然我可怀疑他有私情了。”南霁云想起铁摩勒刚才的神情，当王燕羽在他刀下的时候，他那惊惶的神色，心中猜到了几分。但在众人面前，他当然不方便说出来。

段珪璋道：“人有向善之心，咱们就该原谅他，扶掖他，无须再揣度他何以有这念头了。现在咱们该断定的倒是她所说的是什么地方？莲花峰这个名称，好几座名山都有。”卫越正巧走来，说道：“老叫化走过的地方最多，莲花峰断魂岩，那就只是华山的莲花峰才有。”

段珪璋心中一动，道：“西岳华山，唔，那岂不是皇甫嵩居住的地方？”卫越道：“华山很大，著名的山峰便有五个，据我所知，皇甫嵩却不是住在莲花峰的。”段珪璋沉吟半晌，说道：“夏侄女母女被掳之时，敌方的主脑人物便是皇甫嵩，如今王怕通女儿透露的消息，她又是被囚禁在华山之上，看来十九都是与皇甫嵩有关的了！”正是：

欲解疑团何处去？莲花峰下断魂岩。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胡骑已践中原地　汉帜方张细柳营

卫越道：“你说的也有道理。好，不管是不是皇甫嵩干的，老叫化终须要查个水落石出。待这事情了结之后，老叫化就陪你们到华山去走一遭吧。”

南霁云却多了一层烦闷。他是奉了郭子仪之命，在敌后组织义军，牵制安禄山的兵力的。那华山在陕西境内潼关之西、华阴县南，距离长安也不过数百里。要是郭子仪回师保驾的话，南霁云自可抽身前往华山，现在义军方始成立，他要想抽身，却是有点为难。

辛天雄道：“大家恶战了一夜，想来都已累了。先歇歇吧，还有什么事情，以后再作商量。”

攻下了龙眠谷，义军人人兴奋，他们分班休息，就在当日办起了庆功宴来，辛天雄等人睡到日头过午，醒来的时候，正好赴宴。

除了南、铁二人有点心事之外，其他诸人无不开怀畅饮。正自高兴，忽地有中军进来报道：“山寨里有人和一个军官快马驰来，候见寨主。”辛天雄虽然接受了敌后招讨使的名义，但他的手下，仍然以寨主相称。

辛天雄一怔，问道：“来的是哪位弟兄？”中军答道：“是杜先生。”

辛天雄吃了一惊，忙道：“快请，快请！”要知中军所说的“杜先生”，即是金剑青囊杜百英，他是以客卿的身份在金鸡岭留守的，如今他亲自陪伴一个军官赶来，要不是这军官的身份特别重要，那就是山寨又有了意外之事了。

只见杜百英满面风尘，匆匆赶至，在他后面的是个熊腰虎背、相貌威武的军官，辛天雄顾不得招待客人，先自问道：“可是寨中出了什么事情？”他话未说完，只听得南霁云和段珪璋已在同声叫道：“雷师弟！”“雷贤弟”铁摩勒也慌忙站起来道：“是雷师兄么？”

杜百英道：“山寨无事，是这位雷大侠有事要见他的师兄。”原来这个军官正是磨镜老人的第二个徒弟雷万春。

雷万春在睢阳太守张巡那儿任职，铁摩勒还未曾和他见过面，当下独自另行了拜见师兄之礼。雷万春道：“你们都在这里，那好极了。南师兄、铁师弟，我正有话要和你们说。”

段珪璋老于世故，猜想雷万春在军情紧急的时候赶来，定非无故，只恐他们不便在人前说话，便道：“你们师兄弟进后堂去叙叙话，雷大侠歇息过后，再来喝酒。”雷万春也不客气，拱手便道：“如此，暂且少陪。”在他豪迈的神态之中，竟是显得有几分烦忧焦躁。

杜百英使了个眼色，说道：“辛大哥，你不必客气，咱们是熟朋友了，酒我自己会喝。不用你费神招呼。”辛天雄会意，知道雷万春此来，定是有要事相商，杜百英叫他不必招呼自己，那就是示意要他去招待雷万春。辛天雄笑道：“对，雷二哥初到，我做主人的可不能太简慢了，待我带路吧。”

进了密室，南霁云问道：“雷师弟，军情是否又生变化了？”雷万春沉声说道：“潼关失守，哥舒翰已经降贼，贼兵正自指向长安！”

这一惊非同小可，南霁云叫起来道：“哥舒翰是朝廷最重用的大将，身受国恩，怎的也降了安贼？”

雷万春道：“说来都是与杨国忠有关。杨国忠与哥舒翰素来不睦，哥舒翰屯军潼关，按兵不动，安贼本来无法攻破，杨国忠却怕他拥兵自雄，将对自己不利，启奏皇上，遣催哥舒翰进兵恢复陕洛。哥舒翰飞章奏道：‘我兵

踞险，利于坚守，况贼残虐，失众民心，势已日蹙，因而乘之，可以不战而自戢。要在成功，何必务速？今诸道征兵，尚多未集，请姑待之。’郭令公也曾上言：‘即欲出兵，亦当先引兵北攻范阳，覆其巢穴，潼关大兵，屏障长安，惟宜固守，不宜轻出。’无奈杨国忠疑忌已深，力持进战，皇上听信他的话，连遣中使，往来不绝的催哥舒翰出战。哥舒翰无可奈何，奉了圣旨，只好引兵出关。哪知安贼已预有埋伏，引官军追到险要之处，突然数路合围，又用几百乘草车，纵火焚烧，直冲官军大营。结果潼关的二十万人马，溃不成军，逃回关西驿中的不过八千人。哥舒翰的本钱没了，一气之下，竟然就投降了安禄山，声言要借安禄山之力，杀杨国忠报仇。”

南霁云叹息道：“哥舒翰本来是个将材，可惜被杨国忠逼反了。咳，这也是朝廷久疏兵备，边疆重责，一向付诸以番人为主的边军之故。如此一来，只怕局势更难收拾了。”

雷万春道：“皇上打算逃避西蜀，由太子做兵马大元帅，郭令公做副元帅，此事尚未曾发表。我这次飞骑到来，正是奉了张、郭二公之命，要和南师兄、铁师弟商量一件事情。”南霁云道：“什么事情？”雷万春道：“这是与皇上逃难的事情有关的。”铁摩勒诧道：“皇帝老儿走难，与我有何相干？”雷万春笑道：“你们两位，谁愿意做护驾将军，跟随皇上到西蜀去。这是郭令公的书信，你们请看！”

南、铁二人读了这封信，才知道事情的严重，以及雷万春此来的缘故。

原来在安禄山之乱起后，睢阳太守张巡也升任了雍丘防御使，但他责任加重了，兵力便嫌不足，兼之又缺乏粮草，因此便派山雷万春到长安向朝廷请求增兵拨粮。

雷万春到长安的时候，正值潼关失守，朝野震动，玄宗计划西迁的时候。人心惶惶，京城已陷于混乱的状态，皇帝都只顾自己逃难了，哪里还有兵可调、有粮可拨？

玄宗在承平的时候耽于逸乐，但还不是十分昏庸的皇帝，在危急的时候，还能够重用郭子仪、张巡等有才能的将领。也正因为他要倚重郭、张等人替他保住江山，作为张巡使者的雷万春才得到他的召见。

召见之时，秦襄、尉迟北二人也在一旁伺候。玄宗先讲了朝廷的困难，然后用一番好言抚慰，增兵拨粮之事，那是不用提了。非但如此，他还向张巡和郭子仪要人。因为他逃难的时候，需要有本领的心腹武士保驾，急切之间，无处可寻，他素来知道张、郭二人手下，颇有能人，而难得这两人又是忠心耿耿，他们保荐来的武十一定可靠。

当时秦襄和尉迟北向玄宗献议，本来便要把雷万春留下的，雷万春哪肯离开危险中的睢阳，最后是采取了折衷的办法，由雷万春接了圣旨，转谕郭子仪和张巡，尽速选拔可靠的武士前来长安，若是无人可选，便要调雷万春来作御前侍卫。

其时，睢阳四面都是敌兵，形势危急之极，雷万春回到睢阳，和张巡商议之后，睢阳实在是无人可调，于是雷万春再到九原，一面请郭子仪发兵援救，一面传达圣旨。

郭子仪这封信便是讲这两件事情，他的兵力虽较张巡雄厚，但是他所要防御的地区也比张巡广大得多，因此兵力也嫌不够。当下，他除了尽力抽调出一支援军之外，还想到一个计策，因为潼关失守之后，得以安全逃回后方的军队，十停不到一停，散在潼关周围的散兵游勇甚多，他计划派一个得力

的将官去将这些溃军重组起来。他希望南霁云替他执行这个计划，铁摩勒则到长安听候皇帝任用。

铁摩勒读了这信，叫道：“皇帝老儿逃难，与我何干？只有他的命才值钱吗？哼，哼，我不愿去！”

南霁云道：“那么，你去潼关如何？”铁摩勒道：“这，我更不行了，我自问没有大将之材，也不耐烦和官兵打交道。”

雷万春道：“可是这两件事情定得有人去做，你不愿去长安，可不令郭、张二公为难了吗？”

铁摩勒想了一想，说道：“我知道比较起来，还是去作御前侍卫责任最轻，只是我不眼气给皇帝老儿作保镖。”

南霁云笑道：“我们对皇帝老儿也并无好感，可是我只问你一句话，你恨安禄山多些，还是恨皇帝多些？”

铁摩勒道：“这怎能相比？安禄山率胡兵入寇，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把咱们汉人看得鸡犬不如，皇帝虽然可恼，到底还是咱们汉人，而且也尚不至于像安禄山这样凶暴。”

南霁云道：“你知道这个道理就行了，你此去不是给皇帝做私人的保镖，而是给老百姓作保镖。试想。假若是皇帝给暗杀了，这乱子岂不是更难收拾了？老百姓所受的灾难岂不是要更多更久了？所以，应当为大局着想。”

铁摩勒想了一会，说道：“师兄，你说得很有道理，好，我依你便是。”

铁摩勒虽然给他师兄说服，心中总是有点不乐。庆功宴散后，他找着了韩芷芬，两人同到梅花林里，韩芷芬笑道：“你怎的好像不大高兴的样子，是不是恼了我了？”

铁摩勒叹口气道：“我恼你作甚么？咱们只怕要暂时分手了。南师兄要我到长安去。”当下将这件事情就给韩芷芬知道。

韩芷芬听了，又是忧愁，又是欢喜。忧愁的是这一分手，不知何时方能再见；欢喜的是铁摩勒为着与自己分离而烦恼，又这样着急的来告诉自己，显然是已把她当作知心的人。

两人的手不知不觉的相握起来，韩芷芬道：“你不要难过，你去作御前侍卫，我当然不能跟着你。但是我会等待你回来的。待乱事平定之后，我想，你当然不会再做这捞什子的御前侍卫的。”

铁摩勒当然懂得她说的“等待”是什么意思，登时心里甜丝丝的，紧握住韩芷芬的手说道：“芬妹，你待我真好。”

韩芷芬忽地面色一端，说道：“还有待你更好的人呢，只怕你见了她就忘了我了！”

铁摩勒道：“唉，你怎么老是不放心？”韩芷芬满面通红，摔开了铁摩勒的手说道：“你胡说什么？我有什么放心不放心的？嗯，要不是你感激她对你好，怎的你日间将她放了？”

铁摩勒道：“你要再这么说，我可真的恼了！我只是按照江湖规矩，还清她的债罢了。她有一次可以杀我而不杀我，所以我也饶过她一次。以后倘若再有山水相逢，那就是仇人对待了。这话，我已经对你说过许多次了，怎的你还不相信我？”

韩芷芬心里还有点酸溜溜的，但她见铁摩勒着恼，不由得便软了下来，当下笑道：“我是和你闹着玩的，你怎的认起真来了。好啦，我知道你是个铁铮铮的汉子，绝不会受仇人女儿的迷惑，这好了吧？”

她这几句话实是要把铁摩勒再钉紧一步，话语中仍是透露着不放心的意思，铁摩勒自是听得出来，铁摩勒叹口气道：“你看，夏姑娘对我师兄是如何信任无猜，你要橡她那样，那就好了！”

韩芷芬登时又羞得满面通红，嗔道：“你真的胡说八道，怎能将我们与他们相比？”

话犹未了，忽听得“噗嗤”一声，夏凌霜分开梅枝，走了出来，笑道：“你这俩小口子，怎的在背后说起我来了？什么他们我们的，哎，说得可真亲热啊！看来，可用不着我这个媒人了！”

韩芷芬道：“夏姐姐，你也来欺负我？”夏凌霜一把拉着了她，笑道：“给你做媒，怎么是欺负你了，说正经的，你们既然是彼此相爱，趁早办了喜事吧！就和我们同一天好不好？”

铁摩勒又羞又喜，说道：“你和南师兄已定好了婚期了么？怎的不早告诉我？”夏凌霜道：“现在不是告诉你了么？如今就看你的了！”

铁摩勒道：“嫂子，你是开玩笑了，我怎能像你们那样，无牵无挂的说成婚就成婚了。”夏凌霜大笑道：“好，好，好！这么说，你们是已经说好了要成婚的咯！差的就只是日期的问题了，是么？”

铁摩勒此言一出，方知说错了话，只见韩芷芬眼波一横，似喜还嗔，嘴唇开阖，好像是要骂他，却没有骂出来。铁摩勒羞臊得无地自容，转身便要逃跑。

忽地一声咳嗽，有个人走出来将铁摩勒拉住。这个人是段珪璋。

段珪璋道：“摩勒，男婚女嫁，是人生必经之事，害什么羞？夏姑娘说得不错，我们现在是和你说正经事儿。”

段珪璋是铁摩勒长辈，铁摩勒只好低下了头，说道：“姑丈，你老人家有什么吩咐？”

段珪璋：“夏姑娘，你已问过了他们么？”

夏凌霜笑道：“他们说的话我全都听到了，他们已是情投意合，不必再问了。”

段珪璋微微一笑，说道：“摩勒，你的南师兄与夏姑娘已定好明日成婚。我们的意思，你们既是情投意合，两桩喜事就同一天办了吧！”

铁摩勒低下了头，讷讷说道：“这，这，这——”眼睛偷偷望向韩芷芬，韩芷芬面红耳赤，低声说道：“这个，可不能由我作主。”

段珪璋哈哈笑道：“我们正是受令尊之托，来作大媒的。夏姑娘是女家媒人，我算是男家的媒人又兼主婚人。”原来韩湛早已知道女儿心意，所以想在铁摩勒未去长安之前，趁早完了女儿心愿。

韩芷芬粉颈低垂，不再说话。铁摩勒却道：“多谢老伯的美意，多谢姑丈的玉成，只是，只是——”

夏凌霜笑道：“只是什么，难道你还不愿意么？”

铁摩勒是老实人，当下将心中所想直说出来道：“我只怕配韩姑娘不上，哪还有不愿意之理？只是我此次去作御前侍卫，不知何日方得归来？明日成婚，实是不宜。”

段珪璋笑道：“这个我也替你们想过了。成婚之后，夫妻立即分开，那是有点不宜。但你可以先行订婚，待乱平之后，再归来迎娶。”

铁摩勒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事情就这样说定了。

他们一对结婚，一对订婚，又正当大破龙眠谷之后，人人都是满怀高兴，

喜笑颜开，人多手众，一夕之间，便把龙眠谷布置得花团锦绣，第二天便办起了喜事来。

南、夏二人经过了这场磨难，倍见恩情。美中不足的是夏凌霜的母亲不能来主持婚礼，她的安危也尚未可知。夏凌霜本想寻到母亲才结婚的，但因军情紧急，随时都可能有意外的变化，所以听从了段珪璋之劝，战乱中从权办理。

好在南霁云已奉命到潼关招集散兵游勇，可以趁此时机，到华山探个下落。段珪璋夫妇和卫越诸人也说好了和他们同去了。

铁摩勒当然也很高兴，可是不知怎的，就在订婚仪式进行的时候，王燕羽的影子却突然间从他脑海中浮现出来。他自问对韩芷芬已是一心一意的了，却何以会突然想起王燕羽来，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他只好自我解嘲，那大约是因为王燕羽留 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她是杀他义父的仇人，在帐幕那夜，又曾有过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南霁云因为有些事情需要交代，须得多留数日。铁摩勒却因“君命在身”，不能延缓，在订婚后的第二天，便即离开龙眠谷赶往长安。

辛天雄等人送出谷口，韩芷芬将秦襄那匹黄骠马牵来，说道：“你要赶路，就骑了这匹马走吧。到长安后也好还给秦襄。”段珪璋、南霁云是与秦襄神交已久的朋友，当下也托铁摩勒在见到秦襄之时，替他们问好。南霁云还特别叮嘱他，叫他在皇帝跟前，不可任性使气，凡事要请教秦襄和尉迟北二人。另外，对宇文通要多加小心，着意提防。

韩芷芬走上前来，目蕴泪光，众人知趣，便与铁摩勒道别，让韩芷芬再送他一程。

他们二人刚刚订婚，便要离开，当真是临行分手，不胜依依。两人都觉得有许多话要说，但万语千言，却不知从何说起，反而默默无言。送到路口，铁摩勒道：“芬妹，你还有什么话要嘱咐我吗？”

韩芷芬深情地望着他，低声说道：“摩勒，你独自一人，须得多加保重，自己小心。”

铁摩勒强笑道：”我不是小孩子了，当会料理自己，你尽可放心！”韩芷芬道：“不单是要注意身体，事事都得小心。嗯，我不多说了，你是聪明人，一定明白我的意思，呀……只要你时时记着有我这么一个人便好。”

铁摩勒的心跳了一下，明白了她的意思，知道她仍是不放心自己。当下紧紧握住她的手道：“你放心吧，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另外，就只记挂一件事情。”韩芷芬抬起了头，注视着他的眼睛，问道：“什么事情？”铁摩勒沉声说道：“替我的义父报仇。”

韩芷芬舒了口气，说道：“好，你走吧。不管这场战乱还得多久，我总等你回来。”

铁摩勒飞身上马，道声：“珍重”，马鞭虚打一下，那黄骠马立即放开四蹄，绝尘而去。他回过头望，一刹那间，韩芷芬的影子已自模糊而终于消失，也就在这刹那间，王燕羽的影子又突然间在他脑海中闪过。

一路上避开敌兵，兼程赶路，仗着这匹骏马，来到潼关的时候，比铁摩勒原来的估计还早了两天。

可是到了潼关，立即便面临一个难题。潼关已是在安禄山之手，它在黄河岸边，要往长安，须得通过潼关，否则就只有设法在其他地方偷渡。可是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黄河上的船都逃亡了，铁摩勒来到河边，放目一望，

哪里找得到一条船只？

铁摩勒沿着江边走去，走了大半个时辰，忽见河边一棵柳 树之下，系有一只小舟，铁摩勒大喜，连忙走上前去，船中舟子走出船头，不待铁摩勒开口，便连连摆手说道：“我不敢在刀口上讨生活，这生意是决计不做的了，客官，你另外去找船只吧。”

铁摩勒取出一锭金子。说道：“这个时候，你叫我到哪里去找？你渡我过去，我这锭金子就给你当作船钱。”

那舟子双眼发亮，想了一会，就道：“好吧，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看在你这锭金子的份上，我拼着性命，渡你过去吧。你这匹马也要过去吗？”铁摩勒道：“这匹马是我的脚力，当然要渡。”

铁摩勒牵马上船，船舱刚好容纳得下，那舟子摸了马背一下，那黄骠马一声长嘶，举蹄便踢，幸好铁摩勒及时将它按住。那舟子道：“这马性子好烈，不过，也真是一匹好马！”铁摩勒道：“你也懂得相马？”那舟子道：“在这江边来往的军马我看得多了，可没有一匹比得上尊驾的坐骑。”

说话之间，舟子已解开了系舟的绳索，向下游划去，铁摩勒是第一次渡过黄河，抬头一望，但见蜀浪滔滔，水连天野，想起了祖逖中流击楫，誓复中原的故事，不禁浩然长啸！

那舟子忽地问道：“客官，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你为什么还独自出门，而且是冒着这样大的危险偷渡？”

铁摩勒留神观察他的眼色，见他目光灼灼的注视那匹宝马，心中想道：“你若是心怀不轨，那就是自讨苦吃了。”索性坦直地告诉他道：“我是朝廷的军官，队伍失散，要赶回去归队的。怎么，你害怕了吗？”

那舟子道：“原来如此。大人一片忠心，令人可敬。莫说还有金子给我，就是没有，小人也要拼着性命，渡你过去。”

铁摩勒见他神色自如，疑心顿起，想道：“河边只有他这只小船，初时他作出那等害怕的模样，现在却又是这等说法，若非真的贪财，那就是其中有诈。”他暗暗摸出一枚铜钱，扣在掌心，只待那舟子一有异动，立即就用钱镖将他制服。

那舟子的本领倒真不错，双浆使开，小舟如矢，黄昏时分，就到了对岸一处无人所在，那舟子道：“大人请上岸吧，多蒙厚赐，不必再加付船钱了。”话中有话。竟似已窥破了他掌中另扣有铜钱似的。

铁摩勒面上一红，心道：“莫非这舟子也是个风尘中的侠义人物？若然，那倒是我多疑了。”若在平时，铁摩勒定要和他多攀谈几句，但此际他急着赶路，拱手向那舟子道谢之后，便即登程。背后还隐约听得那舟子啧啧赞道：“真是一匹宝马！”

铁摩勒趁着天黑，绕过潼关，进入了官军驻守的地区方始歇息，第二天一早，继续兼程赶路。当天晚上，便到了华阴。

华山便是在华阴县的南边，铁摩勒到了华阴，不禁想起了南霁云他们计划到华山救人之事。他这次仗着马快，到了华阴，比原先的预期还早了两天，华阴离长安不过二百多里，以他这匹马的脚力，明日再兼程赶路，大约午后就可以到达长安了。因此铁摩勒也曾动过念头，想到华山一探，但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感到自己孤单一人，若然有失，反而误了大事；终于还是把念头打消了。

这晚，他在城中一间客店住宿。将近天亮的时分，忽听得他那匹黄骠马

大声嘶叫，铁摩勒吃了一惊，慌忙赶到马厩去看，亮起火折，见那匹马好好的还在马厩之中，再往外面察看，地上并无足印，铁摩勒起了疑云，心中想道：“看来不像是有偷马贼来过，却怎的它好端端的嘶鸣起来？”

这时，东方已经发白，坐骑既然没有失去，铁摩勒也就不再查究了。当下他结了店钱，便即策马登程。

哪料走了一程，这匹宝马竟然大失常态，喘起气来，越走越慢，铁摩勒大为奇怪，下马察看，只见那匹马双眼无神，口吐白沫，向着他摇头摆脑，声声嘶叫，如发悲鸣。

铁摩勒好生奇怪，心里想道：“这匹马神骏非凡，昨天还是好好的。昨晚又已吃饱了草料，今天才不过走了十多里路，怎的累坏了？”

正自手足无措，对面走来了一个过路客人，到了他的跟前，忽地停下脚步，连声说道：“可惜，可惜！”铁摩勒一看，只见是个长身玉立的少年，相貌不凡，看来好似眼熟，却又想不起是在哪里曾经见过？

铁摩勒拱手说道：“兄台高姓大名，因何连呼可惜？”那少年道：“小姓展，贱名元修。我是可惜你这匹马！”铁摩勒连忙问道：“怎么可惜？”展元修道：“尊驾这匹宝马是万中无一的良驹，可惜患了重病，只怕过不了今日了！”

铁摩勒大惊，忙道：“听兄台之言，既然能一眼看出它患有重病，定然懂得医术，不知兄台可能替它医治么？若蒙援手，小弟定当重报！”

那展元修双眼一翻，冷冷说道：“兄台你也未免大小觑我了，若是再提重报二字，小弟立即走开。”

铁摩勒面红耳赤，拱手赔罪道：“兄台原来是侠义中人，小弟失言，尚望恕过。请兄台看在这匹马难得的份上，替它医治。”

展元修笑道：“这样说就对了。在下不懂什么侠义不侠义，只是平生爱马如命，实是不愿见这良驹死去。”

当下他就按着那匹黄骠马，在马腹上贴耳听了一会，那匹马又发出两声长嘶，还举起蹄想踢他，铁摩勒忙喝道：“他给你治病，你怎的不知好歹！”那匹马不知是听懂主人的话还是无力踢人，终于放下蹄子，服服贴贴的由他诊治。

展元修皱起双眉，说道：“它患的病很重，我也不知能不能治？姑且一试。”当下取出一管银针，管内满贮绿色的药水，在马腹上插了进去，过了一会。展元修将银针拔出，拍一拍马背道：“起来！”

说也奇怪，当真是药到病除，那匹马应声而起。可是它对展元修却似又害怕又愤怒的样子。扭头避开了他，四蹄在地上乱踢，踢得沙飞石走。

铁摩勒大喜道：“兄台真是妙手神医，小弟无以为报，只有说声多谢了。”

展元修道：“你现在多谢还嫌早了一点，你骑它走路，走出十里之外，若是仍然无事，那就是它的病已好了。若然有甚不妥，你牵它回来，我在路上等你，再给你想个办法。”

铁摩勒见那匹马精神抖擞，说道：“它已恢复了常态，想必不会再有不妥了吧？”当下再次拱手称谢，跨上马背，只见展元修却在他后面连连摇头。

果然走了不到十里，那黄骠马又口吐白泡，喘起气来，和刚才的病态一模一样。铁摩勒慌忙下马，依着那少年的吩咐，牵着黄骠马向回头路走。

走了一会，远远已看见展元修向他跑来，说道：“果然又有不妥了吧？幸亏我不敢走开。”铁摩勒心中一动，想道：“他既然早已诊断出来，何以

又要我试跑十里路程，让这马多受痛苦？哎，莫非他是怕我不相信他的医术，故意显显本领，好叫我五体投地的佩服他？”

铁摩勒虽然心胸坦率，却也是个老江湖了，想到此处，反而怀疑起来。可是他转念一想，这匹马病重垂危，决不能弃它不顾，不管这少年用心如何，也只好信赖于他，把死马当活马医了。

铁摩勒心里怀疑，神色上却没有显露，他将那匹黄骠马牵到展元修的面前，说道：“兄台所料不差，它走了十里果然便走不动了。还望兄台设法救它一命。”

展元修道：“它的病已不是我所能治的了，不过，我还有个师父，他医马的本领当然比我高明十倍，……哎，我还没有请问兄台高姓大名。”

铁摩勒报了姓氏，却捏了一个假名，展元修续道：“铁兄，你若没有紧急之事，就请牵了这匹坐骑，随我同见家师如何？”

铁摩勒正是要赶往长安，可是他又实在舍不得这匹宝马，心中想道：“我已多赶了两天路程，就为这匹马再耽搁一两天，那也应当。要不然，我到了长安，如何向秦襄交代？”又想道：“此人虽是可疑，但我与他素不相识，未必他便要暗害我？何况我有一身武功，又何须惧怕于他？反正这匹马是要死的了，不如听他的话，试他一试。”

铁摩勒打定了主意，便说道：“若得尊师赐药救它，那是最好不过。就请展兄带引，同往谒见尊师吧。”

展元修再替那匹马刺了一针，那匹马略见好转，却远不如刚才的精神抖擞，而且好像对展元修更为惧怕，它挨着铁摩勒，时不时发出异样的嘶鸣。铁摩勒只当它是被银针刺体，因此才怕了展元修，也不放在心上。

走了一会，只见一座大山矗立前面。铁摩勒心中一凛，问道：“尊师是住在华山之中么？”

展元修道：“正是。他厌恶尘俗，在华山中过隐士的生涯已有十多年了。”

铁摩勒望见华山，不由得想起了“西岳神龙”皇甫嵩，又想起了王燕羽对南霁云所说的，夏凌霜的母亲可能也是被囚禁在华山的某处，不觉心意踌躇，脚步不前。

展元修道：“家师虽是住在华山，却是结庐在山谷之中，无须攀登危峰峻岭。”

展元修这么一说，铁摩勒登时放下了心上的石头，想道：“王燕羽说的所在是莲花峰下断魂岩，现在他的师父是住在山谷之中，显然是与这件事无关的了。”

铁摩勒牵着坐骑，随他走进山谷，山谷在两面山峰夹峙之下，虽是红日当头，谷中也是阴沉沉的令人感到寒意。

走了一会，只见一幢房屋，在山坡之上，依着山势修建，红墙绿瓦，气派不俗，屋前面还有花圃。一个丫鬟模样的少女，正在修剪花枝，见他们来到，忙跑出来迎接，喜孜孜地道：“少爷你回来了，这位可是请来的大夫？”展元修喝道：“好没规矩，在客人面前叫叫嚷嚷的，要你多管闲事么？快把这匹马牵到马厩里去，好生料理！”

铁摩勒疑云大起，心里想道：“听这丫鬟的称呼，这姓展的似乎是这里的少主人，屋内的主人应该是他的父亲，怎的他却说是他的师父？难道他的师父也就是他的父亲？”家学相传，以父亲兼任师父，事属寻常，但若是如此情形，为人子者决不会不称“家严”而称为“家师”的。另一样更令铁摩

勒怀疑的是 :自己来请他们医马,那丫鬟却怎的反而把他当作了请来的医生？
展元修似乎已知道他起了疑心，笑道：“ 我师父一向和我同住，恰巧家中有人患病，家师今早叮嘱我到镇上去请医生，故而丫鬟有此误会。 ”
他越说铁摩勒越是疑心，问道：“ 这么说，兄台岂不是为了小弟之事，耽误了延医了？ ”
展元修道：“ 我师父深山隐居，不知外事，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镇上哪还请得到医生？铁兄你无须过意不去，我正有事奉商。请到里面去说。 ”
铁摩勒心想：“ 既来之，则安之。且看他有什么花样？ ”
展元修将他带进屋子，坐定之后，铁摩勒请见他的师父。展元修说道：“ 我的师父，你慢一步见也还不迟，兄台的坐骑，家师包保可以治好。只是小弟也有一件事，要请兄台相助。 ”
铁摩勒道：“ 彼此相助，份所应为，展兄请说，小弟尽力而为。 ”
展元修道：“ 那丫鬟虽是误会，但小弟也正有此意。想请铁兄给我的师妹治病。 ”
铁摩勒怔了一怔，说道：“ 我可是完全不懂医术的呀！ ” 展元修道：“ 别的病铁兄也许不能医， ” 敝师妹的病铁兄定能医治，要不然我也不会请你来了。 ”
铁摩勒惊疑不定：“ 莫非他们是黑道中人，受了敌人所伤？若然如此，金疮药我倒还有。 ”
展元修道：“ 能不能治，铁兄，你先看看再说吧！ ”
铁摩勒想了一想，说道：“ 好吧，我姑且看看，要是内伤，我就不能医了。 ”
展元修在前引路，经过了曲院回廊，到了那位小姐的厅房，展元修轻轻将房门推开半扇，说道：“ 铁兄，你悄悄走进去吧！ ”
铁摩勒从那半开的房门，先向里面张望了一下。一望进去，登时大吃一惊！正是：
情场无计相回避，今日冤家又聚头。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情债难偿愁脉脉　相思未了恨绵绵

只见里面绣榻横陈，珠帘半卷，一个女子卧在床上，脸朝外向，星眸紧闭，带着病容，这女子正是王燕羽！

铁摩勒吃了一惊，转身便跑，忽觉劲风飒然，展元修的手指已搭上了他肩背，沉声说道：“ 铁兄，你不能跑！ ”

铁摩勒沉肩缩背，用了一招“ 霸王卸甲 ”，消去了他那一按之力，喝道：“ 你诱我到此，意欲何为？ ”

展元修如影随形，紧迫不舍，铁摩勒逃至中庭，展元修已抢快一步，堵住了门户，说道：“ 不错，是我诱骗铁兄，但却并无恶意，确确实实是想请你为我的师妹治病！ ”

铁摩勒一掌劈去，斥道：“ 胡说八道，你这厮分明是王伯通的党羽，想来陷害于我，哼哼，我虽然落了你们的圈套，你想要我束手就擒，那却是万万不能！ ”

展元修用绵掌的功夫，接连化解了铁摩勒刚猛之极的连环三掌，趁着铁摩勒换招之际，托地跳出圈子，说道：“ 铁兄，你已经亲眼看见她了，难道你还看不出她确是生病吗？怎的你不相信我的话？ ”

铁摩勒与他拆了几招，蓦地想起一人，喝道：“ 且慢，你是不是那日在龙眠谷救出王家老贼的那个蒙面人？ ”

当日那蒙面人虽然只是略施身手，但所用的都是上乘招数，所以铁摩勒的印象很深，他刚才与铁摩勒对掌，其中有一招就 正是当日用过的。

展元修道：“ 好，你既然看出我的来历，那你就更应该相信我了。 ”

铁摩勒道：“ 哼，哼，你这话刚好要颠倒过来，你那日舍命救出了王伯通，还说不是他的党羽？ ”

展元修道：“ 老实告诉你吧，王姑娘是我的师妹，我正是因为不愿意她跟那些强盗胡混，才把她从她父亲身边拉回来的。至于救她的父亲，那完全是为了她的缘故。并非我赞同王伯通的行为。当日，我救人的经过，你也是曾见到的了。不错，我是舍命救了他们，但我可没有伤害过你们的一个人。若然我是王伯通的党羽，辛天雄还有命吗？即是你那位韩姑娘，最少也要带点伤！ ”

铁摩勒想起那日他在辛天雄斧底救人，和在韩芷芬剑下拉走王燕羽的情景，心想凭他的武功这确也不是虚言，对他的敌意稍稍减了一两分，说道：“ 好，我姑且信你的说话，信你不是王伯通的党羽。那么，王伯通这老贼现在是不是在这儿？ ”

展元修道：“ 她父亲名利之心太重，妄想借外人之力，称王称霸，我劝不动他，只好由他去了。只留下了她的女儿在这里养病。 ”

铁摩勒心想：“ 这展元修纵使不是敌人，最少也是个是非不分的糊涂蛋，既然劝不动王伯通，为何不将他杀了？ ”铁摩勒是个恩怨分明、是非清楚的硬汉子，他却不想展元修是王燕羽的师兄，怎忍杀师妹的父亲，何况其中还有一段别情？铁摩勒总是要求别人都像他一样，因此往往不肯原谅人家。

展元修见铁摩勒神色不定，又钉紧一步道：“ 我的话已说得清清楚楚了，你当真是见死不救么？ ”

铁摩勒道：“ 你怎的歪缠不清，我不是说过了我不会治病的么？ ”

展元修冷冷说道：“ 我不是也说过了么，别人的病你不能医，我师妹的

病你一定能医。只要你见一见她，说一声：是我来了。我看她的病就会好了一半！”说话的腔调，颇有点酸溜溜的味儿。

铁摩勒满面通红，在这瞬间，王燕羽和韩芷芬的影子同时在他脑中出现，他有点可怜王燕羽的痴情，同时也想起了未婚妻子临别的叮嘱，他蓦地大声说道：“你不知道你师妹是我的仇人？休说我不会治病，就是能治，我也不会救她！”

展元修道：“我知道她曾杀了你的义父，但，她不是也曾经救过你一次性命么？”

铁摩勒道，“我在龙眠谷中不杀她，已经是报了她的恩了。”

展元修冷笑道：“一个人的性命，也可以像债务一般，一笔一笔的计算清楚的么？”

铁摩勒的心剧烈地跳了一下，叫道：“不管你怎么说，我是非走不可！还我的马来！”

展元修道：“老实说，你的马是我弄坏了的，你不给我治病，你的马也绝好不了！”

铁摩勒固然舍不得这匹马，但却更怕见王燕羽，一怒之下，口不择言地骂道：“你这坏蛋，以后我再和你算帐。今天，我却是宁可不要此马，也决不理你歪缠！”

展元修也生了气，峭声说道：“好呀，我好心好意地请你来，你却骂人，老实说，不是看在我师妹的份上，我才不会对你这样客气！你不肯救人，今天要走，可是万万不能！”

铁摩勒道：“你不让走，我偏要走！”展元修冷笑道：“当真要走？你就试试吧！”呼的一掌，立即劈面打来，掌势既刚猛而又飘忽，与刚才大大不同！

幸亏铁摩勒早有防备，喝声：“来得好！”猛地一个翻身，双臂内圈，用了一招“斩龙手”，向对方的颈项直劈下去。两人走的都是刚猛的招式，眼看就要碰上，展元修轻轻一闪，一变而为阴柔的擒拿手法，朝他的肘尖一托，五指合拢，一拂一抓，用了招“顺手牵羊”，要把铁摩勒活拿。

铁摩勒用招太猛，一时收势不住，险险就要跌进他的怀中，只听得“嗤”的一声，铁摩勒的衣袖被撕去了一幅。可是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铁摩勒已是腾身掠起，在半空中一个转身，双臂箕张，严如饥鹰扑兔，掌势向他的顶门压下来！

展元修见他变招迅速，亦是吃了一惊，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蓬”的一声，两人四掌，已是碰个正着，铁摩勒居高临下，稍占便宜，展元修使出绵掌的功夫化解，兀自跄跄踉踉的倒退三步。

可是铁摩勒也不敢乘胜追击，原来展元修的绵掌善能以柔克刚，铁摩勒双掌似打中了一团棉花似的，不由得身向前倾，几乎立足不稳。还幸展元修的绵掌功夫，也尚未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仅能卸开铁摩勒的掌力，未能及时反扑。

待到铁摩勒站稳脚步，展元修已是退而复上，展出了奇诡百变的招数，忽虚忽实，忽柔忽刚，或拍或接，或抓或拿，将七十二路擒拿手法混杂在“绵掌劈石”的招式之中，瞬息之间，但见四面八方都是展元修的影子！

两人的功力差不多，但铁摩勒擅长的是剑术而不是掌法，对付展元修这种变化莫测的掌法，时间稍长，便感到应付为难。好在铁摩勒曾从韩芷芬那

儿学会了几招韩家的点穴手法，韩家的点穴手法神妙无比，到了危急之时，铁摩勒便突然使用出来，教展元修也不敢过份欺身进迫。打了将近半个时辰，兀自分不出胜负。不过，由于铁摩勒的点穴法未曾学全，来来去去是那几招，仅可以在危急之时作为护身之用，因此始终是他处在下风。

正在他们斗得紧张的时候，有一个人从角门走了进来，看了一会，说道："这小子真是倔强，就似他的坐骑一样！嗯，禀少爷，那匹黄膘马已医好了，正在大发脾气，要闯出来，我已 经用大石头顶着马房了。少爷，你要不要我请、请……。"

铁摩勒全神贯注的与展元修相斗，听到话声，才发现了这个人，一看，却原来就是昨日渡他过河的那个舟子。

铁摩勒恍然大悟，喝道："原来你们乃是一伙，设下陷饼，骗我来的！"

展元修哈哈笑道："不错，你现在才明白吗？是他通风报讯，是我将你的坐骑弄坏，这才请得你的大驾光临！你明白了也好，你试想想，我们费了如许心血，才请得阁下光临，岂能容你轻易走出此门！"

铁摩勒大怒，挥掌猛攻，展元修气定神闲的兀立不动，轻描淡写的便化解了他几招，这才转过头来笑道："你瞧见了么，这小子虽然凶恶，料想我还有本领将他留下，你不必多事了！"

那"舟子"道："是，是！不过，我是在想，少爷，你也实在不必费这么大气力，不如，不如……"展元修喝道："我叫你别管你就别管，退下！"

铁摩勒听他们的对话，那"舟子"似乎是他的仆人，要请什么人出来帮忙，展元修却不允许。铁摩勒瞿然一惊，心中想道："这是在他们家中，眼前这少年我已战他不下，要是再有帮手到来，那我可真要走不得了。哼，哼，我还和他们讲什么客气？"

展元修一掌拍下，铁摩勒忽地向后跃开，嗖的一声，拔出了佩剑，喝道："再不让路我这把剑可认不得人了！"

展元修笑道："你还要比试一下兵刃上的功夫么？好！主随客意，一定奉陪！大驾那是定要留的！"他随手折下了一枝树枝，迎风一抖，飕的便向铁摩勒刺去！

铁摩勒大怒，立即向树枝斩下，心中想道："你敢藐视于我，且叫你识得厉害！"哪知展元修这枝树枝，竟似灵蛇游走，刹那间就从铁摩勒的剑底钻了出来，上刺铁摩勒的双目，铁摩勒一念轻敌，几乎吃亏。

展元修那枝树枝，挥动起来，呼呼风响，劲道十足，实在不亚于一枝长剑，可是它究竟是枝树枝，眼看就要刺中铁摩勒，却给铁摩勒用衣袖拂开了。

铁摩勒轻敌之心一去，登时站稳了脚步，将长剑霍霍展开，这一来却轮到展元修吃了轻敌的亏了。他因为在掌法上占了上风，对铁摩勒的本领估计不足，哪知铁摩勒本来不长于掌法而是长于剑术，若然展元修换了一把真剑，也许还可以对付，现在用的只是一枝树枝，就不免相形见绌了。

转眼间斗了三十来招，铁摩勒一剑紧似一剑，剑招催动，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展元修只有用腾挪闪展的功夫闪避，连招架也感到为难。正在吃紧，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燕儿梦里也念着的就是这小子吗？"

园门开处，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走了进来。就在这时，只听得"咋嚓"一声，展元修那枝树枝已给铁摩勒一剑削断。

展元修退到那个老婆婆的身边，说道："妈，正是这个小子！"那老婆婆厉声喝道："给我站住！"

铁摩勒道：“ 对不起，我还要赶路。 ” 正要闯出园门，忽见那老婆婆身形一晃，喝道：“ 乖乖的给我躺下来吧！ ”

铁摩勒见她年迈，且又双手空空，并无兵器，因此虽然迫于无奈，也只好一剑刺去，不过只用了三分力道，指向她的咽喉，用意是想把她吓退而已。

哪知这老婆婆却一声冷笑，厉声斥道：“ 你敢小觑我！ ” 话声未了，长袖一挥，铁摩勒顿觉一股大力卷来，招数未曾用实，长剑已给她的衣袖卷去。嘞一声，插在假山石上，火花四溅！

铁摩勒这一惊非同小可，正要闪开，那老婆婆长袖再挥，铁摩勒的身法已经快极，还是躲避不开，脚跟刚刚离地，就正好给她卷住，提了起来。那老婆婆道：“ 不是看在你对老年人尚有点礼貌，还要叫你多吃些苦头！ ” 衣袖一挥一送，铁摩勒在半空接连翻了三个筋斗，摔得发昏，展元修随即将他擒住，点了他的穴道。

那老婆婆嘿嘿的冷笑几声，向铁摩勒端详了好一会子，说道：“ 人长得还漂亮，武功也很不错，怪不得燕儿会喜欢他。元儿，你就甘心认输了么？ ”

展元修道：“ 他的剑术是比我高明。 ”

那老婆婆双眼一瞪，说道：“ 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我说的不是武功！ ”

展元修低下了头，道：“ 燕妹喜欢他，我不认输也没法子。 ”

那老婆婆 “ 哼 ” 了一声，说道：“ 我当年也不欢喜你的父亲，结果还不是嫁了他了。 ” 顿了一顿，又问道：“ 听说这小子的义父就是给燕儿杀掉的，你知道么？ ”

展元修道：“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小子咬牙切齿的始终把燕妹当作仇人，不肯给她医病。 ”

那老婆婆冷笑道：“ 天下竟有你们这样的两个傻小子！一个喜欢她的仇人；另一个却将他的敌人请来，给他所喜欢的人治病。哼，我劝你别打这个傻主意啦，干脆的把这小子杀了，断了她的念头，岂不一干二净。 ” 说到此处，那老婆婆的手臂缓缓举了起来，说道：“ 姓铁的小子，你认命了吧！ ”

展元修大吃一惊，慌忙托着他母亲的手臂，颤声叫道：“ 不可！ ”

那老婆婆双眼一睁，淡淡说道：“ 除了杀他，你还有什么法子？ ”

展元修低下了头，现出了痛苦的神情，说道：“ 我不知道。不过，不过，我总是不想，不想让燕妹伤心。 ”

那老婆婆愠道：“ 大丈夫做事岂能畏首畏尾，哼，你简直不像是展龙飞的儿子！你父亲生前杀人如草，哪有像你这样婆婆妈妈的！ ”

铁摩勒心头一震，这才知道这个老婆婆乃是大魔头展龙飞的妻子，展龙飞死得早，他是被各正派的人物围攻，因而重伤致死的，那时铁摩勒还在襁褓之中。不过，他的父亲铁崑仑和他的师父磨镜老人都是参加围攻的人物之一，所以铁摩勒对他的事迹耳熟能详，并且知道他的妻子也是像他一样心狠手辣的女魔头。在展龙飞死后，他的妻子销声匿迹，经过了这许多年，江湖上从未见过她露面，大家都以为她也早已死了，哪知道还在此间。铁摩勒知道了她的来历，不禁寒意直透心头，想道：“ 落在这女魔头的手中，只怕是凶多吉少了！ ”

果然，铁摩勒心念未已，便听得展大娘一声喝道：“ 你走过一边，我替你了断！哼，你还要拦阻么？你懂不懂得，我杀这小子乃是为你！ ”

展大娘将她的儿子一把推开，手臂又举了起来。

就在这时，忽又听得一个尖锐的声音叫道：“ 师父，你连我也杀了吧！ ”

只见王燕羽满面惊惶焦急的神情，颤巍巍地走来，她本来就在病中，这一来更显得花容憔悴，娇怯可怜。

展大娘道：“ 燕儿，你竟是这样的爱这小子吗？你也来向我求情？ ”

王燕羽道 :“ 我不敢向师父求情，只是想请师父成全，将我也一同杀了！”

展大娘似乎很疼惜王燕羽，听了她这番以死要胁的“ 求情 ”说话，手臂又徐徐放下，她想了一想，忽地说道：“ 好，我成全你的心愿。你在一旁听着，待我来问问这个小子！ ”

展大娘将铁摩勒拉了起来，解开了他的穴道，阴沉沉地说道：“ 燕儿与你有缘，为了你，她不惜以死相救，现在就看你了，你愿不愿娶她？我今天就让你们成亲！怎么样，你到底怎么样？说呀！ ”

这刹那间，铁摩勒心情混乱之极，他面临着一个最难答复的难题！

形势摆在面前：要是他说一个“ 不 ”字，便将毙在这女魔头的铁掌之下。

铁摩勒并不怕死，可是，不知怎的，当他一触及王燕羽的目光，就禁不住整个身心都颤抖起来。王燕羽扶着花枝，那张娇怯可怜的脸孔正盯着他，那是充满着惶恐的、期待的、焦急的而又柔情似水的目光，铁摩勒知道，要是他说一个“ 不 ”字，只怕王燕羽也会像一朵突然遭受风雨摧残的鲜花，枯萎了的！

这几年来，铁摩勒念念不忘给义父报仇，以手刃王家父女为快。经过那次帐幕之夜，王燕羽的爱意表露无遗之后，他的仇恨大部分转移到她的父亲的身上，可是对她的恨意也还未全消，他可以不杀她，但若说到要化敌为友，却是不能想象的事！

可是，铁摩勒现在对王燕羽的目光，任他是铁石的心肠，也终于动摇了。他能够把这样爱他的人当作仇人吗？他能够让这个少女像鲜花一样的枯萎吗？不，这也是不能想象的事！

铁摩勒片刻间转了无数念头，突然，另一个少女的影子在他眼前浮现，这是韩芷芬的影子，他记起了韩芷芬临别时的叮咛嘱咐，他忆起了韩芷芬含愁责备的目光，他能够对未婚的妻子忘恩负义吗？不，这也是不能想象之事！

铁摩勒咬了咬牙，避开了王燕羽的目光，终于摇了摇头，说道：“ 王姑娘，我感激你的好意，我又一次欠上你的债了。只是我已经有了另外的人，她也是像你一样可爱的姑娘，我不能够抛弃她，你，你把我忘记了吧！ ”

王燕羽痴痴地听着，她苍白的脸上现出一丝微笑，那是因为她听到铁摩勒说她是个“ 可爱的姑娘 ”，但是这却是凄惨的笑容，因为她也从铁摩勒的话中，听出了他对韩芷芬的深情厚爱！甚至在死亡的阴影之下，韩芷芬在他心中的位置也难以动摇！

铁摩勒的话刚刚完毕，展大娘便冷冷说道：“ 燕儿，你听清楚了么？你愿意嫁他，他却不愿意娶你！他已经有了另外的人了！ ”

展元修叫道：“ 妈、妈、你、你、 ”他想说的是“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但在母亲的积威之下，他这样顶撞的话儿在舌头上打了几个滚还不敢说出来。就在这一瞬间，只听得一声尖叫，王燕羽倒下去了！

展元修连忙跑过去将她扶住，展大娘冷冷地望了他们一眼，说道：“ 她是一时气昏了，你把她放下，你走过来！ ”

展元修道：“ 妈，你有什么吩咐？ ”展大娘道：“ 你把这把剑拔下来！ ”她指的是铁摩勒那把青钢剑，刚才在铁摩勒和她交手之时，给她拂落，正巧插在一块假山石上的。

展元修莫名其妙，拔了下来，问道：“这又不是一把宝剑，妈要它作什么？”展大娘冷冷说道：“谁希罕他这把剑？我是要他丧在自己的兵刃上。元儿，你给我将这小子一剑杀了！”

展元修吓了一跳， 啷声响，那把剑又跌落地上。展大娘道：“真没出息，在你是展龙飞的儿子，连杀人都没有胆量吗？”

展元修叫道：“妈，你叫我杀别的人还可以，我就是不能杀他！”

展大娘道：“你燕妹喜欢这个小子，这小子又不愿娶她。她也应该断了念头了。还留这小子何用？好，你不肯杀他，待我来杀！”

展大娘这个“杀”字刚一出口，人已走了过来，第三次举起手掌，朝着铁摩勒的脑门击下！

展元修叫道：“杀不得，杀不得！”拦在铁摩勒身前，拼命的托着他母亲的手臂！

展大娘手臂一振，将展元修摔了一个筋斗，手掌停在离铁摩勒脑门三寸之处，“哼”了一声道：“为什么杀不得？”

展元修顾不得疼痛，一个“鲤鱼打挺”翻起身来，便即说道：“妈，你不能够为你的儿子想一想么？”

展大娘诧道，“我要杀这小子，正是为你设想啊！你想要燕儿做你的妻子，是吗？”展元修道：“不错，我是有这念头。”展大娘道：“着呀！那你为什么还要留着这小子在世间碍眼？杀了他岂不正是斩草除根？”

展元修道：“你看燕妹已经这样伤心，要是杀了他，只怕燕妹病情更为恶化，那却如何是好？”

展大娘道：“这小子一点也不念她的情义，她就算一时伤心，伤心过后，也会说我杀得对的！”

展元修道：“妈，你又不是不知燕妹的脾气，宁可让她自己去杀，要是咱们杀了她喜欢的人，她这一生还会理睬我吗？”

展大娘道：“依你之见如何？放了他？”展元修道：“放了他又怕燕妹醒来之后还要见他，或者疑心咱们害了他。”

展大娘道：“好，娘就暂时把他关起来吧！待到燕儿答应做你的妻子，我再放他！”

展元修满面通红，叫道：“妈，你不能这样做，这，这，这太令我难堪了！”

展大娘冷冷一笑，随手一拂，点了铁摩勒的昏眩穴，令他失了知觉，这才说道：“傻孩子，你以为妈当真要放这小子吗？我这不过是想燕儿嫁你，待到燕儿答应了做你的妻子，我自然有办法整治他！”

展元修打了一个寒噤，道：“妈要怎样整治他？”展大娘道：“我当着燕儿的面放他，暗地里却在他的饮食放下败血散，叫他未到长安，就要身罹重病，死在路上！”

展元修听得皮肤起栗。不错，他对铁摩勒的确是心怀妒恨，但他却是有几分傲骨的人，他不愿意用要胁的手段迫师妹嫁他，他要的是王燕羽的心，而不是王燕羽的身子。他之所以觉得“难堪”，就是因为母亲要采用这种不顾他面子的做法，可是展大娘却误会了儿子的意思。

展大娘挥了挥手，说道：“好，事情就这样定夺了。姑且让这小子多活几天！”

展元修踌躇片刻，忽地说道：“妈，我还有话说！”

展大娘道："你还要说些什么？你不过是想要师妹做你的妻子罢了，难道你当真舍不得杀这小子么？"

展元修道："正是我想亲手杀这小子，才解我心头之恨！妈！你将那败血散给我，待到你要放他那一天，我就用它。我要亲眼看着他在我的面前服下毒药！"

展大娘哈哈大笑说道："这才不愧是我的儿子！好吧！败血散这就给你！你把这小子关在地牢里，我替你料理燕儿。嗯，这次的气也真够她受了，现在尚未醒来。"

展元修抱起了铁摩勒，走了几步，又回头说道："妈，燕妹醒来，请你不要先和她说那些话。让我来说。"

展大娘说道："燕儿是聪明人，她知道了我关了这个小子，还会不明白我的意思吗？连你也不用说。讲得太过明白，反而大家的面上都没有光彩！"

展元修听着他母亲得意的笑声，心头就像压了铅块般的沉重，想道："怪不得江湖上的豪杰，听到我父母的名字，没有不痛骂的！他们当年所做的事情，我虽然不大知道，但看妈这次的所作所为，也就不难想象了。"

铁摩勒在黑暗中醒来，四围摸索，手指碰着了冰冷的石壁，这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了囚徒。铁摩勒大为愤怒，挥拳骂道："你们将我骗到此间，却又为何不将我干脆杀了，哼，哼，世上的坏人我也见过不少，就没见过像你们这样卑劣的！"他越骂越气，"砰"的一拳击在墙壁上，被那反震之力震倒地上，周身骨节隐隐作痛。原来他是被展大娘用阴狠的独门手法点了穴道，还幸亏展元修一将他关进地牢，便给他解穴，要不然，若是时间较长，那就不止骨头疼痛而已，内脏还要受伤。

铁摩勒骂得力竭声嘶，无计可施，只好在地上盘膝而坐，运气调元。黑暗中也不知过了多久，忽听得头顶上有"轧轧"声响，抬头一看，只见头顶上方开了一个洞口，有一只小篮子吊下来，篮内盛满饭菜，转瞬间那洞口又关上了。

铁摩勒大叫道："姓展的，你若还有一点男儿气概，就放我出来，与我决一死战！"外面的人回答道："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要与你拼死，你安心养息几天吧！"果然是展元修的声音。随即便听得沉重的脚步声，像是他故意要让铁摩勒知道他已经走了。

铁摩勒正自饿得发慌，小篮子内的饭菜发出香喷喷的气味，铁摩勒心道："反正我这条命是在你们手上，就算你们放了毒药，我也乐得先吃个饱。"

铁摩勒吃饱之后，精神大大恢复，他将所遭遇的一连串事情回忆了一遍，心中想道："这姓展的将我骗到此间，当然不是正人君子，但比起他的母亲，却要好得多了。"再想到他这样做，都是为了爱王燕羽的缘故，而王燕羽却不爱他，想到此处，他对展元修的敌意便减了几分，反而有点同情他了。

最令得铁摩勒焦急的，是他负有使命，要赶往长安，现在被关在地牢，只怕死了也无人知道，要想有人来救，那更难了。他想到闷处，自己给自己开解道："我本来不想做皇帝的保镖，若是因此丢了差事，南大哥也不能责备我。唉，我也真傻，连生死都尚未可知，却还要想到南大哥的责备。"

黑暗中不知时日，但那小篮子是每天三次准时吊下来的，铁摩勒从送饭的次数可以算得出所过的日子。到了第三天中饭送过之后，他正在烦闷，忽地那扇石门打开了半扇，有一个人走了进来。

铁摩勒倏地跳将起来，一掌便打过去，放声骂道："贼婆娘，你还有什

么阴狠的手段，我干脆与你，与你——”“拼了”那两个字还未曾吐出口来，铁摩勒突然呆住，张大了嘴巴，做声不得，他的手指触处，温软如绵，幸而他的劲力已到了收发随心的境界，未曾把对方打伤。

只见那人晃了两晃，低声说道：“摩勒，你还是这样恨我吗？”

铁摩勒处在黑漆的地牢中，他一眼望去，只隐隐约约的辨得出是个女的，只当是那女魔头展大娘，却不料是王燕羽！

铁摩勒手足无措，呆了片刻，方始歉然说道：“是你？我还以为是你那狠毒的师父呢。”

王燕羽道：“你恨我也是应当，说起来，其实你与其恨展家的人不如恨我，你所受的灾难都是我引起来的，我又是你的仇人！”

王燕羽自动的先提出了往日的冤仇，铁摩勒的心头登时似着了火烧一般，不由得想起义父被她惨杀的情景，耳边似乎听得义父的声音说道：“摩勒，是你替我报仇的时候了！”

不错，要是铁摩勒现在动手报仇，那确是不费吹灰之力。休说王燕羽尚未曾病好，即算她已康复如常，听她那语气，大约也不会抵抗的。

可是铁摩勒怎能杀一个尚在病中的女子？他在黑暗中过得久了，眼睛渐渐习惯，这时已不止是辨认出了王燕羽面部的轮廓，还隐约看得出她那幽怨的神情。他和王燕羽面面相对，听到了她短促的呼吸，忽然，只见一颗晶莹的泪珠从她的眼角滴下来！

铁摩勒的铁石心肠都在这颗泪水中溶化了，他义父的影子也在泪水中模糊了，眼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人，是王燕羽俏生生的影子！

铁摩勒突然转过了头，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从今之后，我与你的冤仇一笔勾销，是生是死，都不恨你！”声音颤抖而又沉重，显见他的心情激动非常。

王燕羽叫道：“啊！摩勒！摩勒！”她将摩勒的名字叫了两遍，就哽咽住了，说不出话来，不知不觉的，她紧紧抓住了铁摩勒的手。

铁摩勒缓缓转过头来，可是仍然不敢面对她的目光，他想挣开，但终于还是让王燕羽将他的手紧紧握住。这刹那间，他感到了羞愧，却又听得到了几分“如释重负”的轻快心情！

想起了未婚妻子的临别叮咛，他感到羞愧；但他心头上的一个“结”却解开了，在这之前，他常常为了自己与王燕羽之间的恩怨纠缠而烦恼，“要不要向她报仇？”成为了一个困惑他的问题，现在他已亲口向王燕羽答应，不再将她当作仇人，亦即是这个长期困惑他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了。

两人紧紧握着手儿，默然相对，彼此都感到对方跳动的心声。过了好一会子，王燕羽方始吁了口气，说道：“摩勒，你真好！尽管你不欢喜我，我还是会记得你的好处的！”

铁摩勒感到不安，轻轻的将她的手移开，说道：“王姑娘，过往的都别提了。从今之后，你忘记了我吧。嗯，我觉得你的师父虽然狠毒，你的师兄却还不算坏人。”

王燕羽道：“不错，我的师兄的确是对我很好，我已经答应了师父，愿意做他的媳妇了，你、你可以安心了吧？”

铁摩勒又喜又忧，喜者是王燕羽有了着落，忧者是从她的语气之中听得出来，她之肯答应嫁给她的师兄。并不是由于心甘情愿，而不过是仅仅要使自己“安心”！

黑暗中王燕羽看不真铁摩勒脸上的神情，但铁摩勒自己却感到了脸上一阵阵发热，他低下了头说道：“好，那我要恭喜你啦！”王燕羽道：“我却还未曾恭喜你和韩姑娘呢！”她这几句带着笑声说出，却又似笑非笑，似哭非哭，听得铁摩勒甚为难过。

铁摩勒连忙说道：“王姑娘，我多谢你来看我，咱们的话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你还是回去吧，免得你的师兄多心。”

王燕羽道：“不错，我是应该回去了。我还没有将我答应婚事的事情告诉师兄呢。”她离开了铁摩勒的身边，行了两步，忽又停了下来，轻声唤道：“摩勒，摩勒！”

铁摩勒心头一震，道：“王姑娘，你请回吧！”王燕羽道：“摩勒，你也应该回去了。”

铁摩勒怔了一怔，道：“我回去哪儿？”王燕羽道：“你回到你韩姑娘那儿也好，回到你南师兄那儿也好，那是你的事情，怎么问我？”

铁摩勒吃了一惊，道：“你要放我走么？”王燕羽道：“你总不能在这地牢里过一辈子！”铁摩勒道：“你不怕你的师父责怪？”王燕羽道：“她总得给她未来的媳妇几分面子。”

铁摩勒心乱如麻，不知是领她的情好还是不领她的情好，踌躇间忽听得展大娘那尖锐的声音叫道：“燕儿，燕儿！”王燕羽忙道：“你快走吧，再迟就来不及了。”她打开了门，倏的就将铁摩勒拖了出去。

忽听得一个颤抖的声音低低的“咦”了一声，铁摩勒睁大了眼睛一看，只见展元修就站在门边，这时王燕羽还在拖着他的手，铁摩勒禁不住满面通红，尴尬之极。

展元修怔了一怔，看到了这个情形，他全都明白了，他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挥挥手道：“好，你们都走吧！”

铁摩勒连忙分辩道：“只是我走，你，你不要误会了她！”展元修望了铁摩勒一眼，却不理会他，自转过头来，低声对王燕羽道：“燕妹，你也赶快走吧！那老叫化上门来啦！他，他要找你晦气！”

铁摩勒听得“老叫化”三字，心头一动，想道：“在华山上住的老叫化没有别人，敢情是西岳神龙皇甫嵩来了？”

王燕羽冷冷一笑，淡淡说道：“我早料到他会亲自登门，我做的事我自己担当，怕他怎的？”

展元修道：“料想妈也不会让你吃亏，不过妈的脾气很特别，喜怒无常，难说得很。我看你还是避开这个老叫化的好！再说，那老叫化一定是认识铁兄的，若给他发现了铁兄在这里，只怕又生枝节！”

王燕羽道：“我先送他下山，然后回来！”展元修的眼睛眨了一眨，王燕羽这话似乎颇出他意料之外，他脸上沉暗的神色也开朗了一些，说道：“也好，那么在妈的面前，我给你暂时敷衍一阵，你们走过前面院子的时候，可要特别小心！”

展大娘那尖锐的声音又在叫道：“元儿，元儿！”展元修连忙提高了声音应道：“来啦！来啦！”匆匆忙忙的便跑了进去。

王燕羽仍然拖着铁摩勒的手，走过一道回廊，便到了前面的院子，正好听得屋子里展大娘的声音在问道：“燕儿的病好了点么？怎么她不出来。”

王燕羽拉着铁摩勒，两人一同躲在一块假山石的后面，只听得展元修在回答道：“燕妹的病昨晚本来已好了些，可是今天又沉重了，她起不了床。”

这时，铁摩勒在假山石的后面偷窥进去，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和展大娘同在屋子里的那个人，果然是西岳神龙皇甫嵩！只是他穿着一身光鲜的衣裳，并非化子打扮，看起来没有以前所见的那么苍老。

展大娘道：“皇甫先生，小徒委实是患病卧床，没法出来。”

皇甫嵩脸儿朝外，只见他的眼珠滴溜溜地转了几下，忽他说道：“展大娘，请恕我无礼，这件事我一定要查个明白。令徒既然患病在床，我就亲自去看她吧！”

展大娘道：“这怎么敢当？”皇甫嵩道：“龙眠谷的王家大寨已经给段珪璋和南霁云这些人挑了，若是他们知道我在这里，必 定会前来寻事，嘿嘿，到了那时，只怕对你老人家也有不利。我看，还是得赶快向令徒查问清楚才好。”

展大娘有点不悦，说道：“我这小徒虽然不知轻重，作事任性，但想来还不至于胳膊向外弯，帮她父亲的仇家！不过，皇甫先生既然相信不过，要亲自查问小徒，我就陪你去吧，问清楚了，也好叫你放心。”

铁摩勒听得心头一震，想道：“听这皇甫嵩的话语，竟是与王伯通这老贼同一鼻孔出气的，不但如此，他怕我的南师兄找他晦气，敢情夏姑娘的母亲也真是被他囚禁的了？”铁摩勒因为皇甫嵩以前曾救过他和段珪璋脱难，不管旁人议论如何，他对皇甫嵩却是颇有几分好感的，如今听了这番说话，那几分好感登时变为恶感，“我以前还不相信他真是坏人，谁知却是我给他的假仁假义骗了。”

心念未已，展大娘这一行人已走出台阶，展元修心惊胆战，神色上显露出来，展大娘何等厉害，“咦”了一声，问道：“元儿，你怎么啦？”展元修道：“有点不大舒服。”展大娘“哼”了一哼，停下脚步，游目四顾，忽地一声喝道：“是谁在那里躲躲藏藏的？出来！”

王燕羽知道躲避不过，应声便道：“是我！”展大娘见她和铁摩勒并肩走出，面色大变，冷冷说道：“你要和这小子离开我吗？”

展元修忙道：“妈，你不是说要放铁兄走吗？我刚才已给他饯行了，是我请燕妹送他下山的。”一边说一边向他母亲眨眨眼睛，意思似道：“在外人面前，请恕我不便直说。”

铁摩勒莫名其妙，不知展元修何以要捏造谎话，说是已给他饯行？展大娘却是心领神会，暗自想道：“哦，原来元儿已经知道燕儿答应了做他的媳妇，也给这小子服下了败血散了！”面色缓和下来，说道：“燕儿，皇甫先生有事要问你，不必你送他下山了。”

王燕羽大喜，说道：“摩勒，你自己走吧。你的马在马厩里，你问前日送你过河的那个人要，他在园子里。”

皇甫嵩哈哈笑道：“原来王姑娘的病早已好了，可喜可贺。”眼光一转，忽地停在铁摩勒身上，问道：“这位是准？”

铁摩勒大为诧异，他因为恼恨皇甫嵩，所以刚才出来的时候，正眼也不看他。但他却想不到皇甫嵩竟会问起他是谁来？就在这时，只听得展大娘已经回答他道：“皇甫先生不认得他吗，他就是以前‘燕山王’铁崑仑的儿子铁摩勒！”

皇甫嵩作了个诧异的神情，说道：“原来你已与那磨镜的老儿和解了么？当真是意想不到！”

展大娘双眼一瞪，道：“皇甫先生，你这话从何而来？”皇甫嵩道：“你

若然未曾与磨镜老人和解，怎的他的徒弟会在你的府上？”

展大娘面色倏变，叫道：“什么，这姓铁的小子是那磨镜老儿的徒弟么？”皇甫嵩哈哈一笑，立即接着她的话语说道：“我正奇怪你老人家怎会把杀夫之仇忘了，原来你还未知道这姓铁的来历，我虽然也不认得他，但江湖上谁不知道：铁崑仑的儿子铁摩勒是磨镜老人的关门弟子！”

展大娘听了这话，立即回过头来，阴沉沉地说道：“原来你是磨镜老人的高足，恕我不知，怠慢你了。你多留一会儿，等下我再亲自给你饯行！元儿，你陪着他！”

王燕羽的面色“唰”的一下变得苍白如纸，展元修也吓得嫔足颤战了。他们当然知道展大娘所说的“饯行”是什么意思，展大娘扫了他们一眼，厉声说道：“在我的眼皮底下，你们不用再打什么主意了。姓铁的小子，你不进来，要我亲自去请你么？”

铁摩勒情知决难在展大娘与皇甫嵩的手下逃得出去，索性大大方方便走进屋来，大马金刀的坐在椅子上，看她怎样发落。

那展大娘却不理会他，自向王燕羽说道：“燕儿，你过来，皇甫先生有话问你。”

皇甫嵩冷冷的看了王燕羽一眼，说道：“我已与你的哥哥见过了，听说就在龙眠谷出事那天，我给他的那包夺魂香的解药突然不翼而飞，那位中了毒的夏姑娘也突然恢复如常，这件事可真有点奇怪！那包药藏在你哥哥的房中，别人决计不能知道！王姑娘，你是他的妹妹，你可知道是谁干的么？”

王燕羽眉毛一挺，冷笑道：“皇甫先生，你说话不必绕圈子啦，你既然怀疑了我，何不直接的说出来？不错，这事情是我干的！偷解药给夏姑娘的是我！”

皇甫嵩道：“那么，你有没有告诉那位夏姑娘，说她的母亲是我掳的？”王燕羽道：“这倒未曾！”皇甫嵩道：“真的？”王燕羽道：“我做的事我自己担当，有一句就说一句，难道我还怕你把我吃了不成？”皇甫嵩哈哈笑道：“真不愧是展大娘调教出来的好徒儿，这副倔强的脾气倒真令老夫佩服！我岂敢将你难为，只是要问个明白。那么，你可露出口风没有，比如说，将她母亲的下落告诉她？”他的话声方了，王燕羽立即答道：“有！”

皇甫嵩面色大变，沉声问道：“你怎么对夏姑娘说？”王燕羽道：“我不是对夏姑娘说的，我是对她的未婚夫说的，我告诉他，他若是要找人的话，可到莲花峰断魂岩下！”皇甫嵩道：“她的未婚夫是谁？”他声音急促，似乎等待一个渴欲知道的消息，王燕羽也有点愕然，想不到他突然把紧要的事情放过一边，却盘问起夏凌霜的未婚夫来了。

王燕羽道：“夏姑娘的未婚夫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南大侠，南霁云！”

皇甫嵩呆了一呆，叫道：“怎么会是南霁云？哼，这南霁云不也是磨镜老人的徒弟么？”王燕羽道：“你奇怪什么？夏姑娘和南大侠相配有哪点不对？”

皇甫嵩瞿然一惊，定了定神，说道：“王姑娘，我是说你！你怎么胳膊向外弯，反转过来帮你父兄的仇人，这，这可有点不对了！”

王燕羽道：“我的师父在这儿，不劳你来管教！”她知道师父的脾气，即使要将她责打，也决不容外人越俎代庖。

果然展大娘瞅了皇甫嵩一眼，便冷冷说道：“皇甫先生，你无非是怕你的仇家来捣你的老巢罢了，你我既定下守望相助之约，若是事情临头，我自

不能坐视，你怕什么？你回去吧，我的家事，我会料理。”

皇甫嵩正是要她这句话，当下立即施礼说道：“多谢你老人家鼎力扶持，不过，咱们的强敌不少，风声已然泄漏出去，只怕这几天就会有人寻上门来，你老人家也该小心一些！”

展大娘道：“我知道啦，我这二十年的光阴是白过的么？但正要会会昔日的仇人，试试我的功夫，就怕不是他们上来。要你担心作甚？”

展大娘说了这番话，就不再理睬皇甫嵩，转过眼光，盯着王燕羽道：“燕儿，你做得好事，你过来！”

王燕羽见她师父面似寒霜，她师父虽然凶恶，向来却也还未曾用过这样难看的面色对她。王燕羽本来在救铁摩勒的时候，就打定了主意：天塌下来也不管的了，这时在师父的威严之下，也不禁心里发毛，硬着头皮说道：“徒儿不该做的也已做了，要杀要剐，听师父的便！”

展大娘眼光一瞥，只见她的儿子也在一旁发抖，她叹了口气道：“你这两个冤家！”神情缓和了一些，对王燕羽道：“你且站过一边，待我先发落这个小子！”一个转身便到了铁摩勒的身前。

皇甫嵩说是要走却还未肯爽爽快快地走，这时他索性停下脚步，等着看展大娘如何将铁摩勒发落。

展大娘站在铁摩勒面前，阴森森的眼光紧紧地盯着他，一声不响，也不知是打什么主意。王燕羽几乎是屏息了呼吸，全神贯注的注视着她师父的动作。

皇甫嵩留意到王燕羽对铁摩勒的关心情态，恍然大悟：“我道王伯通的女儿为什么会反过来帮助仇家，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小子！”

他见展大娘迟迟未肯出手，心中又是奇怪，又是着急，深怕展大娘为了爱徒之故，放走了铁摩勒。

皇甫嵩正想说几句话激怒展大娘，忽见展大娘的面色越发沉暗，突然“哼”了一声道：“元儿，你好大胆，你竟然敢欺骗你的母亲！”原来她已看出了铁摩勒气色如常，显然并未曾服下什么败血散。

展元修颤声叫道：“妈，你不是说过要为我着想，不，不杀他的吗？”展大娘大怒道：“你好没出息！”这句话包含了好几层意思，既是恼怒儿子的心肠不够硬，不够狠，又是恼怒儿子为了要讨好妻子的缘故，竟然“没出息”到要庇护妻子的情郎。

只听得“蓬”的一声，展大娘已一掌向铁摩勒的顶门拍下，王燕羽一声惨叫，扑上前去，拼命地扳着她师父的手臂！展元修略一迟疑，也扑上前去，扳他母亲的另一条臂膊。

铁摩勒早就蓄势以待，但他出尽全力，硬接了展大娘这一掌，仍是禁不住给她震得跌出一丈开外，还幸亏有王燕羽与展元修合力阻拦，展大娘的掌力未能尽发，铁摩勒虽然跌倒，却未受伤。

王燕羽叫道：“你快跑呀！”皇甫嵩忽地接着冷笑道：“王姑娘，你不用操心了，还有我呢！这小子怎跑得了？”

皇甫嵩跳出门口，拐杖一挥，就向铁摩勒打去，铁摩勒早已拔出展元修还给他的那柄佩剑，反手一剑，使出了“神龙掉尾”的杀手神招！

皇甫嵩的功力略逊于展大娘，剑杖相交，只听得“蓬”的一声，铁摩勒后退三步，却未跌倒。不但如此，他这一招“神龙掉尾”刚猛之极，竟把皇甫嵩的紫檀木杖也削去了一小块，而且震得皇甫嵩的虎口也微感酸麻。

皇甫嵩大怒，第二杖、第三杖接连打来，铁摩勒的功力究竟尚不如他，接到了第三招已是难以抵挡，眼看他又是一杖打来，铁摩勒只好使个“云里倒翻”的身法，急忙后退。

皇甫嵩正要赶上，忽地听得半空中呜呜的声响，刺耳非常，皇甫嵩大吃一惊，连忙抬起头来观看，顾不得要去杀铁摩勒了。正是：

自有奇兵天外降，伫看剑气荡魔氛。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追寻狡免翻三窟　惊见魔氛盖九天

皇甫嵩抬头一看，只见东南角的上空，有一团黑烟袅袅上升，这正是他同伴报警的讯号。原来他这次来拜会展大娘，虽然预计逗留的时间不会很久，但也怕就在这个时间之内，会有人来捣他的老巢，因此出门之时，便与同伴相约，若然发现敌踪，便立即吹起胡笳，点起烟火。他这个同伴，也是邪派中一个高手，那次皇甫嵩纠众去劫夏凌霜母女，他和精精儿都是皇甫嵩的帮手。事后精精儿要回范阳，皇甫嵩为了怕强敌来攻，故此留下这个邪派高手，与自己作伴。

铁摩勒趁着他吃惊之际，早已跑了出去，直奔后园。展大娘将儿子摔开，这时也已奔了出来。

皇甫嵩叫道：“ 不好了，果真是有敌人来了！ ” 展大娘冷冷说道：“ 你怕什么，还有我呢！那小子呢？ ”

皇甫嵩定了定神，说道：“ 他刚刚跑了！ ” 展大娘皱皱眉头，心道：“ 你怎的连个小子也管不住！ ” 但这时她已无暇去责备皇甫嵩，她竖起耳朵一听，听出铁摩勒的脚步声，立即便冷笑道：“ 好在这小子还未跑出我的家门，我先把他毙了，再帮你对付敌人吧！ ”

铁摩勒奔至后园，那日渡他过河的那个 “ 舟子 ” 正在园中淋花，原来他的身份本是展家的老仆人。铁摩勒连忙叫道：“ 我 的马呢？ ”

这仆人已曾得到展元修的吩咐，要把此马归还原主，但这时他见铁摩勒气急败坏的样子，不免惊疑，就在这时展大娘已经追了出来。

这仆人慌不迭的向一间矮房指了一指，铁摩勒立即会意，捧起一块大石，“ 轰 ” 的一声巨响，将那马房的板门打裂，只听得一声嘶鸣，那匹黄骠马跑了出来。

展大娘怒喝道：“ 好小子，你还想跑吗？ ” 说时迟，那时快，铁摩勒又已捧起一块大石，向着展大娘便掷。铁摩勒气力沉雄，将石头掷出，呼呼风响，展大娘也不敢轻敌，只得避它一避。

倏眼之间，那匹黄骠马已跑到主人身前，铁摩勒大喜，急忙飞身上马，叫道：“ 马儿，快跑！ ”

展大娘身形一起，疾似离弦之箭，向那匹黄骠马射来，园门紧闭，那匹黄骠马找不到出路，看看就要给展大娘追上，忽地四蹄一屈，陡然间便跳起来，铁摩勒骑在马背，恍如腾云驾雾一般，这匹马已越过了围墙了。

展大娘与皇甫嵩跟着也越过围墙，仍然穷追不舍。可是他们的轻功虽好，却怎追得上这匹日行千里的宝马。铁摩勒快马疾驰，不消片刻，就把他们摔在后头，连影子也不见了。

铁摩勒脱险之后，却不向山下逃跑，反而向山上有黑烟升起之处，策马驰去。要知铁摩勒年纪虽轻，却是江湖上的大行家，他听见胡笳，望见烟火，再想起皇甫嵩刚才那张皇的神色，当然也已猜想得到是有了皇甫嵩的敌人来了。

幸而他骑的是匹宝马，登山越险，如履平地，不消多久，便到了莲花峰的断魂岩下，只听得咚咚声响，似是有人用重物砸门的声音。铁摩勒遥望过去，只见人影绰绰的四五个人，其中一人已向他奔来，扬声叫道：“ 咦，这不是摩勒嘛？ ” 这个人正是段珪璋。

铁摩勒大喜若狂，连忙下马，走上前去，但见除了段珪璋夫妇之外，还

有他的师兄南霁云与夏凌霜，另外还有疯丐卫越。

他们见了铁摩勒，也都是又惊又喜，南霁云问道：“铁师弟，这是怎么回事？你不往长安却到这里来了？”

铁摩勒吁了口气，笑道：“我几乎保不住性命与师兄相见呢，说来话长，先问你的，你们可是来捣那皇甫嵩的老巢的？”

南霁云道：“正是。我们已找到他的洞门了，但还未能破门而入。”

铁摩勒随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但见石门上已有了几道裂缝，那是段珪璋的宝剑划开的。

铁摩勒道：“皇甫嵩不在这里，夏伯母则确实是囚在里面。”夏凌霜急忙问道：“你怎么知道？”铁摩勒道：“我刚刚和这老贼交过手来！”

众人都吃了一惊，段珪璋道，“你好大胆，怎的孤身一人，就敢来搜查？”铁摩勒道：“不是我来找他，是我误落了他们的陷阱了。姑丈，你可知道有个女魔头展大娘么？”卫越跳起来道：“什么，展大娘，那不是大魔头展龙飞的婆娘么？你碰到她了？”

段珪璋道：“二十年前，各正派人物围袭他们夫妇的时候，我还年轻，未有参加。卫老前辈和你的师父却是参加围攻的主要人物。”

卫越道：“你快说，你遭遇了些什么事情？”铁摩勒简单扼要的叙述了他的遭遇，却略过了王燕羽与他的纠葛不提。卫越奇道：“这女魔头自视甚高，她为什么要诱捕一个晚辈？哦，是了，想必是她已知道了你是磨镜老人的徒弟了！”

卫越自己给自己解开了一个疑团，但另一个疑团又在心头升起，他沉吟半晌，说道：“这么说来，西岳神龙皇甫嵩当真是罪魁祸首了？唉，唉！我真是料想不到，这些坏事竟然都是他干的！”

段珪璋诧道：“卫老前辈，你到了如今，尚不相信皇甫嵩是坏人么？”

卫越摸出一小块木片，说道：“我是还有点疑心，不过，摩勒既然亲眼见到他，又亲耳听到他对那女魔头所说的话，承认了冷女侠是他所囚禁的，那就不由得我不相信了。”

这一小块木片，乃是段珪璋当年在玉树山上与皇甫嵩交手之时，从皇甫嵩拐杖上削下来的。当时，段珪璋是为了想邀请武林前辈，替酒丐车迟报仇，他怕别人不相信皇甫嵩会干那等坏事，因此将木片保存下来，作为证据的。这片木片，他见了卫越之后，就交给卫越，记得当时卫越接过这片木片，也曾现出过迷惘的神情。

此刻，卫越又摸出了这片木片端详，脸上又出现同样迷惘的神情，段珪璋心中一动，禁不住问道：“卫老前辈，这块木头是我亲手从那老贼的拐杖上削下来的，难道还有什么不对吗？”

卫越沉吟片刻，方始说道：“难说得很。现在把我也弄得糊涂了。好在皇甫嵩既然在此，终须会有个水落石出的！”

话犹未了，只听得一声阴沉动魄的啸声，展大娘与皇甫嵩如风奔至，展大娘厉声骂道：“什么人敢到我华山撒野？”

卫越睁眼一看，正好与皇甫嵩打了一个照面，登时勃然大怒，陡地喝道：“皇甫嵩，亏你还有脸见我，今日我不杀你，就对不住地下的车老二！”

卫越身形何等快疾，就在大骂声中，纵身飞起，俨如巨鹰扑兔，一掌就朝着皇甫嵩的天灵盖打下来！

皇甫嵩面色大变，但却是一声不响，举起拐杖，便是一招“潜龙飞天”

上击卫越的腕骨。

卫越一抓抓着杖头，果然发觉他的杖头缺了一块，卫越用力一送，皇甫嵩立足不稳，跄跄踉踉的直退出了七八步，有如风中之烛，摇摇欲坠！

若是卫越立即跟踪急上，一掌拍下，皇甫嵩纵然不死，也得重伤。可是，就在这一刹那间，卫越突然怔住！

你道为何？原来卫越与对方交了这招，立即便发觉两个可疑之处。第一点，他与皇甫嵩、车迟并称“江湖三异丐”，彼此的本领都差不多，卫越之所以一出手便使出极厉害的五擒掌，正是因为知道皇甫嵩了得，所以要先发制人的原故。卫越的用意，不过是想抢得先手，稍占一点上风，却怎也料想不到皇甫嵩甫接一招，便现败象！虽然这一掌也还未将他震倒，可是皇甫嵩的功力却实在不应仅至如此！

第二个疑点则出在皇甫嵩那根拐杖上，原来皇甫嵩那根拐杖是南海紫檀木做的，有一股特殊的香味。段珪璋削下的那小块木片，虽然也是紫檀香木，但却不是南海所产的紫檀香木，因之香味也有点分别。卫越就是因为察觉到香味有别，故此起了疑心，疑心是段珪璋当年在玉树山看错了人。

可是现在他已经亲眼见到了皇甫嵩，而且已经面对面的拼了一招了，和他动手的人的确是皇甫嵩，那根拐杖也的确缺了一块，这证明段珪璋讲的没有错，他当年在玉树山上碰上的，暗杀了酒丐车迟的那个凶手，的确是今日所见的这个皇甫嵩！但今日所见的这个皇甫嵩，他所用的拐杖发出的香味和段珪璋所削下的那小块完全相同，却不是皇甫嵩平时所用的那根南海紫檀木所做的拐杖！

卫越发觉了这两个疑点，霎时间怔了，心中闪电般地转了几个念头：是皇甫嵩改用了兵器？或者这个人根本就是冒牌的皇甫嵩？但武林高手用惯了的兵器决无随便改换之理，何况皇甫嵩那根拐杖又是件珍奇之物？但要说是冒牌的吧？天下又怎会有如此相貌相同的人？

卫越大惑不解，一怔之后，正想再追上去细察这个人的相貌，那展大娘一声怪笑，已是到了他的身边，阴恻恻地说道：“老叫化，原来你也还没有死，还认得我这个老婆子吗？”卫越道：“今日之事与你无关，你既然保住了性命，我劝你不要强出头了”展大娘冷笑道：“当年我也曾劝你不要强出头，你却定要恃众行凶，害死了我的丈夫，如今可怪不得我了！”话声未了，已是双掌齐发，照面打来！

卫越和她双掌相接，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她的一只手掌其冷如冰，另一只手掌却如炽热的火炭，卫越虽然早识得她的厉害，却也还未想到她已练成了这等古怪的功夫！

展大娘哈哈大笑，陡地喝道：“老叫化，你还想逃么？”双掌如环，划了一个圆弧，将卫越的身形罩住。卫越怒道：“老妖妇，你当我怕你不成？”左手中指一弹，紧接着右手还了一掌，他同时使出两种武林绝学——一指禅与金刚掌的功夫，刚柔并济，功力深湛，展大娘也不由得心中一凛：“这个老叫化的功夫，也远非当年可比了！”当下双方都不敢轻敌，各出看家本领，拼个强存弱亡！

皇甫嵩给卫越震退几步，刚刚稳住身形，夏凌霜已是挥剑斩来，皇甫嵩面色大变，再向前窜出几步。南霁云恐妻子有失，亦已赶至，皇甫嵩拐杖一勾，将南霁云的刀头勾过一边，强行冲出！

段珪璋一声长啸，连人带剑，化成了一道银虹，阻住了皇甫嵩的去路，

说道：“南贤弟，你和夏姑娘去设法进洞救人，这老贼交给我吧！”

皇甫嵩一拐击下，段珪璋将剑架住，喝道：“皇甫嵩，你今日还有何话说？”皇甫嵩一言不发，仗头一挺，迅即用了一招“神蛟出洞”，疾点段珪璋腹部的愈气穴！

段珪璋焉能给他点中，横剑一封，“嚓”的一声，又把他的拐杖削去了一片。但两人相较，却是皇甫嵩的功力稍胜一筹，段珪璋也不由得退开一步。

窦线娘弹弓一曳，三颗金丸，连发疾发，皇甫嵩避开了两颗，第三颗金丸已是流星闪电般的打到了他的面门。

皇甫嵩反手一招，只听得“叮”的一声，那颗金丸似乎是碰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发出了清脆的金石之声，竟给反弹回去！

段珪璋心中一动，这才注意到皇甫嵩左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指环，和以前皇甫嵩送给他的那枚指环一式一样！

当年段珪璋为了救好友史逸如，曾单人匹马闯进安禄山在长安的别府，受了重伤，幸得南霁云救出，但安府的武士仍然穷迫不舍，后来逃到了一座破庙，恰巧碰上皇甫嵩，皇甫嵩替他们打退追兵，又赠灵药救了段珪璋的性命，他留下了一枚铁指环给段珪璋，并留下这样的话语：“若是日后碰到戴有同样指环的人，务请段大侠手下留情。”当时段珪璋还在昏迷之中，这话是南霁云转述给他听的。

如今，段珪璋见了这枚指环，心中一动，猛然省悟，喝道：“好个处心积虑的老贼，原来你当日救我性命，送我这枚指环，乃是早已算到了今日之事，要我饶你一死么？”

段珪璋是个恩怨分明的人，皇甫嵩对他有救命之恩，但现在又已经证实：他就是杀害夏声涛和车迟的凶手，而且夏声涛的妻子、夏凌霜的母亲冷雪梅，现在还正被囚在他的洞中，段珪璋岂能把他饶过？

段珪璋虚晃一招，再退了一步，然后朗声说道：“皇甫嵩，念在你是武林前辈，又曾于我有恩，你，你自尽了吧，你若有什么未了之事，我可以替你料理！”

皇甫嵩勃然大怒，沉声喝道：“放屁！”拐杖一挥，暴风骤雨般的又向段珪璋猛攻，段珪璋叫道：“皇甫嵩，你也不是无名之辈，事到如今，你还要贪生怕死吗？让你自尽，这已经是顾全了你的体面了！”皇甫嵩连声怒骂，越打越凶，段珪璋为了报昔日之恩，连让他三招，险些给他打中。窦线娘怒道：“这老贼已是全无羞耻之心，你还和他客气作甚？”拔出缅刀，立即和她的丈夫联手夹攻。

皇甫嵩冷笑道：“你们连自己的儿子也保护不了，还有何面目到此逞能！”他横杖一封，将段珪璋的宝剑封出外门，杖尾起处，骤然一指，一招“毒蛇寻穴”，迳取窦线娘小腹的“血海穴”。这一招两式，又猛又狠，端的是性命相搏的杀手毒招！

窦线娘给他挑起了平生恨事，又气又怒，她缅刀一挥，只听得“　”的一声，皇甫嵩的拐杖从她脚底扫过，而她的刀头在拐杖上一按，已借着那股猛力凌空跃起！好个窦线娘，人在半空，刀光一闪，便剁下来，这一刀恰好与丈夫的剑招配合得妙到毫颠。皇甫嵩对段珪璋心存戒惧，却想不到窦线娘功力虽然略逊丈夫，出手却比丈夫更狠。饶是皇甫嵩本领非凡，刀尖过处，但觉头皮一片沁凉，竟被削去了一丛头发。

皇甫嵩大怒，拐杖霍霍展开，登时四面八方，都是一片杖影，横扫直击，

而且在杖法之中，还掺杂着点穴的手法，拐杖本来是粗重的长兵器，但他将削尖了的杖头当作判官笔使，也居然运用自如，在段珪璋夫妇夹攻之下，依然有守有攻。

段珪璋心中想道：“皇甫嵩号称西岳神龙，果然是名不虚传，但却也不如所传之甚。”同时又觉得有些奇怪，刚才他要皇甫嵩自尽，皇甫嵩十分愤怒，不断的出言辱骂他们夫妇，可是都无片言只字，提及当年他对自己的救命之恩，按说皇甫嵩骂他，应该骂他“忘恩负义”，最为理直气壮，但他却舍此不骂，不由得段珪璋不感到这是出乎常理之外。

但此际已到了双方性命相扑之时，段珪璋虽然有些疑惑，剑招却是毫不放松。他们夫妻自第一次给空空儿打败之后，即苦心习技，精益求精，练了一套刀剑合璧的招数，在第二次与空空儿遭遇之时，已差不多可以打个平手了。现在又隔了数年，配 合得更为纯熟，使将起来，刀光剑影，有如一层层的地网天罗，饶是皇甫嵩的杖影如山，也给重重裹住。而他又没有空空儿那等超卓的轻功本领，因此连突围也不可能，眼前虽尚能勉力支撑，但却显然是段珪璋夫妇占了上风，胜负无须预卜了。

另一边疯丐卫越与展大娘恶战，战况更为激烈，却是卫越稍稍不利。展大娘练成了阴阳双毒掌，左掌如寒冰，右掌如炽炭，一给她触及，不但皮肉受苦，滋味难尝，而且甚为耗损元气。幸在卫越已练成了纯厚的内家气功，真气已可以运转自如，身体任何部位给她的手掌触及，立即便可运气防御，免使寒毒与热毒攻心。

卫越的功力与展大娘不相上下，但因要耗损真气对付她的阴阳双毒掌，就难免稍稍吃亏。可是两人都差不多练成了金刚不坏的护体神功，展大娘虽是略占上风，要想取胜，却也不易。

南霁云在旁边看了一会，见段珪璋夫妇已是可以稳操胜券，而卫越与展大娘则似乎是个平手相持的局面，两边都无须自己相助。他想到洞内还有皇甫嵩的同党，只怕他的同党知道了处境不利之后，会用夏凌霜的母亲作为要胁，甚或将她伤害。因此当务之急，便是要赶紧破洞救人。

但洞门是两块坚厚的石门，刚才合他们数人之力，尚且无法攻破，现在只有南霁云夫妇与铁摩勒三人，又无宝刀宝剑，更是无计可施。

幸亏铁摩勒是绿林世家，绿林大盗也多有住在山洞中的，他对这些山洞的构造甚为在行，且又心思灵敏，想了一想，便对南弄云道：“这些山洞，必定另有出路，否则给人在一边堵死，岂不是迟早都成了瓮中之鳖吗，而且那老贼的同党刚才曾燃起烟火，作为报警的讯号，更可以断定他另有出口，而这出口必是在山洞的上方。”

南霁云道：“铁师弟言之有理，霜妹，咱们就上去搜查那另 一处出口吧。铁师弟，你在洞外小心戒备，防备洞中的敌人冲出来。”

南、夏二人立即施展轻功，登上山峰，一路小心察看，并大声呼唤。只见到处山石嶙峋，并无洞穴，正在焦躁，忽听得有个声音从洞内传出来，正是夏凌霜母亲的声音，她在叫道：“霜儿，霜儿，是你来了吗？恶贼，你再走近一步，我就与你拼了！”显然她已听到了夏凌霜的呼唤，洞中的贼党正在威吓她不许出声。

夏凌霜大喜如狂，叫道：“妈，我来啦！”循声觅迹，到了那声音的来源之处，发现一块大石，孤零零的在一处，旁边寸草不生，夏凌霜道：“这里必然是出口了。”用力一推，那大石果然动了一下，显见不是与山石相连

的生了根的石头。
南霁云脱下了身上的长衫，走过来帮忙夏凌霜推，大喝一声："起！"那块大石转了几转，滚过一旁。果然露出了洞口，黑黝黝的也不知有多深。
夏凌霜便想跃下，南霁云急忙将她拉开，夏凌霜愕然道："怎么还不下去？"南霁云道："小心防备暗器！"他将长衫挥舞，叫夏凌霜跟在后头，然后才跳下去。
黑暗中忽见银光闪烁，幸亏南霁云早有防备，长衫一舞，风雨不透，但听得嗤嗤声响，不绝于耳，原来是在洞内暗藏的敌人撒出了一把梅花针。
夏凌霜暗叫一声："好险！"她脚跟方定，立即使开了一招"夜战八方"的招式，剑光缭绕中只见一条黑影疾如飞鸟般的扑来，两面发出黄光的圆形武器已经打到，夏凌霜一剑削去，顿时发出鸣钟击磬之声，震耳欲聋。原来那人是个道士，用的是两面铜钹。他的双钹想夹夏凌霜的长剑，未曾夹住，却被夏凌霜一剑穿过了他的衣襟；可是夏凌霜的虎口也甚酸麻，显见那人的功力不在她之下。
说时迟，那时快，南霁云大吼一声，将长衫向敌人兜头一罩，迅即一刀劈去。那人也好生了得，霍地一个"凤点头"，双钹便反劈过来，刀钹相交，又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夏凌霜与那人拼了一招，知道以南霁云的本领，纵不能胜，也绝不会落败，她救母心切，当下便燃起火石，进内搜查。
冷雪梅已听到外间打斗的声音，知道女儿来了，一叠声的呼唤她，夏凌霜毫不费力，便发现了她的所在。
那是在洞后面的一间房子，房内有一盏油灯，不很明亮，但已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她母亲的面容，只见她神情萎顿，面容憔悴，似个病人一般。
夏凌霜泪咽心头，扑上去抱着她的母亲，叫了一声："妈！"母女泪如雨下，冷雪梅用肘支床，却是起不来。
夏凌霜曾中过皇甫嵩那"千日醉"的迷香之毒，见此情状，立即说道："妈不必着忙，先躺下来，女儿已把解药给你带来了。"
冷雪梅道："是那老贼将解药给你的吗？"夏凌霜道："不是，是王伯通的女儿偷给我的。这事很有趣，待你好了，我慢慢说给你听。"夏凌霜有点奇怪，母女劫后相逢，多少话要说，她母亲别的不问，却先问她解药的来历，而且疑心是皇甫嵩送的。夏凌霜心想："莫非我妈被囚禁了多时，神智都糊涂了。皇甫嵩这老贼岂肯将解药给我，还用问吗？"
那解药灵验如神，冷雪梅服下之后，气力便渐渐恢复，她坐了起来，揽住了女儿道："霜儿，得你无恙，我就放心了。外面这人是谁？"夏凌霜低下了头，说道："是你的女婿。妈，请恕我未曾禀告于你，我已与霁云成了婚了。"正是：
相见如同隔世，可怜母女相逢。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龙蛇混杂疑终释　乳燕孤飞意惘然

冷雪梅说道：“像霁云这样的好人，是打起灯笼火把也难以找到的。得婿如此，尚有何求？霜儿，你终身有了依托，我的担子也可以放下来了！”在黯淡的油灯光中，夏凌霜看见她母亲的脸上露出笑容，但她最后那一句话，却又似乎带点感伤的味儿，夏凌霜不由得怔了一怔，随即想道：“我自幼没有父亲，母女俩相依为命，难怪她听得我的婚讯，又是欢喜又是感伤了。”

冷雪梅再问道：“外面还有些什么人？”夏凌霜道：“段伯伯夫妻和卫老前辈也都来了，段伯伯正在和那老贼动手，他们夫妻联手，也许已经把那老贼杀了。”她们母女本是握着手的，夏凌霜说话之间，忽觉她母亲的手指微微发抖，禁不住又是一惊，问道：“妈，你怎么啦？”

冷雪梅叹了口气，道：“是珪璋来了，我，我……唉，我怎还、还好见他？”

夏凌霜道：“段伯伯是爹爹生前好友，妈，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见他？”

冷雪梅忽地叫道：“我，我好恨啊！”夏凌霜惊道：“妈，你，你恨谁？”冷雪梅道：“我恨那皇甫老贼！他，他害了我！”夏凌霜听母亲忽将话头从段珪璋拉到皇甫嵩身上，觉得有点突兀，她呆了一呆，忽地想到了一种可怕的事情，不由得浑身颤抖。

冷雪梅蓦地跳下床来，咬牙切齿地道：“我要亲自杀那老 贼！”夏凌霜赶忙扶着她，说道：“妈，我替你去杀他吧！你再歇一会儿。”冷雪梅嘴唇微微开阖，似乎有什么话要说，却终于没有说出来，只把女儿的手甩开，便跨出了房门。她现在气力已经恢复了四五分，可以走动了。

南霁云和那道士恶战，双方功力不相上下，杀得难解难分，但那道士心中有所顾虑，时间一长，不觉露出怯意，这时听得冷雪梅母女的脚步声走来，更为惊恐，虚晃一招，便想冲出洞去。

南霁云如何肯放过他，一声喝道：“妖道往哪里跑？”立即挺刀扑上，那两扇石门紧紧关闭，虽然可以从内边打开，但也要费一些时候，那道士猛然省觉：“我真是糊涂了，从正门怎能逃得出去？”说时迟，那时快，但觉刀风飒然，南霁云已是到了他的背后。

那道士使了个“凤凰展翅”，双钹向后斜飞，但因应招稍缓，双钹未合，便给南霁云一刀从中间劈进，正中他的左肩，将肩胛骨都劈得裂开了。那道士似受伤了的野兽一般，狂嗥怒吼，拼了性命，将南霁云冲开两步，转过方向，向后洞奔逃。

洞中漆黑，南霁云虽是本领高强，在这洞中却不如这道士的熟悉，他一刀劈空，这道士已冲了过去，拐了个弯，身形没入黑暗之中。

这时，夏凌霜和母亲刚刚走出密室，便听得南霁云的传声叫道：“霜妹，留神！妖道向后洞逃走了。黑暗之中，防他偷袭！”

果然，这声还未了，便听得轻微的暗器破空之声，无数游丝般的光芒突然在黑暗中如火花迸现，那道士已是将一把梅花针向她们撒来。

夏凌霜一个闪身，同时拔剑，忽觉剑鞘空空，只听得她母亲厉声斥道：“龟元妖道，你是那老贼的帮凶，也须饶你不得！”

声音一发，便见一道银虹飞了出去，紧接着一声骇人心魄的叫声，那道士已给长剑穿过心胸，钉在石墙之上。

就在这时，南霁云亦已赶了到来，目睹了冷雪梅掷剑毙敌的情形，不禁又惊又喜，心里想道：“我岳母当年号称白马女侠，果然名不虚传。原来这妖道竟是邪派中的有数人物龟元道人。他虽受了重伤，若非我岳母出手，要收拾他，只怕还得费一会功夫呢。”

夏凌霜见母亲掷剑杀敌，知道她的本领最少已恢复了六七成，大喜叫道：“霁云，快来见过我妈！然后咱们一同杀出去，先杀皇甫老贼，再助卫老前辈对付那女魔头！”

南霁云跪下去行了子婿之礼，冷雪梅将他扶起，说道：“霁云，今后我将女儿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看待她！”南霁云不善说话，垂手旁立，恭恭敬敬地答了一个“是”字。夏凌霜不由得“噗嗤”一笑。冷雪梅又道：“我女儿骄纵惯了，你要容忍她一些。嗯，其实无须多说，以你的人品，我也知道你不会亏待她的。”

夏凌霜笑道：“不错，咱们一家子已经团聚，以后说话的时间长着呢。还是赶快出去帮段伯伯和卫老前辈吧。皇甫老贼也还罢了，那女魔头却是厉害得很呢！”

当下夏凌霜将剑取回，交给她的母亲，道：“妈，你没有兵器，暂且用我这把剑吧。”冷雪梅略一踌躇，便道：“唔，也好。”接过了剑，随着便走上前去，开了那扇石门。

冷雪梅吁了口气，叫道：“想不到我冷雪梅还有重见天日之时！”突然转过身来，伸指疾点，咚咚两声，南霁云和夏凌霜都给她点中了穴道，倒在地上了南、夏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冷雪梅会点他们的穴道，因此毫无防备，被点倒之后，更是奇怪万分！想问原因，却又说不出话。

冷雪梅道：“我要亲手报仇，不须你们相助。一个时辰之后，穴道自解。霜儿，妈去啦！”她接连回顾三次，这才缓缓走出洞门。夏凌霜隐隐看见母亲的眼角，挂有一颗晶莹的泪珠。

夏凌霜和南霁云在地上面面相觑，两人都说不出话，两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惶惑的神情。这的确是难以理解的事，按说冷雪梅即使不要他们相助，也无须点了他们的穴道，更何况那展大娘厉害非常，多两个帮手，岂不更好？夏凌霜目送她的母亲含泪走出洞门，忽地感到莫名的恐惧，只是喊不出声。

在山洞外边，卫越和展大娘还是打得难分难解；而段珪璋夫妇却已把皇甫嵩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段珪璋想起他昔日赠药之恩，不忍亲手杀他，在攻得极为猛烈之时，突然虚晃一剑，喝道：“皇甫嵩，事到如今，你还要贪生苟活吗？有骨头的，自己走吧！”那就是请他自尽，免使受辱的意思！

却不料皇甫嵩趁他攻势骤缓之际，忽地将拐杖一挥，格开了窦线娘的缅刀，杖头一翘，突然“嗤嗤”声响，射出了一蓬毒针！原来他这杖头是中空的，一按机括，毒针便射出来。他本来早已想用毒针取胜的了，只是想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出手便能置对方死命，难得段珪璋给他这个机会。

幸亏窦线娘是个使暗器的高手，在暗器的功夫上，比她丈夫要高明得多，百忙中立即将缅刀飞出，双手同时也缩到了袖中，双袖一展，将那一蓬毒针都卷了去。毒针将她的半条衣袖刺得如同蜂巢，却没有伤及她的手臂。

皇甫嵩想不到窦线娘竟会用这个法子来收了他的毒针，骤不及防，缅刀过后，在他的肩上削去了一大片皮肉！

皇甫嵩大吼一声，扭头便跑，段珪璋一惊之后，大怒喝道：“老贼，你

不是人！”双足一点，疾似离弦之箭，一剑刺到了皇甫的后心。

皇甫嵩反手一拐，两人功力本是相当，但他肩头中了缅刀，琵琶骨亦已断了一根，如何挡得住段珪璋这全力的一击，但听得“咔嚓”一声，那根拐杖登时断为两截。段珪璋正要一剑斩下，就在此时，忽听得一个声音喊道：“段大侠手下留情！”

段珪璋怔了一怔，只见一条影，如飞而来，段珪璋左臂疾伸，点了皇甫嵩后心的“中枢穴”，睁眼看时，不由得大吃一惊，来的竟然又是一个“皇甫嵩”，和被他点到的这个皇甫嵩一模一样！段珪璋口呆目瞪，几乎怀疑是自己眼睛花了。转眼间，那条人影已到了面前！

段珪璋定了定神，正想问道：“你是谁？”忽听得疯丐卫越一声欢呼，手舞足蹈地叫道：“皇甫大哥，果然是你，哈，我早就该想到那厮是冒充你的了！”

卫越绰号疯丐，平时还不怎的，一遇到意外的欢喜或悲伤，他那疯疯癫癫的性子就发作出来。他这时大喜忘形，竟然忘了与他对敌的是什么人，就大跳大嚷起来。

那展大娘何等厉害，登时左右开弓，双掌一齐攻出，卫越大叫道：“糟糕！”只听得“蓬”的一声，竟给展大娘一掌击中，就像皮球一般，整个身子给抛上上空！

说时迟，那时快，展大娘已是捷如飞乌，倏的就向段珪璋冲来，窦线娘急曳弹弓，嗖、嗖、嗖三弹连发，展大娘毫不躲闪，三颗弹子全都打中了她，但听得有如金属相触，发出了一片悦耳的铿锵之声，三颗金弹一碰着她的身子就反射回去了！也不知她是身上披有软甲，还是己练成了登峰造极的金钟罩功夫？窦线娘不由得大为惊骇，急忙提弓追上，劈打她的后心。

段珪璋一剑斜展，刺向她胁下的“愈气穴”，这是一招以逸待劳的上乘剑法，哪知展大娘仍是笔直冲来，丝毫不避，猛地里伸手一招，手指已勾着了剑柄。段珪璋临危不乱，沉腰坐马，剑身往下一压，大喝一声“着！”宝剑已经甩开，闪电般的反削过去！展大娘的功力虽然高出段珪璋许多，但她的一指之力，却还未足以夺剑。

展大娘叫道：“好剑法，但要想杀我，却是不能！”只听得叮的一声，段珪璋一剑从她的胁下穿过，展大娘趁势便抓下来，要扣段珪璋的脉门。

段珪璋的剑招已经用老，刺她不着，正要出左掌与她硬拼，展大娘突然收势，一个转身，只听得“叮”的一声，原来是窦线娘施展“金弓十八打”的家传绝学，弓梢已将劈中她的脊骨，却给她反指一弹，弹个正着！窦线娘的功力不及丈夫，那把金弓，给她一弹，竟然震得脱手飞出。

展大娘刚要转过身去对付段珪璋，忽听得皇甫嵩喝道：“展大娘，这里的事我来了结，你可以不必管了！”随着呼的一拐打下，替段珪璋化解了展大娘的一招擒拿手。

展大娘瞪起眼睛喝道：“皇甫嵩，你怎么的，是老糊涂了吗？这干人要杀你的弟弟，你知道吗？你胳膊不向内弯，要帮外人杀你的弟弟吗？”

皇甫嵩恨恨说道：“我弟弟若非误交匪人，也不至于落到今日的田地！正是你害了他，吃我一杖！”

展大娘怒道：“真是个不分青红皂白的老杀材，只会关起门来欺负弟弟，俺老婆子可不惧你！”

只听得“蓬”的一声，展大娘早已飞身扑去，横掌如刀，一掌劈下，皇

甫嵩也正在一拐打来，那一掌斫在拐杖的中间，登时把拐杖震开！

段珪璋挺剑急刺，两条人影倏地分开，展大娘曲起身子，在半空中一个倒翻，朝着段珪璋冲到，长袖如虹，疾卷下来。段珪璋用了一招“横云断峰”，剑锋斜削，展大娘使出“铁袖”神功，化卷为拍，“啪”的一声，段珪璋的宝剑竟给她的衣袖拍得沉下几寸，虎口发麻，宝剑也几乎掌握不住。

窦线娘急发金弹，展大娘这时方始脚踏实地，身形未稳，只得再展长袖将窦线娘的金弹卷去。说时迟，那时快，皇甫嵩又已挥杖攻来。原来展大娘刚才用肉掌硬劈他的拐杖，虽然被他震得向后倒翻，而他也被展大娘的掌力，震得倒退数步，方能稳住身形，而且衣襟也被撕去了一幅，比较起来，还是皇甫嵩吃亏稍大。

皇甫嵩成名数十年，除了吃过空空儿一次亏之外，这次乃是第二次，不由得勃然大怒，再度冲来，甩尽了全力、拐杖挥出，隐隐带着风雷之声。展大娘不敢甩肉掌再接，使出一流云飞袖”的阴柔功夫，两条衣袖一拂一带，化解了皇甫嵩降魔杖法的刚猛劲力，令得皇甫嵩在气怒之中，也不能不暗暗佩服。

疯丐卫越在半空中接连翻了三个筋斗，落下地来，叫道：“好厉害，幸亏我还来曾给你打伤！”他来回的走了几步，又自言自语道：“要是我们两个老叫化一齐打你，你输了一定不服气；但我若是不打你，我这口气也出不了，怎么办呢？也罢，也罢。我且先看看这场好戏。”他索性盘膝坐了下来，看到精彩的招数，就高声喝彩。原来他之所以袖手旁观，固然是为了不愿以多为胜，但另一方面，他刚才给展大娘用重手法击中一掌，虽未受伤，五脏六腑，却也受了震荡，这时也需要运气调元了。

卫越虽未出手，但展大娘在皇甫嵩与段珪璋两大高手夹攻之下，还有一个窦线娘在旁边，不断用金弹向她打来，她已是有点应付为难了。

激战中皇甫嵩使到一招“龙潜深渊”，拐杖反手一点，点到了展大娘臀部的“窍阴穴”。展大娘大怒，左足一个盘旋。飞起右足，便踢皇甫嵩的拐杖。盘膝坐在地上观战的疯丐里越忽地叫道：“刺她的血海穴！”段珪璋依言出剑，果然展大娘刚好转到那个方位，一剑刺个正着，展大娘虽有闭穴的功夫，但段珪璋用的是把宝剑，剑锋削过，登时把她的胯骨也戳碎了一根，血渍染红了衣胯。原来在两个敌人之中，皇甫嵩武功较强，所以展大娘对段珪璋就没有那么注意，怎知段珪璋的剑法本来已很精妙，又得了“旁观者清”的卫越从旁指点，因此她反而是先受了段珪璋的剑伤。

展大娘这一气非同小可，大吼一声，向段珪璋抓下，段珪璋横剑上封，却被她一指弹开，衣领被她抓着，窦线娘大惊，三弹齐发，段珪璋用尽浑身气力，缩身一挣，但听得声如裂帛，整件外衣都给展大娘撕去了！皇甫嵩乘机打了她一拐。

饶是练有金钟罩的功夫，这一拐也打得她疼痛非常，双睛发黑！但展大娘也端的是凶狠非常，受伤之后，狂呼猛吼，双掌盘旋飞舞，撕、抓、劈、戳，打得更为凶狠。皇甫嵩与段珪璋仍然沉着应付，窦线娘则已有点心颤手软，发出来助攻的弹子，每每失了准头。

正打到紧张之际，展大娘的吼声忽然中止，只听得远远有个声音叫道：“禀主母，少爷已经走了，他有话要奴婢代为禀告！”来的是展家那个老仆人，他看见战况激烈，不敢过来，站在对面的山峰大声叫喊。

展大娘道：“这小畜生有何话说？”她口中说话，手底毫不放松，就在

这瞬息之间，仍然向皇甫嵩与段珪璋二人，分别攻出了三招。

那老仆人道：“少爷说，若是主母杀了那位铁公子，他今生就永不再见你的面了！”展大娘“哼”了一声，问道：“王姑娘呢？”那老仆人道：“王姑娘也走了，他们留有书信给你。”

场中各人都在留心听那老仆人和展大娘的对话。蓦地里忽又听得一声裂人心魄的惊呼，虽是在激战之中，皇甫嵩仍是禁不住吓了一跳，与段珪璋一样，一面发招抵御展大娘的攻击，一面不约而同的把眼光射过去。

只见那皇甫嵩的弟弟正躺在血泊之中，胸口插着一柄长剑，剑柄尚自颤动不休，在他的面前，立着一个横眉怒目、面色铁青的女子！

这个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夏凌霜的母亲，只因场中激战方酣，所以直到她掷剑杀人之后，众人方始发觉。

段珪璋不禁失声叫道：“雪梅，雪梅！”他还叫得出声，皇甫嵩在这瞬间，却似完全呆了。卫越叫道：“留心！”话犹未了，展大娘已是“蓬”的一掌，击中了皇甫嵩的肩头，再一抓又将段珪璋迫退几步，要不是窦线娘金弹立即打来，只怕他们还要吃亏更大。

展大娘叫道：“皇甫华，我已尽了力了，这是你的哥哥忍心让外人杀你，怪不得我！”她扔下了这几句话，立即腾身飞起，向山下急落！

原来展大娘虽是凶狠绝伦，但在皇甫嵩与段珪璋夫妇三大高手围攻之下，她亦自知决难幸胜，何况还有一个疯丐卫越窥伺在旁，如今皇甫嵩的弟弟已死，正给她找到了一个逃跑的藉口。

可是也正由于她太要面子，分明是想逃跑，却还要扔下几句门面话来交代一番，这就令得她在受了剑伤拐伤之后，又加上了一重伤。就在她腾身飞起之际，卫越已抓起了一把石子，用“飞花摘叶”的内家阴劲向她撒去，卫越的内家功夫，已练到了飞花杀敌、摘叶伤人的境界，换上了石子，威力更是大得惊人，展大娘虽然练有金钟罩的功夫，但在受伤之后，给他所发的石子打中，也是禁受不起。但听得她一声尖叫，在半空中接连翻了几个筋斗，终于像流星殒石般的向山谷坠下。对面山峰那个老仆人，连忙大声喊叫，跑下山谷去救她。

这时段珪璋、皇甫嵩等人都无暇去追那展大娘了，段珪璋与冷雪梅已有二十多年未曾见面，心情激动非常，连忙向她走去。

只见冷雪梅面上已全无血色，那苍白的面容，那阴沉的神情，令得段珪璋也不禁心悸，段珪璋道：“雪梅，恭喜你已亲手杀了仇人，足以告慰夏大哥在天之灵了。线妹，你来见过冷女侠。”

冷雪梅避开了他的眼光，低声说道：“多谢你助我报仇，但我已无颜再见你了。”段珪璋心头一震，蓦然想起了一种可怕的事情，忙道：“雪妹，你今日已报了仇，应该欢喜才是，别再提伤心话了。”冷雪梅道：“不错，我今日的确是很高兴，尤其是见到你们夫妇。嗯，声涛、你、我三人，当年就好似兄弟姊妹一般，声涛惨死，我的命更苦，还是你最有福气。”段珪璋见她又提起伤心话来，正想安慰她，只听得她又低声道：“段大哥，请你看在咱们过去的交情份上，答应我一件事情。”

段珪璋道：“雪妹请说，纵是赴汤蹈火，珪璋亦在所不辞。”冷雪梅缓缓说道：“事情的真相，不久你就可以明白，你是声涛生前最好的朋友，为了他的原故，我不愿意我的女儿知道真相，我要我的儿女接续夏家的香烟，请你设法替我瞒住她。我知道你是从来不说谎话的，但是为了声涛和我，你

可以破例说谎吗？”段珪璋浑身发抖，颤声说道，“我愿意。你，你……”一时间竟不知对她说些什么话好。

冷雪梅忽地将那把插在皇甫嵩弟弟身上的长剑拔了出来，仰天叫道：“夏郎，我不跟你走，就是要等今日，如今我可以见你了！”段珪璋一声惊呼，扑上前去，但冷雪梅比他的动作更快。长剑已插入了自己的心房。

段珪璋眼泪夺眶而出，哽咽说道：“雪妹，这都是别人害你，声涛决不会怪你的，愿你们夫妇在上天团聚。”皇甫嵩走了过来，指着他弟弟的尸体，道：“都是你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辜负了我的一片苦心。”跟着也嚎陶大哭起来。

疯丐卫越摇了摇头，叫道：“冷女侠死得冤枉，你的弟弟却是活该！你还为他痛哭做什么？我看你们神智都迷糊了，冷女侠的女儿女婿还在洞里呢，等下他们问起，你如何回答？你快把事情底细说给我知，你们是不惯说谎的，我却不在乎，我可以给你们编一套谎话。”

皇甫嵩忍着了眼泪，在凄怆中说出这个骇人心魄的故事。

原来如今被冷雪梅杀死的，就正是他的同胞手足皇甫华，两人相貌十分相似，性情却大大不同。他们的父亲早死，皇甫华自幼顽劣，但却最为他的母亲所溺爱，母亲临死时曾郑重吩咐皇甫嵩，要他照顾弟弟。皇甫嵩深知弟弟的顽劣性成，因此对他也就管得很严，直到他十八岁的时候，还不许他出家门半步。

可是到了十八岁那年，皇甫华的武功也已有了相当造诣了，他非常羡慕闯荡江湖的无拘无束的生活，早已存了逃跑的念头。皇甫嵩又因为是丐帮中的重要人物，而且不时要到外间行侠仗义，不能老是守着他的弟弟，平时他离家的时候，就叫一个老仆代负看管之责，同时每次出门，也总不忘告诫他一番。皇甫华幼时由于害怕哥哥，不敢违抗命令。在他哥哥不在家的日子，也不敢不服那老仆人的管教。但到他已经成年，武功又练好了之后，心中就不服了，十八岁那年，皇甫嵩有一次因事离家，他就做出了一件非常令他哥哥伤心的恶行。

在皇甫嵩离家的次日他便要那老仆人放他出去，那老仆人当然极力劝阻，他一怒之下，竟把这个服侍他多年的老仆人杀了。

他在江湖上浪荡了一些时候，不幸遇见了大魔头展龙飞夫妇。展龙飞见这少年武功不弱，且又年幼无知，正好作为臂助，便收服了他，导他为恶。这么一来，皇甫华性格中罪恶的一面越发得到发展，终于越陷越深，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

皇甫嵩到处寻觅，在他离家之后的第三年，将他抓了回来，痛责一顿，关在石室之中，不久便发生了各正派人物围歼展龙飞的事情，将展龙飞杀了。皇甫华幸而被他的哥哥抓回，得免波及。

好人变作坏人容易，要坏人重新变好那却困难得多。尽管皇甫嵩将展龙飞的罪恶下场作为鉴戒，殷殷的告诫他，他却不但不知感激，反而痛恨他的哥哥束缚了他的自由。不久，又得到一个机会逃了出去。

这时他已长大成人，在江湖上认识皇甫嵩的人，碰见了他都把他误认作皇甫嵩，他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便冒了他哥哥的名头，又造了一根紫檀木拐杖，到处为非作恶，令皇甫嵩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

皇甫嵩听到了这些消息，只得暗暗叫苦，因为他若要辩白的话，那就势将把他的兄弟毁了。因此只好含冤忍垢，不敢声张，自行设法，将兄弟再抓

回来。

这样一逃一抓，先后有四五次之多，每次将他抓回来的时候，皇甫嵩都曾想过要废掉他的武功，但每一次在临下手的时候，总是念及死去的母亲，不忍下手。

最后一次，发生了皇甫华暗杀夏声涛，掳走冷雪梅的事件。皇甫华用展龙飞所赠的秘制迷香，杀夫劫妻之后，将冷雪梅收藏在山洞之中，趁她昏迷未醒之际，将她奸污了。冷雪梅醒来之后，和他一场大打，双方都受了伤。皇甫华负伤逃走，冷雪梅膝盖的环跳穴中了他的梅花针，追他不上，但已认清楚了他的相貌。

事情发生后不久，皇甫嵩便把伤还未愈的弟弟再抓回来，因为这一次的祸闯得太大了，累得皇甫嵩有好几年也不敢出门。皇甫嵩待他弟弟伤愈之后，将他带到母亲灵位之前，说道：“依你的行为，我本来应该把你杀掉，看在母亲的份上，姑且再饶你一次，要是你还不知悔改，再逃出去为非作恶的话，我就把你先杀掉，然后我再自杀！我杀你总好过你给别人所杀！”跟着要他在亡母灵前，发下毒誓。

皇甫华受了这次教训，果然安份下来，在家中勤修武功，再也不提要到江湖闯荡了。皇甫嵩有几次故意试他，假装出门，躲在附近窥察他的行动，他都是规规矩矩的在家中自行习武，不敢下山。皇甫嵩暗暗欢喜，以为他的弟弟已是浪子回头，从此不敢再为非作歹了，对他的管教也就渐渐放松。

哪知全不是这回事。皇甫华之不敢逃走，固然一方面是忌惮他的哥哥，他知道他哥哥这次是动了真怒，在他的武功尚未能赶上哥哥之前，只怕自己一踏出家门，就要被哥哥抓将回来，真个说到做到，将他杀掉；但更重要的还不是害怕哥哥，而是因为在他干下了那件凶案之后，由于夏声涛是武林景仰的大侠，不但夏声涛的妻子冷雪梅要报仇，即夏声涛的朋友，识与不识，都要为他破案擒凶。他在未给他哥哥抓回家之前，各正派的人物都已侦骑四出了，幸而他是躲在荒山古寺里养伤，逃过灾难，但这个风声，他已是早已闻知了。

因此他必须骗取哥哥的相信，假作浪子回头，誓言悔改，好骗取他哥哥的武功。

皇甫嵩住在华山绝顶，极少与人往来，除了他最要好的朋友酒丐车迟之外，没人到过他的家。所以也只有车迟知道皇甫嵩有这么一个弟弟，知道这件秘密。但那时已是皇甫华表示悔改之后，他才知道的。由于皇甫嵩的央求，车迟也没有揭露这个秘密，他是个好心肠的人，像皇甫嵩一样，希望皇甫华真正能够回心向善，往事也就不必深究了。

于是者一连过了十多年，皇甫华的武功已差不多就要赶上他的哥哥，而皇甫嵩对弟弟也渐渐放心，有时离家数月，也不将他囚禁。哪知有一次，他从外面回来，又发现他的弟弟失踪了。

这一次皇甫华还并未逃出华山，原来事有凑巧，那大魔头展龙飞的妻子，选中了华山断魂谷作为她隐居之所，再度与皇甫华相遇，皇甫华是逃到了她那里求她庇护的。

皇甫嵩不久也知道了弟弟的躲藏之所，但他斗不过展大娘，又不敢声张求人相助，无可奈何，只好让他的弟弟自立门户。

皇甫华摆脱了哥哥的束缚，又在展大娘处学会使用喂毒暗器的功夫，这才大着胆子下山，其时距离夏声涛的被杀，已将近二十年。除了夏声涛最要

好的几个朋友还在设法要破案擒凶之外，其他的人，对这件事情都已淡忘了。

皇甫华重现江湖之后，不久就知道冷雪梅已有了一个女儿，而他对冷雪梅也还未能忘情。

在冷雪梅那方面却是苦心孤诣，矢志报仇，但她因受了这么大的耻辱，无颜再出江湖，也不愿再见旧时的亲友，因此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她把所会的本领都传授给女儿，告诉她皇甫嵩是个无恶不作的大坏人，要她技成之后，就要杀皇甫嵩替江湖除害。

这其中的曲折与误会，夏凌霜毫无所知，而皇甫嵩则是知道的。这就是为什么那次在古庙之中，皇甫嵩不加分辩，愿意敛手让夏凌霜杀他的原因。

皇甫华下山之后不久，由于气味相投，便与精精儿深相结纳，又因为在江湖上知道他的秘密的，只有酒丐车迟一人，所以在精精儿、王伯通二人设计将段珪璋夫妇与车迟诱往玉树山时，他就追至玉树山，用毒针将车迟杀死。他本来还要下手杀害段珪璋的，幸而段珪璋及时发觉，又得车迟舍命相护，这才未曾受害。

皇甫华冒充他的哥哥，几乎骗过了所有的武林中的成名人物，卫越的徒弟，将卫越与皇甫嵩约会的书信错交了给他；空空儿也上了他的当，将他当作皇甫嵩，听信他一面之辞，替他赴卫越之约，与卫越大打了一场。最后他还与精精儿等人，将冷雪梅母女掳走。终于恶贯满盈，死在冷雪梅剑下。

皇甫嵩把事情的真相讲明之后，众人无不惊骇伤心。段珪璋拭了眼泪，对皇甫嵩重新施礼，为过往的误会而抱歉，并多谢了他那次救命之恩。

皇甫嵩道：“过去的都过去了，现在咱们该到山洞去寻找他们了。老叫化，你的谎话编好了没有，怎的还不见他们出来？”

卫越是个江湖上的大行家，想了一想，说道：“定是冷女侠不愿他们知道真相，所以点了他们的穴道了。老叫化的谎话早已编好了，咱们走吧。”

这时已过了将近一个时辰，南雾云功力深湛，运气冲关，穴道先已解开，这时正在助夏凌霜解穴。

段珪璋与皇甫嵩等一行人来到，南霁云大吃一惊，跳起来便要拔剑，段珪璋道：“南贤弟，你看清楚些，这个皇甫嵩不是那个皇甫嵩！那个大坏蛋是皇甫老前辈的不肖弟弟！”南霁云呆了一呆，定睛注视，这才发现皇甫嵩身上穿的是一件缝缝补补的百衲衣，手上的拐杖也未折损，而那个“皇甫嵩”穿的却不是化子衣裳，他的那根拐杖，在南霁云未入山洞搜索之前，就已被段珪璋的宝剑削去了半段。

段珪璋又道：“这次幸得皇甫前辈，赶来相助，大义灭亲，你岳母才报得了仇。”南霁云连忙道谢。

这时夏凌霜穴道已解，跳起来道：“我妈妈呢？为什么她还不来？”她已隐隐感到了凶兆，心中想道：“报了仇又打了胜仗，为什么他们的脸上却全无喜悦之情？”

段珪璋道：“贤侄女，你妈是为了疼你，才不让你出去，她，她可不能再见到你了。唉，这件事，卫老前辈，还是你来对她说罢！”

南、夏二人在惊疑不定之中，只听得卫越缓缓说道：“你们也许还不知道，那皇甫华的武功虽然不算很高，但他那拐杖内 藏有毒针，来无踪，去无迹，却是非常厉害，你瞧，你段婶婶那只袖子！”

窦线娘的两只袖子都刺满了毒针，这时虽然都已抖落，但那蜂窝般的针孔，还是令人触目惊心。

夏凌霜却不耐烦听他细说，她急着要知道的只是她母亲的吉凶，立即插口问道：“为什么我妈妈不能再见我们？皇甫华的毒针厉害，我早已知道了。我只要你告诉我，我的妈妈现在何处？”

卫越却慢条斯理地说道：“对啦，我想起来了，珪璋对我说过，皇甫华在玉树山上，用毒针暗杀酒丐车迟的时候，你也是在场的。怪不得你早已知道他的毒针厉害了！”

夏凌霜听他尽说闲话，甚为不满，但卫越的辈份比她母亲还高一辈，她己催过一次，不便再催，心中想道：“一个人上了年纪，说话真是啰哩啰唆。”

卫越面色一端，接着说道：“你妈就因为知道了仇人的毒针厉害，所以才不让你们出去的。唉，她是亲手杀了仇人，可是她也给皇甫华的毒针刺中，终于死了！”

夏凌霜登时呆了，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晕了过去。

南霁云连忙替她推血过宫，铁摩勒又撕下了一幅衣衫，在冷水中浸湿，覆在她的额上。过了一会，夏凌霜醒转过来，这才能够出声痛哭。

卫越道：“夏姑娘，令堂的后事还要你办，她有遗言要我们转告你。你不要太伤心，坏了身体。”

夏凌霜哽咽问道：“我妈有什么遗言吩咐？”

卫越道：“她要你将她的骨灰与你的爹爹合葬，你爹爹当年是在德州被害的，他的坟墓我们替他建在德州城外的朱雀山 下。”

夏凌霜的母亲从来没有将这件血案的真情告诉她，以前她技成之日，她母亲要她杀皇甫嵩，理由也只是因为皇甫嵩乃是无恶不作的坏人，故此要她为江湖除害，却并没有提起什么杀父之仇。南霁云从段珪璋之处虽略有所知，但以真相未明，也未曾对夏凌霜讲过。因此，夏凌霜听了卫越的话，不觉一怔，连忙问道：“我爹爹原来是给人害死的么？这是怎么回事？”

卫越接着说道：“凶手就是这个皇甫华，你爹爹是在和你妈举行第二次婚礼的当夜，就给他暗杀了的。”

此言一出，不但夏凌霜惊骇，连南霁云也吓得变了神色。卫越说道：“你们不必惊疑，夏姑娘的父亲，两次举行婚礼，新娘都是她的妈妈。事情是这样的：夏大侠第一次结婚是在天山南路的一个小城，那时他们两人都在边荒之地行侠，万里同行，起居不便，因此便在小城中草草成婚，我适巧也在那个地方，参加婚礼的就只有我一个人；后来他们二人回到中原，有些朋友知道了就要他们补请喜酒，再加上我们这些喜欢热闹的朋友起哄，你的爹爹因交游太广，就索性再举行一次婚礼。”

卫越接着说道：“那时，你已经出世，过了两周岁，你父亲在回疆游历之后，回到你外公的庐龙任所，你就是在那儿出生的。你父母要在江湖游侠，携带不便，因此将你寄养在外公家里，你爹娘的第二次婚礼，你没在场，当时宾客众多，你爹爹尚未曾与知己友人畅叙别情，就给皇甫华暗杀了。珪璋，你那时也有参加婚礼的，想来你也不知道他们已经有了女儿吧？”

段珪璋搓搓手道：“啊，原来如此，我那时当真还未知道。怪不得酒丐车迟，也曾对夏侄女的身世起疑了。”

接着卫越就将皇甫华如何与展龙飞勾结，如何屡次冒着他哥哥的名头私下华山，如何在江湖乱作非为，如何暗害夏声涛的经过，一一说了出来。除了夏凌霜的身世这一段是他伪造之外，其他的都是实情。

夏凌霜这几年来，一直为着自己的身世之谜而感到烦恼，如今才拨开云

雾，豁然开朗，虽然仍有父母双亡之痛，但是比起未知“真相”之前，心情却是要较为轻松了。”

卫越捏造的“真相”说得合情合理，不但解开了夏凌霜的心头之结，连南霁云也相信不疑。只有皇甫嵩老泪盈眸，伤心不已。南霁云夫妇再次向他致歉、道谢。卫越忽道：“俺老叫化又要说疯话了，甫大侠，我可要为老朋友求你一件事情。”

南霁云道：“老前辈言重了，南某受惠良多，老前辈若有差遣，小辈自当效劳，怎用得上一个‘求’字？”卫越似笑非笑地说道：“这件事么，也不是你一人就能‘效劳’得了。”南霁云正要问他是什么事，卫越已接着说道：“时候不早，你们也应该出去，早些替你的岳母办理后事了。嗯，段嫂子，你扶夏姑娘走吧，我和南贤侄说几句正经话儿。”

夏凌霜已哭得浑身乏力，窦绿娘扶着她走在后头，卫越则拉着南霁云行快了几步，低声对他说道：“南贤侄，你希望有几个儿子？”

南霁云怔了一怔，心道：“卫老前辈古道热肠，说话却怎的这样颠三倒四？”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只听得卫越又在似笑非笑地说道：“听来似是疯话不是？但实在却是正经话儿。我是希望你最少有三个儿子。”南霁云诧道：“老前辈的意思我还是不明白。”卫越道：“大儿子接你南家的香烟，你岳父没有儿子，你的第二个儿子应该继承岳家，对不对？”南霁云本来悲伤未过，听了他的怪话也不觉有点忍俊不禁，当即问道：“那么第三个儿子呢？”卫越道：“皇甫嵩这次大义灭亲，给你们帮忙了不少。”南霁云道：“是啊，我们以前将他误作坏人。实在过意不去。但这却与老前辈所说的何关？”卫越道：“怎说无关。你不知道么，他是丐帮的长老，今生是不会再娶妻生子了，你若有第三个儿子的话，可否过继给他，以慰他的晚年。我们作化子的不讲辈份，当作是他的儿子或孙子都行。”南霁云不觉笑道：“生几个儿子，这真是老天才能作主，好吧，我若有第四个儿子的话，还可以送一个给你。”卫越笑道：“这样说，你是答应了。皇甫嵩没有亲房侄儿，所以死后想有人扫墓。我老卫却不在乎。不过，你若真肯把第四个儿子送给我。我老卫当然也是要的。”后来，南霁云果然在四年之中，生下三个儿子，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且说一行人走出山洞，夏凌霜见了她母亲的尸体，又哭得晕倒，卫越帮忙她把冷雪梅的尸体焚化，将骨灰装在布袋之中。也幸而夏凌霜没有仔细验看她母亲的尸体，未曾发现她是用剑自拔的。

待得夏凌霜醒转，卫越道：“南贤侄还要回到潼关附近，收编残余的官军。德州离此不过数日路程，我老叫化陪夏姑娘到德川走一遭吧。将你父母合葬之后，我再与你同回，助南贤侄一臂之力。”夏凌霜挥泪说道：“老前辈大恩大德，我真不知如何报答才好？”卫越一本正经地道：“我已与你丈夫说好了，你多生几个儿子，就算是报答了我们了。”夏凌霜听了这话，在痛哭流涕之中，也禁不住满面通红。

皇甫嵩咳了一声，说道：“我这卫大哥惯说疯言疯语，夏姑娘不必理他。”回过头来再对南霁云道：“我埋了这个孽障之后，还有一些事情料理。将来或许也会到潼关找你。”南霁云道：“得两位前辈鼎力相助，南某感激不尽。”

段珪璋却叹了口气，说道：“我和夏侄女的父母，当年是生死之交，如今夏兄之仇已报，我的心事也了却一半了。只是还有史兄之冤，不知何时方雪？他的夫人，陷身贼巢，如今已有了七八年了，消息毫无，好不令人悬挂。

唉，雪梅临去之前，还说在三个人之中，以我最有福气，其实我有什么福气可言？我生平最要好的两位朋友，都遭惨死，我的儿子被空空儿劫走，至今也未知下落。”

皇甫嵩道：“段大侠不必烦恼，卫大哥与我都和空空儿的师门有点渊源，听说空空儿曾受我那不肖弟弟所骗，和卫大哥还结了一段梁子。我们二人必定要找到空空儿，解开这段梁子，到时我会向他索回侄儿。”

卫越“哼”了一声，说道：“空空儿非常袒护他的师弟，只怕他是近墨者黑，早和精精儿走上一条路了。”皇甫嵩道：“空空儿我自幼就知道他，他的性情是骄傲一些，但本性还好。不过，他若然真是变得坏到不可收拾，我也不会再和他讲什么交情了。到时你我二人，以力服他，迫他交还段大侠的儿子也就是了。”

段珪璋谢过了这两个异丐，又道：“小儿之事，还在其次。史家兄弟为我而死，他妻子陷身贼巢，我于心何安，现在安贼已经作反，她的处境更为可虑。我必须先探听她的消息。听说安贼正准备进攻长安，我们夫妇也准备扮作难民，若有机可乘，就偷入贼营救她出来。”

南霁云道：“摩勒，你在这里无端的耽搁了几天，只怕皇帝老儿已经抛弃京城，向西逃走了，你得赶往长安才是。”铁摩勒嘀咕道：“我倒巴不得皇帝老儿已离开长安，也省得我做这个倒媚的保镖。”南霁云正色道：“话不能这么说……”铁摩勒笑着打断他的话道：“你的大道理我已经知道了，好，我现在就听你的话，马上赶往长安。”

当下一行人走下华山，铁摩勒牵着黄骠马与他们同走一程，在路上才有时间将他这几日的遭遇细说，不过他还是隐瞒了王燕羽对他的痴情这一段。正说话间，已走近山谷下面展大娘居住之处，只见火光融融，展大娘那几栋房子在火海之中都差不多变成瓦砾了。正是：

莲出污泥而不染，凤凰火化得新生。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陌路相逢奸计泄　深宫又见逆谋生

卫越诧异道：“咦，这倒奇了，谁人这样大胆，竟敢放火烧这女魔头的房子？”铁摩勒道：“想必是她的儿子烧的，她的儿子虽非侠义中人，心地倒还不错，大约是已下了决心，和他的母亲决裂了。”皇甫嵩道：“若然是他烧的，那就还有一层用意，他是要使得他的母亲不能不离开这个地方。”卫越点头道：“不错，展大娘的住处已给我们发现，她的儿子是怕我们再来与他的母亲为难，又怕他的母亲自负太甚，不肯离开老巢，示人以怯，所以索性一把火将它烧了。”

段珪璋道：“我对人总是喜欢朝好的方面着想，我宁可相信摩勒的猜度。不过，无论他是哪一层用意，他总是要比他的父母好得多了。”

众人一面走一面谈论，铁摩勒回头望那火光，过去几天来的经历，又在心头重现，展大娘那狰狞的面貌，王燕羽那幽怨的神情，……都似随着浓烟升起，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耳边又响起了王燕羽那激动的声音，那是当他在展大娘的掌下，即将毙命之时，她那动人心魄的呼叫！如今这几栋房子是烧掉了，可是王燕羽在他心中的影子却不能烧掉，想起了王燕羽，铁摩勒不自觉的有几分怅惘，但随即想道：“她的师兄对她是真情实意，当然会一生一世爱护着她，如今他们已摆脱了那个女魔头，一同逃走，我也无须为她的将来担心了。”

不久就走出了山谷，段珪璋和南霁云再次叮嘱他一番，叫他到了长安，一切都得小心在意，切不可任性而为，有不懂的可以请教秦襄和尉迟北二人。诸事交代清楚，于是众人分道扬镳，铁摩勒跨上了黄骠马，迳往长安。

黄骠马脚程快疾，第二日中午时分，就已到临潼境内的骊山脚下，距离长安不过百多里了。骊山迤逦数十里，铁摩勒正沿着山边的驿道奔驰，那匹黄骠马忽然一声长嘶，似乎发现前面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四蹄停下，不肯向前。

铁摩勒大为奇怪，心道：“这匹马在刀枪剑戟丛中尚且不惧，它却害怕何来？”铁摩勒笑着抚拍马背，说道：“马儿，马儿，你保护我已有多次了，你若有危险，我也会保护你的，不必害怕，走吧，走吧！”那匹黄骠马善解人意，在主人的命令下继续前行，但已不是似刚才那样的如飞奔跑了。看它的神气，既似有些害怕，又似有些愤怒。

走了片刻，忽见前面靠近山坳的路旁，有一堆人围在那儿，远远望去，只见他们指手划脚的似乎是在争论什么。

铁摩勒是在高山上长大的，又是自小就练习暗器的，目力极佳，那几个人围作一堆，有一个人的脸朝着他的方向，铁摩勒在马背上一眼望去，不觉心头一震：“这不是展元修吗？咦，却怎么不见王燕羽？”

铁摩勒这才明白，原来他这匹黄骠马害怕的乃是展元修，铁摩勒笑了一笑，拍拍马儿的颈项，说道：“这个人现在已经是我们的朋友了，他不会再害你了，你放大胆子，上前去吧。”

当下，铁摩勒将帽沿一压，遮着了半边面孔，双腿一夹，快马疾驰上去。这时，那些人争论的声音已隐约可闻，忽听得一个甚为熟悉的冷笑声音道：“小展，你想要人家的姑娘，却不管人家的父亲，天下哪有这等便宜的事？”

铁摩勒又是心头一凛，说话的这个人正好转过脸，活脱脱像个大猩猩，却原来正是精精儿！

只听得展元修的声音随即说道：“你别胡说八道！我与你们河水不犯井水，我展元修虽然不是什么英雄侠士，但也绝不为虎作怅！”

精精儿打了一个哈哈，嚷道：“谁不知道你想要王伯通的女儿？你既然在龙眠谷中救了他的性命，为何不帮忙到底！哈哈，为虎作伥？你骂我不打紧，但这句话岂不是连你的岳父也骂在里头了？”

铁摩勒一声叱咤，黄膘马箭一般地冲去，那些人突然见这快马飞来，都吓了一跳，精精儿双眼一翻，喝道：“好小子，原来是你！”

说时迟，那时快，铁摩勒早已翻身下马，拔剑出鞘，喝道：“精精儿，你这叛国奸贼，好大的胆子，竟敢到天子脚下的地方！你又在打什么害人的主意了？”

精精儿大笑道：“铁摩勒，我知道你就要来做御前侍卫，但你还未曾上任，就要给皇帝老儿卖命了吗？”

铁摩勒大吃一惊，郭子仪保举他做御前侍卫，这是非常秘密的事情，想不到精精儿竟已知道！

精精儿笑声一收，紧接着冷冷说道：“凭你的本领，你要给皇帝老儿卖命，只怕也未必能够！”话声未了，倏的就扑上前来，手掌一翻，一柄精芒耀目的匕首已握在掌中，向铁摩勒刺出。

铁摩勒知他匕首锋利，长剑一招“春云乍展”，避开正面，侧刺他的腰胁，精精儿又哼了一声道：“绿林世家铁崑仑的儿子来做御前侍卫，这也真是奇闻。”

精精儿一面出言讥讽，手底依然毫不放松，就在这刹那之间，他的匕首已接连攻击了七招，每一招都是指向钦摩勒的要害穴道。

铁摩勒大怒，长剑挽了一个剑花，一招“雷电交轰”，向精精儿猛劈过去，同时喝道：“我姓铁的给皇帝老儿卖命又怎么样？总胜过你给骚鞑子胡儿卖命！”

铁摩勒这一招是磨镜老人所独创的剑法，将剑法化为刀法，长剑当作大刀来使，刚猛之中又带着三分柔劲，端的是厉害非常！

这样刚猛而又轻灵的剑势，饶是精精儿也不敢和他硬碰，可是精精儿的轻功却比铁摩勒高明得多，铁摩勒一剑劈去，只见精精儿的影子一闪，已是劈了个空。精精儿倏然间就绕到了铁摩勒的背后，冷笑道：“你这些话拿来骂我，却是骂错了人！”原来精精儿本来就不是汉人，他是西域康居族猎户的一个私生子。生下来就被抛弃深山，是山中的野人将他养大的。

冷笑声中，精精儿出手如电，匕首直指到了铁摩勒的后心，幸而铁摩勒应招也够机警，一剑搠空。立即反手撩去，“　”的一声，碰个正着。精精儿那把匕首名为“金精短剑”，锋利非常，铁摩勒的长剑给他削了一个缺口，但终于将他这一招化解了。

铁摩勒将长剑抡圆，使出了八八六十四招龙形剑法。这套剑法的特点是招数连绵不断，使到疾处，端的有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精精儿接连冲击了好几次，都未能攻破他的防御。

铁摩勒的气力比精精儿沉雄，但精精儿的身手却比铁摩勒更为矫捷，而且他惯经大敌，不论在武功上和经验上都还要比铁摩勒稍胜一筹。不过铁摩勒除了气力沉雄之外，又胜在有一股锐气，正是初生之犊不畏虎，纵使是面对强过自己的敌人，他仍然是奋不顾身，攻多守少。精精儿自忖胜算可操，还不敢真的和他拼命。

精精儿那两个伙伴看了一会，忽地一齐扑上，两翼攻来，精精儿眉头一皱，正要装腔作势，叫他们退下，那两个人已先自嚷道：“我们知道你老不必帮忙，但这小子是我们当家的仇人，在龙眠谷中，他老人家险些给这小子伤了，我们是来为当家的报那一剑之仇！”

绿林规矩，寨主受辱；属下都有给他报仇的义务，加以精精儿也想早一些将铁摩勒拿下，好与展元修续谈，所以，经他们二人这么一说，也就不再阻拦。

这两人都是王伯通的心腹勇士，一个叫做韩荆，一个叫做邓奢，韩荆使的是三节棍，邓奢使的是厚背砍山刀，都是威力很大的重兵器。他们一加入战团，精精儿登时如虎添翼。

铁摩勒对付精精儿一人，已经难以抵敌，何况再添上这两个高手。激战中，邓奢一刀砍到，铁摩勒横剑一封，将他的厚背砍山刀荡过一边，可是铁摩勒因为横剑削出，中路已露出空门，那精精儿何等狠辣，一见有机可乘，立即欺身直进，匕首一送，一道蓝艳艳的光华电射而出，直指到了铁摩勒的胸口。只听得叮　一声，铁摩勒的护身甲已给戳穿，刀锋划过胸口，皮肉也伤了少许，鲜血汨汨流出，沁红了外面的衣裳。

精精儿哈哈大笑，匕首盘旋飞舞，再向铁摩勒刺去，这一招更其厉害，竟是迳刺向铁摩勒的咽喉。

但精精儿这一招刚刚发出，猛然间便觉得背后有金刃劈风之声，精精儿武学深湛，听风辨器，便知是有高手乘虚袭击他的背心大穴。精精儿也真了得，一个盘龙绕步，身形疾起，背后刺来的这一剑已落了空，而他的匕首仍然迳向铁摩勒刺去。

可是如此一来，他匕首上的劲道已减了几分，准头也歪了少许。铁摩勒一招“举火撩天”，长剑上刺，不但将他的匕首格开，剑锋还穿过了他的衣襟。

这几招迅若电光石火，精精儿站稳了脚步，这才看清楚袭击他的人竟是展元修。精精儿不禁大怒喝道：“姓展的，你怎的吃里扒外啦！”

展元修冷冷说道：“一来因为他是我的朋友，二来因为我是汉人！”他不待精精儿再说，已是如影随形，跟踪追到，又一剑向精精儿刺去。

精精儿气得哇哇大叫，但展元修的武功也极其了得，他的剑法虽不及铁摩勒的精妙，功力则在铁摩勒之上。精精儿被他们二人同时夹攻，尽管七窍生烟，也只得沉住了气应付。

韩荆、邓奢急忙过来帮手，展元修反手一剑，跟着一掌拍出，他这剑底夹掌的功夫是家传杀手，这两个人如何抵挡得起？只听得“咔啦”一声，韩荆三节棍的头一截已给他一掌劈断，邓奢更惨，虎口中了一剑，厚背砍山刀飞上了半空。

展元修喝道：“看在我师妹的份上，我不杀你们，快滚！”韩、邓二人见展元修翻了面，他们都是知道展元修的来历的，即算未曾受伤，也不敢和他对敌，何况他们又确是技不如人。当下，这两个人果然如奉圣旨，哭丧着脸，就退出了战团，并向精精儿嚷道：“大水冲倒龙王庙，自家人打自家人。小的左右为难，只有先回去向当家禀告，请恕我二人失陪啦！”

精精儿“哼”了一声，匕首向展元修一指，冷冷说道：“亏你还敢提起师妹，我看你还有甚么脸皮去见她的父亲？”

展元修喝道：“这是我的事情，不用你管！”精精儿惯会乘瑕抵隙，趁

他说话的当儿，那一招虚招突然化实，剑光疾吐，使出了一招“丹凤朝阳”，精金短剑指到展元修的胸口。

铁摩勒的经验不及精精儿，但比展元修却又较为丰富，他知道精精儿狠辣狡狯，早就全神贯注地盯着他，一见精精儿移步换招，立即长剑挟风，“呼”的一声，向精精儿背心刺去。

这一招是攻敌之所必救，精精儿迫得脚跟一旋，转了半个圆圈，匕首拖过，划破了展元修的袖口，“ ”的一声，又恰好挡住了铁摩勒的青钢剑，在他的剑上，再添了一道缺口。

展元修道了一声：“多谢铁兄。”剑尖一起，合成了一道圆弧，再一次使出剑中夹掌的功夫，向精精儿猛袭！

这两人同心合力，双剑齐挥，精精儿也给他们迫得喘不过气来，激战中但听得“蓬”的一声，精精儿已中了展元修的一掌，接着又给铁摩勒一剑刺中他的肩头，只差半寸，就要挑破他的琵琶软骨。

精精儿吓得冷汗沁肌，心中想道：“这姓展的小子已经横了心肠，翻面不认人了，他是展大娘的儿子，我纵然能够杀了他，展大娘这个强仇也是结不得的。”

心念未已，展、钦二人双剑又到，精精儿匕首一封，身形突然倒纵，他的轻功果然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铁摩勒的剑招先到，精精儿那柄匕首碰着了铁摩勒的青钢剑，借了他那股猛力，去势更快，待到展元修的长剑刺来，已是连他的衣角也沾不着。

精精儿扬声叫道：“姓展的小子，今番暂且饶你，待我见了你的母亲，再和她评理去。”

展元修助铁摩勒裹好了伤口，再度向他致歉，铁摩勒笑道：“过去之事，不必提了。”向那匹黄骠马招手道：“马儿，你也不应该记恨了。不是展兄，你和我都要遭那大猩猩的毒手。”

这黄骠马甚通灵性，见展元修帮他的主人打退敌人，果然神气顿改，走过来摇头摆尾的，似乎是表示已释了前嫌。

展元修哈哈大笑，但随即面色又沉郁下来，问道：“我妈怎么啦？”铁摩勒道：“她打不过皇甫嵩和卫越两位老前辈，已经跑了。”展元修又望了铁摩勒一眼，半晌方始讷讷说道：“铁兄，你下山来，路上可曾碰见我的师妹？”

铁摩勒道：“我也正想问你王姑娘呢，我只道她是和你在一起的。”展元修面上一红，说道：“她是为了你才上断魂岩的。我，我是为了成全她的心愿，才一把火烧了老家，并叫仆人带口信给我母亲的。”铁摩勒这才明白，想是在展大娘追踪自己的时候，王燕羽也就跟着追出来，而展元修则恐怕王燕羽还不能劝阻他的母亲，因此才叫那仆人捎来口信，以终生不见母亲作要胁，阻止他的母亲向自己下毒手，然后毁家独走，避免与他们见面。

铁摩勒生怕误会更深，连忙说道：“断魂岩上，没有见到她的踪迹。既然如此，展兄，你得赶快去寻觅你的师妹。”

展元修叹了口气，说道：“铁兄，我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吗？我今生今世，是不会再与师妹在一起的了。”铁摩勒呆了一呆，说道：“展兄，你和王姑娘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你喜欢她，她也喜欢你的，你怎的说这种话？”展元修木然问道：“你怎么知道她喜欢我？”铁摩勒道：“她曾亲口对我说，她已答应了你的母亲，愿意嫁给你了。你的母亲还未告诉你吗？”

铁摩勒是个直心眼儿的汉子，他却不想：王燕羽允婚他人，却先对他言说，这是什么意思？这叫她所允婚的那个人如何受得起？

果然，展元修听了这话，神情尴尬到极，脸上一片青一片红，过了好一会，才忽地大声说道：“ 铁兄，我师妹属意的人是你，你要不要她是你的事，我已然明白了她的心意，尽管我喜欢她，我也不会令她讨厌我了。更明白地说，那就是我决不会再插进你们之间了。但愿你好好的看待她。 ”

铁摩勒不善言辞，急得青筋暴起，连连说道：“ 这，这从哪儿说起？我、我是…… ”他想说的是：“ 我是已经订了婚的人了。 ”但一想，若然这样说法，岂非又给展元修误解他要是未曾订婚，就会对王燕羽钟情？急切之间，他实在想不出要怎样说才合适，展元修一声“ 失陪 ”，早已跨上他的坐骑，向另一个方向走了。

铁摩勒正待策马追赶，展元修忽地从马背上转过头来，大声说道：“ 铁兄，我也忘记告诉你一件事，你是新任了御前待卫不是？精精儿他们要趁长安混乱，官家逃难之际，刺杀皇帝老儿，你可得小心了！ ”

原来展元修在路上碰见精精儿，正是精精儿从长安探听了朝廷的虚实动静回来的时候，精精儿就是因为怕高手不足，所以才想说服展元修参加他这个暗杀计划的。

铁摩勒听了这话，不觉又是一呆，尽管他本心不愿给皇帝作保镖，但既然答应了师兄要尽忠职责，听到了这样的消息，他就不能不着急了。

铁摩勒再想，即算是追上了他，也不知说些什么话好，只得道声珍重，拨转马头，迳往长安。

赶到长安，方近黄昏，只见长安街道上已是乱成一片，人们扶老携幼，到处奔窜，更有许多流氓，趁火打劫，冲入店铺中去搬取货物，还有一些衣服丽都的王孙公子，号泣路旁，转眼之间，就给流氓推倒尘埃，剥去衣裳，洗劫一空。原来他们的家奴婢仆，在大难来时，都已各自逃走，再也无人照顾他们了。种种混乱的情形，实是难以描述。后来大诗人杜甫，曾有《哀王孙》诗，其中有句云：“ 长安城头白头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又向人间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金鞭断折大将死，骨肉不得同驰驱。腰下宝鱼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 ”便是当时混乱情形的真实写照。

铁摩勒看到这一片混乱的情形，也不禁有点惊惶，心中想道：“ 难道皇帝老儿已经逃了？ ”他快马加鞭，在长街上冲开人群，疾驰而过，也顾不得什么官家规矩，便策马直到了紫禁城外面。

但是紫禁城城门紧闭，铁摩勒大声呼喊，城头上的乱箭便射下来，铁摩勒想道达来意，根本就没人出来答话。

铁摩勒只得再纵马跑开，街道上碰见有几个官兵正在强抢一家人家的少女，铁摩勒激于义愤，大喝一声，飞骑追去，那几个官兵吃了一惊，有人叫道：“ 不好，是秦都尉来了！ ”原来他们认得奏襄那匹黄骠马，却未曾看清楚骑者是谁。

那几个官兵发一声喊，四散奔逃，铁摩勒心中一动，有了个主意，纵马追上一个官兵，一伸手就把他擒着，提上了马鞍，喝道：“ 快带我去见秦都尉，否则要你的命！ ”双指在他的琵琶骨一捏，痛得那个官兵杀猪般的大叫。铁摩勒双指一松，那官兵忙不迭地答应。

铁摩勒得那官兵指路，绕到了紫禁城后面的神武门，这个城门是秦襄把

守的。秦襄的手下，见了这匹黄骠马，纷纷喝问，惊动了秦襄出来。

秦襄一眼认出了铁摩勒，忙叫打开城门，铁摩勒将那官兵一摔，秦襄道："这是怎么回事？"铁摩勒道："这厮是在街上强抢少女的，不过，我也幸遇了他，才得见你。我有郭令公的书信……"秦襄忙道："请到里面说话去。"一面吩咐下属将那个官兵捆了起来，按军法严办，一面带铁摩勒进入紫禁城。

那匹黄骠马重逢故主，高兴非常，摇头摆尾地走过去与他挨擦，铁摩勒道："多谢你这匹坐骑，救了我几次性命。"秦襄笑道："当日你救了我的性命，我也还未曾与你道谢呢。"

秦襄将铁摩勒带入私室，说道："当日蒙受你的大恩，无缘报答，想不到今日却在这里相逢。铁壮士，你是在郭令公那儿得意吗？"铁摩勒道："我并无官职，我的师兄南霁云在九原帮忙郭令公守城。"秦襄道："啊，原来你的师兄就是南大侠，这真是久仰了。还有一位段珪璋段大侠你认识吗？"铁摩勒道："他是我的长辈亲戚，我也曾跟他学过剑法，他们都托我向你问好。"秦襄更为欢喜，说道："我与段大侠彼此闻名，我有几位江湖朋友与他也是相识的，只可惜有几次见面的机会都错过了。哈哈，如此说来，咱们更不是外人了。"

秦襄掩上了门，再问道："你说有郭令公的书信，那是怎么一回事？"铁摩勒道："他保举我做皇帝老儿的保镖。"秦襄怔了一怔，随即哈哈大笑，说道："原来是荐你来作御前侍卫的。皇帝老儿这等称呼咱们可以私下说说，在别的侍卫面前，说到皇上，你可得肃立起敬，口呼万岁才对。"铁摩勒道："原来还有这么些臭规矩，要不是郭令公和南师兄定要我来，我才不想干这差事呢。好，我记下了。"

秦襄笑道："你来得正巧，皇上明天便要驾幸西蜀，我们方自忧愁保驾的侍卫不够，正需要你这等忠直可靠而又有本领的人。"

铁摩勒道："啊，皇帝老儿明天就要走难了么？"秦襄道："这是现在还不许外人知道的秘密，皇上已任命陈元礼为护驾将军，少尹崔光远做留守将军，京兆尹魏方进做置顿使，只待明天一早，车驾便要启行，随圣驾西幸的只有杨贵妃、杨国忠兄妹和几个亲信大臣以及皇子，其他王妃宫女皇室子弟等等，恐怕都不能带走呢！"他顿了一顿，又微笑道："皇上避忌走难二字，你要说是'驾幸'，否则会触霉头。"

铁摩勒皱眉笑道："看来，我以后在和皇上说话之前，都得和你商量过了。嗯，你说皇上走难，不，驾幸西蜀是个秘密，但据我看来，外人都已知道了呢。"秦襄道："外间的混乱情形我也知道了，可能是早就有了谣言。"铁摩勒道："不但长安的百姓知道，连远在潼关的安禄山手下也得了风声，你可得小心，安禄山已请来了精精儿，要趁这混乱的时机行刺皇上！"

秦襄吃了一惊，问道："你是怎么知的？"铁摩勒将精精儿邀约展元修作副手，被展元修所拒的事情告诉了秦襄。秦襄也知道展大娘的来历，听说展元修就是她的儿子，更为惊诧，说道："原来这女魔头还在人间，精精儿和她勾结上了，这倒是一件大患。幸亏她的儿子还知道忠奸之分，不与他们同谋。"又吩咐铁摩勒道："这件事情你不必说出去，宫中现在已是风声鹤唳了，不可再令皇上担惊，咱们暗地里小心戒备就是。"

铁摩勒问道："现在我可以去见皇上了么？"秦襄道："待我先给你禀明皇上，你暂且留在这里候旨吧。"铁摩勒有所不知，御前侍卫并不是容易当上的，过往的惯例，十九都是将门子弟 或者是有资历的羽林军军官充当，

总之，那必定要是皇帝相信得过的人，才可以在皇帝身边，像铁摩勒这样由外臣保荐来的，那是个特殊的例子，对皇帝来说，他还是个生面人，当然不能让他一进宫门，便行觐见。

秦襄又问了一些关于郭子仪军事布置的情形，听说郭子仪已出兵河北，并且已派出南霁云到潼关重组义军，大为欢喜，笑道：“这几天坏消息大多了，难得有这样的好消息，可以告慰皇上。铁兄弟，你还未吃过晚饭吧？我叫人给你送酒菜进来，恕我失陪了。”

秦襄走后，铁摩勒不觉一片茫然，这生活的转变实在是太大了，他是在绿林中长大，又是在江湖上闯荡惯了的，如今进入皇宫，就像飞鸟被关进笼子里一样，想起今后处处要受拘束，心头闷闷不乐。

铁摩勒一人独自吃饭，他本来是不大会喝酒的；为了心里愁烦，也喝了一壶，颇有了几分酒意了。

过了大约一个时辰，忽听得秦襄哈哈大笑，和一个黑脸汉子走了进来，说道：“这位尉迟将军听说来了一个少年英雄，他也赶着要来见你了。尉迟兄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你们今后，可以多多亲近。”

铁摩勒一看，认得就是以前和他交过手的尉迟北，不觉也大笑起来，说道：“尉迟将军，想不到咱们又在这儿会面，你还认得我吗？”

尉迟北怔了一怔，定睛瞧了他一会，搔头说道：“咦，铁兄弟，咱们以前在哪里见过的？我却怎么忘了？”铁摩勒笑道：“八年前在明凤门外的那家酒楼上，我和你曾狠狠地打过一架，多谢你那时手下留情！”尉迟北拍手大笑道：“原来你就是那个胆大包天的小娃娃，长得这么高了。”

秦襄知道：“这真是不打不成相识了。你们是怎样会打起来的？”尉迟北道：“你还记得当年青莲学士醉倒明凤楼头，后来被召进宫赋诗的事么？那一天恰巧我也到那酒楼喝酒，青莲学士醉醺醺的被太监扶下酒楼，他似乎不大愿意离开，还在一步一回顾的唠唠叨叨的和他的一位朋友说话。他这个朋友也很特别，是个身穿粗布大衣，脚踏麻鞋的穷军官，相貌却很威武，一看就知是非常人。那一天羽林军令狐达这一班人也在酒楼上，青莲学士走了之后，令狐达忽指那军官是叛逆，打了起来。安禄山手下的武士田承嗣、薛嵩等人也在场，他们都帮忙令狐达打那军官。铁兄弟和另一个中年汉子却忽然走来帮那军官。铁兄弟，你那时至多是十五岁的大娃娃吧？站起来还不及我的肩膊高，却打得真凶，一刀将令狐达伤了。我那时不明底蕴，只好将铁兄弟抓起来，摔到楼下，好不容易才停止了那场打斗。那中年汉子的剑法精妙无比，连伤了几个羽林军军官和侍卫，我去劝架的时候也几乎吃了亏。却不知他是谁人。”

铁摩勒道：“他是我一个长辈亲戚，或许你也曾听过他的名字，他就是段珪璋段大侠；那个军官则是后来成为我的师兄的南霁云南大侠。我这次入京，他们也曾托我向你问好，并为那次打架的事情抱歉。”

尉迟北哈哈大笑道：“幸亏那时我心里想道，青莲学士的朋友总不至于会是坏人，所以令狐达指他们是叛逆，我是不相信的。因此虽然和他们交上了手，却还有惺惺相惜之意，未曾真个将他们当叛逆来办。不过话说回来，以他们的本领，就算我用了全力，他们也仍能从容脱身的。”

铁摩勒道：“令狐达和那田、薛二人乃是好友，那次的事根本就是对我南师兄的诬蔑。”

尉迟北既然提起旧事，铁摩勒不免将那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他们知道，

秦襄听得安禄山陷害史逸如，段珪璋、南霁云仗义救友等等事情，都不禁翘起拇指连呼“壮哉”。铁摩勒讲完了大闹安府的往事后，又道：“你们的人和安禄山有交情的似乎不少，有一个宇文通本领很高，那次也帮忙安禄山，他率众追捕我们，几乎要将我的段姑丈置于死地。”

秦襄面色一变，说道：“铁兄弟，我本来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现在，这个好消息却变成坏消息了。皇上封了你一个官职，但你却得在宇文通的手下做事！”

铁摩勒怔了一怔，问道：“我听得郭令公说，御前侍卫都是归你统管的，怎的现在却变成了宇文通是我的上司？”

秦襄道：“铁兄弟你有所不知，御前侍卫也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在皇上身边的扈从，名为龙骑侍卫；一种则是随驾保护皇室的，名为散骑侍卫。除了这两种御前侍卫之外，还有一种名为宫中宿卫，那是在宫中轮值，担负晚上的守卫之责的。尉迟兄、宇文通和我都是龙骑都尉，但却各有专责，我统管龙骑侍卫，尉迟兄统管宫中宿卫，宇文通统管散骑侍卫。”

秦襄说明了各种侍卫的职责之的，然后把刚才面奏皇上的情形告诉他道：“皇上见你是郭令公保举的人，本来有意授你为龙骑侍卫之职，那时宇文通和尉迟兄都在场，尉迟兄没有说话，那宇文通却启奏皇上，说是你来历未明，为了慎重起见，不可马上就安放你在皇上的身边，所以将你改任为散骑侍卫。皇上听从了他的主意，我也无法改变了。不过皇上现在封你作‘散骑千牛’，这个官职，在散骑侍卫之中却是最高级的。”

秦襄说了，神情有点不安，原来散骑侍卫是要比龙骑侍卫较低一级，而且不似龙骑侍卫那样接近皇上。

铁摩勒皱了皱眉，说道：“我不稀罕什么官职，皇上信不信任于我，我也不在乎。只是要在宇文通的屋檐底下低头，我却甚不甘心。”

秦襄道：“你且暂忍一时，将来立了功劳，我自会替你设法，将你调到我这儿来。不过，现在你却要立即去见宇文通报到，我可是有点为你担心。”

尉迟北道：“事隔多年，我都认不得铁兄弟了，那宇文通也未必就认得他。”

铁摩勒道：“他认得又怎么样？他曾和安禄山称兄道弟，我正要把他的底细抖出来。”

秦襄吃了一惊，说道：“铁兄弟，你切不可鲁莽从事。你要知道，安禄山在未反之前，最得皇上宠信，那时和他称兄道弟，甚至自认干儿的人，不知多少！这些人只要他现在不投降安贼，我们就不可动他，免得牵连太广，在这样混乱的时候，再迫反许多人，那就更不得了！而且若认真追究起来，贵妃娘娘就是第一个包庇安禄山的人，你那些话一说出来，可就要犯了大忌！”

铁摩勒摇了摇头，说道：“这也不可，那也不行。好吧，那我只好认命了，随那宇文通如何发放我吧！”

尉迟北大声说道：“铁兄弟不必担心，我陪你去见宇文通，要是他认得你，你直认无妨。他倘敢将你难为，我老黑就先赏他一顿鞭子！”

原来尉迟北乃唐初开国功臣尉迟敬德的曾孙，唐太宗李世民在未即帝位之前，有一次统兵伐魏（李密），在五虎谷与李密的悍将单雄信相遇，被单雄信追至断魂涧，几乎被俘，幸赖尉迟敬德救了性命。李世民因他救驾有功，赐了他一根金鞭，作为传家之宝，故此尉迟北有恃无恐。

秦襄正是要他这句说话，大喜说道：“ 尉迟兄，有你同往，谅那宇文通不敢将铁兄弟难为。 ”

宇文通本来无须在宫中轮值，但因皇帝的车驾明天便要启行，因此在这出发的前夕，不论龙骑侍卫，散骑侍卫，和宫中宿卫都已在宫中分头聚合。宇文通和他统率的散骑侍卫驻扎在延庆宫，和内苑仅是一墙之隔。

当下，尉迟北陪铁摩勒去见宇文通，秦襄也带了手下，到 宫中各处巡查。

这时已是将近二更时份，月色甚为明朗。尉迟北带领铁摩勒，从神武门进去，穿过皇宫的外花园。月光之下，但见山石玲珑，奇花烂漫，异草粉垂，亭台楼阁、绣栏雕栏，在山坳树杪之间隐隐浮现。铁摩勒出身草莽，乍进皇宫，如入仙境。但铁摩勒郁闷难消，却是无心欣赏。

御花园的景色虽美，但在这走难的前夕，却似笼罩了一层愁云惨雾。铁摩勒一踏进了园中，便听得假山石下，花木丛中，处处有啼哭之声，原来都是些宫娥，自知不能蒙恩携走，故此到处哭泣，听得铁摩勒也不觉心酸。尉迟北摇了摇头，说道：“ 管不了这么多了，铁兄弟，走吧！ ”

走了片刻，将要穿出花园，忽见在一块假山石下，藏着一个宫娥，露出半边脸孔，尉迟北毫不在意，铁摩勒眼光一瞥，正好与那宫娥打个照面，却不由得大吃一惊！这：“ 宫娥 ” 相貌好熟，铁摩勒再瞧一眼，可不正是王燕羽是谁？

铁摩勒 “ 啊呀 ” 一声，方才叫得出口，王燕羽身形一起，在假山石上一点，已似箭一般的向前射出！铁摩勒虽说本心不愿意给皇帝作保镖，但他乃是个最重言诺的人，既然答应了南霁去和秦襄要尽忠职责，便自然而然的起了警惕之心，一惊之下，猛地想道：“ 她是王伯通的女儿，我也不能太过相信她了，她三更半夜，偷人禁中，纵使非关行刺，我也得查个明白！ ” 心念一动，立即向前追去。这时尉迟北亦已发觉，大声叫道：“ 有刺客，有刺客！ ” 尉迟北的本领略在铁摩勒之上，轻功却有所不如，铁摩勒起步在先，转眼之间，就把尉迟北抛在背后。

铁摩勒发力一冲，距离王燕羽已只有数步，连忙叫道：“ 王姑娘，你到此何为？ ” 王燕羽头也不回，只是反手向后一招，跑得更加快了！王燕羽向他招手，那自是叫他跟随前往的意思，其实在此时此际，即算王燕羽不作如此表示，铁摩勒也非穷追不可！

王燕羽的轻功又比铁摩勒稍胜一筹，两人如风驰电逐，飞过了御花园的高墙，穿过了万寿宫前的长廊，前面有座金碧辉煌彩楼，楼中传出了兵器碰击的声音。

铁摩勒方自吃惊，就在此时，忽听得王燕羽一声长啸，停下步来，楼上随即有人扬声叫道：“ 王姑娘，快来！皇帝老儿就在这儿！ ”

铁摩勒大怒，长剑出鞘，一剑刺去，王燕羽一闪闪开，忽地低声说道：“ 傻小子，刺客在上面，你还不快去护驾！ ”

铁摩勒怔了一怔，随即 “ 啊呀 ” 一声，赶紧舍了王燕羽，直奔彩楼。

但见有一僧一道和一个红面老人，正自攻上彩楼，和宫中的侍卫展开了恶战。侍卫虽然众多，但却是显然不敌，他们逐级争夺，负伤叫喊之声震耳欲聋，有好几个侍卫从楼阶的大理石级上直滚下来。

铁摩勒认得那红面老人乃是王伯通的副手褚遂，其他一僧一道他不认识，想来亦当是安禄山或王伯通的手下无疑。铁摩勒只怕还有刺客已上了楼，一急之下，奋不顾身，立即施展 “ 一鹤冲天 ” 的绝技，身形向上一拔，手掌

一按栏杆扶手，箭一般的便窜入楼中。楼门口布满侍卫，慌忙把刀砍他双足，铁摩勒也顾不得这许多了，在他冲进去的时候，长剑已自展开夜战八方的招数，同时使出秋风扫叶的连环腿功夫，长剑磕飞了几般兵器，飞腿又踢倒了几个侍卫。

但见彩楼的正中，有一个身披龙袍的老人，他的左手边是一个珠圆玉润、宝光夺目的艳妇，右手边是一个衣饰淡雅的清丽少女，老人和艳妇都慌作一团，直打哆嗦；那少女的神情却还颇为镇定。铁摩勒心知这老人和艳妇定是玄宗皇帝和杨贵妃， 只不知那少女是谁？

楼内还有许多侍卫，他们早已将皇帝和贵妃团团围住，这时猛见铁摩勒冲来，发一声喊，便有几个人上前迎敌，铁摩勒大叫道：“ 我不是刺客，我是来保驾的！ ” 侍卫们哪里肯信，钢鞭铜锏长枪短戟，各种各样的兵器拼命打来！

正在斗得不可开交，陡然间忽听得一声尖锐刺耳的笑声，竟是精精儿的声音在大笑道：“ 皇帝老儿，你享福几十年，也该享得够了！宝座该换一个人坐坐啦！ ” 正是：

何堪风雨飘摇际，又见深宫刺客来。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妙手神偷惊帝座　多情公主慕英雄

声到人到，但见黑影飞来，疾如鹰隼，嘭嘭两声，在皇帝身前的两个卫士已给精精儿击倒。说时迟，那时快，精精儿手腕一翻，那柄精金短剑发出蓝艳艳的光华，闪电般的便向皇帝的胸口插去。铁摩勒被卫士们拦住去路，还未曾冲出重围，想去救援也来不及，不由得叫声“苦也”！

眼看玄宗皇帝就要死于非命，忽听得一声娇斥，在他身旁的那个少女突然一剑飞出，　的一声，把精精儿的短剑格开。原来这个少女乃是玄宗皇帝的幼女长乐公主，天宝年间，玄宗曾请过女剑师公孙大娘进宫教宫女学习“剑舞”，公孙大娘的“剑舞”姿势非常美妙，当时誉遍京师，玄宗皇帝请她进宫，不过是想宫女学会一种新式的舞蹈，供他享乐而已，不料却有了个意外的收获，他的幼女长乐公主与公孙大娘甚是投缘，不但学会“剑舞”，而且还得公孙大娘传授她一些真正的剑术。玄宗因此更疼爱她，经常将她带在身边。

长乐公主用的是大内宝藏的“湛卢剑”，剑质尚在精精儿的精金短剑之上，两剑相交，“　”的一声，精精儿的短剑竟损了一个缺口。精精儿吃了一惊，但他是个剑学的行家，立即便看出长乐公主的剑术尚未学得到家，出剑的劲道也差得远。一惊之后，迅即又是一剑刺来，哈哈笑道：“女娃儿，你这把剑给了我吧，我收你做女弟子！”

这一剑迳刺长乐公主的玉腕，长乐公主反手削出，精精儿己有了准备，不容她的宝剑碰上，短剑一引，引得她玉体倾斜，左手一伸，便用空手入白刃的功夫抢她的宝剑。

几乎就在精精儿剑刺长乐公主的同时，立在皇帝背后的一个卫士忽地大喝一声，“昏君，还想活吗？”一柄虎头钩就向皇帝的后心钩下。

这个卫士不是别人，正是与安禄山素有勾结的“龙骑千牛”令狐达，精精儿未来，他不敢发动，精精儿一来，他料想同伴之中，无人是精精儿敌手，遂放大了胆子弑君。

令狐达突然袭击，以为万无一失，哪知他的虎头钩还未曾落下，陡然间但觉一股猛力撞来，耳边响起了焦雷般的喝声：“贼子，还认得我吗？”

铁摩勒天生神力，这一撞直把令狐达像肉球一般地抛了出来，碰翻了几个卫士，滚作一团。铁摩勒无暇再理会他，大喝一声，又一剑向精精儿劈去！

精精儿的手指已触到了长乐公主的玉腕，猛觉背后金刀劈风之声，不由得心头一凛：“皇帝老儿身边竟还有这般高手！莫非是秦襄来了？”他刚才一窜人楼中，便即扑向皇帝，只道在楼上和侍卫们已经展开了厮杀的乃是自己人，所以根本未曾注意。哪想得到这个被围的人，竟是自己的老对头铁摩勒。

精精儿脚跟一旋，“嗤”的一声，将长乐公主的衣袖撕去了一幅，长乐公主的身子也给他拧得像陀螺般地转了半个圆圈，几乎跌进铁摩勒的怀中，铁摩勒慌忙收剑，将她扶住。精精儿借公主作盾牌，避开了他这一剑，哈哈大笑，立即趁势反击，再一剑向铁摩勒刺来。

幸而长乐公主也有几分本领，她立足一稳，湛卢剑便已横削出去，铁摩勒及时跨出了一步，飞腿便踢精精儿的腰胯，精精儿一个变腰绕步，再闪开了铁摩勒的一招。

精精儿这才看清楚了是铁摩勒，气得哇哇大叫道：“又是你这小子，坏

了我的大事！你这小强盗得了些什么封赏了，给皇帝老儿这般卖命？”

长乐公主这时也看清楚了铁摩勒的相貌，见是一个壮健的少年男子，不由臊得满面通红。但精精儿的短剑已似暴风骤雨般的攻击过来，她只得与铁摩勒并肩抵敌。

就在这时，诸遂和那一僧一道已杀进楼中，令狐达跌断了一根肋骨，也挣扎着爬了起来，大声叫道：“唐朝气数已尽，真命天子就要到来，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还护着这昏君作什么？”

侍卫们见刺客接踵而来，个个武艺高强，出手狠辣，而且还不知他们的党羽还有多少？有好些人心里发了毛，悄悄溜走。这一来，精精儿和令狐达他们更是气焰大盛。

铁摩勒大叫道：“尉迟将军就要来了，只有这几个小毛贼，没什么可怕的！”

精精儿大笑道：“我先给你这个小毛贼看看厉害！”短剑一指，连袭铁摩勒的七处穴道，铁摩勒迫得撤剑回防，让开了一步。

哪知精精儿迫他一退，乘机便冲了出去，哈哈笑道：“小强盗，我才没工夫与你纠缠呢，宝象禅师，我将这小强盗交给你了。”

铁摩勒这才知道他是要抽身去刺杀皇帝，又惊又怒，拔步便追，但那胡僧已杀到了他的面前，铁摩勒一剑刺去，“　”的一声与那胡僧的戒刀碰个正着，那胡僧晃了一晃，铁摩勒的臂膊也震得酸麻，原来这个胡僧只是轻功较弱，内力却比精精儿还强，与铁摩勒正是半斤八两。

铁摩勒给那宝象禅师缠住，无法脱身，精精儿哈哈大笑，宝剑狂挥，当者披靡，转眼之间，已有六七名侍卫中剑倒下，直给他杀到了皇帝的身边。

长乐公主仗着湛卢剑拼命抵挡，幸而还有几个忠心耿耿的龙骑侍卫也协力助她，将精精儿的凶焰暂阻遏，但那形势还是岌岌可危！

正在这最紧张的时刻，忽听得一声娇笑，一个少女的声音说道：“叔叔，得手了吗？哪一个是皇帝老儿？”却原来是王燕羽来了。

精精儿道：“王姑娘，你收拾这个丫头，其他的我自会料理！”

王燕羽娇笑道：“来了，来了！可是叔叔，你拣好的自己吃，这却不大公平啊！”这意思即是说她也要去刺杀皇帝，不屑于只杀一个公主。

“铁摩勒又惊又怒，大喝道：“王燕羽，你丧心病狂了吗？”王燕羽理也不理他，挺剑直奔玄宗。

精精儿笑道：“好吧。这件大功劳让给你也行！”他正要全力对付长乐公主，王燕羽已经来到，忽地一剑向他的背心刺下！

精精儿做梦也想不到王燕羽竟会刺他，饶是他轻功再好，武艺再强，这突如其来的一剑，也是逃避不开。

但听得精精儿一声大吼，登时跄跄踉踉的斜斜冲出几步，背上一片殷红，血似泉涌！精精儿也真厉害，迅即反手一点，自行封闭了背心的穴道，止住了流血，有一个侍卫想乘机攻他，还给他一脚踢开。

精精儿怒吼道：“好呀，你下得好毒手！窝里反了？”王燕羽笑道：“叔叔，谁叫你欺负我的师兄，我是给师兄出气！”

原来精精儿在碰见展元修之后，不久又碰到了王燕羽，精精儿愤不平地向她诉说展元修帮助铁摩勒与他作对之事，王燕羽探听了他们的行刺计划，便笑对他说：“我师兄不帮你，我来帮你，展师兄不知好歹，你不必理他。将来在师傅跟前，我再替你告状。”

王燕羽是王伯通的女儿，而这次行刺皇帝，就正是安禄山与王伯通策划的，因此精精儿当然信得过她。当下笑道：“你不是帮我，其实是帮你的父亲。”就这样，他们便带同了王燕羽进宫夜袭。哪想得到带来的不是帮手而是灾星。

精精儿听了王燕羽这话，怔了一怔，叫道：“原来如此，哼，哼，你这臭丫头为了师兄，竟连父亲也不要了么？”

王燕羽道：“这个就不必你多管了！你走不走，不走，你就看剑！”趁着精精儿立足未稳，展剑向他再刺！

褚遂大为着急，连忙叫道：“王姑娘，不可如此！有话以后好说，图谋大事要紧！”

褚遂是王燕羽父亲的好朋友，一向对王燕羽也甚为爱护，他精于擒拿手功夫，一急之下，就恃着世叔的身份，上来劝架，硬抢王燕羽的剑。

其实王燕羽说要替师兄“出气”，那只是一个藉口而已，不过，由于褚遂与她家交谊深厚，她敢杀精精儿，却不敢与褚遂动手。

可是精精儿吃了大亏，几乎丧命，他却不肯就此罢手，唰的一下，精金短剑反手刺来，在王燕羽的肩头，拉开了上道三寸来长的伤口。幸而他要默运玄功，闭穴止血，劲力未能直透剑尖，要不然这一剑便足以刺穿王燕羽的琵琶骨！

褚遂见王燕羽受伤流血，但感进退两难，他向王燕羽脉门那一抓也就不敢再抓下去，只急得顿足大叫道：“看在我的份上，你们两位别自相残杀好不好？”

王燕羽使个“风刮落花”的身法，避开了精精儿的一招，这才对褚遂嚷道：“叔叔，什么图谋大事？你们这是给我家招来灭门大祸！而且还要毁了你们自己！你们也不想想，安禄山那胖胡猪岂能做个真命天子！”

精精几大怒道：“你听，这才是她的真心话！我拼着受展大娘的责怪，也得替王怕通毙了她这不肖女儿！大事要紧，你也别拦阻了！”

褚遂叹了口气，说道：“王姑娘，这是你自作自受，我无法护你了！”转过了头，再次杀入重围，迳去捉拿玄宗。

在褚遂心中，以为王燕羽决不是精精儿对手，哪知精精儿所受的伤却比王燕羽要重得多，此消彼长，恰恰打成平手。

刺客这边的主力受了损伤，凶险的形势稍稍缓和，但那褚遂展开了近身肉搏的擒拿手功夫，接连摔翻了几个御前侍卫，对玄宗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那胡僧与铁摩勒杀得不可开交，双方都不能脱身。可是还有那个道士，乃是精精儿邀来的高手，使得一手“乱披风”剑法，也是厉害非常。这时楼中的侍卫或死，或伤，或逃，剩下的已经无几，都抵挡他不住。

正在吃紧，忽听得洪钟般的一声大喝：“鼠辈敢来行刺！”正是尉迟北大踏步走上楼来。

尉迟北一眼扫过去，见褚遂已迫近玄宗皇帝，立即一个踢步飞身，双掌一腿，同时发出，大声喝道：“老贼，你也瞧瞧我的擒拿手功夫！”

尉迟北的擒拿手乃是家传绝技，他的先祖尉迟恭（敬德）曾以赤手空拳，夺得瓦岗寨骁将单雄信的铁搠，威震天下。尉迟北精通此技，且又膂力沉雄，不逊乃祖当年。王伯通的副手褚遂虽然也通晓七十二路擒拿手法，与他相比，却不啻小巫之见大巫！

但听得尉迟北一声大喝，左掌用的是分筋错骨手法，抓褚遂肩上的琵琶

骨，右掌用上了小天星掌力，将褚遂的双掌全部封住，这还不止，他还同时飞起了一腿，踢褚遂的膝盖。

这双掌一腿同时并发的功夫，褚遂连见也没有见过，褚遂的双掌已被对方的小天星掌力封住，肩头膝盖又同时受攻，他两害相权取其轻，只得弯腰俯首，先避开尉迟北向他琵琶骨的那一抓。

但听得“咕咚”一声，褚遂已被踢翻，尉迟北哈哈大笑，将他一把抓了起来，王燕羽忽地叫道：“尉迟将军，手下留情！”

精精儿相貌像个猢狲，尉迟北早就听人说过，所以一见便识得精精儿是谁。这时他见王燕羽力敌精精儿，却又出声代褚遂求情，不觉怔了一怔。问道：“这女娃子是谁？”喝声中，他已将褚遂舞了一个圆圈，力道将发未发！

铁摩勒答道：“她是我的朋友！”尉迟北喝声：“去！”倏的将褚遂掷下楼台！王燕羽听得褚遂在楼下“哎唷”一声大叫，知道他受伤虽然不轻，还不至于毙命，亦即是尉迟北已允她所请，手下稍稍留情了。

尉迟北再向精精儿奔去，精精儿短剑一个盘旋，避开了王燕羽的攻击，疾刺尉迟北的督脉三大穴，尉迟北展开了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只听得“蓬”的一声，精精儿短剑刺不中他，却先中了他的一掌。

尉迟北这一招本来是要将精精儿活擒的，见精精儿居然能够避开，仅仅中了他一掌，而且受了这样刚猛的掌力，居然还未倒下，也不由赞了一个“好”字，心中想道：“精精儿果是名不虚传。”

尉迟北却还未知道，精精儿是身负重伤来和他对敌的，身法远不及平时的敏捷。若是精精儿未伤，纵然未必胜得了尉迟北，最少也不会给他打中。

尉迟北喝道：“好呀，精精儿，你再接我一掌！”精精儿吓得魂不附体，急忙用“盘龙绕步”的身法避开他的三招，幸而那道士已及时赶至，展开了“乱披风”的剑法与尉迟北厮杀。

尉迟北哈哈笑道：“精精儿，原来你怕了我！也罢，待我先收拾了这牛鼻子再收拾你！”

精精儿气得七窍生烟，被王燕羽趁势猛攻，又中了一剑。幸而这一剑并非伤着要害，尚可支持。那道人的“乱披风”剑法使得甚好，尉迟北虽然着着抢攻，一时之间，也还未能得手。

混战的局面还在继续，但整个形势已是大大有利于侍卫这方。就在这时，又有一个人大踏步走上楼来，侍卫们欢呼道：“秦将军来了！”

秦襄一眼望去，见那番僧尚在奋勇冲杀，便向铁摩勒打了一个招呼，笑道：“铁兄弟，这秃驴你让给我吧。”

秦襄手起锏落，朝着那番僧的光头便砸，那番僧恃着内力沉雄，用了一招“横架金梁”，戒刀往上硬挡。

哪知秦襄有拔山扛鼎之能，乃是唐宫的第一条好汉，气力比尉迟北还胜三分，他这两条金装锏，每条重六十四斤，打将下来，当真有如泰山压顶。

但听得　的一声，番僧那口戒刀，碰着金锏，刀口全都卷了，秦襄左锏又落，那番僧无可躲避，翻转刀背，再接一招，这一锏力道更猛，但听得那番僧大吼一声，虎口已是震裂。秦襄笑道：“再接一锏，接得下便饶你不死。”话犹未了，第三锏也尚未曾打下来，只见那番僧晃了两晃，“咕咚”一声，便似一根本头般的直倒下去，鲜血喷了一地。原来秦襄用的是家传的“杀手锏”功夫，从未有人敢连续挡他三锏，这番僧不知厉害，与他硬拼内力，挡了两锏，五脏六腑，都已给震得反转过来，全身精力也都耗尽了。

就在这时，尉迟北已把那道人的长剑夺到手中，那道人心胆俱寒，抢到窗口，撞碎窗格横木，便跳下去，尉迟北喝道：“还想逃吗？”长剑脱手掷出，从那道人的后心穿过了前心，尸横楼下。

尉迟北哈哈笑道：“精精儿，轮到你啦！”精精儿自知必无幸理，怒声叫道：“小妖女，我死为厉鬼，也不能饶你！”精金短剑猛地往外一推，将王燕羽震退两步，铁摩勒正要上前，只见他已把短剑收回，向自己的胸口刺下。

精精儿素来自负。他是抱着宁死不辱的心情想自杀的，可是在这性命俄顷的关头，不免稍稍踌躇，剑锋尚未划破皮肉，忽听得远远传来一声啸声！

精精儿一跃而起，叫道：“师兄，快来救我！”铁摩勒大惊叫道：“是空空儿！”

空空儿来得快如闪电，顿时间，那啸声已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秦襄和尉迟北，这时哪还顾得及去收拾精精儿？两人一听到了啸声，都不约而同的奔去救驾！

尉迟北一声大喝，使出分筋错骨手法，一手抓去，空空儿笑道：“尉迟将军，久仰了！”空空儿分明就在他的面前，说话的声音也在他的耳边，但他一手抓下，竟是空无一物，似乎那空空儿竟然不是有血有肉的真人，而是一团幻影！

尉迟北这一惊非同小可，眨眼之间，但见玄宗皇帝和杨贵妃的身前、身后、身左、身右，同时出现了无数个空空儿的影子！原来他是展开最迅捷的身法，绕着皇帝和贵妃游走，由于快到无以形容，因此旁人但见幻影重重，眼花缭乱！

秦襄高举双锏，却不敢打下。众侍卫更是目瞪口呆，谁都怕误伤了皇帝，而且由于幻影重重，谁也不知道“真正”的空空儿在哪个方位。

空空儿大笑道：“秦将军，尉迟将军，累众位担惊受怕，我实在抱歉之至，但我入了皇宫，如入宝山，绝不能空手而回，少不得要取些彩物了。”

话犹未了，只听得杨贵妃一声尖叫，空空儿的影子倏然消失，众人愕然惊顾，只见他已到了精精儿的身边。

空空儿摊开掌心一晃，掌中有一颗光泽夺目的大圆珍珠，食指中指之间，还夹着一根玉簪。

空空儿笑道：“我并不贪心，请你们看清楚了，就是这两件东西！”原来他偷去的乃是杨贵妃头上的玉簪和玄宗皇冠上的珍珠，这两件东西虽然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但他没有伤损皇帝的分毫，这已经是大大出乎众侍卫们的意料之外。

这刹那间，谁都噤不敢声，只怕招恼了他，偷东西事小，伤了皇帝，那就事大了。

精精儿嘶声叫道：“师兄，为何不把那昏君杀了？”

空空儿双眼一翻，“啪”的一声，忽地打了他师弟一个嘴巴，骂道：“混帐，咱们是盗亦有道，岂可给别人做咬人的凶狗？尤其安禄山那胖胡猪，我更看不起他。你不怕贬低身份，我也替你羞愧！不是见你已受了伤，我还要狠狠打你一顿。回山去吧，我罚你面壁三年！”

空空儿一手将师弟抓了起来，就像提个小鸡似的，精精儿哪敢挣扎。

空空儿眼光一扫，看见了铁摩勒，笑道：“铁兄弟，你若见到段大侠，烦你转告于他，请他放心，他的儿子很好。”

铁摩勒正要问他，空空儿挟着他的师弟，已从窗口跳出，临走之时，还在哈哈大笑，说了一声：“众位将军，少陪了！”

楼下众侍卫哗然惊呼，纷纷放箭，秦襄喊道：“万岁平安无事，刺客尽已受歼，你们不必闹了。”

忽听得有人叫道：“这里还有一个漏网的贼人呢！哼，令狐达，你人面兽心，欺君犯上，万死不饶。”

却原来是那令狐达趁着混乱的时机，偷偷溜走，不料刚出楼门，便碰见了宇文通，被宇文通一把拿着。

他和宇文通本是同谋伙伴，听了这话，大惊失色，叫道：“宇文将军，你，你……”宇文通哪肯容他说话，迅即拔出佩刀、一刀将他劈了。

尉迟北叫道：“哎哟，你简直比我还要鲁莽，怎么不留一个活口？”宇文通道，“他是我的部下，竟敢作出这等大逆不道之事，我气愤不过，一时间竟未想到要留下活口审问了。”他揩了刀上的血迹，立即便走进楼来，俯伏在皇帝跟前，叩头有如捣蒜，奏道：“臣宇文通护驾来迟，又驭下不严，有惊龙体，请陛下降罪。”

玄宗道：“你们都是朕的忠心臣子，朕的心腹大将降贼的也不知多少，令狐达算得什么，宇文将军，你也不必引罪自咎了。”要知玄宗虽然沉迷酒色，却也还不是十分昏庸之主，因此在这用人之际，他不能不说这番说话笼络人心。宇文通谢了“圣恩”，站过一边。

玄宗惊魂稍定，还能保持着皇帝的尊严，杨贵妃却还在浑身打抖，这时才叫得出声：“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玄宗又是心痛，又是怜惜，连忙叫一个宫女过来，说道：“爱妃，你进去歇歇吧。幸得平安无事，你也可以好好睡个觉了。明天还要起早赶路呢。”他本来想亲自扶杨贵妃回房安息，但他是皇帝的身份，在乱事平定之后，必须对有功之人，加以奖赏。

当下评定功劳，皇帝与众侍卫有目共睹，公认王燕羽功劳第一，她在皇帝最危险的时候，刺伤了精精儿，扭转了局势。其次是铁摩勒，他最先进来救驾，力拼精精儿，救了皇帝，又救了公主，再其次才是尉迟北与秦襄。

铁摩勒与王燕羽双双上前见驾，秦襄代为禀道：“这位少年壮士，就是郭子仪保荐来的那个人。”皇帝点了点头，说道：“你忠勇可嘉，朕已封你为‘散骑千牛’，现在你立了大功，自当再加升赏。你先站过一边，待朕与秦将军、宇文将军商量之后，再行定夺，给你安排。”接着便传王燕羽上来问话。

王燕羽跪倒御前，莺声呖呖的三呼“万岁”，玄宗道声：“免礼，平身。”叫她抬起头来，瞧了一眼，心里暗暗赞道：“好个标致的美人儿，活脱脱像采苹初入宫时的模样。”采苹是玄宗一个妃子的名字，长得轻盈秀丽，最爱梅花，受封为“梅妃”，玄宗未纳杨贵妃之前，以她最为得宠。杨贵妃将她视为目中之钉，心头之刺，她擅宠专房之后，即不许玄宗再亲近梅妃，这次避难西蜀，也不许玄宗带梅妃同行，玄宗对她自是难免有所思念，故此看见王燕羽长得有几分相似梅妃，心里便先欢喜。

长乐公主道：“姐姐，你使得好剑法，这次多亏你了。”王燕羽道：“多谢公主夸奖。”长乐公主道：“你许配了人家没有？”王燕羽面上一红，想不到公主为何如此问她，答道：“民女尚未许配人家。”

长乐公主笑了一笑，说道：“那么，你今后就陪伴我如何？父皇，你赏

她一个封号，叫她做我的女官吧。”原来按照唐宫规矩，在公主未出嫁之前，公主的“伴读”，以及在公主府中侍奉的女官，也必须是未婚女子。不过，长乐公主要知道她是否已婚，却还另有一层用心，以后再表。

玄宗笑道：“难得你欢喜她，朕就让她做你的女‘主簿’（官名）如何？你可愿意陪伴公主么？”后面这句话是面对王燕羽说的。

王燕羽道：“多谢皇上和公主的恩典，只是民女出身草莽，不敢伺候公主。”长乐公主不懂什么叫做“出身草莽”，还在说道：“那有什么关系？”玄宗却吃了一惊，想了一想，说道：“朝廷现在是破格用人，只要有功国家，就不问他的出身。不过，你若是不愿在宫中任职，朕也可以另外赏赐你。”心里想道：“好好一个美人儿，却怎的生在强盗家里？”他虽然欢喜王燕羽，这时也不敢再说要留她在宫了。

王燕羽道：“我不敢侈求，只想皇上赏赐我一件东西。”玄宗道：“你说吧，你要什么宝贝，我大内都有。”王燕羽瞥了铁摩勒一眼，说道：“我不要珍珠宝贝，我只是想要、想要……”铁摩勒心头卜卜地跳，只怕王燕羽要的是他。

玄宗道：“你快说吧，只要是朕拿得出的，一定给你。”王燕羽道：“我只是想求皇上赏我一面免死金牌。”玄宗诧道：“你犯了什么大罪，要朕赏你免死金牌？”王燕羽道：“这是我代我父亲求的。”玄宗道：“你父亲是谁？”王燕羽道：“我父亲是北五省绿林盟主王伯通。”玄宗大吃一惊，道：“你是王伯通的女儿！你父亲不是帮安禄山造反的吗？”

王燕羽道：“正是因此，所以才求陛下赐给免死金牌。”玄宗好生为难，想了一想，说道：“你能够劝你的父亲归顺于朕么？这样，就不只可以免他一死，朕还可以让他做个节度使。”王燕羽道：“我父亲性情刚愎，只怕劝他不转。不过他的部属都已给南大侠打得七零八落了，现在只是寄人篱下，无足为患。”玄宗道：“哪个南大侠？”王燕羽道：“郭子仪部下的骁骑将军南霁云。”

王燕羽又道：“安禄山现在也不是怎样看重他了，我劝他归顺陛下，或有困难，因为他好歹都是绿林盟主，一旦归顺朝廷，那就是犯了绿林大忌。但我当尽我所能，劝他金盆洗手，闭门封刀。”

玄宗道：“什么叫做金盆洗手，闭门封刀？”铁摩勒一时口快，代为答道：“那是绿林中的黑话，意思就是说以后再不干强盗的营生，遁迹山林，也不再理任何外事了。”

玄宗望了铁摩勒一眼，点了点头，对王燕羽道：“念你救驾有功，朕也可以破例开恩，你若能劝你父亲金盆洗手，朕就赐他一面免死金牌，以后凡是朕的文武百官，捉到你的父亲，都不能擅自杀他。但倘若他还在安贼军中，阵前交锋，则格杀不论。”当下叫内侍取过一面金牌，御笔批明，交与王燕羽收执。

铁摩勒见王燕羽替她父亲取得了免死金牌，心中是又喜又忧，喜者是王燕羽今晚的表现，的确足以证明她已改邪归正；忧者是王伯通已有了御赐免死金牌，而自己现在又己受了朝廷官职，以后如何可报义父之仇？

王燕羽接过金牌，谢过了皇帝的恩典，禁不住眼中露出喜悦的神情，向铁摩勒瞟了一眼。那喜悦的神情忽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目注着铁摩勒，却黯然说道：“多谢圣上洪恩，多谢公主好意，也多谢众位将军，民女如今走了，以后大约也不会再来和各位见面了！”话声一收，倏的便从窗口跳了出

去。

众人听了她这番说话，都觉得有点特别，只有铁摩勒心中明白，王燕羽这话实是对他说的，以后她也是不愿意再见到自己了。这话实是含有请他珍重也与他诀别的意思。不知怎的，铁摩勒忽地感到一些怅惘，目送她的背影穿窗而去，竟出了神。

宇文通忽地出声问道：“铁铮，你和这女子是相识的么？”铁摩勒因为自己本来的名字，江湖上相识者多，所以改名为“铮”，取“庸中皎皎，铁中铮铮”之义，郭子仪给他的保荐文书，用的就是这个新名字。

玄宗皇帝听宇文通这么一问，他记起来了，说道：“对啦！刚才朕记得你说过这女子是你的朋友，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铁摩勒当然不敢说出真相，但他又不善于说谎，只得讷讷说道：“那是我在江湖上闯荡的时候认识的。”玄宗“哦”了一声，微笑说：“我以为你是在郭子仪的军伍出身，却原来你也是一位江湖好汉。”

秦襄和尉迟北都捏了一把冷汗，只怕玄宗再追问他的底细，长乐公主忽地插口说道：“父皇想必还记得青莲学士吧？这位鼎鼎大名的诗人，少年时候也曾是一位游侠。他的诗超脱而又豪迈，大约也是与他作过游侠有关。铁壮士，你会作诗么？”

铁摩勒笑道：“我只会舞刀弄枪，却不懂吟诗作赋。”

长乐公主道：“那你在江湖上所见所闻的趣事必然不少，将来得闲无事之时，说给我们听听，解解闷也好。”

长乐公主故意打岔，说的似是无关紧要的闲话，其实却是大有用心，她是怕父皇对铁摩勒起疑，故此特地将李白抬出来，说李白也曾在江湖闯荡过，江湖人物并没有什么可怕。

果然玄宗皇帝笑了一笑，便道：“现在可不是谈诗论词的时候了，我是宁愿多一位像他这样的壮士，胜于要青莲学士来陪伴朕了。”

宇文通忽地也插口道：“正是呀，英雄多半出风尘，铁壮士，你在江湖上的交游可也真广阔呀，那个猴子般模样的刺客的师兄，我知道他就是神偷空空儿，听来他也似与你很熟识，刚才临走的时候，不是还拜托你向一位什么段大侠问候吗？”

铁摩勒道：“好几年前，我和空空儿打过一架，我们是打了才成相识的，却并非什么熟朋友。”

秦襄也道：“空空儿所说的那位段大侠，我是知道的，他名叫段珪璋，当真是任侠仗义，像青莲学士一般的人物。现在听说也在给郭子仪效力。”

玄宗心里可是有点惊疑，空空儿的名头太响亮了，玄宗也曾听人说起过他。今晚领教了他的手段，给他取去了皇冠上的珍珠，现在还是惊魂未定。他不禁心里想道：“这姓铁的小伙子交游也真是太杂了。”他本来有意将铁摩勒封为龙骑都尉，令他随侍身边的，听了宇文通这几句话，心里便有点迟疑不定。

玄宗沉吟半晌，问秦襄和宇文通：“你们看给他个什么职位合适？”秦襄因为宇文通是铁摩勒的顶头上司，请他先说。

宇文通却也溜滑，当下奏道：“铁铮武艺高强，对江湖人物，又很熟悉，处此乱世，正宜重用。至于任他何职，臣下不敢妄参未议，还请陛下圣裁！”

宇文通这几句话表面听来，似是推重铁摩勒，其实却是特地挑起皇帝的疑心，玄宗听了，果然沉吟不决。

长乐公主忽道：“父皇，我看他忠厚老实，又是郭子仪荐来的人，定然不会差错，就着他护卫内宫眷属的车驾如何？”

玄宗这次避难西蜀，虽然不能多带妃嫔，但公主，诸王子的王妃，以及一些贴身服侍的宫娥总是要带的，玄宗预定自己与杨贵妃同一车驾，由秦襄率龙骑都尉保护，诸王子的车驾由尉迟北率原来的宫中宿卫保护，宇文通的散骑侍卫则照料其他车驾。但散骑侍卫为数不多，公主们的车驾还没有指定专人保护。

玄宗心念微动，看了铁摩勒一眼，沉吟半晌，说道：“也好，铁铮，你听朕封赏！”

秦襄推了铁摩勒一把，铁摩勒这才知道要跪下来，只听得玄宗说道：“铁铮救驾有功，封为虎牙都尉，幸蜀途中，护卫公主车驾，听长乐公主调度，隶属宇文通散骑，衔加散骑副中郎将。另赐黄金百两，锦绢十匹，以奖有功。”

虎牙都尉比龙骑都尉仅低一级，他另加“散骑副中郎将”衔，即是等于宇文通的副手，但在逃难途中，则由长乐公主直接指挥，亦即是等于有两个长官，若有承平之日，依宫中体制，决无如此之例。玄宗今作如此安排，一来是为了逃难的权宜处置，二来是为了顺从女儿心意，三来也是为了看重郭子仪，唐朝天下，正要靠郭子仪支撑，所以对他荐来的人，虽然略有疑心，仍然相当信用。

铁摩勒虽得连升三级，但依然要作宇文通的副手，心中当然还有点不大乐意，但圣旨既下，也只得叩头谢恩。

宇文通心里妒忌，神色上却没有半分显露，铁摩勒谢恩之后，他第一个上前道贺。

玄宗将今晚有功之人各加封赏之后，便令侍卫散去，准备车驾，明日一早，便要启程。

下了明凤楼，铁摩勒本想随秦襄回去，宇文通道：“现在已是三更，我看今晚大家都休要睡了。铁都尉，今晚散骑侍卫都已聚集在延庆宫，你与我去见见同僚，彼此也好相识。”

铁摩勒听他说得有理，只好与秦襄分手，尉迟北道，“宇文将军，这位铁兄弟是我的好朋友，你可得好好看待他。”

宇文通笑道：“铁都尉现在与我共事同朝，有如手足相依，这个还何劳吩咐？”

铁摩勒与他同行，宇文通不断用言语刺探他的来历，铁摩勒信口胡说一通，他不善说谎，当然露出了许多破绽。

走了一会，到了路灯之下，宇文通忽道：“铁都尉我越看越觉得你好生面善，咱们可是在什么地方见过的么？”

铁摩勒强笑道：“我是在江湖浪荡的无名小卒，岂能见过大人？”宇文通笑道：“如此说来，大约我与你很有缘份，所以一见如故了。”伸出手来与铁摩勒紧紧一握。

铁摩勒恼恨于他，运足了十成劲力，宇文通长于判官笔打穴，功力却稍有不如，一握之下，虎口隐隐作痛，吃了哑亏，只得哈哈笑道：“铁都尉好大的气力，有你相助，此次西行，定卜平安，我也可以减少许多忧虑了。”

到了延庆宫，散骑侍卫约有二三十人聚集在那儿，宇文通介绍他们与铁摩勒一一相见。

其中一人忽地嚷道：“铁大人，恭喜恭喜，可还记得小的么？”

铁摩勒一看，认得是郭子仪麾下的一个小校尉，名叫贺崑，八年之前，铁摩勒扮作辛天雄的随从，第一次到龙眠谷赴会时，就是这个贺崑招待他到马房中吃饭的。在九原时铁摩勒已曾对他起了疑心，也曾请南霁云将这人的底细转告郭子仪，叫郭子仪对他小心在意。

铁摩勒怔了一怔，问道：“贺崑，你也当了散骑么？”贺崑道：“我是奉了郭令公之命，来送捷报的。咱们在河北已打了两场胜杖了。我因与宇文将军旧识，故此匆匆来此与他一叙，明早就要回去。”

铁摩勒道：“原来如此，请你回去你我问候令公。”贺崑道：“一定，一定。铁大人，你已得皇上重用，令公得知，也必然欢喜的。还有南将军呢，不知他现在哪儿？”

铁摩勒道：“郭令公差遣我来给皇上当差，我与南将军离开九原之后，便分道扬镳，我可不知道他的去向。”

宇文通问道：“铁都尉，你与南霁云南将军交情很好吗？”铁摩勒见有贺崑在旁，只得如实说道：“他是我的师兄。”宇文通哈哈笑道：“原来你是南大侠的师弟，怪道如此了得！”

铁摩勒在郭子仪军中用的也是“铁铮”这个名字，他识得贺崑，至于贺崑是否亦已识破他的来历，他就不知道了。

幸而就在此时，忽听得景阳宫的大钟　　地敲了三下，登时四下人声鼎沸，黄门内监跑来跑去的大叫道：“准备车驾，开启宫门！”宇文通命令散骑侍卫立即出发，在延秋宫门外等候圣驾出宫。混乱之中，那贺崑已不知在什么时候走了。正是：

景阳钟鼓惊心魄，圣驾仓皇走避胡。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颠沛流离悲百姓　饥寒交迫涣军心

铁摩勒不觉起了疑心，暗自想道：“这贺崑不过是个小小的校尉，怎能直进宫门，与宇文通相会？再者，郭令公帐下多少能人可堪信托，这贺崑的底细，令公又已略有所知，却怎的还会差他来送捷报？嗯，看来其中有诈，怎地想个法儿使令公知道才好！”

这时，宫中早已惊动，宫人乱出，嫔妃奔窜，哭声喊声，嘈成一片！铁摩勒已无暇追寻贺崑的下落，只得随着人流，拥向延秋门。

但见无数宫娥美女，抢地呼天，攀着车辕，想要挤上车去。但每一辆车的旁边，都有卫士防护，在这关头，已顾不得惜玉怜香，起初卫士们还只是把她们推开，后来高力士喊道：“谁敢强自登车的，将她们的手斫了！”果然斫下了几双血淋淋的粉臂，好不容易才驱散了那些宫娥太监。

铁摩勒对此情景，惨不忍睹，忽听得宇文通笑道：“你在这里发呆作什么？还不快去伺候公主？”

这时宫门已经打开，数十辆车驾，纷纷拥出，铁摩勒认得有黄盖的是皇帝的车驾，长乐公主乘的是哪一辆车，却不知道。

他策马越过几辆宫车，正想找个太监问问，忽听得身边一辆宫车，有个娇媚的声音笑道：“姐姐，你瞧瞧，这个小伙子倒长得怪俊的，以前没有见过，喂，你是新来的卫士么？”

铁摩勒抬头一看，见是两个妖艳的女人，心里正自想道：“这两个女人怎的如此肆无忌惮？简直不知羞耻。”宇文通已是纵马过来，就在马背上打躬作揖，笑道：“这是皇上新授的虎牙都尉铁铮，刚刚上任，未知宫廷礼数，两位夫人见谅。铁铮，你还不快来行礼，这位是韩国夫人，这位是虢国夫人！”

铁摩勒这才知道是杨贵妃的两个姐妹，又是感慨，又是讨厌，心想：“多少大臣都不能同行，杨家的兄弟姐妹却凭着什么功劳都得追随圣驾，还要我们伺候！”想至此处，不觉“哼”了一声，说道：“对不住两位夫人，我奉命护驾公主，请恕我不能伺候你们了。”呼的一鞭，赶马向前，头也不回。气得韩国夫人、虢国夫人面皮发黄。

宇文通追了上来，笑道：“这两位夫人的权力比公主还大得多，你不知道么？”铁摩勒板着面孔道：“我不知道，你知道你去巴结她们去！”

宇文通怔了一怔，又笑道：“小伙子，脾气好大呀！不过，你也有你的道理，公主对你青眼有加，你还是专心去讨好公主更妙！”

铁摩勒大怒道：“我铁某可是从不懂得逢迎谄媚的人，宇文将军，你休胡说！”

宇文通面上一阵青一阵红，尴尬之极，勉强笑道：“铁都尉，我这是为了你的好啊！你不领情，那就随便你吧，我管不着！”讪讪走开，隐隐地发出了两声冷笑。

铁摩勒找到了一个执事太监，那太监告诉他，前面那顶圆顶宫车，就是长乐公主的车驾，铁摩勒赶上前去，满怀委屈地禀道：“铁铮在此，听候使唤！”

长乐公主半启车帘，露出脸来微笑问道：“铁铮，你和宇文都尉是在吵架么？”铁摩勒面上一红，说道：“没什么，只因人声嘈杂，说话大声点儿。”

长乐公主笑了一笑，也没再说什么，只吩咐铁摩勒的坐骑要傍着宫车，不可离开太远。过了一会，长乐公主忽又探出头来，问铁摩勒道：“你和王

伯通是相识的么？”铁摩勒变了面色，迟疑未敢答话，长乐公主笑道：“他是叛贼，你是护驾功臣，纵然相识，也没牵连，你据实说吧。”铁摩勒只得说道：“不敢欺瞒公主，那王伯通是我的仇人！”

长乐公主诧道：“这倒奇了，你和王伯通的女儿不是很要好么？她怎么是你的仇人？”铁摩勒道：“王伯通是打家劫舍的大强盗，我的家人就是给他杀掉的。至于他的女儿，则是我在闯荡江湖的时候认识的，那时我还未知道她就是仇人的女儿。后来知道了，但见她行事与父兄有别，所以不拟向她寻仇，但也说不上有什么交情。”

长乐公主道：“哦，原来如此，你倒是见事清楚，恩怨分明。一人做事一人当，王伯通与你结下的仇，本不该他的女儿担当。”

两人说了一阵闲话，长乐公主与他讨论剑法，她将公孙大娘传授给她的剑诀背给铁摩勒听，请铁摩勒指教。公孙大娘是当代数一数二的剑术大师，剑学精深尚在段珪璋之上，不过因为长乐公主火候未到，未能运用自如，所以才敌不过精精儿。铁摩勒嗜武如狂，他最初与长乐公主谈话，不过是敷衍敷衍而已，一到讨论剑法，却不由得精神勃发，与长乐公主倾谈，滔滔不绝。

长乐公主从车内抛出一颗梨儿，说道：“铁都尉，你吃颗梨儿，解解渴吧。”铁摩勒道：“谢公主赏赐。”长乐公主叹口气道：“一颗梨儿算不了什么，但只怕离了长安，再过些时，要吃它也不容易了。”铁摩勒也不禁黯然，勉强安慰公主道：“公主安心，咱们不过是暂时走难，总有回来的一天。”他一时改不了口，忘了秦襄的吩咐，又把“驾幸”说走了“走难”，幸而公主似乎也没留意。

说话之间，忽听得兵士喧哗，铁摩勒回头一看，见后面一团火光，却原来是兵士们在放火烧一座桥梁。

火光融融，惊动了玄宗，停车查问。杨国忠奏道：“这是臣下的主意，焚毁桥梁，以防追者。”玄宗叹道：“百姓各欲避贼求生，奈何绝其生路！”乃命高力士率军士速往扑灭之。杨国忠碰了一鼻子灰，做声不得。

走了一会，驾过“左藏”，这是皇家的一个库仓所在，玄宗又见有许多军役，手中各执草把在那里伺候，玄宗因又停下车驾问其缘故，杨国忠奏道：“左藏积有粮食财货颇多，一时不能载去，将来恐为贼所得，臣意欲尽焚之，无为贼守。”玄宗愀然说道：“贼来若无所得，必更苛求百姓，不如留此与之，勿重困吾民。”遂命高力士叱退军役，驱车前进。

铁摩勒见此两事，心中想道：“如此看来，这皇帝尚知爱惜子民，杨国忠却全不顾念百姓，大唐的江山，坏就坏在他们这班人手里。”却不知这正是玄宗的权术，在逃离之际，宗庙难保，自不能不笼络民心。不过话说回来，纵是权术，他到底也要比杨国忠宽厚一些，聪明一些。

逃难途中琐事，不必尽表。只说由于“圣驾”仓皇避难，所带的粮食并不充足，初时还可以就地补给，哪知“圣驾”一逃，风声四播，各地的官员百姓，都知道官家已放弃了京城，贼兵指日可到，俱先逃避。玄宗军驾所过之处，十室九空！数日之后，到了咸阳的行宫——望贤宫，行宫的留守官兵，也尽都逃了，日已晌午，随从军士，犹未进食。

幸喜咸阳郊区，还有一些百姓，护驾大将军陈元礼命令军士进村搜寻食物，百姓或献粝饭，杂以麦豆，不但军士们甘之如饴，王孙辈也争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玄宗命以金钱重酬，百姓多痛哭失声，玄宗亦挥泪不止。

众百姓中有个白发老翁，携了一篮食物，军士纷纷向他拥去，他却推开

军士，说道：“我这是要献给皇上的。”篮中所有，也不过是一些粗饭，军士道：“皇上哪里会吃你这些东西，还是给了我们吧。”那老翁大声说道：“我是要皇上知道甘苦，我还有话要奏禀皇上。”说也奇怪，那老翁衰颜白发，气力却是惊人，他昂然直走，兵士们竟给他推得东倒西歪。

秦襄听得喧闹，走过来看，吃了一惊，说道：“郭老前辈，原来是你。”原来这个老翁名叫郭从瑾，少年时候也曾是一位名震江湖的侠客，中年之后，闭门隐居，传了一个徒弟，他的徒弟比他的名头更响，乃是与段珪璋、南霁云差不多齐名的金剑青囊杜百英。

秦襄认得是他，问知来意，便道：“老丈请稍待片刻，容我先行奏禀。”

玄宗听得有乡中父老来献食物，并求觐见，大为感动，说道：“寡人无道，重负百姓，流离之际，尚有父老雪中送炭，能不汗颜？”秦襄奏道：“得民者昌，民心未失，大唐之福也。”玄宗便令秦襄引郭从瑾来见。

郭从瑾道：“这是老百姓日常所吃的糙饭麦豆，请陛下尝尝，但愿他日升平，毋忘此时之苦！”玄宗哪里咽得进口，但为了笼络民心，只得假惺惺地吃了一点，赞道：“有情白水胜美酒，这篮麦饭，是父老对朕的爱戴之心，实胜于大内珍馐！”

郭从瑾涕泣进言道：“安禄山包藏祸心，已非一日，当时有赴阙若言其反者，陛下辄杀之，使得逞其奸逆，以致乘舆播迁。所以古圣王务延访忠良，以广聪明也。犹记宋璟为相，屡进直言，天下赖以安；然频岁以来，大臣皆以直言为讳，唯阿谀取容，是以阙门之外，陛下俱不得而知。草野之人，早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严邃，区区之心无路上达，事不至此，何由得睹天颜而诉语乎？”

这番说话听得在皇帝旁边侍立的杨国忠和高力士等辈，面色全部变了。玄宗顿足嗟叹道：“此皆朕之不明，悔已无及。多谢老丈直言。”解下玉带，温言谢遣。

铁摩勒已向秦襄问知他的来历，待郭从瑾告退，便道：“郭老前辈，我送你一程。”郭从瑾认不得他，有点诧异，秦襄道：“这位铁都尉刚从九原来，月前尚与令徒百英兄在一处。”郭从瑾道：“原来如此，老朽也正想投往郭令公军中。”

铁、秦二人将郭从瑾送出五里之外，铁摩勒告诉他杜百英在金鸡岭辛天雄处，临分手时又想起一事，再拜托郭从瑾道：“郭老前辈若是见到令公，请转告他我在长安曾见到贺崑，恭贺的贺，崑仑的崑，此人与宇文通往来甚密。请令公小心。”

回来途中，秦襄听了铁摩勒细说贺崑之事，对宇文通也起了疑心，但叮嘱铁摩勒不要多言，暗中留意。

过了咸阳，逃难的生活更是越来越苦，兵士逃亡，日有所闻，不消多日，十停中便已走了三停。这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马嵬驿，忽然碰到了一场大风雨，打得旌旗零落，人仰马翻，车篷破漏，衣甲不全，无法再往前行，只好到树林中避雨，找到了一个破庙，给皇帝贵妃王子们栖身，士兵们则只好躲在大树底下任由雨打。

这场雨一连下了数日，积水成灾，桥毁路坏，前行不得，后退不能，大队人马被困在马嵬驿。这时已是秋初时分，气候渐冷，兵士衣单，当真是饥寒交迫，苦不堪言！

从长安带来的军粮早已吃光，沿途从民间搜索来的粮食有限，要留供御

厨以及杨国忠等皇亲国戚享用，士兵们只好屠杀马匹，采摘野菜充饥，过不了几天，军马屠杀殆尽，野菜也难以寻觅了。将士饥疲，都怀愤怒，怨声四起。

铁摩勒与士兵们同甘共苦，深知士兵们的怨愤，心中忧虑，难以言宣。这日幸喜雨已停了，但尚未放晴，铁摩勒上山打了两只獐子回来，晚上熬了一大锅肉汤与士卒们同喝。

他们在林中燃起野火，那锅肉汤每人分不到一小勺，士兵们聚在一起，大发牢骚，十个有九个都在痛恨杨国忠，有的还骂到了杨贵妃！杨国忠的卫士也听到了，在群情汹涌之下，他们哪敢前来干涉，只有远远避开，佯作不闻。

士兵们中有人叹道：“看来咱们已是注定了要命丧他乡，这副骸骨，不知埋在哪个荒山野地？”愤气未平，乡思又起，也不知是谁先哭出了声，顿时间呜咽之声四起，饶是铁摩勒这样的硬汉子，也不禁心酸。他既是伤心，又是忧虑，心中想道：“士气沮丧，一至如斯，若然碰到敌人，准得一败涂地！”

有个擅于吹笛子的小兵，吹起了家乡的曲调，又有一个军中的小主簿（掌管文书的官儿）用嘶哑的声音，唱起了杜甫的一首诗：“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这诗是杜甫咏怀古迹诗五首之一，说的是南北朝文人庾信的故事，他在南朝的梁亡之后，流落于西魏北周，终于老死他乡，曾作有《哀江南赋》表达乡思，充满了故国兴亡之感。杜甫此诗借古迹咏怀，以庾信自况，也是自伤飘泊的。

唐朝诗风最盛，尤其李、杜二人的诗篇，当时差不多人人都能吟诵，士兵们纵使不知庾信其人其事，也略解侍中之意；纵使不解诗中之意，也听得出诗中那种愁思。“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这两句诗一唱起来，叹息声与啜泣声便此起彼落了。

铁摩勒不忍再听下去，悄悄离开，忽地在个宫女从林中闪出，说道：“铁都尉，我正在找你，公主有请！”

铁摩勒怔了一怔，道：“夜已深了，这个时候去谒见公主，怕不便吧？”那宫女道：“公主不在‘行宫’，她在后面的林子里等你，有紧要之事与你商量，你快去吧。”

皇家有皇家的规矩，这时虽是逃难之际，皇帝住的也是座破庙，但依然要尊称为“行宫”。在“行宫”周围的数十丈方圆之地，除了是龙骑侍卫之外，其他随从将士，都不许踏进，破庙后面的一片林子，也列为禁地。铁摩勒不是龙骑侍卫，但他官封“虎牙都尉”，是散骑侍卫的副统领，又是皇帝特别指定他护卫公主的，所以可由公主的侍女将他引入林子。

铁摩勒听说公主有紧要之事，心头一震，他是奉命要听公主调度的，只得不避嫌疑，跟随那个宫女去见公主。

日间雨势已收，这时云开月现，下了将近十天的雨，今晚方始再现见光。铁摩勒踏进林子，月光下，只见公主衣裳淡雅，孤独一人，立在一棵老松树下，向他招手。那宫女早已悄悄地溜走了。

铁摩勒屈下半膝施礼禀道：“铁铮参见公主，不知公主何事见召？”长乐公主伸出纤纤玉手，说道：“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不必拘礼。”便要扶他，

铁摩勒着了慌，连忙站了起来，闪过一边，说道：“ 多谢公主厚待，但君臣之礼，不可废了。 ”

长乐公主秀眉微蹙，幽幽说道：“ 在这时候还说什么君臣之礼，你难道不可以将我当作朋友看待吗？我最不欢喜你在我面前拘拘束束的。 ”

铁摩勒只得与她并肩坐了下来，长乐公主道：“ 这些天来，你们是受尽了苦楚了。 ”铁摩勒道：“ 但得皇上和公主平安，我们受点苦算不了什么。 ”长乐公主叹了口气，说道：“ 都是我家害苦了你们，唉，在这种乱世，生在帝王之家，也真是不幸。铁铮，我倒是真羡慕你在江湖上的闯荡生涯呢！倘若我不是公主，我也想到四方走走，随你闯荡江湖，那有多自由自在呀。就不知我的本领可够得上在江湖闯荡吗？ ”

铁摩勒心中一跳，低头说道：“ 公主说笑了。 ”长乐公主正容说道：“ 我这才不是说笑呢，铁铮，你不懂我的心事的。 ”

铁摩勒定了定神，问道：“ 听说公主有什么紧要之事？…… ”长乐公主打断他的话道：“ 你们受尽了苦楚，这还不是紧要之事吗？ ”铁铮勒不觉又是一怔，一时间未明其意。长乐公主叹道：“ 你忠心耿耿，受冷抵饥，毫无埋怨，士兵们可不见得都似你那样忍受得了吧？铁铮，我把你当作心腹之人，你也得把实情告诉于我。 ”

铁摩勒道：“ 士兵们遭受风吹雨打，且又衣食不全，少少的埋怨，那自是难免的。但他们也明白，这都是朝中出了奸臣的缘故。 ”铁摩勒讲得很谨慎，也没敢直指出杨国忠之名。

长乐公主叹道：“ 你不要瞒我了，何止少少的埋怨，那简直是怨气冲天，他们对杨国忠是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 ”

铁摩勒颇感惊奇：“ 公主，你已经知道了？ ”

长乐公主道：“ 今日河源军使王思礼从前方来，觐见父皇。父皇问他前方军情，他就先哭起来。他说自圣驾离京之后，士气更为不振。父皇问他：‘ 是埋怨朕抛弃了他们吗？ ’王思礼说：‘ 那倒不是。他们说，皇上以万乘之尊，离危城，幸西蜀，保国脉，图久安，那是应该的。只是有些深受皇恩的大臣，在这危难之际，却不敢挺身抗贼，只图保全一家富贵，甚至倚恃圣宠，还在作威作福，军士们却是心有不甘。只要皇上赏罚公平，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士气自能振作。 ’我父皇听了，当然知道他所指的是谁，黯然无话，过了好一会子，方始说道：‘ 朕知道了，卿家忠直，堪为栋梁。 ’即加封王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但对于他要赏罚公平的奏请，却不置一辞！ ”

铁摩勒道：“ 朝廷赏罚，我不敢妄参末议，但据我所知，即在羽林军中，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都愿皇上大振乾纲，去奸佞而任贤臣。 ”

长乐公主道：“ 王思礼在我父皇眼前，还不敢说得很明白，后来他临行时，与护驾大将军陈元礼密议道：‘ 杨国忠召乱起衅，罪大恶极，人人痛恨，除非即杀此贼，否则天下离心！ ’陈元礼道：‘ 兹事体大，容我缓图。 ’陈元礼是碍着杨贵妃，投鼠忌器，不敢下手。他知道我得父皇宠爱，大约也还隐约知道我对杨家有点不满，暗地里来见我，将王思礼的话都告诉了我，叫我设法为国除奸。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父皇宠爱我，更宠爱杨贵妃，我一在他跟前提起杨国忠，他就摇头叹气，不准我再说下去。如此犹疑不决，只怕大唐江山，就要断送在杨家手上。 ”

铁摩勒听得热血沸腾，冲口说道：“ 公主若有用到小人之处，小人万死不辞！ ”刚说到此处，忽听得那侍女在林里边一声咳嗽，公主瞿然一惊，低

声说道："有人来了。你，你想个法子吧，但切不可轻举妄动。"公主扶着侍女，躲入林中，就在此时，便听得有人哈哈大笑。

铁摩勒一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宇文通。宇文通笑道："铁都尉好闲情逸致，独自一人在这里赏月么？"铁摩勒道："我是来巡查的。"宇文通道："哦，你是来巡查的？可发现有什么可疑之人躲在林中么？我也似乎听得人声，咱们去仔细搜查一番吧！"铁摩勒忐忑不安，他问心无愧，但却怕公主受人闲话，连忙说道："不劳宇文将军费心，我已搜查过了，并无可疑的物事。"宇文通哈哈大笑，忽地压低声音说道："铁都尉，你是在等人吧？你真的没有发现什么？我倒见着一个影子，像是长乐公主的侍女。"铁摩勒知道他还未发现长乐公主，大着胆子道："宇文将军休得取笑。怕是你眼花了吧？我怎么没有见着。"

铁摩勒生怕宇文通定要搜查，哪知宇文通忽地又是一阵哈哈大笑，说道："铁都尉，既然你不是等人，那就随我去吧，有人在等着见你呢！"铁摩勒还以为他说的是公主，含嗔说道："宇文将军，别尽管开玩笑啦，我，我……"他想说的是："我是奉命护卫公主，公主若要召我，自会遣内侍前来。"但他刚说得一句，宇文通便打断了他的话，正容说道："谁和你开玩笑，相国命我请你！"

铁摩勒大吃一惊，讷讷说道："什么？杨，杨相爷要等着见我？"宇文通大笑道："你是受宠若惊了吧？哈哈，你这小子真好造化，快随我来！"一副亲热的神气，拉着了铁摩勒。

铁摩勒惊疑不定，蓦地把心一横，想道："最多不过一死，我怕他杨国忠作甚？他要见我，我就正好相机把他杀了！"

杨国忠住在古庙的后座，另有门户出入，铁摩勒随着宇文通，从侧门进入，只见两廊之下，布满杨国忠的亲兵。杨国忠坐在堂上，宇文通便上前禀道："铁都尉来了。"

杨国忠一脸奸笑，说道："好，好，好！铁都尉，你是护驾有功之臣，我只因事忙，不然早就想见你了。免礼，免礼，来，来，来，请到这边坐下。"

铁摩勒面对奸臣，不由得满腔怒火，便要下手除奸，忽地想起公主"不可轻举妄动"的吩咐，心道："不错，天下人都痛恨杨国忠，但要平民愤，那最好是由皇上明正典刑，再不然也该由军士们光明正大地声讨他的罪状，将他处死，这才能消得众人的怨气。有宇文通在此，我未必便能把他杀了；即能把他杀了，民意无由上达，也还是便宜了他！"要知铁摩勒虽是热血汉子，却并非鲁莽之徒，他深思熟虑之后，便冷静下来，向杨国忠行了一个军礼，问道："不知相爷见召，有何吩咐？"

杨国忠道："我最赏识年轻有为之人，铁都尉，你武艺超群，又有保驾的大功，只要好自为之，定卜前途无限，目前这个职位，还是委屈了你啊！"

杨国忠皮笑肉不笑的双眼斜睨，见铁摩勒动也不动，毫无表示，不觉有点尴尬，宇文通的座位与铁摩勒相邻，连忙用时碰了铁摩勒一下，说道："铁都尉，相爷有意提拔你，你还不道谢？"

铁摩勒淡淡说道："多谢相爷美意，铁铮来给皇上当差，保护圣驾，那是份所当为。蒙皇上额外加恩，封官赐爵，已是自觉非份了，哪里还能说得到委屈二字？"

杨国忠怔了一怔，随即哈哈笑道："铁都尉，你不矜功，不夸劳，真是有古大将之风，老夫更敬重你了。但俗语说得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你难道就当真不思上进了么？”

铁摩勒道：“无功不受禄。相爷虽是想抬举铁某，铁某却愧不敢当。”

杨国忠误解了铁摩勒之意，龇牙咧嘴地笑道：“铁都尉，只要你领会得老夫的一番好意，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日子还长着呢，你何愁没有报答老夫的时日？”

说至此处，杨国忠忽地压低声音，问铁摩勒道：“听说军中对老夫颇有怨言，你有所闻么？”

铁摩勒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杨国忠叫他前来，乃是想笼络他的。与铁摩勒在一起的那班士兵痛骂杨国忠之事，想来杨国忠的侍卫也早已禀告他了。

铁摩勒佯作不知，反问道：“有这样的事情么？卑职倒未有知闻，不知他们怨些什么？”

杨国忠涨红了脸，铁摩勒推托不知，他却如何好把士兵们骂他的话转述出来？

但杨国忠毕竟是老奸巨滑，想了一想，便又说道：“目下暂时受困，军士们有点牢骚，那也是难免的。老夫蒙受主恩，也难免有人妒忌。所虑者是奸人从中挑拨，煽惑军心，与老夫作对。铁都尉，你是个聪明的人，若有能为老夫尽力之处，老夫决不会忘了你的好处。”

铁摩勒道：“铁铮生性愚鲁，还是不明白相爷的意思。”杨国忠侧目斜睨，眼光从铁摩勒的身上移开，向宇文通睨了一下，宇文通连忙笑道：“铁都尉，你还当真不明白么？相爷是想要你作他的耳目，有什么人与相爷作对，你知道了就该立即禀报相爷。”

铁摩勒心头火起，想道：“原来杨国忠竟敢要我作他的走狗，哼，哼，他还未知道我是何等样人。”正要发作，却见一个校尉走上堂来。

杨国忠喝道：“我与铁都尉有要事相商，不见外客！不是早就吩咐过你们的吗？”那校尉屈膝禀道：“是李公公和回纥使者求见。”

原来这校尉所说的“李公公”即是东宫内侍李辅国，在太监之中，他的权力和地位仅次于高力士，极得玄宗之宠，所以加封他为“东宫内侍”。

杨国忠听说是李辅国亲自前来，而且还有回纥使者，不觉怔了一怔，怒气顿时平息，但仍然挥手说道：“你请李公公和两位使者暂在我的书房歇一会儿，说我就来。”

铁摩勒心里生疑：“哪里钻出来的回纥使者？这么夜深了还来求见杨国忠？”又想道：“仅这一座破庙，他们杨家倒占了半边，住不完的还拿来做什么书房，可怜许多将军们却要住在帐幕里，军士们更惨，露宿林中，还要遭受那雨打风吹之苦！”

杨国忠咳了一声，叫道：“铁都尉。”铁摩勒忍着怒气，应了一声：“在！”杨国忠打了一个哈哈，这才接下去说道：“刚才咱们说到哪儿？对啦，你提到无功不受禄的话儿。只要你为我尽力，那就是于我有功。我当然也会送你禄位。好，目前我就有一场天大的富贵要送给你，包你意想不到！”

铁摩勒半是愤怒，半是好奇，索性再逗杨国忠一逗，说道：“先谢相爷的栽培，却不知是什么富贵？”

杨国忠歪着眼睛看他，笑道：“长乐公主喜欢你，你知道吗？哈，老夫倒是知道了。只是，以你的身份，决不能当上驸马。不过，若有老夫替你们作主，托我家贵妃和皇上一说，皇上准可以破例成全你们，不问你的家世，将公主下嫁给你！哈哈，这可是你意想不到的，天大的富贵了吧。”

这是杨国忠一石二鸟之计，一来收服铁摩勒为己所用，二来拉拢长乐公主，免得她反对杨家。杨国忠以为铁摩勒听了，定必大喜过望、叩头道谢；哪知铁摩勒面色涨红，怒气勃发，立即便大声说道：“相爷，你看错人了，铁铮纵然想求富贵，也还不是这等无耻小人，藉裙带之亲，来博取功名利禄！”

这话分明是骂杨国忠靠杨贵妃而当宰相，杨国忠这一气非同小可，颤声骂道：“铁铮，你、你、你这样不受抬举！”眼看双方如箭在弦，一触即发。就在这时，忽听得两廊亲兵“哎哟哟”的叫声、跌撞声，有人大声喝道：“让开，我老黑来了，不用你们通报！”只见尉迟北提着金鞭，大踏步地走了进来，后面还有一个秦襄。正是：

富贵难移豪杰志，逢凶化吉救兵来。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凄凉蜀道人少行　宛转蛾眉马前死

杨国忠见是他们二人，不由得大吃一惊。要知杨国忠虽然是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秦襄、尉迟北二人乃是开国功臣的后代，尤其尉迟北持有太宗皇帝御赐的金鞭，且又脾气刚烈，素来不惧权贵，如今怒气冲冲的大踏步走来，杨国忠见了，怎么不心里发毛？

尉迟北一走进来，眼光一扫，便大声叫道：“哈，铁兄弟，你果然是在这儿！”他见铁摩勒安然无事，怒气减了几分，这才对杨国忠唱了一个肥诺，说道：“请恕鲁莽，未曾通禀。”

杨国忠打了一个哈哈，口不从心地说道：“得两位将军大驾同来，那是求也求不到的。下人无知，冒犯虎威，还望两位将军看在老夫面上，恕过他们。请坐，请坐，左右奉茶。”

尉迟北大笑道：“好说，好说。我老黑腹内空空，喝了你的好茶肚里更难受：这茶嘛不喝也罢。”杨国忠甚是尴尬，说道：“圣驾播迁，累两位将军受苦了。好在大雨已停，不日就可脱此苦境。”尉迟北道：“我们受点苦倒没什么，相爷只要你没受苦就行了。”

杨国忠满面通红，支吾说道：“逆贼作乱，道路难行，兵粮两缺，老夫与皇上也是甘苦共尝啊。不知两位将军前来，有何见教？”尉迟北心里骂道：“亏你厚脸皮，为何不敢说与士兵甘苦共尝？”他还想挖苦杨国忠几句，秦襄较为持重，用眼色将他止住。秦襄道：“我正要请问相爷，不知你把铁都尉招来，可是有什么要事相商么？”杨国忠忙道：“没什么，没什么！只因他护驾有功，老夫未曾与他见过，故此请来一坐罢了。”他边说边瞅着铁摩勒，生怕铁摩勒说出些不中听的话来，当堂扫他的颜面。好在铁摩勒没说什么，秦襄接着便道：“既是没有什么，我们倒有点事情要与铁都尉相商，请准告退！”

杨国忠心惊胆战，恨不得他们早走，当下敷衍了几句，便即送走他们。铁摩勒大步出门，冷笑一声，兀是一言不发，临行也不施礼，气得杨国忠在堂上发抖。

到了林中，铁摩勒吁了口气，方始问道：“你们怎知道我在杨国忠这儿？”尉迟北笑道：“长乐公主怕你有难，叫我们来给你保驾呀！”原来长乐公主躲在林子里，听到了宇文通的说话，知道宇文通奉了杨国忠之命来“请”铁摩勒，心里大为着急，连忙遣内侍唤他们二人前来，叫他们如此如此的。

尉迟北又笑道：“长乐公主生怕你给杨国忠所害，急得她坐立不宁，看来她对你倒颇有意思啊！”

铁摩勒面红耳赤，连忙说道：“尉迟大哥，这玩笑你可开不得啊！”

尉迟北大笑道：“有什么开不得，我可并没有把它当作玩笑哩！公主也是要嫁人的，她嫁给你又有什么不可以？喂，铁兄弟呀，若是第二位公主，我不敢劝你娶她，这位长乐公主，可是深明事理，文武全才的女中豪杰，你娶了她，不怕受什么皇家的腌臜气的！”

尉迟北是一片好心，铁摩勒可以对杨国忠大发脾气，对尉迟北却是不能，当下只有如实告诉他道：“大哥有所不知，小弟已是订有妻室的了。”

尉迟北甚是尴尬，忸怩笑道：“又是我老黑莽撞了，不知不罪，铁兄弟，请恕老黑失言。”秦襄问道：“铁兄弟订的是谁家姑娘？”铁摩勒道：“就是韩老前辈韩湛的女儿。”秦襄与尉迟北一齐哈哈大笑，说道：“原来都是

熟人，这位姑娘又比公主强得多了。”

尉迟北转过话题，问铁摩勒道：“我不信杨国忠那样好心，没甚来由就请你去坐。到底是为了何事？”

铁摩勒恨恨说道：“他要我作他的爪牙。”当下将与杨国忠见面的经过说了一遍，只略去杨国忠要给他做媒的一段不提。

秦襄叹道：“杨国忠倒行逆施，天怒人怨，他尚自不知悔过，将来不知要闹出何等事情，怕只怕大唐的江山也要断送在他的手上。”

铁摩勒问道：“刚才有两个回纥使者来求见杨国忠，秦大哥可知道这桩事情？”

秦襄道：“略有所闻。说起来这两个回纥使者倒不是杨国忠请来的。”原来玄宗为了贼势披猖，江山紧要，因此想借外兵平乱，这两个回纥使者便是来与玄宗商量出兵之事的。

回纥所提的出兵条件甚苛，经他收复的土地，女子玉帛要尽归于他，玄宗与陈元礼、韦见素、魏方进等几位随从文武大臣商量之后，都不敢答应，只有杨国忠力排众议，他的理由是“不要因小失大”，让回纥掳去一些女子，掠去一些财货，可以保全大唐的江山，那还是“划算”的。当时，也有一些人望风转舵，附和杨国忠的，两方争论不休，议而未决。

秦襄道：“看来是回纥使者已经打听到了这种内情，所以来走杨国忠的门路，请他们兄妹再向皇上进言，务求遂其所愿。哼哼，杨国忠大约又可以收到许多珍贵的礼物了。”

铁摩勒大怒道：“杨国忠不要老百姓，老百姓也不要他！”

秦襄忙道：“铁兄弟噤声，一切有皇上作主，咱们不可随便议论，这话若是给别人听见，只怕你要落个谋反的罪名！”

尉迟北怒道：“秦大哥，你也忒怕事了，难道咱们就任由那杨国忠胡作非为？”

秦襄苦笑道：“莫不成你还能够当真的把杨国忠打杀了么？你的金鞭吓吓他还可以，若真的打了他，只怕皇上也决不会顾念你先祖的功劳了。何况咱们身为龙骑都尉，职司仅是保护圣驾，朝廷大事，却是不能容咱们来管的。”

尉迟北恨恨说道：“杨国忠若是有事撞在我的手上，我就拼了这条性命，偏要管他一管。”

秦襄道：“好啦，好啦，别要尽说这些愤激的说话了，还是早点去睡吧。”尉迟北发了一通脾气，也只好散了。

这一晚，铁摩勒心事如麻，却是睡不着觉。心里想道：“皇帝老子与杨国忠乃是一家人，那是决计不会将他问罪的。朝中大臣，人人都惧怕杨家的权势，连秦大哥也不敢得罪他，也就可以想见了。嗯，难道就当真没有法子除掉杨国忠。”

还有一桩心事，令得铁摩勒烦恼的，那就是长乐公主对他的日益亲近，铁摩勒本来是连想都没有想过长乐公主会对他钟情的，可是从今晚公主和他在林中的谈话，以至杨国忠的要为他做媒，以至尉迟北和他的那番说话，这就不由得铁摩勒不要好好的想一想了。“连尉迟大哥都看出来了，敢情她对我当真是有几分意思？嗯，一个王燕羽，已经是够我烦恼的了，若再招惹上公主，教我怎生摆脱得开？”

这晚铁摩勒睡得不好，第二日还是有点神思昏昏。将近中午时分，铁摩勒正在帐幕里等待护军给他送饭，忽听得外面一片喧哗，铁摩勒出去一看，

只见有一堆士兵围着几个人，看清楚了，却原来被围的是杨国忠的厨子。
那几个厨子抬着一只烤猪，还有其他香喷喷的菜式，士兵们正要抢那只烧猪。
那几个厨子看见铁摩勒走来，而铁摩勒穿的是军官服饰，以为得到了救兵，连忙嚷道：“大人快来救命！”哪料铁摩勒走过去道：“你把这只烤猪放下来不就完了，我敢保他们不会杀你！”
士兵们欢呼道：“对呀！我们只要这只烤猪，还不想吃你的肉呢！杨国忠少吃一顿有什么打紧，我们已是吃到草根树皮了！”正在闹得不可开交，忽地有另外一队武士冲过来，拿着皮鞭噼噼啪啪的乱打，骂道：“你们饿得发昏了，连相爷宴客的东西都敢抢！”乱鞭打下，连铁摩勒也挨了一鞭！
铁摩勒大怒，劈手夺过一个武士的皮鞭，骂道：“你们啃杨国忠吃剩的骨头，吃得脑满肠肥，就不顾士兵们的死活了么？”唰、唰、唰连环抽扫，登时把近身的几个武士打得滚地狂呼。
事情一哄起来，立即有如火山爆发，不可收拾，起初只是一小队士兵，转瞬之间，便似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各营士兵，都骚动起来，奔跑呼叫喝骂之声，有如山崩海啸，军官们哪里还控制得住？连羽林军也卷入了漩涡，争着动手打杨国忠的亲兵！
人丛中不知是谁在大叫道：“找杨国忠算帐去！”“问问他是不是要饿死咱们！”“他们杨家享尽了福，却把国家弄得这般田地，杨国忠你还好意思厚着脸皮做宰相吗？”骂声一起，四方响应，军士们拥着铁摩勒做带头人，人潮似一个个浪头，涌向杨国忠的临时住宅。杨国忠的亲兵早已抱头鼠窜，哪敢迎敌。
杨国忠昨晚留那两个回纥使者谈了一夜，这时刚刚起床，正拟大排筵席，宴请贵宾，听得鼓噪之声，心慌意乱。他的亲信卫兵进报道：“不好了，士兵哗变，由那新来的铁都尉领头，就要打进来了。请太师快去弹压！”
杨国忠定了定神，问道：“就只是那姓铁的小子吗？还有没有别位大人，陈将军呢？”亲兵道：“陈将军不见踪迹，其他的军官也没露面。”杨国忠所问的“陈将军”即是护驾的龙虎大将军、三军统帅陈元礼，陈元礼向来与杨国忠面和心不和，故此 杨国忠初时还以为是陈元礼唆使军兵叛变与他作对，如今一听，军官们除了铁摩勒外，都未参加，胆子便大了一些，一想事到此时，也只能亲自出去弹压了。于是他便在几个得力的卫兵保护下，出来与士兵们见面，同时叫那两个回纥使者，悄悄从后门溜走。
杨国忠大喝道：“铁铮，你多大的官儿，胆敢犯上作乱？”“嘿嘿，你们知不知道谋反的罪名？那是要五马分尸，九族抄斩的！姑念你们愚妄无知，受人煽惑，现在本相国法外开恩，只拿铁铮一人问罪，你们都散了吧！”
杨国忠恃着宰相的威严，把这顶“造反”的大帽子一压下来，果然有许多士兵被他吓住，便像暴风雨的前夕，暂时间静止下来，但更多的士兵却激起了更大的愤怒，酝酿着更大的风暴！
杨国忠正要指挥卫兵捉拿铁摩勒，忽听得洪钟般的一声大喝，龙骑都尉尉迟北闯了进来，大骂道：“杨国忠，你私通番使，才是谋反，却敢诬赖别人！”
铁摩勒心念一动，想道：“你说我反，我就反了吧，今日是决不能容你活了！”他抓紧机会，立即接着喊道：“你们瞧，那两个人就是回纥的使者，刚从这里出去的！”那两个回纥使者吓得没命飞奔，刚好庙后有几匹御马，

这两个使者是回纥国中的著名武士，急急忙忙三拳两脚打倒了马夫，夺了马匹，从“行宫”禁地，穿过庙后那一片树林逃走了。

军士众目所视，众手所指都是向着杨国忠一人，在尉迟北揭发这件事情之前，谁也没有注意那两个回纥使者，他们逃得又快，众人也无暇去追捕他们了。但是时间虽然短促，军士们也已看清楚了那两个“番人”。有人便振臂大呼道：“杨国忠私通番使谋反，我等何不击杀反贼！”

杨国忠魂飞魄散，虽然他也提高了声音喊道：“这两个回纥使者是皇上请来的，与我无关！尉迟将军、铁都尉，你们不可诬赖好人！”但这时已是三军鼓噪，杨国忠的说话被巨雷般的呼喝声盖住，但见他的嘴唇开阖，谁也听不出他说些什么。

其实即使军士们听得清楚他的说话，亦己无济于事。要知人人对他都是久怀积愤，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私通番使”，不过是杀他的一个藉口而已。这时，好不容易的闹起事来，哪还有谁肯听他分辩？

有两个卫士尚不知死活，还想保护杨国忠逃走，被铁摩勒两剑劈翻，军士们蜂拥而前，兵刃乱下，登时把杨国忠砍成一团肉酱。尉迟北本来还只是想威胁杨国忠释放铁摩勒的，哪知事情的演变大出他的意外，饶是他胆气粗豪，也吓得呆了。

军士们的积愤一旦愤发出来，当真有如怒火融融，谁也休想压制得住。这局面不但出乎尉迟北的意外，甚至连铁摩勒也是始料不及。军士们杀了杨国忠之后，转眼间又把他的儿子户部侍郎杨暄杀了，兀自不肯罢休，人人都像发了狂的大叫大嚷，要杀尽杨氏一家，连杨贵妃在内！

杨贵妃的两个姐妹韩国夫人和虢国夫人听得风声，慌忙乘车逃走，这时漫山遍野，都是乱军，哪里还逃得掉？众军士一起追去，先把韩国夫人斫死，跟着又去杀那虢国夫人。

虢国夫人死中求活，军士刚阻住她的车驾，她忽地揭开车帘，向军士们哀声求告：“你们已把我的哥哥杀了，我是女流之辈，我哥哥做的事与我无关，请你们高抬贵手，饶了我们母子俩吧！”一面哀告，一面把大把的金珠撒了下去。

虢国夫人天姿国色，比乃姐杨贵妃还胜三分，当时名诗人张祜曾有诗云：“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这诗一面写虢国夫人是如何的得皇帝恩宠，可以平明时分骑马进入宫门；一面极力刻画她的美貌——无需靠脂粉来打扮，怕脂粉反而污损她的姿容，只是淡扫蛾眉，便足以倾国倾城了。

围着虢国夫人车驾的那些军士，对她撒下的金珠倒并不放在眼内，但突然见她露出面来，却都禁不住呆了一呆，何况她又哀哀求告，像是一枝带雨的梨花，更为凄楚动人。那些军士，手中都拿着明晃晃的兵刃，却不知怎的，都不忍斩将下去，给虢国夫人驾车的家丁，连忙挥动马鞭，赶着马车逃出包围。

不过，虢国夫人也只是暂时幸免于难，她逃出马嵬驿之后，找不到食物，饿了几天，形容憔悴，终于在逃到陈仓县的时候，仍然被县令薛景仙率吏民追捕着，将她杀了。这是题外之话，不必细表。

且说这时乱军四起，已如野火燎原，群情汹涌，难以阻歇，后面的军士见前面的军士放走了虢国夫人，都在大骂，又有人叫道：“斩草除根，这小狐狸也还罢了，杨贵妃这骚狐却是非杀不可！”此言一出，群相附和，喊声

震天，此时示已无须再有人率领。军士们已把那座暂作“行宫”的古庙重重围着，大叫大嚷，要玄宗皇帝即刻杀杨贵妃。

玄宗听得兵变，哪敢出来？忙叫龙虎大将军陈元礼出去，用好言安慰众军，令各收队。陈元礼出去道：“你等已把杨国忠杀了，为何还聚而不散，有惊圣驾？”也不知是谁作出了四句歌辞，在乱军中传开，众军士一齐唱道：“反贼虽杀，贼根犹存，不除贼根，何得安心？”陈元礼只得回去，据实奏道：“众人之意，以国忠既诛，贵妃不宜复侍至尊，伏候圣断！”

玄宗大惊失色，涕泣言道：“妃子深居宫中，国忠即谋反，与她何干？朕如今已是颠沛流离，只有妃子一人在我身边，也只有她一人能解朕意，你叫朕如何舍得她去？”

陈元礼一时不敢答话，却睁起眼睛，向玄宗身边的高力士扫了一眼。这高力士是最得宠的太监，平时对杨贵妃奉承得无微不至，这时听得军士们的喧闹喊杀之声，生怕军士们把他当作贵妃一党，也要把他杀了；这时见陈元礼以目示意，心头一震，只得跪下去奏道：“贵妃诚无罪，但众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犹在皇上左右，岂能自安？愿皇上深思之，将士安则圣躬方万安。”京兆司录韦谔也跪奏道：“众怒难犯，安危在顷刻间，皇上不舍贵妃，只恐将士要舍皇上，愿陛下割恩忍优，以宁国家。”玄宗默然点头，尚未言语，已听得珠帘后面杨贵妃的哭声。

只听得杨贵妃哭道：“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愿陛下保重，毋以贱妾为念。”玄宗神色惨然，挥了挥手，陈元礼诸人都不敢再说一句，悄悄的一个个溜出去。

玄宗见了贵妃，一句话也说不出口，杨贵妃还存着万一之想，呜咽说道：“三郎（玄宗排行第三），你还记得那年七月七日，夜半无人，咱们在长生殿所说的话吗？”玄宗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妃子，朕是但愿生生世世都和你作夫妇的啊，唉——”门外军士喧哗之声更甚，玄宗面色如死，眼泪已流不出来，“唉”了一声之后，再也说不下去了。杨贵妃知道已经绝望，涕泣言道：“为了陛下的江山，臣妾情愿任由陛下处置。只求乞个全尸！”玄宗也哭道：“愿仗佛力，使妃子善地受生。”回头叫道：“高力士，来！”取过一匹白绫，掷给高力士道：“你带贵妃至佛堂后面，代朕送贵妃上升仙界。”佛堂后面有一棵树，高力士奉上白绫，杨贵妃便自缢在这棵树下，死时年三十有八。后来诗人白居易有一首《长恨歌》，写杨贵妃与玄宗之事，其中一段云：“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所咏的便是马嵬驿当日之事。

玄宗在佛堂侧边的廊下独自徘徊，众人尽都回避了，他不敢去看杨贵妃临死的情形，但又不忍离开。不久，只听得树叶簌簌的摇落声，想是为了杨贵妃临终的挣扎；不久，又听得叮的一声，想是杨贵妃头上的玉簪已掉了下来。玄宗掩面长叹，但哀痛之中，却又忽地似有轻松之感。门外的乱军大约已经知道了消息，喧哗之声已渐渐减弱了。不错，他最心爱的妃子是死了，但他本身所遭受的威协也消灭了。

玄宗但感一片茫然，也不知是悲是喜，忽地有一个人影从黑暗的角落里出来，卜通跪倒，低声说道：“陛下节哀，奴才有事禀奏……”玄宗怒道：“滚开，任是什么事情朕也不理了。”他只道是那个太监，一看却原来是个

戎装佩剑的军官。

玄宗大吃一惊，道：“你，你来这里作什么？”这时他才看清楚了是宇文通，只道宇文通亦已参加了兵变，又复问道：“朕已把贵妃处死了，难道军士们还不肯饶过朕么？”宇文通道：“陛下可想为贵妃报仇么？”玄宗连连摇手，继而一想，宇文通若是意图犯上作乱，不会仍执君臣之礼，于是便又把他叫了起来，低声说道：“你有何言，小声讲吧！”

宇文通道：“这次兵变实是受人煽动的，相国贵妃本不至于死，都是此人……”玄宗问道：“此人是谁？”宇文通正要说出“此人”的名字，忽听得履声“橐橐”，龙虎将军陈元礼与长乐公主走了进来。长乐公主是来安慰父亲，陈元礼则是来请旨安抚将士的。宇文通见了公主，心头一凛，连忙把话打住，却向陈元礼解释道：“我怕有乱军闯进，故而来此保驾。”其实陈元礼并没问他，他这一解释便显得多余，反而引起了公主的疑心陈元礼道：“将士们都是忠心皇上的，皇上可以无忧。请皇上下安抚诏，让他们也得安心。”玄宗便即下旨，命陈元礼去晓喻众军，说是杨国忠罪有应得，皇上对此次事情只有嘉奖，决不追究，妃子杨氏，亦已军旨赐死，叫将士们各自安心散去。

御旨传出，众军还未肯信杨贵妃已死，玄宗又命高力士将杨贵妃的尸体，用绣衾覆于榻上，抬出去给军士们看，军士们这才三呼“万岁”，各自散开。

玄宗又命高力士速具棺殓，将杨贵妃草草葬于马嵬坡上。就在此时，有两骑马自西奔来，军士们截住一问，却原来是广元太守差人来进贡荔枝的。

原来杨贵妃最喜欢吃荔枝，她是蜀州人氏，蜀中也产荔枝，不过不及岭南的甘美，所以后来她做了贵妃，“三千宠爱在一身”之后，便不再吃蜀中的荔枝，而要岭南刺史给他设置专使，进贡岭南的荔枝。当时名诗人杜牧有诗句云：“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说的便是这件事。

广元太守早已接到驿书，知道玄宗与杨贵妃“驾幸”西蜀，心中想道：“贵妃在这仓皇逃难之时，岭南的荔枝是吃不到了，我让她吃到家乡之物，也好讨她欢喜。”却不料荔枝送到，正是杨贵妃下葬之时。军士们搜到荔枝，哈哈大笑，顷刻之间，两大箩荔枝都给军士们吃得一颗不留。后来诗人张祐有诗云：“旌旗不整奈君何？南去人稀北去多。尘土已残香粉艳，荔枝犹到马嵬坡。”

诗人的吟咏不必尽述。且说玄宗见乱事已弭，洪水亦退，道路复通，虽然悲痛，亦有“不幸中之幸”之感，当下便令陈元礼约饬众军启行。哪知大乱虽然平息，却还有一点不大不小的风波，因为杨国忠原是蜀人，他的部下将吏，多在蜀中，有一部分军士便不肯西行，或请往河陇，或请往太原，或请复还京师，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这时道路已经复通，扶风郡守吕甫和一些地方父老也赶到了马嵬驿见驾，遮道挽留；这吕甫倒是个有胆识的官儿，攀着皇帝的车驾侃侃奏道：“至尊与太子俱往蜀中，中原百姓谁为之主？我等愿率子弟拱卫至尊，东向破贼，还保长安。”

玄宗经过了这场兵变，惊魂未定，而且安禄山的前锋已直迫长安，他哪里还敢回去。心中想道：“蜀中号称天府之国，即使是偏安之局，也要比在其他地方的好，最少可以多享几年福。”但这时众议纷纭，他乃惊弓之鸟，又不敢过拂众人之意，是以只顾低眉沉吟，不即明言所向。

太子李亨是个野心勃勃的人，正想趁此机会收揽大权，好巩固他未来的

皇位，当下便即奏道：“逆贼犯阙，四海分崩，不得民心，何以兴复？今父皇入蜀，倘贼兵烧绝栈道，则中原土地，拱手授贼，民心既离，岂能复合？然父皇以万乘之尊，又不能困守危城，冒不测之险；为今之计，不如由臣儿收集西北守边之兵，召郭子仪、李光弼于河北，与之并力东讨逆贼，克复二京，削平四海，然后扫除宫禁，以迎至尊。”

玄宗得太子挺身而出，愿肩重任，正合心意，立即如拟，便封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命他们同心讨贼，后来李亨不待父亲“驾崩”，便在灵武即天子位，是为肃宗。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且说在这场大风暴之后，铁摩勒本想弃职潜逃，后来见玄宗的安抚诏书已经颁下，心中想道：“皇帝老儿总不能失信于天下，诏书讲得明明白白，对此次事情，决不追究，而且杨贵妃亦已奉旨赐死了，我还何须恐惧。大丈夫来去当光明磊落，做事当有始有终，我既答应了师兄愿做皇帝老儿的保镖，若还中途逃走，成什么话，没说的，只好送佛送到西天吧。”

车驾启行之前，宇文通忽来说道：“铁都尉，皇上命你率领数十散骑断后，保护辎重。长乐公主的车驾，不必你作扈从了。”铁摩勒正怕与长乐公主太过亲近，欣然奉旨，不疑有他。

大队人马继续西进，蜀道难行，军士马匹累坏的日有所闻，幸而粮草已有接济，军士们所愤恨的杨国忠又已杀掉，因此虽然劳苦，士气却比以前旺盛得多，全军上下，无一怨言。

一路无事，话休烦絮。这日到了广元，已入蜀境。玄宗念将士劳累，准许歇息三天。这晚，铁摩勒便与秦襄尉迟北二人喝酒畅叙，酒正酣时，忽地有一个太监匆匆来到。

尉迟北吃惊问道：“公公，何事？”那太监道：“皇上有召，命铁都尉即行见驾。”尉迟北道：“哦，原来是宣召他么？铁兄弟，反正我也没事，陪你走一遭吧。”尉迟北掌管大内宿卫，不必奉诏，亦可进宫，这时虽是在走难途中，旧规仍在，故此他敢出此言。

哪知那太监却道：“皇上只是宣召铁都尉一人，‘行所’（即皇帝驻跸之所）宿卫，都已有人轮值了，尉迟将军，你自饮酒。”

尉迟北虽可自行进宫，但未奉诏却不能进去见皇帝，而且那太监的口气，又分明是不想尉迟北同行，尉迟北只好作罢，当下笑道：“既是行所无事，我也就乐得清闲了。铁兄弟，待你回来，咱们再喝个痛快。”皇帝宣召侍卫，那也是常有之事，尉迟北不疑有他。

铁摩勒却暗暗起了疑心，“马嵬驿之变，是我首先发难的，虽然皇上有诏，对任何人都不追究，但看他在这次事变之后，即不要我作公主的扈从，分明是对我已有疑心，不似从前信任了。为何他又要单独召我进宫？哎呀，难道这是公主的主意？”

广元城是远离战火的后方，广元太守给皇帝布置的“行所”，堂皇富丽，颇有宫殿规模，远非马嵬驿那座破庙可比。铁摩勒随着那太监进了行所，经过一条长廊，那太监按照宫中规矩，走在前头，高声报道：“铁都尉奉召来到！”

就在此时，忽见有一个神色张皇的宫女，倚着栏杆，突然把手一扬，将一团东西向铁摩勒抛过来，也幸亏铁摩勒正好与她打个照面，认得她是长乐公主的侍女，急忙将那东西接住，却是一个纸团。

铁摩勒吃了一惊，悄悄把纸团打开，刚看得清楚纸上那两个大字，便听

得站班的黄门内侍一叠声的传呼道：“ 宣铁都尉觐见。 ”那太监回过头来，说道：“ 铁都尉你可以进去了。 ”这时那宫女早已闪入角门，铁摩勒定了定神，咬咬牙根，装作毫无事情发生的样子，便随着引见的黄门官，穿出回廊，走进厅堂。

只见屋子里除了玄宗之外，只有宇文通一人。铁摩勒谨依君臣之礼，三呼万岁。

玄宗和颜悦色他说道：“ 爱卿平身。赐坐。 ”铁摩勒忐忑不安，谢过座位。玄宗问道：“ 听说日前马嵬驿之变，是你领头的，是么？ ”

铁摩勒心道：“ 来了，来了！ ”但他早有主意，却也不惧，便即回道：“ 皇上明鉴，当时群情愤激，微臣受众军推拥，实难置身事外。 ”玄宗道：“ 你的胆子倒真不小啊！ ”铁摩勒不卑不亢，答道：“ 微臣只思为皇上除奸去佞，祸福利害，从未顾及。皇上若认为不当，微臣甘受刑罚，万死不辞！ ”

玄宗摇了摇头，说道：“ 爱卿误解寡人之意了。像你这样有胆识，有血性而又忠心耿耿的人，朕正是求之不得，安忍处罚？朕在安抚诏中亦曾说得明白，对此次为朕除奸之人，只有嘉奖，决不追究。朕今日召你进来，就是要封赏你啊！铁铮听封！ ”

铁摩勒心道：“ 这皇帝老儿到底弄甚玄虚？ ”只得再跪下去，听他封赏。

玄宗说道：“ 朕封你为龙骑都尉，世袭罔替。另赏宫花一朵，御酒三杯。 ”

按当时朝廷的规例，只有中了状元的人，才可以得到皇帝赏花赐酒，所以这是莫大的荣誉。铁摩勒大觉意外，接过宫花，插在襟上，再接过皇帝亲手递来的酒杯。

这刹那间，铁摩勒蓦然想起了纸团内的两个大字，那两个字是：“ 速走！”不禁心中想道：“ 长乐公主向我示警，决非无因。要我速走，定是她已知道皇上有意加害于我，但现在皇上反而对我封赏……嗯，难道这杯酒里有古怪？ ”

铁摩勒心念一动，不忙喝酒，先把酒在鼻端嗅了一嗅，忽地将那酒杯一摔，只听得“ 　啷 ”一声，酒杯粉碎，地上溅起了点点火星！

这是一杯毒酒！

这刹那间，铁摩勒当真是气愤填胸，又惊又怒，他做梦也想不到皇帝会用这样卑污的手段对付他，他给皇帝做保镖，也曾救过皇帝的性命，现在皇帝却要用毒酒杀他！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玄宗喝道：“ 铁铮目无君上，着即赐死！ ”宇文通已是扑了过来，骈指如戟，倏的就点铁摩勒胁下死穴！

铁摩勒反手一掌，正是拼着两败俱伤的打法，宇文通领教过他的掌力，不敢硬拼，迅即移形换位，再点他背后的风府穴。

铁摩勒呼呼两掌，将宇文通迫退三步，大声说道：“ 皇帝老儿，你若说得出个道理，光明正大的将我处死，我甘受无辞！你不该言而无信，残害忠良。请恕我不能再做你的奴才了。 ”倏的拔出佩剑，便冲出去。

玄宗吓得直打哆嗦，待见他不是向自己杀来，这才惊魂稍定，要替杨贵妃报仇之念，又油然而生，立即喝道：“ 主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你目无君上，便该处死！还要什么罪名？众待卫，将他拿下，碎尸万段！ ”

宇文通不待玄宗发话，早已拔出判官笔追去，门外的侍卫也纷纷吆喝，作势拦截。

铁摩勒大喝道：“挡我者死，避我者生！”抡剑狂挥，泼风也似的真杀出去。宫中轮值的宿卫乃是尉迟北的手下，一来知道铁摩勒与他们的长官甚有交情；二来识得铁摩勒的厉害；三来，最主要的是他们也替铁摩勒抱不平，所以只是虚张声势，一触即退，待铁摩勒一冲过去，却又立即兜截过来，反而在有意无意之间，作了宇文通的障碍。

铁摩勒冲出“行所”，夺了一匹御马，快马加鞭，便向城外驰去。守城门的卫士是秦襄的部下，认得他是何人，不过也免不了要问他几句，铁摩勒伪称是奉旨出城，那个卫士便即打开城门。

就在此时，只听得宇文通大叫道：“不可开门，这厮已经反了！”原来他也骑了一匹御马追来。本来是距离甚远的，只因铁摩勒在叫开城门之时，稍受阻延，如今两匹马的距离已不到百步。

那卫士“啊呀”一声，吓得定了眼睛发呆，说时迟，那时快，铁摩勒已放马直冲过去。那个卫士这才傻头傻脑地去关城门，宇文通大怒道：“你疯了么？反贼已经跑了，还关城门？”快马冲到，一脚将他踢翻，衔尾疾追！

两匹马的脚力差不多，风驰电逐，转瞬间到了郊外，宇文通用判官笔的笔尖向马臀一戳，马儿负痛狂奔，双方的距离拉近了几十步。

忽听得弓弦声响，宇文通手挽强弓，连珠箭发，射铁摩勒的坐骑，铁摩勒挥剑拨打，但宇文通箭如雨下，铁摩勒既要保护自己，又要保护坐骑，便显得手忙脚乱，势难兼顾。

铁摩勒怒道：“来而不往非礼也！”也在暗器囊中掏了一把铁莲子撒过去，可是铁莲子的份量甚轻，不能及远，威力比起弓箭，那自是有天渊之别。虽然有几颗莲子打中了宇文通的坐骑，却未能造成伤害。

飞骑追逐，暗器交锋；宇文通追得近了，力挽强弓，嗖的一箭，洞穿马腹，铁摩勒一个筋斗，在马背上倒翻下来。宇文通哈哈大笑，叫道：“铁摩勒，你还往哪里跑？你这小贼，竟敢混入宫中，也算得是胆大包天了！哈哈，十年前给你侥幸逃脱，想不到天网恢恢，你还是撞在我的手上！”

宇文通一口喝破铁摩勒的来历，若在平时，铁摩勒定必吃惊，但在此时，他已成为皇帝所要追捕的“反贼”了，哪还有什么顾忌，立即大怒应道：“不错，我就是铁摩勒，你待怎么样？你当我怕你么？”

宇文通喝道：“好呀，你这反贼还敢抗旨拒捕么？今天可没有什么段大侠、南大侠来保护你了。”

铁摩勒听他提起旧事，怒从心起，冷笑说道：“我是反贼，你是忠臣不成？哼，哼，你当我不知你的底细么？想当年你助纣为虐，以堂堂的龙骑都尉身份，竟不惜充当安禄山的鹰犬，害了史义士一家，又想害段大侠，亏你还有胆量敢说我是反贼！”

宇文通面色陡变，大笑道：“这反贼二字是皇上封给你的，今生你也休想洗得脱了！你居然还要含血喷人，你以为皇上还会相信你的话么？”

宇文通正是为了害怕铁摩勒揭破他与安禄山勾结的底细，这才处心积虑，怂恿皇帝除掉铁摩勒的。这时他心里想道：“幸亏他这番话刚才在皇上跟前没有说出，要不然，皇上纵不相信，心中也会有个疙瘩。他如今已负上了个反贼的罪名，谅是秦襄与尉迟北也不敢维护他了，我得赶快把他杀掉灭口。”

宇文通素来自负，他虽然领教过铁摩勒的掌力，但自忖在兵器上能够胜得了他。心想：“皇上必然派人随后追来，这小贼今天是必死无疑的了。但

最好还是在那些人来到之前我便把他杀掉，免得他胡说八道。”

两人心中都是充满了旧仇新恨，登时在树林里交起手来。

宇文通与秦襄、尉迟北二人齐名并列，号称大内三大高手，武功上确有过人的造诣，两枝判官笔展开，端的有如毒蛇吐信，笔笔指向铁摩勒的要害穴道。

铁摩勒展开了六十四手龙形剑法，剑气纵横，剑光飞舞，也端的有如玉龙夭矫，变化莫测。宇文通胜在火候较纯，经验老到；铁摩勒则胜在内力悠长，血气方刚，两人各展平生所学，打得个难解难分！

宇文通想不到十年前几乎丧命在他手下的这个毛头小子，如今竟是大非昔比，越战越勇，斗了一百来招，自己还未能占得丝毫便宜，心中不禁暗暗发毛。

忽听得马铃声响，转瞬间那匹骏马已是飞驰来到，铁摩勒失声呼道：“秦大哥，你也来要小弟的头颅么？”

原来铁摩勒“反”出行所之后，玄宗立即传令秦襄与尉迟北二人，协助宇文通追捕，二人接了圣旨，大大吃惊，尚未知铁摩勒已被定了死罪，君命不可违抗，两人只好遵旨，秦襄马快，先行赶到。

宇文通厉声喝道：“你是反贼，还敢与秦将军称兄道弟么？秦将军认得你，他的金锏可认不得你！”这几句话厉害之极，实乃要迫秦襄动手。

秦襄又惊又急，左右为难；若无旁人，他还可以徇情私放；（他飞骑赶来，就是打算如此的。）但现在却有个宇文通在场，那是决计不行的了。

秦襄踌躇片刻，迫得说道：“铁铮，我尚未知你犯了何罪，但既有圣旨拿你，你就不应拒捕，免得罪上加罪！你有何冤屈，见了皇上，可以再行分辩。”秦襄打算与尉迟北联同用阖家性命来保他，必要之时，还可以恳请长乐公主代为求情，因此先叫他不可抗旨拒捕。

铁摩勒悲愤交集，说道：“皇上要杀我替杨国忠、杨贵妃填命，这还有什么可分辩的？秦大哥，我知道你是奉旨拿我，我不愿令你为难，好，我就随你回去，任那昏君处置。”

铁摩勒已愿意束手受擒，可是宇文通的双笔却如狂风暴雨般的袭来，莫说放下兵器，只要应招稍缓，就有性命之危！

铁摩勒大怒道：“我可以卖情面给秦大哥，却不能受你这厮欺负！”唰唰唰连劈三剑，斗得更烈！

秦襄叫道：“铁铮既愿奉旨，宇文将军，你就住手吧！”宇文通道：“他口说如此，剑未扔下，即如老虎未曾拔牙，你焉知他不会反啮？”

宇文通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秦襄又想劝铁摩勒先放兵器，但看这情形，铁摩勒与宇文通彼此互不信任，除非自己上去挥锏把铁摩勒的长剑打落，否则铁摩勒也断不敢放下兵器。

铁摩勒与宇文通本是难分上下，但秦襄一来，铁摩勒已有点心烦意乱，长剑狂挥，招数上不觉露出破绽，宇文通陡地大喝一声：“着！”一笔向铁摩勒胸前的“璇玑穴”插下！

秦襄大惊，正待上前解救，忽听得“叮”的一声，宇文通的判官笔歪过一边，随即听得一个带着稚气的声音说道：“秦将军，他们打得好好的，你却从中干阻，这未免太煞风景了！”

树林中突然现出一个人来，秦襄这一惊更甚，这人身材不满五尺，相貌十分特别，一副“孩儿脸”，活像一个大头娃娃，正是那名满江湖、曾经震

惊帝座的妙手神偷空空儿！

秦襄手按双锏，沉声问道：“空空儿，你到这里，意欲何为？”

空空儿笑道：“秦将军，你不必担心，你这对金锏，虽然也值得几个钱，却还未放在我的眼内，我贼瘾发作，也不会偷你的。我是特来看打架的呀！喂，你问了我，我也要问你了，你又来这里做甚么？”

秦襄道：“我，我是奉旨来，来捉……”他看了铁摩勒一眼，那“反贼”二字，实是不忍出口。空空儿道：“你要来捉谁呀？捉这个大个子呢，还是捉这个少年？”

秦襄道：“我们的事，你何必管？”

空空儿道：“不然。我已经说与你知，我是喜欢看打架的了。他们打得过瘾，我也看得过瘾。他们打架，你若不管，我也不管；你若要帮那一边，我也就帮另一边，一个对一个，两个对两个，这才公平！”

秦襄给他弄得啼笑皆非，但一来他领教过空空儿的手段，也知道他的怪脾气；二来他也实是不愿去捉铁摩勒。心中想道：“也好，我找到了这个藉口，正好袖手旁观。让铁贤弟得个机会逃生。”便道：“空空儿，你那日曾助了我们一臂之力，抓了你的师弟回去，看在这点情分，我愿与你交个朋友，你说如何就如何吧。”空空儿大笑道：“江湖上人人都说秦将军够朋友，果然不错。来，来，来！你放下了这对金锏，咱们都来看打架吧！”

空空儿现身之后，宇文通便变了颜色，待到空空儿说了不助任何一方，他的神色才渐渐恢复过来。可是，铁摩勒趁这机会，又已抢到了先手攻势，渐占上风。

空空儿看了一会，忽地自言自语他说道：“摩勒来作皇帝老儿的保镖，这已经算得是件奇闻，现在，他以皇帝保镖的身份，却又与护驾的都尉、他自己的上司打起来，这更是奇上加奇了。喂，铁摩勒，你为什么和长官打架？”

铁摩勒打得正在吃紧之际，来不及答他，空空儿道：“喂，小摩勒，秦将军都愿意和我交朋友，你倒不愿意吗？我在问你呀！”铁摩勒奋起全力，长剑一架，将宇文通迫退两步，没好气地答道：“那昏君说我是反贼，这厮要借我的头颅升官！”

秦襄听了，暗自惭愧，心想：“铁贤弟，莫非你也误会我了？”空空儿又大声说道：“摩勒，我本来想找你的，你猜猜看，我找你作什么？”

铁摩勒心道：“空空儿，你也真是太不识趣了。这个时候我哪还有闲心情与你聊天？”

空空儿大笑道：“猜不着么？我也谅你猜不着！好，我就告诉你吧。我有心与你交个朋友，想送一件极之难得的礼物给你。你再猜猜看，这礼物是什么？”

铁摩勒大声道：“不知道，我也不要！”

空空儿又大笑道：“你这话且慢点说，这礼物对你大有用处，你知道了非要不可！”

秦襄心中一动，问道：“到底什么礼物？你就说出来吧，别让他瞎猜了。我听着也急着想知道呢！”

空空儿道：“说出来又是一件奇闻！摩勒，你这位上司不是说你是反贼么？可是我手上有一封信，却正是这位宇文将军写给安禄山的，信中说得清清楚楚，愿意给安禄山作内应！你说这奇不奇？这封信我当礼物送你，你要不要？”

空空儿此言一出，宇文通面色登时大变，有如死灰，虚晃一招，便想夺路奔逃。铁摩勒哪能容他逃跑，脚尖一点，箭一般地又追上去，长剑指到了他的背心，宇文通只好又转身招架。

秦襄见此情形，知道空空儿所说是实，不禁心中大喜，“若是当真有这封信，铁贤弟拿到证据，回去告发，那就不唯无罪，反而有功了！”他陡地精神一振，提起双锏，便要上前。

空空儿双手一拦，笑道：“秦将军，你忘记了与我的诺言么，安静下来，看他们打吧！”其实秦襄这次却是意图帮铁摩勒捉宇文通的。

不过，到了此时，铁摩勒亦已无需秦襄来帮他了。宇文通最恐惧的事情给空空儿揭了出来，而且听空空儿的口气，他又是站在铁摩勒这边的，宇文通早已吓得魂魄不全，哪里还能凝神对敌？

铁摩勒大喝一声，剑招疾变，但见寒光匝地，紫电盘空，将宇文通整个身形，都笼罩在剑光之下。宇文通章法大乱，使出来已不成招数，铁摩勒“唰”的一剑刺将过去，在他的肩头上刺了一个透明的窟窿，宇文通忽地将双笔倒转过来，笔尖对准了自己的咽喉便刺。铁摩勒又是一声大喝，长剑一撩，将宇文通那一对判官笔打飞，喝道：“反贼，你想自杀，没那么便宜！”声到人到，迅即便点了宇文通的穴道，他恨气未消，顺手在宇文通面上，僻僻啪啪的又打了两巴掌。

空空儿笑道：“打得好，打得好！”掏出信来，递给铁摩勒道：“这件礼物对你是大有用处了吧？”不料铁摩勒却摇了摇头，并不去接这封信。正是：

只为伴君如伴虎，英雄义士已寒心。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英雄痛洒伤时泪　关塞萧条行路难

秦襄诧道：“铁贤弟，这正好可作你的护身符，你为什么不要？”铁摩勒道：“我不回去了。这封信请你拿去献给皇上，我不求什么功劳，只求抹去这‘反贼’的罪名便已心满意足。”

秦襄苦笑道：“铁贤弟，在皇上跟前当差的人，谁没有受过委曲？别说这些负气的话了！”

铁摩勒正容说道：“秦大哥，我说的可不是负气话。我曾答应了郭令公和南师兄，尽忠职责，保护皇上入蜀，邀天之佑，路上虽有风波，圣驾安然无事。现在险难已过，到了蜀境，此去已是一片坦途，我的担子也可以卸下来了。想你秦大哥也不至于说我对不起朋友，对不起皇上了吧？”

秦襄低声说道：“我知道，那是皇上对不起你。”

铁摩勒道：“马嵬驿之变，皇上失了贵妃，即算没有宇文通进谗，皇上对我，也是怀恨于心的了。我若回去，纵然这次幸免，下次也会另有其他罪名。秦大哥，你要知道刚才在行所发生的事情么？”

当下，铁摩勒将皇帝怎样骗他，说是给他加官进爵，却赐他毒酒之事说了出来，然后问秦襄道：“秦大哥，你替小弟想想，我还好回去吗？”

秦襄黯然不语，虎目蕴泪，不知是为了铁摩勒的遭遇而难过，还是为了皇帝对忠奸不分而生悲，好一会子，都说不出话来。

空空儿笑道：“这又何须难过，摩勒，皇帝老儿不赏识你，我赏识你。你本来不合适作什么侍卫的，在宫里当侍卫，就像猛禽被关在笼子里一般，那有多闷呀！”

空空儿笑了一笑，又道：“我这次带礼物给你，本来是想对你有点好处的，现在也用不着了。”

铁摩勒道：“不，还是有用处的。最少也可以令到那位糊涂皇帝，明白谁才是真正的反贼。”说罢，将那封信接了过来，转交给秦襄。然后问道：“这封信你是怎么得来的？又怎的这样巧，刚刚在这时候送到？”

空空儿道：“这是我在精精儿的身上搜出来的。宇文通与安禄山的往来书信，都是他代送的，这次合该宇文通倒楣，这封信他还没来得及送去，就给我揪回山了。

“我搜出了这封信，就来找你，到得广元的‘行所，之时，想不到你已经出了事，我听得那皇帝老儿正下令追捕你，我则追踪宇文通的马蹄痕迹，追到了这儿！”

秦襄和铁摩勒听了，不禁骇然，一面震惊于空空儿飞行绝迹的轻功；同时对空空儿的这番行事，也感到有点意外。

要知空空儿号称天下第一神偷，一向恃强傲岸，任性胡为，黑白两道，全不买账，因此武林中人，十居八九都是咒骂他的，秦、铁二人，过去也是把他当作“妖邪”看待，想不到就是这个空空儿，两番帮了他们的大忙，不由得秦、铁二人不对他刮目相看。铁摩勒更是心中想道：“空空儿虽然行事怪僻，却原来也还有几分侠气。怪不得段大侠受了他夺子之辱，也还不肯随声附和地骂他。”

空空儿侧耳一听，笑道：“追兵已经来了，摩勒，要是你不想回去，这就该走了。”

铁摩勒道：“秦大哥，数月来多承照料，呵护周全，小弟今日拜辞了。

尉迟大哥跟前，也请你代为致意。”

秦襄叹口气道：“我等三人，肝胆相交，正道是朝中有伴，却不料今日又劳燕分飞。事已如斯，铁贤弟，我也不敢强留你了。但愿你不要太计较所受的委屈，身在江湖，心存汉阙，同诛逆贼。天下太平之后，咱们还有相见之期。”

铁摩勒道：“这个不劳大哥吩咐，那昏君虽要杀我，我却是不会记这私仇的。我准备就潜回潼关敌后，助南师兄抗击贼兵。”

秦襄赞道：“铁贤弟，你不愧是个好男儿！我在蜀中竚候你们的捷报。请恕我不能远送了。”当下将宇文通捆缚起来，放在马上，回首一声：“珍重。”便催马出林，那匹黄骠马也似知道从此要与铁摩勒分离，长嘶不已。秦襄频频回顾，铁摩勒目送征骑，两人都不禁黯然伤别。

空空儿道：“秦襄已经出去与他们会合，追兵是不会到这儿来了。咱们还可以歇一会儿。摩勒，你不记皇帝老儿之仇，可还记着你我之间的旧恨么？”

铁摩勒正容答道：“这次，你帮我的忙，我该谢你。但你夺了段大侠的儿子，这件事，我却是怎也不能原谅你。”

空空儿笑道：“刚才秦襄在这里，我的话还只说了一半。实不相瞒，我这次前来找你，除了给你送礼之外，另一半原因，却正是为了那个孩子。”

铁摩勒道：“你愿意把那孩子交还段大侠了么？”

空空儿道：“那孩子不在我的手中，不由得我来作主。”铁摩勒大失所望，道：“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空空儿道：“不然，你还记得我当年对段大侠的诺言么？”铁摩勒道：“你说迟则十年，总之着落在你的手上，将那孩子交回。哎，现在刚好是十年了，你却又如此说法……”空空儿截断他的话道：“我是绝不会让段大侠说我失信的，当然是有了希望才来。你听我说吧。”

空空儿续道：“收养孩子的那个人其实并无恶意，他对那孩子爱护得无微不至，当真是亲生的儿子也不过这般，而且还把一身超凡绝俗的武功也传了给他。现在，这个孩子虽然不过十岁，武功的基础已经打得非常扎实了，那个人也愿意将孩子交回他原来的父母。不过，要他的父母亲自去接他回来。”

铁摩勒问道：“这人是谁？”空空儿道：“这人是一位武林前辈，他的名字，我不敢说。”

铁摩勒听了，不禁大为奇怪，心中想道：“空空儿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对这个人却竟是如此敬畏，连他的名字也不敢出口，真不知是甚来头，能令空空儿如此？”又想：“虽说这人疼爱孩子，但他要了别人的孩子，十年来不许孩子的父母知道消息，这也未免太过不近人情！”

铁摩勒是个耿直的人，对这位武林前辈的行事殊不以为然，不过，这究竟是一个值得欢喜的消息。当下，铁摩勒便即问道：“如此说来，你可是为了要打听段大侠的下落而来找我的么？”

空空儿道：“正是。兵荒马乱，四海茫茫，要找一个居无定址的人太不容易，你是跟着皇帝老儿走的，找你便容易得多了。”

铁摩勒道：“段大侠的行踪我也不知，我的南师兄和皇甫前辈等人，在潼关附近编组义军，待我先去找寻他们，然后再打听段大侠的消息。”

空空儿沉吟半晌，说道：“如此辗转寻人，只怕要费许多时日，我还有

点事情，要到别处去，不如这样吧，你若找到了段大侠，就请他们夫妇再到玉树山的玉泉观来，我在那里等候他们。会合之后，再一起去见那位前辈。”

铁摩勒道：“好，我一定替你把话送到。这事情了结之后，我与你的仇恨一笔勾销！”空空儿大笑道：“好小子，恩怨分明，真不愧是铁崑仑的儿子！”笑声尚在林中回旋，人影已经不见。

铁摩勒呆了片刻，心想一个人真是难以捉摸，自己曾那么样的恨过空空儿，想不到现在竟和他交上了朋友，从空空儿身上又不禁想起王燕羽来，不觉一片茫然。

铁摩勒那匹坐骑已给宇文通射死，幸而宇文通那匹坐骑只是略受轻伤，尚堪代步，铁摩勒随身带有金疮药，给它敷了伤口，便即跨马登程。

一路平安无事，但离开蜀境，回到关中的来时原路，但见荒芜的景象，比前更甚，当真是人烟稀少，十室九空，觅食也有点困难。

铁摩勒一路上猎取鸟兽，有时还要掘野菜充饥，这时已是初冬时分，鸟兽很少出来，野菜也大都枯黄了。铁摩勒为了寻觅食物，自不能专程赶路，有一顿没一顿的，常受冻馁之苦，走了一个多月，才到扶风郡境内，离长安还有三百多里。

这一日铁摩勒正骑着那匹御马在大路上走，那匹马本是匹雄健的骏马，但经过千里驰驱，途中又缺乏水草，早已形销骨立，变成了一匹瘦马，疲累不堪了。铁摩勒爱惜马力，策马缓缓而行。忽见前面尘头大起，有一彪军马驰来，前头打着一面大旗，绣着金龙，并绣有“大燕”二字。

铁摩勒初时以为是官军，待到看清旗号，方知不是。原来这“大燕”二字，乃是安禄山的“国号”，安禄山在攻陷洛阳之后，便僭号称帝，国号“大燕”。这支军队竟是安禄山的队伍。

铁摩勒大吃一惊，心中想道：“贼军在此出现，这么看来，长安是早已陷落了。”再过一会，那彪军马的距离更近，队伍前头那两个将军的面貌也看得清楚了。

铁摩勒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那两个伪将军不是别人，正是薛嵩和田承嗣，十年前铁摩勒在长安曾和他们交过手的。

铁摩勒慌忙离开大路，纵马向田野中奔跑，当真是“落荒而逃”！

相隔十年，薛、田二人已认不出是铁摩勒。不过，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人烟绝迹的地方，却有一个少年骑马乱跑，当然会引起贼兵的注意。

薛嵩喝道：“你是什么人？过来，过来！”铁摩勒哪里肯听，跑得更快了。田承嗣道：“这人定是唐军探子，不必再问了！”一声令下，登时有数十骁骑，飞马来追，箭如雨下。

若在平时，铁摩勒真不会将这几十个贼兵放在心上，但此时他腹内空空，气力已使不出来，他挥剑拨打，打落了十几支箭，终于中了一箭。

贼兵追得更近，有个军官模样的人叫道：“你们看我的箭法！”拉起五石强弓，嗖的一箭，便把铁摩勒的坐骑射翻。那军官哈哈大笑，纵马上来，抛出绳索，要活捉铁摩勒。另外两个贼兵，亦已驰马赶到，成了三面包围之势。

铁摩勒提一口气，在马背上纵身飞起，喝道：“你也看我的箭法！”正有两支箭射到，铁摩勒在半空中翻了一个筋斗，接过了那两支箭，就当作甩手箭发出，登时也把贼兵的两匹马射瞎，把那两个贼兵抛下马来，他迅即一个“鹞子翻身”，又扯着了那军官抛过来的绳索。

铁摩勒虽然饿得头晕眼花，又受了伤，但他到底是具有上乘武功的人，一执着了绳索的一端，立即施展“借力反击”的功夫，但听得“呼”的一声，两人刚好对调了一个位置，铁摩勒落下地来，手挥绳索，却把那军官抛上了半空，摔得个发昏章十一！

隐隐听得有人赞道：“咦，这人好俊的身手！”声音似是熟人，铁摩勒茫然四顾，想要找那说话的人，忽觉一股热血冲到喉头，登时眼睛发黑，跌倒地上，人事不知！原来他的气力、精神也都已用尽了。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铁摩勒悠悠醒转，视力还未完全恢复，朦朦胧胧之中但见一个戎装佩剑的人，正俯着腰看他。铁摩勒翻了个身，想跳起来，可是力不从心，“咕咚”一声，又摔倒了。铁摩勒叫道：“薛嵩反贼，你杀了我吧！”

那人忽地伸出手来，掩住了他的口，低声说道：“你别胡乱叫嚷，我不是薛将军！”

铁摩勒定睛一看，这才认出了这个人乃是聂锋。

原来出声称赞铁摩勒的那个人就是聂锋，他心肠较好，又爱惜铁摩勒的身手，因此便向薛嵩求情，救了铁摩勒的一命。聂锋是薛嵩的表弟，又是他的副手，本领比薛嵩强得多，薛嵩的“战功”大半是靠他挣来的，所以即算撇开表亲的关系不谈，他也非给聂锋的面子不可。

聂锋将铁摩勒安置在自己的帐中，给他裹好伤口，又把参汤给他灌下。

当年铁摩勒在安禄山的长安府邸里也曾和聂锋交过手，事隔十年，铁摩勒已长大成人，聂锋初时也还认不出他，但越看越觉得似曾相识，待到铁摩勒醒来之后，一开口便骂薛嵩，聂锋这才识破了铁摩勒的身份。

聂锋拉过了一张毯子，给铁摩勒盖上，笑道：“你可是铁摩勒么？你好大的胆子！听说你已经给唐朝的皇帝老儿当御前侍卫去了，怎的却又单身匹马，到这儿来？”

当年段珪璋夜闯安府救史逸如的时候，聂锋曾暗中庇护过他；后来他又曾想过法子，想把史逸如的妻子卢夫人救出去，这两件事情，铁摩勒都是知道的。当下也不再隐瞒，便直言说道：“不错，我就是铁摩勒。我不惯拘束，不想做皇帝老儿的侍卫了，私逃回来，想不到在这儿撞上了你们，要杀要剐，随你们便。”

聂锋笑道：“你还是当年的那副倔强脾气。我若要杀你又何必救你？不过，你可不能胡乱骂人，要是给薛将军听到了，我也就无法庇护你了。”

聂锋又道：“你既不愿给那皇帝老儿当差，那就留在我这里吧。”

铁摩勒冷冷说道：“你救了我的性命，我感激你；你这样劝我，我却要骂你了！”聂锋道：“我这是一番好意，怎么反而该骂了？”铁摩勒道：“你叫我留在这里，你把我看成何等样人？我是顶天立地的大唐汉子，岂能留在反贼军中？要嘛，你就杀我；要嘛，你就放我，没有第三条路了！”

聂锋面上一阵青，一阵红，半晌说道：“大唐天子仓皇辞庙，狼狈而逃，困处一隅，偏安西蜀，亦难久存，你又无官守，却去做什么大唐的忠臣？”

铁摩勒冷笑道：“只是做官的才有守土之责么？聂将军，你看错了。皇帝老儿虽然抛弃了百姓逃难，百姓仍然是要保护自己的家园的，现在大河南北，已是民军四起，你还不知道吗？何况郭令公已兴兵于太原，太子亦督师于灵武，你们现在虽尚能肆虐于一时，亦不过回光反照而已！”

聂锋连忙摇手道：“摩勒，在这里你暂且莫谈国事，咱们只论朋情。你

愿意把我当作朋友的话，就安心在这里养伤，伤好了我自有分数。”

铁摩勒翻了个身，说道：“我的伤倒没有什么，我只是为你可惜。”

聂锋睁大了眼睛，想要禁止他说话，但想了一想，却又不自禁地问道：“你为我可惜什么？”

铁摩勒道：“段大侠也曾和我谈起你，赞你是个有血性的男儿。想不到你竟然同流合污，甘心为虎作伥！”

聂锋满面通红，过了好一会子，方始叹口气道：“段大侠果真这样赞过我么？这倒使我羞惭了。摩勒，这些话请你不要再谈了，日久之后，心迹自明。”

铁摩勒试出了他的心意，也就含蓄地说道：“将军如此，我也就放心在你这里养伤了。”

正说到此处，忽听得有人走来，未曾揭帐，便大声问道：“那小子可活得成么？”正是薛嵩的声音。

聂锋大吃一惊，连忙走到铁摩勒的身边，手掌在他伤口的旁边轻轻一抚，接着又在他的面上轻轻一抹，然后低声说道：“你切不可胡乱说话！”

铁摩勒最初莫名其妙，但心念一动，便即恍然大悟：“他把血污涂花了我的面，那是要叫薛嵩认不出我的本来面目。”

聂锋方才应了一声，薛嵩已拉开帐幕，走了进来。

薛嵩向铁摩勒扫了一眼，说道：“这小子可伤得不轻啊，简直象个血人！”聂锋道：“还好，受的只是外伤。他体魄强健，调养个十天半月，想必也会好了。”

薛嵩皱眉说道：“这小子武功不错，医好了他，倒是个有用之材，只不过在行军之中，却是难以伺候他啊，医药也不方便！”他横掌如刀，作了一个手势，表示不如“咔嚓”一刀，将他杀了算了。

聂锋忙道：“你猜这人是谁？说起来还是咱们的乡亲呢！”薛嵩道：“哦，是吗？说给我听，看我还记不记得？”

聂锋道：“他是我姑妈的疏堂侄子的外婆的孙子，就是那给人放牛的王老头的孙子，名叫王小黑的。你说巧不巧？”

薛嵩自小离开家乡，哪里记得这些缠七夹八的亲戚关系，不过，他有一个“好处”，对同乡还肯照顾，聂锋就利用他这个弱点，乱说一通，他也居然相信了，说道：“嗯，那可真是巧了。那就留他在军中吧，不过要拨出专人来照料他，却也还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就让他自生自灭吧。”

聂锋道：“小弟已想出个法子了，反正这里离长安不过两天路程，我就派人送他回去，让他在长安好生安养，痊愈之后，再来投军，那时还要请你多多照顾。”

薛嵩道：“对，你这个办法很好，就这么办！我身边正缺少 有本领的人，他好了之后，可以做我的卫士！”

聂锋道：“王小黑，你还不谢过薛将军？”铁摩勒故意嘶哑着声音，含含糊糊他说了一声：“多谢，请恕小人不能起来叩头。”

薛嵩笑道：“你正在养伤，不必多礼了。哈哈，今天我还几乎把你当作唐军的探子宰了你呢！”

薛嵩说了一会闲话，兴尽告辞。聂锋抹了一把冷汗，说道：“好，幸亏你没有胡乱说话，现在你可以起来吃点稀饭了。你饿得太久，暂时只能吃点容易进口的东西。”

聂锋早已给他准备了一锅粥，还有半条蒸得烂熟的羊腿和一碗肉羹，铁摩勒也不客气，把稀饭和菜肴都吃得干干净净。他所受的伤，不过是摔倒之时，给尖利的石子割损了一些皮肉，并无大碍，吃饱之后，登时精神大振。

聂锋坐在一旁陪他，见他神色转好，大为快慰，说道：“ 摩勒，看来，你在明天便可以起程了。咱们相聚之时无多，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听说在皇帝老儿逃难的前夕，曾有人入宫行刺，那时，你可在场吗？ ”

铁摩勒道：“ 不错，是有这么回事，刺客便是精精儿。他是你们这边派出去的，难道你还不知？ ” 聂锋道：“ 正是因为不见他回来，所以想打听一下。 ” 铁摩勒说笑道：“ 他已被他的师兄揪回山去，最少在三年之内，他是不会在江湖露面了。 ” 当下，将那次精精儿行刺的经过说给聂锋听，只隐瞒了王燕羽背叛精精儿的那一段。

聂锋又问道：“ 你最近可有见过夏凌霜女侠么？不知她可安好？ ” 铁摩勒道：“ 她与我的南师兄已经成婚，好得很！怎么你会问起她？ ” 聂锋道：“ 我以前曾在薛将军家里见过她，承蒙她还看得起我，没有把我当作坏人。 ” 铁摩勒道：“ 对了，这事情她也曾对我说过，你对卢夫人暗中维护，她家已知道了。段大侠很感激你。 ”

聂锋色然而喜，这倒并不是因为听得夏、段二人说他好话，原来他那次被精精儿骗去了卢夫人托他转交夏家的信，生怕夏凌霜被精精儿所害，内疚于心，数年不安。所以他才特别要向铁摩勒打听这两个人的事情。但他却不知，夏凌霜虽然无事，她们母女却因此受了许多灾难，她的母亲也已死了。

也幸亏铁摩勒没有对他说起那些事情，减少了他许多顾虑，当下说道：“ 摩勒，你见到段大侠和夏女侠的时候，请代为致意，就说我聂某人承蒙他们当作朋友看待，将来必定有所报答他们。 ”

两人谈得越发投机，铁摩勒听他口气，已断定他不是甘心从贼，当下念头一动，向他说道：“ 我还有一件事情请你帮忙，不知你可愿意？ ” 聂锋道：“ 只要我力之所及，决不推辞。 ” 铁摩勒道：“ 我想见卢夫人一面，你办得到么？ ”

聂锋沉思一会，毅然说道：“ 摩勒，我可以给你设法，但我也要请你不可做出令我难为的事情。 ” 铁摩勒道：“ 你放心，我只是要见她一面，决不在薛家胡闹，难道你怕我将薛家的家人残害么？ ” 聂锋道：“ 你是侠义中人，我知道你不会胡乱杀人。但你亦不能将卢夫人劫走。其次，你不能在薛家露出你的身份。 ” 铁摩勒道：“ 好，我都答应你。不过，若是别人来救她出去，我就管不着了。 ” 聂锋道：“ 她自己愿意留在薛家，只要不是用强绑架，她是不会走的。当年我想暗中将她放走，她也不愿走呢。 ”

聂锋取出一面腰牌，说道：“ 这是我军中通行的凭证，你有了这面腰牌，路上就不会受到阻难，到了长安，也可以凭此证明你是在军中当差的。明天我设法雇一辆车送你去长安，到了长安，你可以住在我的家中，我与薛将军是比邻而居，两家有门相通的。你住下来，自有机会可以见到卢夫人。 ”

铁摩勒大喜拜谢，说道：“ 我的伤已无大碍，只须赐马一匹代步便可，不必另雇车辆了。 ”

聂锋道：“ 我再写一封信给你，交给我的管家，他会妥贴招呼你的。我家中人口无多，除了内子和小女之外，只有几个家丁，他们都是我的心腹，你可以无忧。不过，长安现在还是很乱，没事你少出门。 ”

铁摩勒再拜道：“ 我理会得，你也请放心。承你肝胆相照，道义相交，

我感激不尽。”这个时候，东方已经发白，铁摩勒取过书信，藏好腰牌，便即动身。聂锋挑了一匹好马给他，亲自送他出营。

铁摩勒有了那面腰牌，不但沿途无阻，还可以充作出差的军官，在各处驿站食宿，免受了饥寒之苦。

第三日到达长安，只见大街上每隔数十步便有站岗的兵士，两旁商店都是半掩门户，街头上行人寥寥无几，道旁的沟渠还不时可以发现死人的骸骨。原来安禄山攻进长安之后，肆行杀戮，在京的宗室皇亲，无论皇子皇孙，郡主县主，驸马郡马等国戚，来不及逃走的都给剖腹剜心，文武百官，不肯降顺的，也都被一刀了结。小民枉死的，更不计其数。当时诗人韦庄有两句诗道：“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碎公卿骨。”便是记录安禄山破城之后的惨象的。

铁摩勒好生感慨，“长安数代繁华，想不到今日竟变成了人间地狱，可恨那皇帝老儿，在太平时候，只顾自己寻欢觅乐，宠任奸佞，把杨国忠、安禄山都当作腹心，他宗庙被毁，乃是自食其报，不足惋惜，只是却连累了许多无辜的百姓！”

聂锋是安禄山手下有数的将军，铁摩勒取出腰牌，以回京办差事的军官身份，向站岗的士兵查问，很容易便查到了聂家的所在。

只见两座大屋毗连，一边乃是薛府，一边乃是聂府，铁摩勒心中暗喜：“我得这个藏身之所，真是最好也不过了。不但有机会可以见卢夫人，还可以等待段姑丈的消息。”段珪璋当日和他分手时，曾发过誓言，无论如何，也要将史逸如的妻女救出魔窟，故此铁摩勒料他迟早也会到长安来。

当下铁摩勒便去叩门，将那封信交给了门子，不久管家便亲自出迎，带他进去。聂锋那封信是把铁摩勒认作同乡亲戚的，他的家人当然不敢怠慢。

哪知经过了院子，正要踏上台阶的时候，忽听得一个稚嫩的声音喊道：“看镖！”

陡然间只听得铮铮两声，两枚钱镖，破空飞出，形如“人”字，一高一低，铁摩勒听风辨器，已知高飞那枚钱镖是打他胸部的“灵府穴”，低飞那枚钱镖是打他膝盖的“环跳穴”，不由得大吃一惊，做梦也想不到会在聂家遭受暗算！

心念未已，那两枚钱镖已到，铁摩勒反手一抄，把高飞那枚钱镖接到手中，身形一仰，脚尖踢起，又把低飞那枚钱镖踢落。说时迟，那时快，挣的一声，第三枚钱镖又到，铁摩勒无可躲避，只得把接来的钱镖打出，碰个正着，两枚铜钱，同时跌落。

就在这时，只听得一个妇人斥道：“隐娘，不可无礼，这是你爹的客人！”铁摩勒抬头一看，怒气消了一大半，却原来站在台阶上发钱镖打他的人，竟是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梳着两条辫子，一副淘气的脸孔，看来最多不过十二三岁。在她背后，有一个中年妇人，想必是她母亲。

那管家忙道：“这是我家主母，这是我家小姐，王兄，你不可见怪，我家小姐——”话犹未了，那女孩子已拍起手笑道。“叔叔，你的功夫很好呵！这一手接镖还镖真是漂亮极了，他们都比不上你！”

聂夫人呵责女儿道：“你真是越来越野了，也不看看来的是谁，就胡打一通。幸亏这位叔叔没给你打着！要不然我可要给你气死啦！”跟着对铁摩勒解释道：“这是小女隐娘，从小就欢喜拈枪弄棒的，这几天她学会了用铜钱当暗器，玩得正起劲，总是缠着家丁，要他们‘接镖’，哎呀，真是不好

意思！”那女孩子道：“打着了也没什么，我会给他解穴的。叔叔，你不会生我的气吧？”聂夫人怒道：“你还要辩，待你爹回来，我告诉他，叫他撕了你的皮！”

铁摩勒这才明白，敢情这女孩子误将他当作家丁，拿他试“镖”来了。他小时候也是个淘气的孩子，嗜武爱玩的，非但不恼，反而替聂锋欢喜，“我在她这样年纪的时候，暗器功夫还远不如她呢！”当下便赞她道：“真是将门虎女，巾帼英雄。夫人不可怪她，暗器打穴，本来是要多练的。”

聂隐娘得意笑道：“妈，你听听人家是怎么说，不练怎么行呢？”聂夫人笑道：“你再夸奖她，她更要胡闹了，她爹爹已经把她宠坏了。你练暗器，也不该把活人当靶子呀。”聂隐娘道：“妈，这你就外行了，钱镖打穴，除了找活人‘喂招’，那还有什么办法？”铁摩勒道：“我倒有一个主意，叫人给你造一个木人，按照人体的穴道部位圈上圆圈，叫人找着木人飞跑，你发钱镖打木人的穴道，不也是一样吗？”

聂隐娘拍着小手叫道：“这个法子真好，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叔叔，你一定是会家子，你陪我练武。”

铁摩勒笑道：“我是个乡下人，只懂得几手庄稼汉的把式，要我陪你练武，那就只有挨打的份儿了。”

聂隐娘撅着小嘴说道：“我不信！我的三枚钱镖都给你接了，你还说不懂，骗得了谁？”

聂夫人道：“隐娘，别胡闹。王叔叔才来，茶都未曾喝一杯，你怎么可以就歪缠客人，要人家陪你练武？简直是不懂规矩，走远一些！”跟着笑道：“都是他爹把她宠坏了，好在王叔叔不是外人，若是在别的客人面前，人家不笑话你也会怪我没有家教呢！”铁摩勒道：“这正是将门本色，她年纪轻轻，有这样的武功，人家称赞她还来不及呢，怎会笑话？”

聂隐娘给她母亲一骂，不敢再缠，但也不走开，看来不单是父亲宠她，母亲也把她娇纵惯了。所以她对母亲的话听一半不听一半，看那样子，似是还在等待铁摩勒和她练武。

聂锋的信上说铁摩勒是他的同乡王小黑，还沾着一点亲戚关系的，聂夫人不免和他叙叙乡情，并问起一些相识的人来。好在聂夫人亦是离乡日久，对乡下的事情并不清楚，铁摩勒又曾得聂锋之教，聂锋早已预料到他妻子会问起那些人，给铁摩勒准备了一套说话，铁摩勒东拉西扯，还勉强可以应付。遇到他不大清楚的，便避重就轻，拣自己知道的多说一些，含混过去。

聂夫人不过是为了礼貌关系，出来见他，并非有心盘问，谈了一会，要问的也都问了，当下便道：“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难得有乡亲来到，你在这里住下，不必客气，要当作在自己家中一般才好。房间我已给你准备好了。”

那管家正要带铁摩勒进房安歇，忽地又有一个女孩子走来，叫道：“隐娘姐姐，今天还练剑吗？”

聂隐娘道：“红线，你来得正好，这位王叔叔是新来的客人，他的武功高明得很，咱们的剑法是关在屋子里练的，没给外人看过，也不知是行还是不行。不如请王叔叔今天给咱们评一评吧！”

聂夫人道：“隐娘，你又来缠王叔叔了。你们自己练去吧。”聂隐娘道：“反正王叔叔现在已没事了，他茶也喝过了，你说他是咱们的自己人，爹不在家，我请他指点，有何不可？”

名叫红线那女孩子长得非常秀丽，年纪比聂隐娘小，看来至多十岁，铁

摩勒望了她两眼，只觉她的相貌很像一个人，不觉心中一动。

铁摩勒道：“指点二字，我当不起。让我开开眼界，倒是真的。这位小姑娘是——”聂隐娘道：“她是我的薛家妹妹。红线妹妹，你也来见过王叔叔。”聂夫人补充道：“她就是隔邻薛将军的掌珠。她们一对表姐妹倒是好伴儿，天天在一起玩的。薛将军想必你已是见过的了？”铁摩勒道：“薛将军很重乡情，我这次到长安来，就是多蒙他的照顾。”

薛红线过来请了个安，说道：“我的剑法还是初练的，等会你看了可别要见笑。”她的态度比聂隐娘要文静得多，更惹人爱。铁摩勒颇感诧异，心里想道：“难道我所料想的错了？她当真是薛嵩的女儿？奇怪！薛嵩怎会生出这样的好女儿？”

铁摩勒已然答应了去看她们练剑，聂夫人也就不再拦阻了。当下，聂隐娘便带铁摩勒进入后花园，她家的练武场，就在花园之内的。两旁有兵器架，十八般兵器，一一齐全。

可是这两个女孩子并不拿起真刀真剑，而是各自在兵器架上拣出了一柄木剑来，想来这两柄木剑就是专为给她们练剑用的。场边有一桶石灰，聂隐娘将木剑在石灰中一插，反身跃出，叫道：“来吧！”

薛红线学了她的样子，木剑蘸了石灰之后，说道：“今天我不必你先让我三招了。”木剑扬空一闪，脚踏中宫，进了一招，铁摩勒一看，不觉大吃一惊。他起初只道是小孩子的玩艺，哪知薛红线使出来的竟是上乘剑法，看她中宫进剑，使的明是“白虹贯日”的招数，招数未曾使老，倏的剑锋一颤，便滑过一边，左刺肩胛，右削腰胁，变化的迅速轻灵，竟无殊武林高手。

聂隐娘的应招更怪，只见她横剑当胸，站定不动，待得薛红线的木剑已经刺到，她突然双足交叉，往下一蹲，矮了半截，薛红线的木剑几乎贴着她的头皮削过，却没有刺着她。薛红线跟着一招“红霞铺地”，木剑抖起了一个圆圈，就在她的头顶上罩下来。铁摩勒正在心想：“要是当真对敌，这一招可不容易躲避。”心念未已，陡然间，只见聂隐娘单足支地，打了几个盘旋，沉剑一引，便倏的上挑，薛红线的木剑被她绞着，转了几转，她那先手攻势，已给解了。

两柄木剑一合再分，薛红线绕场游走，铁摩勒暗暗注意她的步法，竟是踏着九宫八卦方位，丝毫不乱。聂隐娘展开了攻势，俨如蝴蝶穿花，一柄木剑指东打西，指南打北，非但中规中矩，而且往往有出人意表的招数，连铁摩勒这样一位剑学行家，也料想不到的！直把铁摩勒看得眼花缭乱！正是：

长江后浪推前浪，英雄巾帼胜须眉。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故都又见重归鹤　通客何堪不了情

铁摩勒越看越觉得奇怪，不但是惊奇于她们剑法的精妙，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看不出她们的师承。铁摩勒暗自想道：“薛嵩、聂锋我都曾经和他们较量过，薛嵩的剑法甚是平常，这且不说；聂锋的剑法虽然高明得多，但也远远比不上这两个女孩子的奇诡多变，路数也完全不同！看来她们的剑法绝不是父亲教的！”

这时，聂隐娘与薛红线已经斗了将近百招，薛红线踏着九宫八卦方位，极力抢攻，聂隐娘沉着应付，守中带攻，一剑一剑的反削回去，稳健轻灵，兼而有之，看来功力似比薛红线略胜一筹。

铁摩勒正自心想：“小的这个恐怕就要输了。”薛红线也似乎知道自己要输，突然使出个出奇制胜的险招，脚尖一点，倏地身形掠起。凌空刺下。铁摩勒识得这一招是“白猿窜枝”，乃是袁公剑法中一招精妙的招数，铁摩勒曾见空空儿使过，当年他的姑丈段珪璋就是败在这一招的。但薛红线用这一招却和空空儿又不尽相同，空空儿是身形平射出去，而她则是凌空击刺，方位和剑势都有变化，不过都是妙到毫巅，真可说得上是“异曲同工”。

铁摩勒禁不住大声喝彩，就在彩声之中，只见聂隐娘双腿下弯，纤腰后仰，木剑往上一封，她用的是“铁板桥”的功夫，双足牢牢钉在地上，腰板几乎放平，薛红线的木剑在她面门刺过，只差几分。聂隐娘这一招用得更险更妙，但过后铁摩勒自己寻思，也只有这一招才能应付。

但听得“卜”的一声，聂隐娘的木剑架上去，薛红线的木剑击下来，双剑相交，薛红线的冲力较大，聂隐娘的功力较高，两柄木剑登时都脱手飞出，两个女孩子也已笑吟吟的拉着手儿站在一起。

薛红线道：“表姐，还是我输了！”这时铁摩勒方才看得清楚，薛红线的身上有七点灰点，聂隐娘身上只有三处。即是说在她们斗剑的过程中，薛红线中了对方的七剑，而聂隐娘则仅中了三剑。

聂隐娘道：“不，你已经比上次进步多了，上次我让你三招，结果也是和今天一样。你比我小两岁，过两年你会强过我的。”

薛红线道：“咱们别自己私评，还是向这位王叔叔请教吧，看看有什么使得不对的地方，要是和敌人真打的话，管不管用？”

铁摩勒笑道：“你们的剑法比我高明，这是问道于盲了。”他说的当然有点谦虚，不过也是实话，要是只论剑术，铁摩勒未必胜她们。

这两个女孩子哪里肯休，正在缠他，忽听得有人叫道：“線姑，你该回家啦！”一个装束似是保母的妇人走了进来。

这妇人的相貌甚是可怖，脸上交叉两道伤痕，额角上有几个疮疤，眼皮倒卷，裂开几条，脸上几乎没有半点血色。但虽然如此，却并不感到可憎，甚至再多看两眼之后，还感到她有一种天然风韵，远比庸脂俗粉可比。她气度雍容，举止娴静，体态苗条，虽然她头发已经花白，但可以断定：在她年轻的时候，容貌未曾毁坏之前，一定是个出自名门的美人胎子！

铁摩勒一见，禁不住心头一震，又悲又喜。想道：“这一定是卢夫人无疑了。可怜她为了保全贞节而自毁容颜，在这十年中不知曾受了多少苦难。”

果然便听得薛红线说道：“卢妈，我正玩得高兴呢，我还不想回家。”这一声“卢妈”，证实了铁摩勒的推断无差。

卢夫人柔声说道：“你已玩了半天了，你瞧你的衣裳都湿透了，是不是

刚练过剑来？你肯用心练剑，我很欢喜，但出了这么多汗，就该回去换衣裳了。要是生出病来，怎么得了啊！”对薛红线的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铁摩勒又禁不住心中一动，想道：“是了，这个薛红线一定就是她的女儿。想必是薛嵩夫妇见这孩子可爱，认了她作女儿。却要她本来的母亲作为保母，不许她表露身份。”

薛红线揪着小嘴儿撒娇道：“卢妈，你先回去，我不会生病的，生病了也不怪你。你不知道，今天来了一位王叔叔，他的本领可高强呢，我们正要请他指点剑法呢！王叔叔，王叔叔，你佩有长剑，一定懂得剑法，也抖几手给我们瞧瞧好不好？”她像游鱼似的，从卢夫人身边溜开，又来缠铁摩勒了。

卢夫人望了铁摩勒一眼，她不知铁摩勒是谁，一时倒不好说话，想等待这位“王叔叔”帮她劝说，铁摩勒却已拔出剑来，说道：“也好，指点你们，我不敢当，咱们倒可以琢磨琢磨！”

两个女孩子拍掌叫道：“好极了，让我们看看你的剑法，那更是求之不得！”

卢夫人正自心想：“这客人真不通情。”忽听得铁摩勒弹剑歌道：“宝剑欲出鞘，将断佞人头。岂为报小怨，夜半刺私仇，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声音悲壮，大有燕赵豪侠弹剑悲歌之慨！

这几句诗正是段珪璋平日所喜欢朗吟的。当年，在他准备去刺杀安禄山的前夕，就曾经像铁摩勒如今这样，弹剑高歌。

卢夫人听了，不觉大吃一惊，定睛看着铁摩勒，忍不住两点泪滴了下来。幸而薛红线正在缠着铁摩勒，没有察觉。

这两个女孩子听得奇怪，问道：“叔叔，你可是背剑诀么？”铁摩勒胡乱点了点头，薛红线道：“你要一口气连使六招么？”原来她们初学剑术的时候，都是每学一招，便要先念一句剑诀的。薛红线听出他是共念了六句。却听不明白他是说些什么。心里在想：“这位王叔叔所念的剑诀，倒像卢妈教我念的诗句一般。”

铁摩勒道：“不错，我这套剑法是不能拆开来一招招的练的，前面一段是六六三十六招，后面一段是四七二十八招，前面是每六招自成一节，后面是每七招自成一节。”

薛红线拍手笑道：“你的剑诀比我们的剑诀好听得多，一定是好的了，赶快练给我们瞧。”

铁摩勒道：“我是要练给你们瞧，但是小孩子也应该听大人的话，你先换衣服去，免得卢妈为你担心。”

薛红线急于要看铁摩勒的剑法，噘着嘴儿说道：“换衣服不打紧，只是我一回家，我妈就不会让我回来了。她一定说，你今天已经玩得够了，要去明天再去吧。”

铁摩勒笑道：“那么，你就明天再来吧，反正我明天也还未走。”

薛红线道：“不成呀，要是你现在不练给我瞧，我今天晚上会睡不着。”

聂隐娘道：“我有一个办法，我只比你高一点儿，我去年的衣裳一定合你身材，你到我房里来换过一套旧衣裳吧。”

薛红线道：“好，到底是表姐你想得周到。卢妈，你在这里等着我，我看了这位叔叔的剑术就和你一道回家。”卢夫人道：“你妈等着你呢！”薛红线道：“你给我撒个谎儿，就说那个时候才找见我不就行了？园子这么大，我们倘若不在练武场上，本来你就不容易找见我们的。咱们三人一样说法，

还怕骗不过吗？”卢夫人道：“呀，你真淘气。好，你就去换衣裳吧，快去快来。”

这两个女孩子走后，卢夫人露出疑惑的眼光，说道：“请恕老婆子冒昧，请问少爷，你刚才念的是什么诗句？”铁摩勒道：“我也不知，我是听得一个人常常在念，我听得多了，也跟着背熟了。”

卢夫人道：“这个人呢，他还在世上吗？”铁摩勒道：“他遭过许多灾难，想是上天怜他大仇未报，暗中保佑他，每次灾难，他都逃过了。说不定他不久就会到长安来。”卢夫人经过了这番试探，对铁摩勒己不再怀疑，连忙问道：“你是谁？你既与那人相识，又怎么会到这里来？”

铁摩勒这才说道：“实不相瞒，段门窦夫人的长兄乃是我的义父，当年我也曾随段大侠偷入长安，在安贼家中大杀了一场，可惜寡不敌众，救不了尊夫。”卢夫人吃了一惊道：“你是铁摩勒么？”铁摩勒道：“正是。夫人，你如何知道我的名字？”卢夫人道：“当日事情过后，聂锋便告诉我了。你的名字则是他后来打听到的。聂锋此人，虽然从贼，尚知是非，我也曾屡次劝说过他，料他迟早必会弃暗投明。你可是知道了他的心迹，才投到他的家中来么？”铁摩勒道：“这倒是一件巧遇。并非事前约好的。”当下便将巧遇聂锋之事，约略说了。

卢夫人道：“聂锋虽然肯庇护你，但今日城中，己是安贼天下。虎穴龙潭，究竟不是安身之所，你还是早早离开为是。”

铁摩勒道，“我来此不过一日。夫人，你身在虎穴龙潭，已经过了十年了，为何你又不想离开？”

卢夫人双眉微蹙，低声问道：“摩勒，你可是想救我出去么？”铁摩勒道：“我心有此念，但我已答应了聂锋，不忍连累于他。我是想等待段大侠到来，由他救你出去。”

卢夫人忙道：“你快点送信给珪璋，叫他切不可轻举妄动。现在还不是我离开薛家的时候，他若来了，对我有损无益。我也决不会随他走的。”

铁摩勒大为不解。问道：“这却是为何？”卢夫人道：“依你看来，朝廷要袭灭安贼，是易是难？”她不答复反而突然问了一句“题外”之话，铁摩勒更是不解，怔了一怔，答道：“中原沦于夷狄，安贼之势己成。要袭灭他，谈何容易？不过所幸民心都是痛恨贼人，失民者亡，安贼这江山总是坐不稳的，只是迟早而已。”

卢夫人道：“我留在贼窟，为的就是早日促使安贼败亡！以前我还只是为报私仇，现在则是兼报国仇了。你想我如何能够离开？”

卢夫人是个柔弱的女子，但说这几句话时却是英气迫人，令人血脉愤张，胸怀激动。铁摩勒正待问她，卢夫人已又说道：“不久长安必有大事发生。你听我的话快点走吧，叫珪璋也切不可来。”

铁摩勒道：“我与段大侠也并非约好在此相会的。只是我知道他会来，所以在此等他。”

卢夫人道：“这就糟了。但愿他越迟来越好，还有，你想留在此处，就不可随便找我。我若有事要你帮忙，会叫红线送信给你。”

铁摩勒正想问她可能有什么事情发生，与及她又怎样准备报仇，那两个女孩子已经蹦蹦跳跳地走回来了。

她们一回来就嚷道：“叔叔，我们等着瞧你的剑法啦！”

铁摩勒只得应允她们，拔出剑来，笑道：“你们既然一定要看，我就只

好献拙了，要是练得不对，你们也得给我指点。”她们虽是孩子，但在铁摩勒眼中，却把她们当作行家看待，认真的施展出来，一招一式，丝毫不敢含糊。

铁摩勒施展的是八八六十四手龙形剑法，这一套剑法，走的全是阳刚路数，剑势雄劲异常，使到疾处，端的是进如猿猴窜枝，退若龙蛇疾走，起如鹰隼冲天，落如猛虎扑地，夭矫变化，不可名状，不可捉摸，剑光霍霍。剑气纵横，方圆数丈之内，沙飞石走！

聂隐娘与薛红线的剑术是以柔克刚的路数，讲究的是轻灵翔动，自不若铁摩勒这套剑法的雄悍迫人。双方路数不同，却都是上乘剑法。在铁摩勒看来，她们的剑法是美妙之极；在她们看来，铁摩勒的剑法也是好看煞人！而且她们比不得铁摩勒，铁摩勒是多见识广，她们则是除了本身所学的这套剑法之外，还没有见过其他的上乘剑法，所以更是看得目眩神迷，如痴如醉。

铁摩勒正自使到最后一招“神龙摆尾”，忽听得一个银铃般的声音喝彩道：“好剑法！”

这声音熟悉非常，铁摩勒心头一震，长剑划了一道圆弧，倏的收招，抬头看时，只见一个少女己站在场边，可不正是王燕羽！

四目交投，两人相对，都感到了意外相逢的惊奇；这刹那间，双方的神情都有点尴尬，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薛、聂二女拍手赞道：“叔叔，你的剑术真行，你听，不只是我们赞你，王姐姐也赞你了。”这两个女孩子和王燕羽很亲热，一人一边，拉着王燕羽的手便走过来，边走边说道：“这位王叔叔是新来的客人，本领好得不得了，可是就是有点不老实，他起初还推说不会，老是和我们客气呢。”

王燕羽定了定神，笑道：“大人怎像你们孩子，你们懂得一点皮毛，就到处夸口，大人就不是这样了。这不是装假，这叫做谦虚。”接着装作不认识铁摩勒的模样，大大方方的裣衽一礼，说道：“原来你是新来的客人，还未请教高姓大名。”

铁摩勒只得假戏真做，还了一礼说道：“小可姓王名小黑，是从乡下出来，投靠乡亲的。乡下人不懂礼貌，小姐，你别见怪。”

聂隐娘道：“我们这位王姐姐的武功也高明得很呢，她常常来这儿指点我们的，你们要不要比试比试？”

卢夫人自从这两个女孩子出来之后，就一直没有与铁摩勒说过话，这时忽然插嘴说道：“这位王小姐是鲁国公讳伯通王公爷的掌珠，王公爷和薛大人、聂大人同为一殿之臣，也都是通家之好。王小姐身为公侯千金，却最是和气不过，和上下人等都不拘礼的。”

卢夫人这几句话实在是点明王燕羽的身份，好叫铁摩勒小心在意的。铁摩勒听了，心里想道：“原来王伯通还在长安，而且受安禄山之封，做了什么‘国公’了。如此说来王燕羽还未曾劝得她的父亲金盆洗手、闭门封刀。”

王燕羽笑道：“多谢卢妈夸赞。不过她的话也有失实之处。不错，我对人是不分上下，但也要那个人对我好，我才会对他好。”说话之时，有意无意地睨了铁摩勒一眼。

这时，聂隐娘还在缠着铁摩勒与王燕羽，要他们二人比试，铁摩勒听了卢夫人的话，便佯装一惊，说道：“原来是一位侯门小姐，小可只是一介乡民，如何敢与小姐比试？”

王燕羽也笑道：“你别听这两个孩子瞎说，我这几手三脚猫的功夫，和

小孩子玩耍还可以，怎敢和壮士比武？”

聂隐娘见他们两人都执意不肯，好生失望，她年纪较大，不好意思再缠，但薛红线却还不肯罢休，又拉着王燕羽说道：“你不肯比试，那也罢了，你上次答应教我们点穴功夫，现在可以教了吧？”

王燕羽道：“我今天只是走来看看你们练剑练得如何了的，我上次不是说过了么，要学点穴，先得指头有劲，也就是要懂得怎样运用内劲才成。这要待你们的剑术练得有些火候了，才能够再学点穴的。好在你们已经有了这位叔叔，你们先叫他多指点一些运劲使剑的法门吧。”卢夫人也道：“红线，你不要再缠王小姐了。你看，天也快将黑了，你再不回去，我可没法子在你妈跟前交代啦。”

王燕羽跟着说道：“对啦，你还是听卢妈的话回家去吧。我今天也还有事情，不能够和你们再磨下去啦。”

聂隐娘忙道：“王姐姐，你什么时候再来？”王燕羽道：“我要来的时候自然会来，只要是我喜欢的人，我自然会来见他的。说不定明天就来看你。”说话之时，又有意无意地睨了铁摩勒一眼。

铁摩勒心头一震，一时呆了，竟忘记给王燕羽送行。王燕羽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似笑非笑他说道：“这个年头，只见人们从长安逃出去，少见有人到长安来。王相公，难得你这个时候却到长安来。外面乱糟糟的，你可得当心些才好啊。可惜我现在就要走了，我倒很想向你打听打听长安外面的情形呢。”

卢夫人暗暗吃惊，心道：“莫非她已看出了破绽？”聂隐娘抢着说道：“王叔叔己对我说过，他不会这样快走的。王姐姐，你明天就来吧。”铁摩勒只得和她客套几句，请她约个日期，王燕羽笑道：“我要来的时候，自然会来的。”说罢，就自己打开园门走了。看来她是薛聂二家的常客，已到了熟不拘礼的地步。

王燕羽走后，卢夫人也带了红线回家，他们二家比邻而居，有角门相通，甚为方便，卢夫人不便再与铁摩勒说话，但她委实放心不下，走出角门之时，故意大声说道：“快点走吧！”似是在催促孩子，但铁摩勒当然知道这话是对他说的。

铁摩勒心乱如麻，琢磨王燕羽临走时对他说的那番话，心里想道：“她已说过不愿见我的了，怎的她又说要来？还有，她要我当心，这又是什么意思？看来，这并不是寻常的嘱咐。”

聂家的老管家殷勤招待，当晚给铁摩勒备办了丰盛的接风酒，以下人的身份伺候他，铁摩勒好生过意不去，拉他坐了下来，一同喝酒，口口声声尊他“老伯”，这管家起先侷促不安，但见铁摩勒甚是随和，丝毫不拿架子，喝了几杯，也就渐渐惯铁摩勒瞧他已有了几分酒意，说话也渐渐多了，便问他道：“你家小姐真是将门虎女，巾帼英雄，难为她小小年纪，这套剑法也不知是怎么练出来的？聂将军南征北讨，想必在家的日子不多吧？”那管家道：“说来这倒是一件奇事，我家小姐的剑术不是她父亲教的。她三岁那年，在门前戏耍，有个尼姑路过，便进来求见夫人，夫人以为她是化缘，哪知她却说道：‘这位小姑娘根骨甚好，我想收她做徒弟。’夫人当然不肯，那尼姑说道：‘你不肯我也要把她带走的。’果然那天晚上，门户紧闭，小姐还是和夫人同一床睡的，半夜里却失了踪。夫人哭得死去活来。过了几天，老爷回来，听得夫人诉说，他问明了那尼姑的相貌，反而安慰她道：‘这位尼

姑是世外高人，求也求不到的，她肯收隐娘为徒，那是隐娘的造化，你哭什么？’”

听到这里，铁摩勒连忙问道：“你可知道那尼姑的法讳？”老管家道：“我家主人没有说，但听他的口气，想必是知道这尼姑的来历的，不过我不敢打听。过了五年，小姐八岁，那尼姑方始将她送回。据说那老尼姑已将她脱胎换骨，打好了根基，可以自己练武了。这以后，那老尼姑大约每年来一次，夫人对她的态度亦已大大不同，每次到来，都接她到内室亲自款待，我虽是管家，等闲也见不到她。”

铁摩勒问道：“那么薛姑娘的剑术是否也是那老尼姑教的？”那管家道：“我也曾听得薛姑娘叫那老尼姑做师傅，不过，薛姑娘从小在薛家长大，未听说她失过踪，也许她是跟着我家小姐叫的。我们这两家也是近几年才作邻居的。”铁摩勒道：“这两个小姑娘倒像是亲姐妹一般。”那管家道：“是呀，红线姑娘聪明伶俐，薛将军夫妇也很疼爱她的。”铁摩勒笑道：“父母当然疼爱子女，这何须说？”那管家已有了几分酒意，低声说道：“王相公，你不是外人，说给你听无防，那小姑娘不是薛将军的亲生女儿，听说她的父亲本来是唐朝的官儿，给当今皇上暗地里害了的，那时皇上还是三镇节度使，薛将军在他麾下，那小姑娘还是未满一岁的婴儿呢。薛将军见这孤女可怜，向皇上求情，将她收养下来的。哎呀，这些话本来不应该讲的，你知道了可别向外人说。”铁摩勒道：“老伯放心，我守口如瓶，绝不会泄露半点。”这管家哪里知道，铁摩勒对这原名史若梅、今名薛红线的小姑娘的身世和遭遇，比他知道得更清楚，更详细。铁摩勒看到卢夫人对薛红线的态度，早已怀疑是她的女儿，现在更是得到了证实了。

这顿饭足足吃了一个时辰，铁摩勒想要知道的薛、聂二家情形，也差不多都已打听得一清二楚，不过他为了免使卢夫人受嫌疑。却从未问过她的事情。晚饭过后，已是将近二更时分，那老管家带铁摩勒回房安歇；铁摩勒所住的客房靠近花园，官家规矩，内外有别，客房和聂家内眷所住的内房有儿道隔开，距离颇远。老管家将他当作贵客招待，怕他要人使唤，亲自来伺候他，铁摩勒住在楼上，他就住在楼下。

铁摩勒心绪不宁，哪里睡得着觉。心里在想：“卢夫人不肯离开，又不许我去找她。我该不该再住下去呢？想不到王燕羽竟是常常来这两家串门的客人，我在这儿，已经给她知道，只怕住下去会有麻烦。”铁摩勒是早已相信王燕羽不会害他了的，他倒不是怕她告密，而是怕她纠缠。“空空儿托我向段姑丈报信，段姑丈迟早会寻到这里来，我若离开这儿，更不易见得着他了。”又想：“卢夫人说日内将有大事发生，却不知是什么事？我不如多住几天，她若要人帮忙，我可以给她尽力。”

铁摩勒正在东思西想，迟疑莫决的时候，忽听得窗外“卜”的一声，那两扇窗门开了，露出一个少女的面孔，正是王燕羽在向他窥视，比他预料的来得更早！

铁摩勒吃了一惊，结结巴巴他说道：“你，你，你怎么三更半夜，到这里来？”王燕羽笑道：“你放心，没人瞧见的。那老管家已是烂醉如泥，我还不放心，又点了他的昏睡穴，不到红日高升，他是绝不会醒来的了。”

铁摩勒道：“你有什么事情，明天来不行吗？哎呀，你，你不懂我的意思。”王燕羽呆了一呆，脸上忽地泛起一片晕红，嗔道：“原来你是避男女之嫌么？哼，你把我当作什么人了？我虽出身绿林，却还不是下贱的女子！”

王燕羽这么一说，铁摩勒也臊得满面通红。不好意思不开门让她进来了。王燕羽坐了下来，余怒未息，许久许久，都未说话。

铁摩勒赔罪道：“王姑娘，我是直心眼儿，不会说话，你别见怪。我只怕我们若是往来过密。给展大哥知道，可又要引起误会了。嗯，展大哥到处找你。你可知道么？”

王燕羽柳眉倒竖，说道：“我的事情，不用你管。倒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可要当心些。哼，我若不是不忍见你遭祸，我才不会来呢。你以为我是想见你吗？你放心，过了今晚，我是绝不会再来找你的了。”

铁摩勒道：“我有什么危险？难道是有人知道我到了长安，向安贼告密了么？”

王燕羽道：“安禄山现在正在大过皇帝瘾，在宫里胡天胡地，什么事情也不管。但只怕还有别人，要加害于你！我先问你，你到长安来干什么？”

铁摩勒道：“来看看长安城里的群魔乱舞！”王燕羽道：“我知道你不会与我说实话，但我也猜到一二，是不是唐皇派你来行刺安禄山的？”王燕羽自负聪明，但这回她却是猜错了。

铁摩勒道：“哦，原来你是怕我自不量力。灯蛾扑火，自投罗网么？”王燕羽道：“有一个人，不知你可识得，他就是在三十年前，与我师公展飞龙齐名的大魔头——七步追魂手羊牧劳！”

此言一出，只见铁摩勒的面色陡然大变，双眼就似要喷出火来，怒声问道：“羊牧劳？这魔头居然还活在人世么？”

王燕羽也吃了一惊，说道：“敢情你是他的仇家？怪不得他屡次向我父亲打听你。”铁摩勒定了定神，连忙问道：“这魔头现在哪儿？”

王燕羽道：“他就在安禄山的身边，安禄山已礼聘他为大内总管了。前日他还和我父亲说起你。”铁摩勒道：“哦，他说什么？是否想要我的性命？”

王燕羽道：“听他的口气，他当真是要取你性命。他说，他说……哎，总之没有好话，你可真得当心。他已经知道你离开唐王了，他也正在猜度你会到长安来呢。”原来前两日当羊牧劳与王伯通谈及铁摩勒时，正巧王燕羽也在旁边，当王伯通说到大破飞虎山的往事，羊牧劳就拍案叫道：“可惜，可惜，你杀了窦家五虎，怎的斩草却不除根，让铁崑仑那小杂种走了？”王伯通道：“当时是为了卖空空儿的面子，后悔也来不及了。这小子已跟磨镜老人学了一身武艺，事事与我作对呢！”羊牧劳道：“王兄不必烦忧，这小子我也容他不得。听说他已给唐王驱逐，我怀疑这是苦肉之计。”王伯通道：“苦肉之计？难道他敢来投降咱们的皇上？”羊牧劳道：“或者不敢假意投降，但可能混入长安，图谋行刺。”王伯通道：“我的手下许多人认得他，我叫他们留心侦察便是。只是若然查到了他的行踪，还得我兄亲自出手才成。”王燕羽因为怕提起飞虎山的往事，又怕铁摩勒对她的父亲仇恨更深，故此没有详细描述他们的对话。

王燕羽正是为了怕铁摩勒去行刺安禄山，会碰上羊牧劳，这才不避嫌疑，来报消息，并劝铁摩勒离开长安的。

哪知铁摩勒听了，却是勃然大怒，拍案便骂道：“好呀，他想要我的性命，我也正想要他的性命呢！”你道铁摩勒为何如此发怒，原来这羊牧劳乃是他的杀父仇人。

二十五年前，铁崑仑还在做燕山王的时候，有一天，他的山寨里来了一个客人，这客人便是羊牧劳。他和铁崑仑虽然相知不深，但因彼此都仰慕对

方的武功，故此羊牧劳到来，铁崑仑当晚就盛筵招待。

酒至半酣，这两位武学大师不免谈论起武功来，羊牧劳道：“铁兄，你的外家功夫登峰造极，在掌力上可曾遇到过对手么？”铁崑仑道：“老兄号称七步追魂手，在老兄面前，我就相形见绌了。”言下之意，论到掌力，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羊牧劳哈哈大笑，说道：“铁兄过誉了，咱们一个是外家掌力，一个是内家掌力，只怕难分高下呢。”铁崑仑自认不如，羊牧劳却只说是“难分高下”，语气显然是比铁崑仑高傲得多。

铁崑仑自认不如，这不过是谦逊之词，当时有了几分酒意，便邀羊牧劳比试。哪知羊牧劳正是有心前来，要挑动他比试的。

这“比试”二字，先由铁崑仑口中说出，正合他的心意，但他还故意作态，皱着眉头说道：“咱们所学不同，原应彼此切磋，但我却有一点顾虑。铁兄，你的外家掌力至猛至刚，小弟的内家掌力，亦有几十年火候，非敢自夸，至今也还未碰过对手，倘若有所误伤，伤的是小弟，也还罢了，伤及老兄，那却如何是好？”铁崑仑酒意已浓，听了这话，更不舒服，立即哈哈大笑道：“老兄尽可不用顾虑，久仰老兄七步追魂，小弟还真想试试呢。莫说误伤，即是当真给你追了魂去，我也决不怪你！”

当下两人就在筵前比试，山寨的大小头目，环立四周，屏息而观。但见铁崑仑叱咤风生，每发一掌，屋瓦随落，墙壁也似乎震动起来：羊牧劳却是气定神闲，身随掌转，每发一掌，必定移动一步，或前或后，或左或右，式式不同，招招变换，掌力发出，毫无风声，但站得稍近的人，却都感到有一股潜力迫 来，不由自主的要向后退。座中的行家可以看得出来，论功力两人都已登峰造极，但羊牧劳以灵活的步法消解对方的力道，却有点取巧，因之也似乎稍稍占了一点便宜。

双方拼到了第七掌，羊牧劳一个转身，反手拍出，双掌忽地胶住，但见两人都是汗如雨下，过了半晌，铁崑仑笑道：“小弟侥幸未给追魂，咱们可以罢手了吧？”羊牧劳道：“老兄接了我的七步七掌，彼此都未受伤，是不必再强分胜负了。”

旁观的头目松了口气，都觉得这样收场，双方都有面子。哪料就在双方收掌这一瞬间，忽听得铁崑仑大叫一声，跌出了一丈开外。

羊牧劳作出了大吃一惊的样子，叫道：“铁兄，你怎么啦？伤在哪里，小弟有药。”铁崑仑一个鲤鱼打挺翻起身来，圆睁双眼喝道：“羊牧劳，你别假惺惺啦！待我伤好之后，还要领教你的真实功夫！”他虽然能够起身，但听他的声音中气不足，显然已是受了内伤。

旁观的头目明明看见两人功力悉敌，铁崑仑却忽然莫名其妙地受了重伤，再听他的口气，不由得都怀疑他是受了羊牧劳的暗算，当下便有几个忠心耿耿的部下，亮出了兵器来，向羊牧劳喝骂。

羊牧劳冷笑道：“铁兄，你怎么说？先前的话还算不算话？”铁崑仑挥手道：“让他走，不必你们替我报仇！”

羊牧劳还故意叹了口气，说道：“铁兄，我一时失手，后悔莫及，想不到你竟把我当作仇人。我没法子，只好走了，望你早点康复，我再来请教。”

铁崑仑练有金钟罩的功夫，众头目还以为他只是受了点伤，料无大碍，哪知他当晚就寒热交作，从此一病不起，竟不能够亲自向羊牧劳报那一掌之仇了。

原来他与羊牧劳虽然功力悉敌，但羊牧劳练的是内家掌力，在双方同时收掌之时，铁崑仑的阳刚掌力是一撤便即收回，而羊牧劳则暗地里用上了阴劲，收掌之后，他的劲力还未消散，突然乘虚攻入，破了铁崑仑的金钟罩，且伤了他的三焦经脉。这可说是“暗算”，但却非明显的暗算，因为这是他掌力上另有奥妙之处，所以当时铁崑仑也只好怪自己过于疏忽，太过把他当作朋友看待，吃了哑亏，说不出来。

铁崑仑死后，他的部下当然要给他报仇，侦骑四出，可是羊牧劳早已不知去向了。官军趁着铁崑仑之死，而几个大头目又出去追凶的时候，便乘机攻破山寨。可怜铁崑仑在燕山经营了几十年的基业，毁于一旦，而铁摩勒也成了孤儿，后来才得窦家收为义子。

攻破山寨的是幽州道行兵总管苏秉，事后铁崑仑的部下方始得知，原来这羊牧劳便是受了苏秉的重托来暗算铁崑仑的，苏秉立了此功，官升三级，不在话下。但苏秉也不过只得意了几年，后来铁摩勒的义父窦令侃亲自率领喽兵，攻入幽州，终于把苏秉杀了，算是给铁崑仑报了一半仇。这也是铁摩勒为什么将窦令侃视同生父的缘故。

羊牧劳仍是不知下落，这当然是因为铁崑仑交游广阔，他怕铁家的亲友寻仇，所以藏匿起来。窦家因为要与王家争夺绿林霸权，也无暇去寻觅他。

铁崑仑与磨镜老人交情甚厚，临死之时，曾嘱咐部属要将儿子送到磨镜老人门下学艺报仇，但又因磨镜老人行踪无定，直到过了十多年，铁摩勒与段珪璋在长安巧遇南霁云，这才由南霁云将他引入师门，这时飞虎寨亦已给王伯通灭了。

铁摩勒在磨镜老人门下八年，在第五个年头，磨镜老人有个朋友从突厥（即今新疆及青海一部）回来，据他说羊牧劳已在突厥死了，而且他还曾亲自参加羊牧劳的火丧之礼。这位朋友乃是武林七奇之一的玄空子，磨镜老人与铁摩勒都相信他决不会乱说假话，故此铁摩勒出师之后，念念不忘的只是给义父报仇，而以为父亲的仇人已死，根本无须报了。

哪知现在听王燕羽所说，羊牧劳竟还未死，而且还做了安禄山的“大内总管”！

惨痛的记忆给挑了起来，铁摩勒禁不住泪咽心酸，泪眼模糊中，现出了他父亲的影子，满面血污的愤怒神情，语语悲凉的临终嘱咐……仇恨的火焰重新从心中燃起，铁摩勒咬牙切齿他说道：“羊牧劳他在这儿？好呀，他在这儿，我就偏不离开长安！”

王燕羽吃了一惊，说道：“摩勒，我不知道你与羊牧劳有何冤仇，但我却亲眼见过他绵掌击石的功夫。那一天，他在御花园中，当着安禄山和许多武士面前炫技，十几块石头堆在一起，他说他只要打碎当中的一块石头，说罢，轻轻一掌拍下，那一堆石头纹风不动，然后他叫人将石头一块块搬开，果然周围的石头都是原状，只有当中的那块石头，一触即成粉碎！嗯，看来他这手功夫，不在我师父之下！摩勒，我不是小觑你的功夫，只怕，只怕——”

铁摩勒是武学行家，当然知道这手绵掌击石功夫的厉害，心想：“如此看来，这魔头的内家掌力确是不容轻视，若然一掌打下，所有的石头全都碎裂，那还容易，现在他能够随心所欲，任意打碎当中的一块石头，这内家掌力，已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但铁摩勒虽是吃惊，却仍然沉声说道：“就算他是石头，我是鸡卵，我

也得碰他一碰！”

王燕羽柔声说道：“摩勒，看来你与他是有不共戴天之仇，我本不该劝你，但俗语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不敢说你就比不过他，但现在长安，你是孤掌难鸣，而他却是羽翼众多。”

铁摩勒望了她一眼，见她忧急焦虑的神情现于辞色，哪里像是仇家的女儿？简直像似一个非常关心他的姐妹，心中大为感动，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

王燕羽又道，“摩勒，你即算是恨我也好，我却不忍见你受到任何伤害，你倘若要留在长安，我只有一件事情求你，求你不要孤身冒险，去行刺安禄山。”她的意思铁摩勒理会得到，她不敢劝铁摩勒放弃报仇，但只要铁摩勒不入宫行刺，那就当然没有机会碰到羊牧劳了。

铁摩勒道：“好，我答应你。我决不单身行刺就是。天快亮了，你走吧！”

王燕羽含着幽怨的目光。凄然一笑，说道：“摩勒，你不必赶我，我也要走了。你放心，以后我再也不会单身见你。”说罢，便跳出了窗子，再不回头。铁摩勒不自禁地倚着窗儿，望着她的背影在深沉的夜色之中消失。正是：

燕子穿帘来又去，可怜爱恨总难消。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虎穴藏身思报国　绣闺夜话识深心

铁摩勒虽然报仇心切，但却也非鲁莽之徒，王燕羽走后，他渐渐冷静下来，仔细一想，王燕羽说的确乎有理，在这个群魔乱舞的长安，自己孤掌难鸣，确是不宜露面，更不用说入宫行刺了。心里想道：“报仇也不争在早这几天，且待姑丈到来再说。”铁摩勒在磨镜老人门下八年，以内功和剑术造诣最深，他衡量一下自己与羊牧劳的武功，估计可以接得下他的绵掌，但要想取胜，却是万难。倘得段珪璋夫妇相助，报仇或者有望。

另有一件令他挂心的是卢夫人，卢夫人不肯离开薛家，原因不说，只预言将有大事发生，听她的口气，似乎这件事的发生，对她也不无危险。日间言犹未尽，铁摩勒很想再找个机会去见她，但卢夫人又不许他前往薛家，铁摩勒只好等待她和红线再来。

可是此后一连几天，非但卢夫人和红线没有过来，聂隐娘也没有再来缠他练武，铁摩勒暗暗纳罕。官宦之家，内外有别，他当然也不方便迳进内房去向聂隐娘打听，只好天天陪那老管家闲聊。薛嵩、聂锋俱是安禄山当作心腹的大将，这老管家对安禄山的家事倒知道得不少，据他说安禄山的次子，即现在被立为“太子”的安庆绪生来愚蠢，安禄山本来不喜欢他的，只因大儿子安庆宗在他造反的时候，还留在长安作唐室的郡马，给唐玄宗杀了（事见前书），所以才不得不立他为“太子”，他们父子二人一向不大和好。铁摩勒听过就算，并不放在心上。

大约过了五六天，这一天，聂隐娘忽然又到铁摩勒的房间来，要铁摩勒陪她到花园练剑，铁摩勒自是欣然答应。到得花园，只见薛红线已经先在那儿，一见铁摩勒，不待他问，便先说道：“王叔叔，我早就想过来的，只因卢妈病了，我舍不得离开她，功夫也丢荒几天了。”聂隐娘跟着笑道：“王叔叔，你不知道，那卢妈简直比她的亲生母亲还更疼她呢。她对卢妈也像对母亲一样孝顺。卢妈虽是乳妈，却懂得诗书，我这几天都与薛妹妹陪她，也叨光得她教我读了半部诗经呢。”铁摩勒听得卢夫人病中还能教孩子读书，料想只是小病，而看薛红线今天欢喜的神情，想必她的病亦已经好了。

这两个女孩子要铁摩勒再指点剑术，铁摩勒却有心想识她们的渊源派别，当下说道：“指教二字我不敢当，我的剑术和你们的路数不同，不如你们先把你们所学的全套练给我看，咱们才好彼此琢磨，互相增益。”薛红线道：“这样也好，但我的剑术是聂姐姐教的，我还未学会全套呢。聂姐姐你来练吧，让我也在一边学学。”

聂隐娘笑道：“红线，你怎么说起谎来了？我可要告诉卢妈去，叫她教训你一顿。”薛红线道：“我几时说谎了？”聂隐娘道：“还不是说谎吗？你的剑术不也是师父教的吗？她上次还夸赞你悟性最好呢！”薛红线道：“师父每次到来，都不过是住十天八天，我跟她学剑的日子，总共加起来还不到三个月，最初只学剑诀，招数都是你代为传授的，这套剑法到现在也确是尚未学全，怎能说我说谎？”

铁摩勒故作惊诧，说道：“哦，原来你们另有师父，我只道你们是家传的剑法呢。你们的师父是谁？”

聂隐娘沉吟片刻，说道：“叔叔，你不是外人，但我师父吩咐过我不许将她的名字胡乱对人说的。”

铁摩勒道：“那你就不必说了，只把她所教的剑法练给我看吧。”

聂隐娘在兵器架上挑了一把短剑，立了一个门户，目光直注剑锋，略一盘旋，便见剑光如练，直荡出周围丈许远近。倏然间，身形一晃，身随剑走，越展越快，但见剑光缭绕，忽东忽西，忽聚忽散，当真是翩若惊鸿，宛如游龙！舞到急处，又如水银泻地，花雨缤纷，好看煞人。

铁摩勒看得暗暗奇怪，看她这套剑法与王燕羽的剑法似乎是同源异流，王燕羽的剑法比较刚健，聂隐娘的剑法则偏于阴柔，极得轻灵翔动之妙，外形虽异，但在行家眼中，却可看出是同出一源。不过，若只就剑法而论，聂隐娘这套剑法却要比王燕羽高明得多。变化的精微奥妙之处，实不在空空儿那套袁公剑法之下。

铁摩勒正自猜疑，忽见那老管家匆匆忙忙的走来，叫道：“小姐，小姐……”聂隐娘正好将这套剑法使完，当下收剑凝身，满不高兴地问道：“什么事情，你不见我正在练剑吗？我还要请王叔叔指点呢？”

那老管家讷讷说道：“外面来了一个老婆子，凶得很，她说要见什么妙慧师太，我说这里没有这个人，她说没有这个人就要见小姐，她硬闯进门，走一步就在石阶上留下一个足印，家丁们不敢拦阻她，请问小姐你是见她不见？”那老管家一面说话，一面眼睛望着铁摩勒，似乎是想请铁摩勒帮她拿个主意。

聂、薛二女都现出惊诧的神情，同声问道：“这老婆子要见妙慧师太？她可有说她是什么人吗？”老管家道：“她没有说。”聂隐娘年纪较大，想了一会，便对铁摩勒道；“她这么凶，我倒想去见见她，王叔叔，你跟在后头，要是她欺侮我，你可得帮我。”

铁摩勒笑道：“真有本领的人，是不会欺侮孩子的，你们要我同去也行，不过我是个不相干的外人，却不方便露面。不如这样吧，你去见她，我藏在屏风背后，先听听她的来意再说。”

薛红线拍掌道：“好，有你壮胆就行。聂姐姐，咱们一同去。我不怕她凶，我才恨不得她凶呢。咱们练了这几年功夫，正好试试。”说罢在兵器架上挑了一把短剑，藏在身上，又对铁摩勒道：“王叔叔，你可不必先忙着出来，待我们真的打不过她了，你再帮忙。”看她一副跃跃欲试的神情，就像巴不得这场架打起来似的。

铁摩勒摇了摇头，笑道：“红线，一个女孩子可不该喜欢打架啊。你们应该先和和气气地问她。纵算她再凶，也不会先动手打孩子的。”

薛红线嘟着小嘴儿道：“她和气我便和气，干嘛要我们去奉承她。”

聂隐娘与薛红线手挽着手走进客厅，只见一个相貌凶恶的老婆子太马金刀地坐在当中，发乱如草，一对眼珠似金鱼般地凸出来，活像大人吓孩子时，所说的故事中的“妖婆”模样，聂、薛二女虽然胆大，也不禁打了个哆嗦，薛红线颤声嚷道：“你是谁？你为什么要找妙慧师太？”

那老婆子双眼一翻，直上直下地打量了薛红线一番，忽地龇牙咧嘴地笑道：“瞧你的眼神，你的姹女功也颇有点根底了，怎么，你也是妙慧的徒弟么？妙慧可真好福气，怎的一下子就找到了两个根骨上佳的徒弟，可真羡煞我了！”笑声极为难听，有如鸱鸟夜啼，听得叫人皮肤起粟。

铁摩勒躲在屏风背后，这一惊比那两个女孩子更甚，这老婆子不是别人，正是王燕羽的师父展大娘！

聂隐娘比较镇定，说道：“婆婆，你找错人家了。我家姓聂，我爹爹是带兵打仗的，家中可没有什么妙慧师太。”

展大娘磔磔笑道：“我知道你是聂锋的女儿，你爹见了我也要自称晚辈呢！你年纪轻轻，倒会说谎，你说妙慧不在这里，为什么你的妹妹又问我为什么找她？快说实话，妙慧是你们的师父不是？”

薛红线道：“我不说给你听，我师父不许我们对人说的。”

展大娘大笑道：“哦，原来妙慧还有这样的戒条。哈，小姑娘，你不说我就试不出来吗？”笑声未了，薛红线忽觉微风飒然从身边拂过，腰间所佩的短剑已被展大娘取去。

展大娘倏的转身，并未拔剑，连着剑鞘，就向聂隐娘一剑搠去，叫道：“小丫头，小心接我这招夜叉探海！”

聂隐娘年岁较大，应变也比较机灵，在薛红线的佩剑被夺之时，她的佩剑已经亮出，正好及时招架。

展大娘先叫出剑招的名字，聂隐娘不假思索的便是一招“玉女穿梭”的还击过去，原来在她师父所授的剑法之中，这一招“玉女穿梭”正是破解展大娘那招“夜叉探海”的唯一招数，她平时早已练得十分纯熟，不过，若非展大娘预先点破，她毫无临敌经验，还不会这样快施展出来。

但听得“　”的一声，聂隐娘的短剑竟被展大娘带鞘的剑削断，展大娘哈哈笑道：“小姑娘，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吗？”

铁摩勒早已看出展大娘乃是有心试招，这时也已看出了展大娘与聂、薛二女的师门大有渊源，但那薛红线还是个不懂事的女孩子，这时却急得叫起来道：“王叔叔，你快出来呀，我们都打不过她了！”

展大娘面色一沉，说道：“哦，原来你们还有一位王叔叔么？他是谁，我倒要会他一会。”铁摩勒在屏风背后大吃一惊。展大娘不见有人出来，便要闯进内堂搜索。

忽听得一声叫道：“师父，你怎的到了这儿？”王燕羽走了进来，正好赶上。

展大娘双目一瞪，喝道：“燕羽，你还认得师父吗？”燕羽道：“师父息怒，那天出走，是元修哥哥的主意。”

展大娘冷笑道：“好呀，原来你们早已做了一路，联起手来反对我了，我的展儿呢？你叫他来，我要问他还认不认我这娘亲？”

展大娘虽然声色俱厉，但王燕羽与她相处多年，哪会不知道她的心意，立即说道：“师父放心，元修哥哥无恙，他对你老人家也是始终孝顺的，不过他不在这儿，你想见他，还得待些时日。”

展大娘“哼“了一声道：“我才不想见他呢！”但紧跟着又问道：“他在哪儿？”

薛红线不知好歹，这时惊魂稍定，忽地打岔道：“王姐姐，这个凶婆子竟是你的师父吗？”又叫道：“王姐姐来了，王叔叔你怎么还不出来？”

展大娘道：“你和这人家很熟吗？你的师伯你见过没有？还有那个王叔叔是谁？”

王燕羽笑道：“师父你这一连串问题，叫我先回答哪一个好？嗯，我还是先说元修哥哥的事吧。不过，说来话长，这里不是谈话之所，师父，请你屈驾到我家来。我爹爹也渴念着你呢！”

展大娘心意踌躇，欲走不走，王燕羽赔笑道：“师父，你老人家还在生我的气吗？”展大娘“哼”了一声，道：“我才没闲功夫和你生气呢！”王燕羽道：“那么，咱们走吧！”展大娘一拂袖子道：“且慢，你何必这样着

急催我？我既到了此间，未曾打听得到你师伯的下落，怎能说走便走？”王燕羽笑道：“这个你问我好了，咱们边走边说吧。你不知道，我正有许多话要告诉你呢，见着了你，怎能不急？妙慧师伯确是不在此间，她惯例是每年冬至之后才来，大约住过了元宵便走的。现才刚是入冬，你来得早了。”展大娘心想：“此话可信，师姐虽然与我不和，但 她若在此间，还不至于不出来见我。”其实展大娘也是渴欲知道儿子的消息，巴不得早点到王燕羽家中，向王燕羽仔细盘问的。现在既然知道了妙慧不在聂家，便不再踌躇，随王燕羽走了。

眼看展大娘已跨出门坎，藏在屏风背后的铁摩勒方才松了口气，忽见展大娘突然又停下脚步，问王燕羽道：“这两个小鬼头已得了你师伯的真传，她们刚才却要叫什么‘王叔叔’来对付我，这‘王叔叔’又是个什么样的厉害人物？”王燕羽噗嗤笑道：“这个王叔叔是个老家院，喝醉了酒挺会吹牛，又挺会骂人的，孩子们都不敢惹他，这两个顽皮的小鬼头想是要叫他出丑，所以才喊他出来。但这个酒鬼见了师父你这样凶，尽管平素惯会吹牛，这时还敢透半点大气么？恐怕早已躲到床底下去了，还会出来？”展大娘大笑道：“原来如此！”迈开大步便走，转眼之间，出了大门。

两个女孩子面面相觑，莫名其妙。聂隐娘道：“奇怪，王姐姐平日对咱们多好，今日却也帮着她的师父，骂咱们作小鬼头！王叔叔明明不是老头，又不是酒鬼，她这谎话是怎么编出来的？”

薛红线叫道：“王叔叔，你听见这些话没有？你当真是害怕得躲到床底下去了么？”铁摩勒哈哈大笑，走出来道：“王姐姐是为了你们好，你们却不知道。这个凶婆子是你们的师叔，你们胆敢对她不敬，王姐姐怕她责罚你们，所以才急急忙忙拉她走。骂你们一声小鬼头，不是已经从轻发落了吗？”聂隐娘噘着小嘴儿道：“真没想到咱们有这么凶的师叔。这么说，王姐姐岂不是咱们的师姐了？她平日可从没说过。”薛红线也鼓起了腮道：“师父多疼咱们，这个师叔却一来就欺负咱们，脾气又凶人又难看，我才不想认她作师叔呢。王叔叔，你刚才为何不敢出来，教人笑话？”

铁摩勒笑道：“她到底是你们的师门长辈，我怎好和她打架？”聂隐娘年岁较长，懂事一些，也附和道：“不错，王叔叔 若和她打架，打赢打输都不好。打输了固然自己吃亏，打赢了，王姐姐的面子过不去。”

这两个女孩子吱吱喳喳的谈论了一会，各自散了。铁摩勒的心上可是压上了一块石头，只怕展大娘再来，察破他的行藏，要想避开她，长安虽大，却是无处立足。而且父仇未报，就此离开，心亦不甘。

幸而过了几天，展大娘和王燕羽都未有再踏进聂家。铁摩勒猜想定是王燕羽不知用什么法儿将她绊住了。

这几天，聂隐娘和薛红线天天找他练武，他教这两个女孩子如何运劲使剑，而每天看着她们练剑，自己也得到了一些好处。他和这两个女孩子更熟络了，只是卢夫人却一直没有露面。

这一天，他正在房中静坐，等候聂隐娘来叫他，忽听得屋外似有人马喧闹之声，不由得吃了一惊，心想：“难道是我的行藏已经泄露，安贼派兵来捕我不成？”

正自惊疑不定，忽听得聂隐娘的声音已在楼下叫道：“王叔叔，你快下来，我爹爹回来了。”钦摩勒一喜一惊，连忙下楼，与聂隐娘同去迎接。刚踏出二门，便迎着了聂锋与那管家。

聂锋刚刚回家，还无暇问那管家，只道铁摩勒养好了伤，已经走了，陡然见他挽着自己女儿的手出来，怔了一怔，脱口便叫道：“铁——”一个铁字出口，方自想起铁摩勒已改了姓名，连忙转口说道：“铁骑军这次随我出征，想不到竟受了挫折，所以我这样快又回来了。王兄弟，你在这里住得惯么？”

铁摩勒见聂锋满面风尘，颇有憔悴之感，心中一动，说道：“多谢这位侯管家招呼周到，比我自己的家中舒服多了。”

聂锋迟疑了一会，忽对女儿说道：“你进去告诉你妈，我要和王叔叔先叙一会。”说罢又吩咐那管家道：“你给我拿这几包土产给夫人。若是有外客来找，你说我今天刚回家，明天才见客人。”

那管家颇为诧异，又暗自欢喜，心中想道：“幸亏我懂得巴结这王相公。老爷这次回来，竟不先进内堂去见夫人，可知他对这位王相公如何看重了。”

聂锋摒退左右，独自走进铁摩勒的客房，关上房门，便深深的叹了口气。

铁摩勒问道：“将军何事忧烦，果真是打了败仗么？”聂锋苦笑道：“幸免全军覆灭，但十停人马，也只剩下三停了。”铁摩勒道：“唐军是谁统领，如此厉害？秦襄、尉迟北二人可有出阵么？”铁摩勒心里十分挂念这两个人，是故藉机探问。

聂锋又苦笑道：“若是败在这两人手下，倒还值得。说来丧气，这次碰上的根本就不是正式的官军，只是乌合的民兵而已！他们出没无常，每到夜晚，便从四面八方的袭来，天明又不见了。我们压根儿就没有打过一场似模似样的仗，本钱便渐渐蚀光了。”

铁摩勒正容说道：“将军，这你应该欢喜才是。”聂锋诧道：“你这是什么意思？”铁摩勒道：“将军经此一败，当可明白，只是兵强马壮，仍不足恃。最紧要的还是要得民心。古语有云：顺民者昌，逆民者亡。将军明白了这个道理，化祸为福，不过转念之间耳！民气旺盛，胡儿势颓，将军若当机立断，则他年国土重光，将军也可善保禄位，这不是值得大大庆贺么？”

聂锋低下了头，沉思了一会，缓缓说道：“摩勒，现在还不是时候，暂且不谈。我想先问问你的事情，你可见过了卢夫人了？”铁摩勒道：“初来之时，见过一面。”聂锋道：“她怎么说？”铁摩勒道：“如你所言，她不愿离开。”铁摩勒本欲把卢夫人的话告诉他的。但想了一想，仍然瞒住。

聂锋望了铁摩勒一眼，说道：“铁兄弟，你们是侠义道中人物，承蒙你和段大侠看得起我，把我当个朋友，我感激得很。本来我担了天大的关系，也绝不能让你吃亏，但我不在家还好，我一回来，情形可又有点不同了。我心里担忧的，正是这件事情。”铁摩勒猜到了几分，故作不解，说道：“我还是不很明白将军的意思，既蒙将军许为肝胆之交，还望将军直言相告。”

聂锋道：“我不在家，外人不会到来。我一回来，同僚定会至此探望，问我前方的军情。你的踪迹，日子久了，恐怕难免泄露。铁兄弟，你要见的人也已经见了，你留在长安，可还有其他事情么？”

铁摩勒心想：“原来他是怕我连累了他。”有点不悦。但转念一想，聂锋之所以暗示要他离开，也是为他着想。当下便道：“将军既有为难之处，我明日告辞便是。”

正说到此处，忽听得管家在楼下禀报道：“薛将军请家主与王相公过去。”聂锋吃了一惊，低声说道：“他要见你，不去反而见疑，你镇定些，我陪你去一趟吧。”

聂、薛二家本来是打通的，当下，聂锋就领了铁摩勒从角门过去，只见薛嵩坐在堂上，红线站在一旁。薛嵩一见铁摩勒，便站了起来，哈哈笑道："王小黑，我有眼不识英豪，当真是惭愧呀惭愧！"又拍拍聂锋的肩膊道："还是你有眼力，看出他是个非常之人，保全了他的性命。"聂锋与铁摩勒都吃了一惊，但见薛嵩满怀高兴的神情，却不似含有什么恶意。

薛嵩请他们二人坐下，唤丫环倒上了茶，然后问道："王小黑，你的剑法是跟谁学的？"铁摩勒道："是跟乡下一个教武馆的先生学的。他说我的资质可以学武，所以也教得比较用心。"薛嵩道："如此说来，这位先生也是位遁迹山林的风尘异人了。"聂锋道："这倒奇了，你刚刚回来，怎么就知道他的剑法了得？"薛嵩笑道："令嫒还未曾对你说吗？这些天来，王小黑天天都在指点她们的剑术呢。连隐娘和红线这两个丫头都盛赞他的剑术了得，那我就不必亲眼看到，也是可以相信的了。"铁摩勒心想："原来如此，只是红线这一饶舌，不知要给我添上几许麻烦。"

薛红线哪知铁摩勒的心事，洋洋得意地笑道："王叔叔，你不必回乡下老家去了。我叫爹爹给你一个官做，你就可长住这儿，和咱们作伴了。"

薛嵩道："表弟，我正是为了此事要与你商量，王小黑是咱们的乡亲，又有一身武世，我意欲将他提拔作我的亲兵佐领，你可愿意放人么？"聂锋只得说道："王小黑得你提拔，那是他的造化。王小黑，你意下如何？"他以为铁摩勒必定婉辞推却的，哪知铁摩勒却立即说道："小民何幸，得薛将军栽培，那是求也求不到的。"

铁摩勒口中言谢，却并不拜跪，薛嵩心想："到底是乡下人，不懂礼数。但这也足见他是个朴实的人，以后再慢慢教他规矩便是。"当下说道："我已叫管家给你备好房间了。虽然两家相通，但你做了我的亲兵佐领，在我这边住较方便些。你的行李，我自会叫家丁给你拿来，你不必回去了。嗯，你还未见过夫人吧？"

铁摩勒怔了一怔，不知其意，据实答道："我在聂将军家中，无事不敢过府，尚未曾得拜见夫人。"薛嵩道："此后你是我的随身亲信兼充护院，就似家人一般了。你见见夫人吧。"说罢，便叫丫环去请夫人。

过了一会，只见一个华服妇人走出堂前，与薛嵩上下年纪；相貌甚是端庄，看来是个大家闺秀模样，铁摩勒心想："薛嵩粗鄙残暴，却有这样的妻子，福气倒真不浅呢。"

当下，便上前见过，请了个安。

薛夫人已知这人是新来的护院，见他身材魁伟，器宇轩昂，心里暗暗喝彩："他这次用人，倒是用得不错。"当下向丈夫笑道："要不是你早就说过他的来历，我可要把他当作将门之子呢！"

薛嵩见妻子称赞铁摩勒，心里也甚欢喜，笑道："将相本无 种，男儿当自强。我的祖先也没做过官，我不是一样做到大将军么？王小黑，你好好的干，我担保你有一个锦绣前程。"铁摩勒只好又再欠身道谢。薛嵩笑道："夫人，你称赞他相貌非凡，说来也有点奇怪，我初见他时，就觉得这人似是在哪里见过一般，心里就有点喜欢了，所以当时聂锋替他求情，我一口便答应了。"其实那时他根本未看清铁摩勒的相貌，发现似曾相识，这是后来的事。聂锋心头微凛，连忙说道："他是咱们的乡亲，或许你小时候见过他，你自己记不得了。"薛嵩笑道："或许如此，但这也算得是有缘的了。"铁摩勒十年之前曾在长安与薛嵩交过一次手，虽然是在混战之中，双方不过仅仅动

了三招两式，但铁摩勒心上总是有着疙瘩，生怕给他看破，现在见他毫不起疑，心头大石，方始放下。

说话之间，忽有家人前来报道：“严夫人到！”薛嵩道：“是你的客人来了。她的丈夫现在正在大红大紫，难得她对你倒很有交情。”

铁摩勒见薛夫人有客，便先告退。薛红线道：“王叔叔，我和你去看你的房间。”薛府管家陪铁摩勒同去，刚至回廊，一个丫环走来说道：“红线，卢妈叫你呢。她说，你应该做功课了。”薛红线伸伸舌头道：“哎呀，管得好紧。王叔叔，我只好明天见你了。”铁摩勒看她穿过回廊，从左边月牙门进去，暗暗记着方向。

那管家知道这“王小黑”是主人看重的人，对他也很巴结，闲话中告诉了铁摩勒，说那严夫人的丈夫名叫严庄，是安禄山的“大臣”，官居“太子少师”之职。铁摩勒听了，也并不如何放在心上。

铁摩勒初到薛家任职，而且薛嵩又是今日回家，他以为定会有一顿接风酒的，哪知到了傍晚时分，薛嵩只是传出话来，叫管家好好招待他，并带他在家中各处，行走一遍，以便熟悉门户，兼充护院。他随那管家走了一遍，只是从外面经过，既没见着“卢妈”，也没见着薛嵩。

晚上，那管家给他单独开饭，这才告诉他道，薛嵩今晚本来准备设宴招待他的，但自那严夫人来后，薛嵩夫妇就一直在内室陪她说话，好些客人来拜候薛嵩的也都给挡驾了。听管家说，薛嵩的神色似乎有点不大愉快，晚饭也只是他们三人躲在内房里吃，连红线也没有唤进去，不知是甚原因。铁摩勒听了，暗暗纳罕。心想那严夫人是“大臣”之妻，纵然严、薛二家是通家之好，薛嵩也用不着一直陪着她呀。

晚饭过后，铁摩勒歇了一会，待到三更时分，铁摩勒换了一身黑色的夜行衣，悄悄出去。他已经熟悉了薛家的门户，又已知道了卢夫人所住的方向，不多一会，便找到了她的房间。

奇怪得很，卢夫人的房中还有灯火，碧纱窗上，映出两个女人的影子，而且还传出喁喁细语之声。

卢夫人的房间窗外是个庭院，庭院中有棵老梅，铁摩勒施展轻功，飞身上树，偷窥进去，只见那两个人正是卢夫人和薛夫人，铁摩勒不禁又是暗暗奇怪。

只听得薛夫人说道：“以往我每次劝他，他总是说，你们女流之辈，懂得甚么国家大事？这次劝他，他虽然仍未答允，却没有再骂我了。”

卢夫人道：“听说薛将军这次出兵不利，可是真的？”

薛夫人道：“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他的同僚，本来就有一些人妒忌他的，他这次打了败仗，很害怕那些人乘机落井下石。”

卢夫人道：“姐姐，我在你家多年，承蒙你的厚待，在这紧要关头，我不能不直言了。姐姐，你千万要拿定主意，劝薛将军及早回头，否则到了身败名裂之时，悔之晚矣！”

薛夫人道：“姐姐，我得你多年教诲，也稍知大义。即算不为身家性命打算，我也不愿见他屈身从贼，受人唾骂。只是他这人畏首畏尾，顾虑太多，我屡劝不听，却是奈何？”

卢夫人忽道：“这一篇檄文，你可见过么？”

薛夫人接过那张檄文，看了一会，轻声念其中几句道：“若有翻然来归，反戈击贼者，定邀上赏，视其立功大小，裂土分封。咦，姐姐，你这檄文是

从那里得来的？依你看，这几句话可以相信吗？”

卢夫人道：“不瞒你说，这是王伯通的女儿拿来的。她是闯荡江湖的女中豪杰，前些日子，还到西蜀去了一转，揭了这张檄文回来，她也正在劝她的父亲呢！这檄文她抄了一份给我，就是有意要我给你看的。据她说，这是太子兼兵马大元帅的檄文，太子上月已在灵武自即帝位，急于恢复两京，所以不惜定下重赏招降，据她说像薛将军这样的人，若然反正过去的话，最少可以做个节度使。听她的说话，似乎很可相信！”

这张檄文，铁摩勒是早就见过了的，不禁想道：“到底是卢夫人懂得说话，既喻以大义，又动以利害，这话人家自听得进去。我劝聂锋时，就没有想到这张檄文，只一味和他讲大道理，好在聂锋本来不坏，要是换了薛嵩，我这样劝，只怕反要白送一条性命呢。”

过了一会，薛夫人说道：“好，你这张檄文给我，我拿去劝他。他若还不依，我就拿这条老命与他拼了。”

卢夫人道：“若能如此，这是国家之福，也是薛家之福。”

薛夫人忽地叹口气道：“姐姐，这许多年我们实是委屈了你。你亲生的女儿也不能认，还委屈你做了奶妈。我实在于心有愧！”

卢夫人道：“未亡人留得余生，还计较什么名份？多年来蒙你照顾，让我母女托庇宇下，说实在的，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薛夫人道：“要是事成之后，我会对红线说明真相的。只求你让红线将我当为义母，我于愿已足。到了那时，大约他也不敢再难为你了。唉，他的脾气虽是粗暴，但也确是疼这孩子，所以才会定下那样严厉的禁条：谁泄露了风声，就要把谁打死！”

卢夫人苦笑道：“这些话以后再说吧。”刚说到此处，忽听得有脚步登楼之声，薛夫人轻轻笑道：“又有一个人要来请教你了，我避开她，让你们说话，更可方便。”卢夫人点点头道：“也好。”稍稍挪开衣柜，开了房间的另一道门，让薛夫人出去。她刚把衣柜扶正，果然便听得扣门之声。铁摩勒一看，不禁又是一怔。正是：

艰难留得余生在，忍辱含羞为报仇。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沐猴僭位徒贻笑屠象逞威起杀机

来的是个珠光宝气的贵妇人，她一面叩门，一面说道：“卢夫人，你还未睡吗？我又来打扰你了。”听这称呼，她似乎已知道卢夫人的本来身份。

卢夫人打开房门，将她迎接进去，笑道：“严夫人，你屈驾到我这下人房间，真是不敢当之至。”铁摩勒心道：“原来是今日来的女客人，安禄山的一品大臣严庄的妻子。卢夫人怎的和她这般熟络？”

严夫人道：“姐姐，你这样说那是骂我了。你我二人的丈夫是同一科的进士，论起当年官职，我家老爷还是尊夫的下属呢。”

卢夫人道：“那是以前的事情了。当时，严大人还是大唐进士，现在他已是大燕的一品大臣了。”

严夫人眼圈一红，说道：“姐姐，我素仰你是女中诸葛，今天实是有疑难之事，要来请教你的，求你不要再讥刺我了。”

卢夫人道：“你既以姐妹之情来见我，那就恕我僭越，也称呼你一声姐姐了。姐姐，你家大人在朝中甚为得意，还有何疑难之事？”

严夫人道：“主公对太子越来越不喜欢，脾气也越来越暴躁了。不瞒姐姐，拙夫忝为大臣，也常遭主公鞭挞，连太子以储君之贵，也是隔不了三五天，就要被他鞭打一场。现在主公最宠的是段妃，段妃已生有一子，名唤庆恩，窥主公之意，似乎 是想废太子而立庆恩。唉，太子与拙夫只是受辱，那还罢了，只恐还有不测之祸，性命难保。”

卢夫人沉吟半晌，叹口气道：“这等废立之事，历朝史籍，颇有记载。自古立一子废一子，那被废之子，曾有几个保得性命的？这事确是难怪尊夫过虑！”

严夫人听她这么一说，更为着慌，悽惶问道：“姐姐，既然如此，你何以教我？”卢夫人道：“这事须得从长计议，有是有个法子，只不知你敢不敢行？”说到此处，两个人已靠在一处，悄悄耳语，铁摩勒再也听不到什么了。

但见严夫人双眉紧蹙，脸上的神情甚是紧张，又似带着几分恐惧，过了一会，只听严夫人吁了口气，说道：“这事确是应该从长计议，姐姐，我今晚住在你这里了。”

铁摩勒心里想道：“原来卢夫人留在虎穴，确具有苦心。我不必再去问她了，等着瞧她所策划的事情发生吧。”

第二日，铁摩勒一早起来，薛府的管家就将一套官佐的服饰拿来，说道：“王佐领，请你换了这套衣裳，马上去见将军。”

铁摩勒暗暗纳罕，心想：“我虽受了他亲兵佐领之职，但又不是出发去打仗，在屋子里头，却要我换上这身戎装作甚？”

到得堂前，薛嵩正在那里负手徘徊，一见铁摩勒便问道：“你吃过早点没有？”铁摩勒大为奇怪，据实答道：“还未曾吃过。”薛嵩皱了皱眉，吩咐那管家道：“你拿几个大饼来。王老弟，你在路上吃吧。时间不够了。”

铁摩勒问道：“将军要到哪里去？可是要我随行？”薛嵩道：“正是。主上今日在骊山行宫宏张盛宴，百戏杂陈，款待来朝贺的各藩邦使节，朝中文武百官都去作陪，主上听说我已回来，叫我也去凑个热闹。王小黑，你作我的卫士，也去开开眼界吧。”

这样的盛会，薛嵩刚刚回来，就得安禄山传旨叫他赴宴，本该高兴才是，

但他眉头深锁，却似有隐忧，原来他因为吃了败仗，生怕有同僚乘机讲他坏话，甚或暗算他，故此虽是参加“ 欢乐 ”的宴会，也不得不提心吊胆。他要铁摩勒作他卫士，陪他同去，用意就是在预防不测的。

铁摩勒听了，大吃一惊，“ 要是给人认了出来，这却如何是好！ ”但他又想到，这个盛会，作为安禄山“ 大内总管 ”的羊牧劳也必然在场；羊牧劳害死他父亲时，他年纪还小，现在已根本记不起羊牧劳是什么模样了。因此他也想趁此机会，认识仇人的面目，同时去看看群魔乱舞的场面。

铁摩勒胆大包天，啃了几个大饼，二话不说，跟薛嵩便走。聂锋也像薛嵩一样，受安禄山之召，要去赴宴，这时已在门前相候，他见薛嵩带铁摩勒同行，也是大吃一惊，心里暗暗叫苦。

从城中到骊山行宫约有三十里路，一路车马不绝，都是被招往赴宴的新贵。铁摩勒登上骊山，经过安禄山旧时的别墅。想起当年史逸如在这里死难，自己与段珪璋、南霁云曾在这里溅血恶斗群凶，而薛嵩则正是当时的敌人之一，想不到今日却与他重来，心中不无感慨。

进入行宫，但听得处处喧闹之声，乱烘烘的哪有半点“ 皇家 ”的尊严气象，铁摩勒暗暗好笑，“ 安禄山本是个市井无赖出身，想来他的文武百官也是和他差不多的胚子！ ”

宴会设在行宫的“ 御苑 ”，那里更是人头挤挤，好些“ 官员 ”捧着酒盅，穿来插去的东面瞧瞧热闹，西面瞧瞧热闹，见到宫女经过，就龇牙咧嘴、嘻皮笑脸地看她们。连薛嵩进来也没人注意，更不用说铁摩勒了。

铁摩勒心想：“ 这哪里像是个‘ 天子 ’赐宴？我义父做绿林盟主的时候，每逢做了一笔大生意，也必然大宴手下的头目，和今日的情形倒是差不多。但我义父那些头目，还不似安禄山这些官儿般的丑态毕露。 ”

安禄山本是胡人。他所属的诸番部落头目，听说他做了皇 帝，都来朝贺。安禄山有意炫耀富贵，行宫的御苑里百戏杂陈，极尽声色之娱，让他们的随从可以在御苑的各处随便闲逛，尽情享乐，安禄山自己则在园中的百花亭里，和这班诸番头目（美其名曰‘ 使臣 ’的）饮酒取乐，他手下有地位的将军和大臣，才有资格在亭中作陪客。

薛嵩、聂锋二人的职位是“ 龙虎上将军 ”，又是安禄山“ 御旨 ”召他们来的，因此要去百花亭作陪客。铁摩勒是卫士，却不能进百花亭去。

园中处处陈列有酒食，可以随意取用，铁摩勒乐得自由自在，而且混在人丛之中，也可以遮掩自己。百花亭中他认得一个是王伯通，至于哪个是羊牧劳，他就不知道了。

铁摩勒正在四面张望，忽听得有人叫道：“ 大象来了，快快闪开！ ”只见一群象奴，牵了四头大象，在百花亭外的那片空地上一字排开。

铁摩勒心里奇怪：“ 宴会之中，要这些大象来作甚？ ”一个醉醺醺的官儿似是发觉了他的傻态，哈哈大笑，拍拍他的肩膊道：“ 你不懂么？新奇的玩意儿快上演了！ ”

原来这些乃是宫中的驯象，当初天宝年间，玄宗注意声色玩乐，每至宴酣之际，命御苑掌象的象奴，引驯象入场，以鼻擎杯，跪于御前上寿，都是平日驯练熟的。又尝教习舞马数十匹，每当奏乐之时，命掌厩的圉人，牵马到庭前，那些马一闻乐声，便都昂首顿足，回翔旋转地舞将起来，却自然合着那些乐声节奏。宋人徐节孝曾有舞马诗云：“ 开元天子太平时，夜舞朝歌意转迷。绣榻尽容麒骥足，锦衣浑盖渥洼泥。才敲昼鼓争先奋，不假金鞭势

自齐。明日梨园翻旧曲，范阳戈甲满关西。”说的便是这段史事。

当年此等宴会，安禄山都得陪侍，好生艳羡，今日反叛得志，便欲照样取乐，故此叫唐宫原来的象奴将那些驯象牵来，叫他们表演，好令诸番头目惊异。

果然人们都纷纷围拢过来，安禄山叫一个太监走到场中，向众人宣言道：“圣上受天命、为天子，不但人心归附，就是那无知的物类，也莫不感格效顺。诸位请看这些大象擎杯跪献，等下还有骏马闻歌起舞！”这话说了，人人都睁大了眼睛，等着看新奇的玩意！

不料这些大象竟然不听号令，象奴喝了三通，它们仍然僵立不动，并未跪下。象奴把酒杯先送到一个大象面前，要它擎着跪献，那大象却把鼻子一卷，将酒杯卷了过来，抛出数丈；另一头大象更糟，把递酒杯给它的那个象奴也卷翻了！登时令得安禄山左右尽皆失色，诸番头目，不懂礼仪，更忍不住掩口窃笑。

原来这几头大象，虽然都是教习熟了的驯象，但它以往每次献酒，都只是献给玄宗皇帝一人，因而早已成了习惯。如今它们见这个南面而坐的安禄山，虽然也穿着龙袍，却并非它们见惯的那个人，因此它们也就不愿做惯常的动作，甚而发了脾气了。

安禄山听得窃笑之声，又羞又恼，大骂道：“孽畜可恶，胆敢欺君，将它杀了！”象奴面面相觑，要知每头大象，都有千来斤重，要他们将大象击杀，他们哪有此力？

忽见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走出来道：“主上息怒，这杀象的差使，交给奴婢吧。听说象鼻味道甘美，这些大象胆敢欺君，等下就叫御厨将它们的鼻子拿来佐膳。”

安禄山这才转怒为喜，拍掌笑道：“羊总管此议，妙哉！妙哉！你们都来瞧羊总管的杀象手段！”

那老人走进场中，不动声色的到一头大象身旁，那头大象以为他是来抚弄它的，虽然不很愿意，尚未发怒。那老头也并不怎样用力，果然似是抚弄一般，轻轻一掌击下，只听得轰隆一声，就像倒下了一座山，那头大象已给他一掌击毙了。登时彩声雷动，那些番邦头目不懂内功的奥妙，更是吓得目瞪口呆，好半晌才叫得出声道：“这位羊总管敢情是天上的雷神下凡么？怎的如此厉害！”

铁摩勒这时已知道了此人便是羊牧劳，也禁不住吃了一惊，“如此看来，这魔头的绵掌功夫，果然已到了最上乘的境界，看来我只怕接不了他的七步七掌。”

这时，那另外三头大象已知羊牧劳来意不善，三头大象从三面向他冲来，三条长长的象鼻就似软鞭子向他卷去。羊牧劳有意卖弄功夫，横掌如刀，一掌削下，将最凶的那头大象的鼻子削了半截，那头大象痛得呜呜大叫，遍地打滚，羊牧劳哈哈大笑。第二头大象的鼻子卷到，羊牧劳又故意让它卷了起来，却使出了分筋错骨手法，在它鼻子的软筋上一捏，那大象空有千万斤气力，鼻子已软绵绵地失了劲道，身上的气力使不出来。

那大象给羊牧劳弄得鼻子麻痒，本能的将鼻子一缩，把羊牧劳卷到了它的面前，这一来等于凑上去受他掌击。羊牧劳对准象额，一掌拍下，登时那头大象也给他击毙了。

羊牧劳飞身一跃，跨上了另一头象背，居高临下，又一掌将它击毙。这

时，那头被削了鼻子的大象正在狂性大发，冲出场来，吓得围在场边观看的官儿大呼小叫，跌跌撞撞，乱作一团。羊牧劳双足一点，箭一般地射去，五指插下，这一插用的却是铁砂掌的硬功，但听得咔嚓一声，大象的额角上开了一个天窗，羊牧劳拔出五根鲜血淋漓的手指，哈哈大笑，这头最凶的大象，当然也没命了。

羊牧劳接连用四种不同的身法和掌法，竟然在不到一炷香的时刻，连毙四头大象，吓得诸番头目、文武百官心惊胆战，喝彩的声音也在发颤。

铁摩勒混在人丛之中，忽见两个十岁左右的孩子也挤进来，一个道："这老头子好霸道啊！样子也凶，我看准是个恶人。"另一个道："别再看他这副凶样了，咱们寻王叔叔去。"前面那个孩子伸直了脖子，说道："王叔叔我没瞧见，我的爹爹和你的爹爹在亭子里面陪那个皇帝喝酒，你瞧见了没有？"

铁摩勒吃了一惊，看出了这两个扮作男装的孩子正是聂隐娘和薛红线。就在这时，只见王燕羽也挤了进来，低低的"嘘"了一声了说道："你们怎么又不听话，到处乱跑了。赶快回那边棚子去。那亭子是进不得的！要是让你们爹爹瞧见，你们可不得了！"

有一个官儿错把王燕羽当作宫女，把这两个孩子认作小黄门（太监），仗着几分酒意，嘻皮笑脸的上来调戏她道："别忘着走啊，今日万岁与百官同乐，咱们也乐一乐吧！"王燕羽一笑道："你自个儿乐去吧！"长袖一挥，就像软鞭似的在他的大肚子一拍，登时把那官儿打得矮了半截，抚着肚子雪雪呼痛，王燕羽一手携着一个孩子，挤出人丛。

旁边一个武士将那官儿扶起，说道："你好大胆，你知道她是谁么？她是鲁国公王伯通的女儿，没把你宰了，算你运气。"

铁摩勒听官儿们的谈论，才知道那边那个棚子，是专给安禄山的妃子们和一班王公的内眷看热闹用的，胡人对男女的关防随便得多，所以他的妃子们也不怕抛头露面。但王燕羽竟敢叫聂、薛二女假扮男孩子混进来，这却颇出铁摩勒意外。

安禄山得羊牧劳给他挣回了面子，又高兴起来，接在大象献酒之后，节目本是安排骏马舞蹈的，但他怕那些"舞马"也似大象般不听号令，这节目便临时取消，另传一班乐工上来演奏。

唐宫的教坊（相当于近代的剧院和音乐院合并组织）规模极大，因为唐玄宗本人就是个音乐家，懂得弹奏诸般乐器，也 懂得作曲，因此他所选拔的教坊乐工，例如李暮的羌笛，贺怀智的"方响"（一种乐器名），花奴的羯鼓，张野狐的觱栗，黄幡绰的拍板，雷海青和郑观音的琵琶，都是当代著名的高手。每有大宴集，先设大常雅乐，有坐部，有立部；那坐部诸乐工，在堂上坐而奏技，立部诸乐工，则于堂下立而奏技，"雅乐"奏罢，继以"鼓吹"番乐，然后教坊新声与府县散乐杂戏，次第毕呈。安禄山虽然不懂音乐，但他以前以杨贵妃"义子"的身份，经常陪侍，看惯了此等场面，今日做了皇帝，免不了要照样"风光"一番。

玄宗逃难西蜀，这些乐工子弟们，只有李暮、张野狐、贺怀智等人随驾西走，其余的都做了安禄山的俘虏，安禄山一声令下，便将这些人都拘唤了来。

只见教坊乐工按部分班而进，列队在百花亭下。这五部乐工，使用各种不同的乐器，本来各有所司，但安禄山却不懂这些，押班的乐官请问他要如

何演奏，他说不出个名堂，一皱眉头便骂道：“ 蠢材，连这个也要问吗？你叫他们将各人的绝活拿出来就是啦！ ” 五部乐工的押班乐官面面相觑，只好挑选了各种乐器的演奏高手，给他来一支“ 钧天雅乐 ” 的大合奏。

这是一个欢乐热闹的合奏，顿时间凤萧龙笛，象管鸾笙，金钟玉罄，羯鼓奏筝，琵琶箜篌，方响手拍（均乐器名），吹的吹，弹的弹，鼓的鼓，敲的敲，虽然乐工情绪不佳，倒也声音铿锵，悦耳动听。安禄山大乐，掀须称快道：“ 朕向年陪着李三郎（按：指玄宗，因玄宗排行第三。）饮宴，也曾见过这些歌舞。只是当时乃伺候别人，未免拘束，怎比得今日这般快意。今天不足者，不得再与玉环姐妹欢聚耳！ ”

乐工奏毕，一个懂得音乐的突厥小王子道 :“ 好是好了，却有不足之处。” 安禄山愠道：“ 有哪样不足？ ” 那王子道：“ 为何不听得有琵琶的音响，久闻雷海青是琵琶第一手，莫非他今日不来么？ ”

侍立在旁的太监认得青海青，指给安禄山看道：“ 来是来了，大约他刚才没有用力弹奏，所以小王子听不见。 ” 安禄山怒道：“ 他敢不尽力，唤他上来，单独弹奏，给小王子听。 ”

铁摩勒听得太监传呼雷海青，吃了一惊，心道：“ 怎的他还没有逃走？ ” 心念未已，只见一个中年乐工，已抱着琵琶，走进百花亭。

你道铁摩勒何以吃惊，原来这雷海青不是别人，正是铁摩勒二师兄雷万春的同胞兄长。他们两兄弟一母所生，性情却不大相同，雷海青性近音乐，自小投入梨园，拜名乐工为师，终于成为了国中的琵琶第一手；雷万春则自小好练武，长大之后，得磨镜老人收为徒弟，成为了一位出名的游侠。但他们二人也有一样相同之处，那就是刚直不阿的忠烈之性。

雷海青这次被迫而来，胸中本已满怀悲愤，所以在合奏“ 钧天雅乐 ” 之时，他虽然手抱琵琶，却始终没有拨过一弦。这时，他被安禄山唤入百花亭，一进亭中，陡然激起忠烈之性，便高声痛哭起来，指着安禄山大骂道：“ 我雷海青虽是乐工，颇知忠义，怎肯侍你这反贼！ ” 这一骂登时令得满座失惊，安禄山的左右方待擒拿，雷海青早已奋身扑去，提起琵琶，向安禄山兜头便打。

羊牧劳振臂一格，但听得“ 喀喇 ” 一声，琵琶裂成片片，雷海青给震退数步，兀未跌倒。说时迟，那时快，安禄山的两个武士早已双刀齐下，砍中了他！雷海青大叫道：“ 今日是我殉节之日，我死之后，我兄弟雷万春自能尽忠报国，少不得手刃你这班贼徒！ ” 骂完之后，方始倒地。后来名诗人王维有首诗道：“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 写的便是当日之事。当时王维也留在长安，未及逃走，装病不仕伪朝，被安禄山软禁在普施寺中，因此他这首诗 虽是为雷海青死难而作，却不敢直白地赞雷海青，而只是自写悲感之意。后来肃宗还乡，凡附逆者均分别定罪，王维却因有这首诗而得赦，那是题外之话。

铁摩勒混在人丛之中，忽逢此变，目睹雷海青被乱刀分尸，气愤填胸，一时之间，竟然控制不住自己，失声大叫起来，冲出人丛十几步，但这时雷海青已死，抢救已来不及。待到铁摩勒记起自己的“ 身份 ”，他也早已被人发现了。

王伯通最先认出铁摩勒，大吃一惊，立即叫道：“ 羊总管，这小子便是铁崑仑的儿子！ ” 又向安禄山道：“ 主公，我听说这小子曾与段珪璋犯过你的龙驾，不知可有此事么？ ”

安禄山粗鄙武夫，但却也有一样长处：记性甚好。他见过的人，很久都不会忘记。这时也依稀认出了铁摩勒就是当年闹过他骊山别墅的那个少年，不禁勃然大怒，喝道：“ 好大胆的小子！左右赶快将他拿下，死活不论，都有重赏！ ” 其实不必安禄山下令，园中的武士，早已纷纷向铁摩勒扑去，羊牧劳也跃出了百花亭。

铁摩勒喝一声 “ 去 ” ，施展出 “ 大摔碑手 ” 的功夫，只一抓便把一个冲到他身前的武士，像小鸡一般的提了起来，摔到人堆里去！

御苑里百官齐集，处处都站满了人，铁摩勒故意和他们恶作剧，大展神威，接连摔了三个武士，都是向着人多的地方摔去。这一来，真个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许多官儿都给撞得四脚朝天，变成滚地葫芦，登时鬼哭神嚎，秩序大乱！铁摩勒便硬从人丛中闯出。

御苑里的武士虽多，但到处都是人流阻塞，而且这些人又都是朝中新贵，他们有所顾忌，不敢展开手脚，有几个好不容易才挤入人丛，接近了铁摩勒，却又不是铁摩勒的对手，反而给铁摩勒擒来，当作武器。

铁摩勒边打边走，混乱中不辨方向，竟然打近了女棚。在女棚中的有安禄山的妃子、宫女和各王公大臣的内眷，见铁摩勒凶神恶煞般地打来，个个吓得面无人色，尖声锐叫。

羊牧劳见状大怒，不理那些官儿们的死活，施展出轻功提纵术，便从人头上踏过去，猛地大喝一声，便似空中扑下了一只兀鹰，一掌向铁摩勒击下。

铁摩勒奋起一格，双掌相交，只听得 “ 蓬 ” 的一声，铁摩勒跌翻地上，但羊牧劳给他一震，也要在半空中倒翻了一个筋斗，才稳得住身形。

铁摩勒一个鲤鱼打挺，又翻起身来，正好羊牧劳又已挥掌打来，铁摩勒使出十成功力，再接了一掌。这一下，双方都给对方掌力震得摇摇晃晃，铁摩勒多退了两步，稍吃点亏，但却不至于跌倒了。原来羊牧劳的功力虽然胜过铁摩勒不止一筹，但因他刚才以绵掌击石的功夫，连杀四头大象，内力已消耗了不少，再与铁摩勒以全力相拼，两人已是相差无几了。第一掌他是以居高临下之势，才能把铁摩勒震翻的。到了第二掌，他虽然仍占上风，优势已经不大。

羊牧劳衣袖一挥，使出沾衣十八跌的功夫，将周围的人都震得向后直退，登时腾出了一片空地，他一个箭步冲前，第三掌再向铁摩勒打下，这一掌他也用尽了十成功力！

聂锋见铁摩勒闹出事来，这一惊非同小可，但他比较沉着，神色上还未显露出来。那薛嵩则比他惊惶更甚，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个新任他亲兵佐领的 “ 王小黑 ” ，竟然就是当年曾大闹安禄山府邸的那个铁摩勒，而这个铁摩勒，又还是羊总管的仇人！

王伯通见薛嵩面色有异，问道：“ 敢情薛将军也认得这小子么？ ” 安禄山笑道：“ 他何止认得，他还吃过这小子的亏呢。那年这小子和段珪璋来行刺我，我记得薛将军曾吃他斫了一刀。 ”

王伯通得意洋洋地道：“ 好啊，现在羊总管已赶到了。薛将军、聂将军，咱们都去助羊总管一臂之力吧，捉了这小子千刀万剐，也好替你报那一刀之仇。 ”

薛嵩有苦说不出来，心里只自想道：“ 可不知有没有人认出了他是我带来的卫士？ ” 他怕安禄山见疑，只好站了起来，准备跟王伯通出去。就在这时，那得意洋洋的王伯通，忽然发出了一声惊叫，登时似中了 “ 定身法 ” 似

的，僵在那儿！

你道这是什么原因？原来是他正看见他的女儿从女棚里跳出来，挺剑向羊牧劳刺去！

羊牧劳使出了十成功力，向铁摩勒一掌拍下，铁摩勒与他硬拼，虽然不致吃了大亏，但双掌却已给对方吸住，一时间竟撤不回来。

羊牧劳哈哈大笑，催动掌力，加紧压下。铁摩勒的功力到底稍有不如，只觉对方的内力，像浪头般一个个打来，前浪未休，后浪又到，眼看就要支持不住。忽听得一声娇笑，竟是王燕羽的声音笑道：“羊大总管，我也来领教领教你的功夫！”

羊牧劳做梦也想不到王燕羽会突然跳出来用剑刺他，慌急中忙把掌心一登，将铁摩勒震退两步，回掌向王燕羽便斫，但还是慢了一步，王燕羽出剑如风，早已在羊牧劳的肩头戳了一下。

羊牧劳也确是了得，肩头一沉，竟把王燕羽刺来的劲道卸去了一半。王燕羽这一剑本来是想戳穿他的琵琶骨，废掉他的武功的，哪知剑尖刚刚沾肉，立即便给羊牧劳用内劲反弹开去，羊牧劳只不过给划破了少许皮肉，而王燕羽则几乎给他震倒！

羊牧劳大怒，扑过去便是一掌，骂道：“你这野丫头为什么暗算我？”

这时，铁摩勒早已拔出剑来，退而复上，唰的一剑，便刺羊牧劳的肩井穴，铁摩勒的剑术尽得段珪璋真传，而且又经过磨镜老人指点，精益求精，除了火候稍差之外，实已不在段珪璋之下。这一剑他用的是龙形剑法中最刚猛的一招“龙飞九天”，剑尖抖起了九朵剑花，隐隐带着风雷之声！

羊牧劳识得厉害，他那一掌本来是向前打去，迫得转了方向，斜闪一步，再向铁摩勒劈出。但听得呼的一声，剑光流散，铁摩勒的剑尖给他的劈空掌力震歪，这一剑刺了个空。

王燕羽笑道：“我听说你的大号叫七步追魂手，我没见过，所以今日特来开开眼界，看你到底怎样追魂？”她口中说话，手底却是毫不放松，早已一剑刺来，恰好在铁摩勒被他震退的时候，补上了这个空位。

羊牧劳冷笑道：“好，就叫你识得厉害！”走离宫，转坎位，突然一掌向王燕羽意料不到的方位打来，王燕羽那一剑捌了个空，身形已在他掌力笼罩之内。

羊牧劳念头一动：“我打死了她，在王伯通面前可交代不过去。”改拍为按，哪知王燕羽的轻功也已将近一流境界，并且也懂得五行八卦的身法步法，不过不及羊牧劳运用得那么神妙而已。就在羊牧劳变式换招这一刹那，她已足踏“震位”，绕出“生门”，反手一剑，斜刺羊牧劳腰胁的风府穴。

铁摩勒一退复上，使出了一招“李广射石”，长剑迳刺羊牧劳的咽喉。他们二人前后夹攻，尤其铁摩勒这一剑，更是攻敌之所不得不救，羊牧劳顾不得再去擒拿王燕羽，霍地一个“凤点头”，移形换位，一招“倒打金钟”，横掌斜切铁摩勒的手腕，解开了他这一招，同时也闪开了王燕羽从后斜方刺来的一剑，可是他虽未中剑，腰带却已给王燕羽削断了。

羊牧劳大怒，展出了七步追魂的绝技，不论铁摩勒走到哪方，都给他抢先堵住。王燕羽决心要救铁摩勒，羊牧劳虽然不能分身来拦阻她，她也不肯逃走。两人或一前一后，或一左一 右，合力来斗丰牧劳，他们虽然闯不出去，羊牧劳却也奈何不了他们。

铁摩勒既然无法闯到人丛中去，那些官几们当然也远远避开，在他们周

围的空地渐渐扩大，安禄山手下的那些武士去掉“障碍”，可以大踏步赶来了。

最先赶到的是安禄山的两个“龙骑都尉”——单刀张忠志和铁拐杜绶，这两人的功夫远在其他武士之上，他们不敢去惹王燕羽，不约而同的都向铁摩勒进击。张忠志挥刀斜劈铁摩勒的臂膊，杜绶则抡拐猛敲铁摩勒的膝盖。

铁摩勒当然不会惧怕他们，但他给羊牧劳紧紧迫住，一时之间，却腾不出手来应付。正在危急之际，忽听得两个娇嫩的声音同声叫道：“王叔叔，你别害怕，我来帮你。”原来是聂隐娘和薛红线这两个女孩子，这时也已从女棚中跑出来了。

她们身躯矮细，滑似游鱼，薛红线短剑一挥，刺中了张忠志的腰眼，聂隐娘更狠，她从杜绶的胯下钻过，短剑自左到右的转了一圈，将杜绶的两只脚后跟都斩伤了。

杜绶大叫一声，扑通便倒，恰值羊牧劳一脚踏下，正巧踏在他的身上，登时一命呜呼。

羊牧劳怒道：“哪里来的两个野孩子？”伸开蒲扇般的大手，向下便捞，王燕羽连忙叫道：“你们不可惹这老魔头，打打那些装模作样的武士倒不妨事！”她与铁摩勒双剑齐出，双剑都指向羊牧劳的要害穴道，羊牧劳只得回掌接招，聂隐娘身子灵活，不待他再抓，先避开了。

张忠志腰眼中剑，血如泉涌，只得赶快跑出场去，找人救治。可是其他武士，又已陆续赶来。

武士们见这两个孩子刺伤了张忠志与杜绶，都是大为奇怪，同时又不知道她们究竟是谁家的孩子，但揣想能够在这“御苑”里出现的，父亲定是当朝显贵，说不定还是“皇家”的人， 一时之间，倒还不敢动手。

薛红线叫道：“你们瞪着眼睛看我做什么？你们要伤害我的王叔叔，我就不依！”这时，正有两个武士要去夹攻铁摩勒，薛红线倏的跳起来，骑上他的肩头，倒提剑柄，在他头上一敲，薛红线虽然年纪小，气力弱，但这一敲正是人身顶门的要害部分，登时将那武士敲得发晕，晃了两晃，便跌倒了。另一个武士，也给聂隐娘在瞬息之间，接连刺中三剑，不支倒地。

薛红线跳了下来，乐得弯着腰儿笑道：“师父的剑法果然管用，这个大个子给我一打便打晕了。聂姐姐，你更不错，只一剑就刺伤了他。”

羊牧劳沉声喝道：“不管是谁家的孩子，你们将他毙了，万事有我担当。这个小子和这个野丫头却不用你们来管！”

那些武士得羊牧劳撑腰，放大了胆，刀枪剑戟纷纷刺下，薛、聂二女身躯瘦小，在他们之间穿来插去，东刺一剑，西刺一剑，武士们反而给她们伤了好几个。可是，武士越来越多，渐渐便没有回旋的余地，聂、薛二女被困在核心，情势也渐见危险。

但来人一多，羊牧劳的身手也有点儿施展不开，王燕羽擅长的是刺穴的小巧功夫，趁着铁摩勒用刚猛的剑招迫着他的时候，忽地反手一剑，羊牧劳猛不提防，几乎给她刺中了穴道，在腰背上又添了一个伤口。羊牧劳急忙施展上乘的内功，封住伤口附近的穴道，不让鲜血流出来。

羊牧劳大怒，再用沾衣十八跌的内功，将身旁的武士震得向四边散开，双掌交错击出，又把铁摩勒与王燕羽迫转回来，不让他们杀进人丛。同时，运足了中气，大声叫道：“王伯通，你还不来管教你的女儿！”

满园子的喧闹都给羊牧劳的声音压了下去，这声音似利箭般的插进了王

伯通的心房。

王伯通当然深知女儿的脾气，她执意做一件事情，那是决计劝不过来的。何况她今日做的乃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即算自己亲手将她绑了，安禄山素来忌刻，也未必便肯放过他们父女。更何况还有铁摩勒在场，哪能容许自己轻易去缚女儿，而且女儿也未必便肯任由他缚。

片刻之间，王伯通的心里已转了无数念头，饶是他惯经风浪，智计过人，这时也慌得手足无措，拿不定主意。

猛听得乒乒乓乓的碗碟破裂的声音，原来是安禄山看见王伯通的女儿竟然从女棚中跳出来，剑刺羊牧劳，也被吓得六神无主了。

他不是怕王燕羽，而是忌王伯通。王燕羽已被困住，杀不到他的身前；但王伯通却近在咫尺，要是王伯通也变了心，突然过来杀他，那岂非是个绝大的危险。他这么一想，心胆俱寒，顾不得体面，急急忙忙便从亭子后方逃走，因为匆促离席，举动慌张，将席上的杯盘碗碟，碰落了一地。

王伯通正跨出亭子，听得声响，回头一看，只见安禄山已在最亲信的几个心腹武士保护之下，仓皇而逃，有几个武士还在面向着他，作出戒备的神态，刀出鞘，弓上弦，看这情形，似乎只要他向安禄山的方向迈进一步，立刻便会有暗箭飞来。

王伯通怔了一怔，随即便明白了是安禄山对他的猜忌，他把心一横，跳出亭子，和安禄山采取相反的方向。一个原来是他的部下，现在做了安禄山卫士的人拦住他问道：“老爷子当真要去杀小姐么？”这个人是他的老家人，看着王燕羽长大的，对王燕羽一向甚为疼惜。

王伯通长叹一声，忽地将蟒袍扯下，玉带摔开，说道：“这官儿我不当了，你们好自为之，我走了！”那老部下问道：“当家的要往哪儿？”王伯通道：“我仍然回去当山大王去！”

王伯通的喽兵在盘龙谷之役，被辛天雄、南霁云的金鸡岭人马夜袭，已被十歼七八，溃不成军，余下的也被安禄山所收编，剩下他光杆儿一个。但他得力的头目，却有很多当了安禄山的卫士，差不多占安禄山卫士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时也多在园中，如今生出了这样的变故，有些人也怕今后不能见容于安禄山，便也跟着王伯通跑，纷纷叫道：“对，还是再去占据山头，当个山大王更为自由自在！”

园子里本已乱成一片，这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乱上加乱，更是难以形容。安禄山的“禁卫军”，在“龙骑都尉”司空拔率领之下，登时布防起来，将斗场所在围得水泄不通，那自然是防备王伯通去救女儿了。

王伯通叹了口气，提高嗓子喊道：“羊总管，我管不了这个丫头，随你处置好啦！”他带领愿意跟随他的旧部，便从卫士防守薄弱的地方闯出“御苑”。安禄山的“禁卫军”见他只是弃官而逃，也就不加拦阻，并未发生战斗，便让他们走出园门。

薛嵩慌慌张张的，也想在混乱之中潜逃，聂锋一把拉着了他，低声说道：“你不要女儿了么？”薛嵩道：“反正她不是我的亲骨肉，咱们的身家性命要紧，你还不快快回去布置后事？”聂锋道：“你这一逃就逃得了么？”薛嵩道：“以后的事以后再说了，趁现在他们还没有知道，赶快回去和家人逃跑吧！”他怕聂锋多言，猛地将袖子一甩，挣脱之后，拔步便跑，聂锋摇了摇头，说道：“我的女儿可是我的亲骨肉，我不能不管！”

司空拔冲进斗场，望了一眼，大怒说道：“你们这班饭桶，这么多人，

连两个小孩子也捉不到，羞也不羞？闪开，闪开，让我自己来。”原来这司空拔也是绿林出身，他听说铁摩勒乃是铁崑仑的儿子，心中先有了几分顾忌，同时他也知道羊牧劳的脾气，尽管看这情形，羊牧劳力敌二人，实在难以轻易取胜，但料想他也不愿别人前来“分功”。故此司空拔正好拣软的吃，迈步上前，抡起一柄“降魔杵”，便向聂、薛二女喝问。

司空拔是安禄山底下数一数二的好手，力大无穷，他那柄“降魔杵”长达一丈，使动起来，就是石头碰上，也会被打得粉碎。原先困住聂、薛二女的那些武士，都怕受他误伤，不待他的吩咐，早已纷纷闪开。

司空拔按着铁杵，大声喝问道：“你们究竟是谁家的孩子，还不快说？是谁叫你们到这里胡闹的？”聂隐娘一把拉着薛红线，抢着说道：“你这样凶，我偏不告诉你。你们这许多人，欺负我的王叔叔，我们瞧不过眼，非来帮他不可！”

司空拔喝道：“你们不说，我一棍打下，你们尸骨无存！”薛红线作了一个怪脸，扁着嘴冷笑道：“他们也是这样吹牛的，你瞧，我们不是好端端还在这里？”司空拔哼了一声，陡地向她一脚踢出，意欲将她踢翻，哪知薛红线身躯灵活，像猴子般一跳便闪了开去，聂隐娘趁势就一剑刺来。

司空拔慌忙缩腿，但听得“嗤”的一声，裤管已给聂隐娘的短剑划破了一道裂缝。司空拔本来只是想把她们活捉的，吃亏之后，恶念陡生，大怒喝道：“小贼种，见阎王去吧！”抡动“降魔杵”，呼的一声，就向这两个小孩子拦腰横扫！

聂隐娘脚尖一点，身轻似燕，就像“跳绳”一般，从降魔杵上面跳过，司空拔手腕一翻，那碗口般粗大的降魔杵刚刚竖起，薛红线用了个“海燕掠波”的姿式，也从降魔杵上面跳过去了。

聂隐娘格格笑道：“我年纪大小，阎罗王说还未肯收留我呢？”司空拔喝道：“小贼种，死在临头，还油嘴滑舌！”抡动了降魔杵，越扫越急，虎虎风生。聂、薛二女不过仗着轻功，善于闪避而已，这时见他越打越猛，心里也着了慌。那降魔杵所着之处，砂飞石裂，要是一个躲闪不及，给它挨上了半点，聂、薛二女的柔肌嫩骨，怕不成为粉碎？

忽听得有人叫道：“司空都尉，我来助你！”说时迟，那时快，聂锋提着长剑，已冲了过来。薛红线尖声叫道：“聂叔叔， 你怎么可以帮他？”话犹未了，只听得“咚”的一声，聂锋一个时锤，撞中了司空拔的后心，司空拔脚步一个跄踉，降魔杵砸在地上，地面凹陷，泥上飞扬，纷落如雨，几乎将薛红线淹没。薛红线冲了出来，大喜叫道：“聂叔叔，多谢你替我出气，我爹爹呢？”

要不是聂锋这么一撞，这一杵本来就要打中聂隐娘的。聂隐娘这时惊魂稍定，也在叫道：“爹爹，你再给他一剑呀！”

司空拔再提起了降魔杵，大怒喝道：“聂锋，你作反了么？”聂锋冷笑道：“你骂我的女儿是贼种，我岂肯放过你？来，来，来！我领教你的降魔杵法！”他是大将身份，所以刚才虽是救女情急，他还不肯在背后用剑刺他，而是要和他光明正大的较量。

司空拔举杵一架，“　”的一声，荡开了聂锋的长剑，正要回骂，聂、薛二女可不理会什么江湖规矩，似游鱼般的钻过去，便用短剑刺他。司空拔被聂锋撞正腰眼，跳跃不灵，腰胯接连中了两剑，待他踢出连环腿时，这两个小孩子又早已跑开了。

羊牧劳喝道：“好呀，原来是你的孩子！”身形一晃，使出七步追魂的身法，倏然间就欺到了聂锋的身前，聂锋反手一剑，只听得“铮”的一声，剑脊已给弹了一下。羊牧劳用的是隔物传功的内家真力，聂锋虎口破裂，青钢剑几乎脱手飞去；与此同时，司空拔的降魔杵也扫了过来。

铁摩勒飞身掠到，抡动长剑，当作大刀来使，一剑劈下，“ ”的一声，正斫在降魔杵上，但见火星蓬飞，司空拔虎口发热，禁不住连退数步，“这小子气力好大，我今番可碰到了对手了！”

羊牧劳如影随形，一个窜身，一招“游龙探爪”，又已抓到了聂锋的后心。聂隐娘尖声叫道：“休得伤我爹爹！”休看她年幼力弱，使的却是最上乘的剑法，“唰”的一剑，剑锋直指羊牧劳膝盖的“环跳穴”，羊牧劳迫前反身踢腿。说时迟，那时快，王燕羽也已一剑刺来，与聂锋联手，挡住了羊牧劳。

聂锋见女儿不知恐惧，吓得冷汗直流，慌忙叫道：“隐娘，你赶快和薛家妹子先跑出去，不可惹这魔头！”聂隐娘道：“不，爹爹不走，我也不走！”

羊牧劳大笑道：“在我掌下，谁还想逃走？”七步追魂的掌法展开，霎时间四面八方都是他的影子，聂锋两父女与王燕羽都被他的掌力困住，不论走到何方，都被他迫退。而铁摩勒也被司空拔所阻，一时之间，闯不过来。

忽见一条黑影箭一般的射到场心，羊牧劳好生诧异，“卫士中怎的却有此等人物？看来竟是远在司空拔之上！”心念未已，忽见剑光一闪，那名卫士竟然向他刺来！这时，铁摩勒方始看得清楚，那卫士不是别人，正是展元修，不禁失声叫道：“展兄，怎么，你也在这儿？”

羊牧劳最初以为是聂锋的旧属，（薛嵩与聂锋，以前曾做过安禄山禁卫军的正副统领。）随着聂锋叛变的，待听得铁摩勒的呼喊，心里更是吃惊：“莫非这人是展大娘的儿子？”

说时迟，那时快，展元修的长剑已指到了他胸前的“天枢穴”，羊牧劳骈指如戟，身躯一矮，反戳展元修的时尖，展元修一个移形换位，转过剑锋，剑招未出，羊牧劳已是一掌劈到。

羊牧劳与展大娘交情不浅，他知道展大娘只有一个儿子，在未问明之前，不敢使尽全力，用的是“印掌封穴”的功夫，只使出了七成气力。

哪知展元修的剑法平常，掌法却是悉得家传的奥妙，他的功力比不上羊牧劳，掌法的奇诡变幻，却在羊牧劳之上。羊牧劳的掌力刚吐，他已身随掌走，倏然间指东打西，一掌击中了羊牧劳的腰胯。

羊牧劳大叫一声，腾身起飞，他挨了这一掌，不必再问，已知他是展家的后裔，大怒喝道：“我看在你母亲的份上，意欲饶你，你却不知好歹，反而想要老夫的性命么？”声到人到，就似兀鹰扑兔一般，一掌凌空劈下！正是：

邪正本来如水火，追魂魔掌绝交谊。

欲知展元修性命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魔掌追魂难与敌苦心为友怨何辞

就在羊牧劳以全力扑击展元修的时候，铁摩勒与司空拔那一对却已经分出胜负。原来薛红线年纪虽然最小，人却十分机灵，她身躯矮细，趁着司空拔横执降魔杵，正在架着铁摩勒长剑的时候，冷不防的钻过去便是一剑，这一剑正中司空拔的后腿，司空拔立脚不牢，被铁摩勒运劲一推，降魔杵倒打回来，登时打得他头颅开花，脑浆迸裂！

铁摩勒立即赶来，这一来正是时候，羊牧劳凌空击下，铁摩勒大喝一声，左掌右掌同时发出，展元修也突然一个长身，运足了十成功力，同时发掌。

羊牧劳功夫也真了得，人未落地，在半空中便先踢出一脚，他的鞋尖上镶有铁片，但听得“　”的一声，铁摩勒的长剑竟给他踢飞，可是铁摩勒那一掌却和他硬碰上了！

羊牧劳身形未稳，双掌分敌二人，铁摩勒功力和他相差无几，展元修的掌法又飘忽之极，但听得“蓬”的一声，羊牧劳单掌接不了铁摩勒的掌力，被震得摇摇晃晃，他的右掌便稍稍打歪，展元修一掌从他的掌缘擦过，“卜”的一声，趁势打去，正中他的胸口！

展元修这一掌拼了性命的，饶是羊牧劳内功深湛，也给打得他五脏翻腾，眼睛发黑，但听得他“哇”的一声，一口鲜血便喷出来，身不由己的往前冲出几步，正巧与一个赶来援救的武士撞个满怀，把那武士撞得四脚朝天。

薛红线在地上拾起了铁摩勒那柄青钢剑，叫道：“王叔叔，你的剑！”铁摩勒笑道：“红线，多谢你啦。从今之后，你不要叫我王叔叔了，我姓铁，我的真名叫摩勒。”薛红线大喜道：“原来你就是摩勒叔叔，王姑姑早就提过你的名字了。”

展元修也道：“铁兄，多谢你啦！”王燕羽笑道：“你们别再客套了，赶快趁此时机，闯出去吧。”

司空拔被杀，羊牧劳受伤，安禄山的禁卫军有一大半已经慌了，只有一小半还听指挥，在副统领洪大存率领之下掩杀过来。铁摩勒大喝一声：“挡我者死！”横剑乱劈，一马当先，便冲杀出去！聂锋也紧随着铁摩勒冲出去叫道：“弟兄们，留点香火之情，日后还好相见！”聂锋以前曾做过安禄山禁卫军的副总管，他素来对手下甚好，禁卫军听得他这么叫喊，十个人中竟有五六个跑开。

洪大存向来与聂锋不睦，大怒喝道：“聂锋，你已背叛主公，还有什么香火之情？”挺起长矛，斜刺里冲来，便向聂锋挑去。

铁摩勒怒道：“聂将军，我替你杀这为虎作伥的奸贼！”旋风也似的一个转身，抡起长剑，当作大刀来使，使出“独劈华山”的恶招，“咔嚓”一声，把洪大存那根长矛斫成两段，第二剑正待劈下，聂锋叫道：“铁兄且慢下手！”疾忙抢上，轻抒猿臂，将洪大存一把抓了过来，朗声说道：“你不念香火之情，我还念同僚之谊！”用了一个巧劲，将洪大存一抛，抛出数丈开外。洪大存手下见聂锋义气深重，登时也都散了。

余下的一班卫士，有些是王伯通的旧部，不愿与王燕羽作对，有些与聂锋素有交情，虽然被迫上前，却只是虚张声势，还有一小部分本想截击邀功的，见铁摩勒如此凶猛，也吓得踌躇不前。

一行人便从禁苑的角门杀出，薛红线回头一看，见那羊牧劳像石像般的凝立场中，双手抱拳，仰面朝天，形状甚怪，薛红线大为纳罕，说道：“聂

表叔，你瞧，那老魔头的怪模样。”聂锋一看，已知羊牧劳正在默运玄功，封穴疗伤，急忙说道：“不必管他，快快随我出去。”铁摩勒心中一动，却见王燕羽摇了摇头，原来王燕羽鉴貌察色，已知铁摩勒的心意，怕他还想回去杀羊牧劳，故此摇头阻止。铁摩勒知道羊牧劳内功深厚，自己回去也未必便有把握杀他，心里想道：“不可为我一人之事，连累大家。倒不如趁他运功疗伤的时候，早早离开这龙潭虎穴。”

骊山上本来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但聂锋乃安禄山手下的大将，以前又做过“禁卫军”的副统领，站岗的都认识他，见他率众奔来，一时之间，哪想得到他是已经背叛了的？有一两个胆大的问他，他便说道：“刚才园子里发现刺客，我是追刺客去的。你们要紧守岗位，切不可离开！”这些站岗的当然不敢拦阻，待到后面的人追来，他们早已去得远了。

下到半山，岗哨已疏，聂锋方才松了口气。正自踌躇向何方逃走，忽听得马蹄之声，有如暴风骤雨，回头一看，只见一彪人马，从山上冲下来，当前一骑，不是别人，正是羊牧劳。原来羊牧劳仗着玄功，封穴止血，又敷了上好的金疮药，服下了千年的老参，气血调匀，已如未受伤一般。其时安禄山也已躲进密室，不须这么多武士保护，他调拨了本事最高的八个“御前侍卫”，由羊牧劳率领，乘了青海进贡来的御马，下山急追。

转眼之间，羊牧劳率领的这彪人马已经追到，铁摩勒大怒喝道：“好，咱们再来决个死战！”

羊牧劳哈哈笑道：“你这小子，胆量倒是不小，老夫今日就成全了你吧！”把手一挥，八名侍卫都跳下了马背，从两翼包抄而来。

聂锋心头一凛，说道：“他们布的是一字长蛇阵，首尾相连，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间则首尾皆应。这八个人都非庸手，更有老魔头从中策应，实是不容轻敌。铁兄弟，你不可妄动。”

聂锋这边有四个大人，两个孩子，若被对方的长蛇阵掩杀过来，大人还可抵御，小孩却是可虑。聂锋是大将之材，懂得行军布阵之道，当下便叫四个大人各占一方，结成了四方阵和对方的长蛇阵对抗，两个孩子则在方阵之中，伺隙出击。

正在两阵对圆，即将厮杀之际，忽听得有一个极为刺耳的声音说道：“羊老三，你这是捣什么鬼，你不认得我的儿子和徒弟么？”话声未了，山坳里已闪出一个人来，正是展元修的母亲展大娘！

王燕羽连忙叫道：“师父，你快来！我正要带元哥回家见你，羊叔叔却说他不该逃跑，要捉他回去呢。元哥刚才几乎受他伤了！”

原来展元修自从知道师妹对铁摩勒有情之后，本已意冷心灰，不想再见师妹了，可是一缕情丝，终难割舍；尤其当他知道了师妹居在长安之后，更是放心不下，心想：“我与她虽然做不成夫妻，但也不能眼看她误入歧途。”他还以为是王燕羽贪恋荣华富贵，故此到长安来依附父亲，做安禄山所封的什么国公府的“郡主”呢。因此一念，他便也偷入长安，暗会师妹。

两师兄妹见面之后，展元修才知道师妹的苦心，她不但是想劝父亲改邪归正，而且还襄助卢夫人暗中策划，有所图谋的。结果，展元修没有劝得师妹离开，反而被师妹劝得他留下了。他改姓换名，由王燕羽荐他到“禁卫军”中当了一名小队长，要不是今日发生了这件意外之事，还没有谁知道他呢。

展大娘是那日与王燕羽相会之后，才知道儿子的消息的。但“禁卫军”军令森严，很不容易告假。展大娘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她探听得安禄

山今日在骊山宏张盛宴，想必儿子也要 在园中执役，她又恃着与羊牧劳相识，便闯了来。哪知未进离宫，先在半山撞见了羊牧劳追捕她的儿子。

展大娘听了徒弟的投诉，不禁怒道：“ 羊老三，你不看僧面看佛面，怎的欺侮起我的儿子来了？我的儿子不稀罕当什么禁卫军了，我现在就来接他回去，你敢不放人么？ ”

羊牧劳与展大娘的丈夫当年是称兄道弟、并驾齐名的两大魔头，深知展大娘的脾气，当下欲抑先扬，哈哈笑道：“ 展大嫂，多年不见，恭喜你真好眼力，收了这么聪明伶俐的徒儿！ ”展大娘怔了一怔，说道：“ 羊老三，我与你说我儿子的事情，你怎么扯到我的徒弟身上来了？ ”

羊牧劳慢条斯理地说道：“ 你的徒弟有编故事的天才，我是不胜佩服之至！ ”展大娘双眼一翻，愠道：“ 难道她是说慌么？ ”王燕羽正要砌辞分辩，展大娘瞪了她一眼，说道：“ 让你羊叔叔先说，你忙什么？ ”

羊牧劳用手一指铁摩勒，说道：“ 展大嫂，你刚才问我认不认得令郎，现在我也问你认不认得这个小子。 ”展大娘道：“ 他是磨镜老人的徒弟，烧变了灰，我也认得。 ”羊牧劳道：“ 既然认得，这就好说了。今日之事，都是这小子引起的。这小子刚才大闹禁苑，意图行刺皇上，我身为大内总管，怎能不理？令徒与令郎却要庇护这小子，你说我该怎么办呢？磨镜老人与你有杀夫之仇，想来你不至于忘记前仇，为了徒弟而放过这小子吧？ ”

展大娘认出了铁摩勒之后，早已愠怒于胸，也猜到了王燕羽对他旧情未断，这时听了羊牧劳一番说话，气得几乎炸了，登时爆发起来，大怒喝道：“ 都是你这小子，害得我一家人不和，好，我今日先把你毙了！ ”话声未了，箭一般的向铁摩勒冲来。

可是她人还未到，展元修与王燕羽已不约而同地跃出方阵，一人一边，架住了展大娘的双臂，展元修叫道：“ 娘，且慢动手！ ”

展大娘怒道：“ 不肖的奴才！你要丢尽我的颜面吗？ ”展元修道：“ 我与铁兄已交上了朋友，娘要杀他，请先杀我！ ”王燕羽说道：“ 师父，咱们的家事，关起门来，慢慢再说。但今日我与元哥受了外人的欺负，你老人家难道反要帮忙外人，当众示弱吗？ ”

羊牧劳连忙说道：“ 大嫂，你是女中豪杰，素来果断英明，怎的今日就糊涂了？家事可以慢慢再理，目前这小子乃是你仇人的徒弟，你放过了他，以后再要找他，可就难了。不过话说回来，大嫂，要是你为了儿女之情，爱屋及乌，投鼠忌器，连带这小子你也要庇护起来，那我也没有什么好说了，你要听令徒的话，打我骂我，我都由你！ ”

羊牧劳这番带刺的说话，比王燕羽说的更厉害得多，尤其那“ 儿女之情 ”四字，更为刺耳，可以解释作展大娘的溺爱儿女之情，也可解释作王燕羽与铁摩勒的“ 儿女之情 ”。若作后一解释，那就无异是说展大娘眼睁睁的看着徒弟勾引仇人，而自己还在给徒弟牵着鼻子走。

展元修道：“ 妈，我还记得爹爹有这么一条家训，咱们做什么恶事都可以，但却不可依附公门。这姓羊的是安禄山的鹰犬，咱们犯得上帮他的忙吗？妈，你若是要儿子的话，就请你别管这里的事了。 ”

展大娘虽然凶恶，但她只有这一个儿子，她看儿子说话的神气，显然已是下了决心，要是自己当着他的面杀了铁摩勒，只怕母子俩就要一生不和！

展大娘气得面色发青，终于咬了咬牙，说道：“ 好，我不管这里的事，也不许你们管，你们都随我回去！ ”顿了一顿，再转过来对羊牧劳道：“ 羊

老三，我不想分你的功劳，这姓铁的小子留给你吧！”

展元修还想说话，展大娘双臂平伸，一手一个，将他和王燕羽抓牢，狠声说道：“你们若然不肯随我回去，那我也就要先 杀掉这小子了。”展元修没法，只好让他的母亲拖着走。

羊牧劳拱手笑道：“大嫂慢慢走，恕我不远送了。我料理了这小子，再来向你请罪。”展、王二人一走，铁摩勒这边的实力差不多减了一半，羊牧劳合八名“龙骑卫士”之力，所要对付的只是聂锋、铁摩勒与两个小孩子，那自是稳操胜算了。所以羊牧劳已无需再激展大娘来给他帮忙。

展大娘拖着儿子和徒弟刚走出两步，忽见山坳里又闪出两个人来，走在前面的是个江湖郎中打扮的老头，后面跟着的是个长得很秀丽的少女。

那少女娇声笑道：“王家姐姐，真是巧呀，想不到在此时此地，竟又碰见了你！怎么，你就走了么？”接着又扬声叫道：“摩勒，你好么？你想不到我会来找你吧？你的运气倒真不错，每次遇难，总会有人帮忙！”

铁摩勒见这两人，当真是惊喜交集。原来说话的这个少女正是他的未婚妻韩芷芬，那江湖郎中打扮的老头，乃是他的岳父，天下第一点穴名家韩湛。

韩芷芬话中有刺，王燕羽听了十分难受，也便冷冷的“回敬”过去：“韩姐姐，你来得正是时候，快上去帮忙吧，要不然你的丈夫可要给人家抢走啦！”韩芷芬笑道：“你是说这姓羊的老魔头么，我倒放心得很，凭他这点能力，还抢不了我的丈夫。”展大娘正自没好气，见韩芷芬正走过来，侧目斜睨着她（其实韩芷芬这目光是射向王燕羽的），便即勃然怒道：“你是什么人，在我面前敢这样大模大样？”韩芷芳道：“我是什么人，你问你的徒弟好了。奇怪，好端端的你发什么脾气，你瞧着我不顺眼么？”展大娘“哼”了一声，捏牢了王燕羽的手臂喝问道：“快说，她是什么人？”

王燕羽未曾说话，羊牧劳己在叫道：“大嫂，你不认得这位鼎鼎大名的天下第一点穴手，韩老先生么？他和磨镜老人乃是莫逆之交，又是这位铁、铁少侠的岳丈大人。”

韩湛微笑道：“羊大总管，你给老朽脸上贴金，实是愧不敢当。不错，咱俩父女是来寻觅小婿的，小女脾气不好，且又赶路匆忙，若有礼节不周之处，还望你展大娘大度包容。”

展大娘吃了一惊，心道：“原来这个不起眼的老头竟是韩湛！他的女儿又是铁摩勒的未婚妻！”

王燕羽忽道：“元哥，咱们的事该告诉妈了。”王燕羽突如其来的插上这么一句话，展大娘不禁诧道：“什么事情？”

王燕羽脸上一片娇红，羞怯怯的低声说道：“我和元哥已经讲好了，只等你老人家替我们选一个日子。这位韩姐姐是我的好朋友！难得意外相逢，妈，你也请她来喝杯喜酒好吗？”

展元修呆了一呆，失声叫道，“羽妹，你……”王燕羽捏着他的手，若不胜情似的娇嗔说道：“你别这么看着我好吗？怪难为情的。”展元修神迷意荡，话也就说不出来了。他做梦也想不到王燕羽会对他如此，他到长安以来，根本就没有和王燕羽谈过半句婚事，他是早已绝望的了。然而王燕羽现在却说是与他早已讲好了的。“这是骗我呢？还是我在做梦？”他看看师妹的神情，却又似是一片真情流露，虚假不来。

王燕羽这时的心情复杂之极，她说的乃是假话，但却非全是假意，原来有三个原因，第一，她知道与铁摩勒结合已是绝无可能，而韩芷芬又恰巧在

这时候到来，对她冷嘲热讽，故此她急于要向韩芷芬表白。她这话实在是说给韩芷芬听的。第二，她怕师父被羊牧劳所煽动，又要枝节横生，因此就以婚事为由，转移她的注意，也可以令她快些离开此地。第三，在这几个月来，她也越来越感到师兄对她的真情，感到师兄的人品与武功都不在铁摩勒之下。为了她，他不惜留在长安，屈身在“禁卫军”中作个小卒；为了她，他与铁摩勒化敌为友，宁愿为了袒护铁摩勒而违抗母亲，这都是难能可贵的地方。因之，即使不是韩芷芬到来，她迟早也会答应做他的妻子的。

展大娘听了，果然又惊又喜，“骂”道：“原来你们早已说好了，你这鬼丫头，怎么对我也瞒得密不透风？”

韩芷芬何等聪明，一听就知她是要向自己表白，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心里想道：“原来她也早已有了未婚夫了，这么说，倒是我错怪她了！”韩芷芬嫣然一笑，说道：“王姐姐，恭喜，恭喜！但只怕我不能来叨扰你的喜酒了。”

展大娘满怀高兴，同时她对韩湛也有点顾忌，当下说道：“韩老先生，咱们都是为了儿女之事，各人忙各人的去吧，请恕我也失陪了。”

韩湛迈步向前，沉声向羊牧劳说道：“羊大总管，幸会，幸会！老夫今日替铁崑仑践约来了。”羊牧劳心头一凛，说道：“韩老先生，咱们似乎没有什么过节，今日我追捕令婿，也只是各为其主，不得不然。老先生若是见怪，咱们也还可以商量。”

韩湛冷冷说道：“这是两桩事情，我女婿的事情我固然要管，铁崑仑是我的老友，如今又是我的亲家，他人死不能复生，他与你订下的约会，说不得只好由老夫代为践约了。”羊牧劳道：“不知韩老先生要替他践什么约？”韩湛道：“羊大总管记性素来很好，难道反而把这样重要的约会忘怀了么？二十年前，铁崑仑与你在燕山比掌，当时你趁他撤掌收招的时候用力暗伤了他，铁崑仑曾约你二次较技，那时他尚未知道自己受伤已重，还以为伤好之后，可以再领教你的真实功夫的。哪知不久他便因伤而死，抱恨长眠了。要是我不替他践约，只怕他九泉之下，难以瞑目。”韩芷芬叫道：“爹，他是在想拖延时候，你还与他多说作什？等会儿他的大队人马到来，咱们就要大大吃亏了。”

羊牧劳的心思给韩芷芬一口道破，老羞成怒，“哼”了一声，冷笑道：“韩姑娘，你也忒把老夫看得小了。好吧，那么这两件事情就分开来办。”说到这里，稍顿一顿，便一挥手道：“你们去办公事，我来领教韩老先生的点穴功夫。”此令一下，那八名“御前侍卫”组成的长蛇阵便立即向铁摩勒诸人掩杀过去。与此同时，羊牧劳与韩湛亦开始交手。

羊牧劳展出“七步追魂”的杀手，第一步便踏正中宫，扬掌劈下。这一掌柔中带刚，袭胸插腹，好不厉害！韩湛冷笑一声，食指一弹，但听得“嗤嗤”声响，一缕劲风射了出去。他的指力已练到“隔空点穴”的境界，可以在十步之外，运暗劲伤人，那“嗤嗤”声响，便是他的指力激荡气流所致。

羊牧劳一掌劈出，忽觉虎口似被大蚂蚁叮了一口似的，大吃一惊，急忙移形换步，第二步便转过“离”方，走出“坎”位，左掌扬起，再袭韩湛的腰背。他这“七步七掌”，每走一步，便发一掌，步法奇妙，而且一掌强似一掌，韩湛也不由得心头一凛，“怪不得铁崑仑当年伤在他的掌下。”

那八名“御前侍卫”组成的长蛇阵冲杀过来，韩芷芬早已到了聂锋所布的阵中，与铁摩勒互为犄角之势，并肩御敌。那些侍卫见识过铁摩勒的功夫，

都不大敢去和他硬碰，长蛇阵首尾一合，位在“蛇头”和“蛇尾”的两名卫士，不约而同的都把兵刃向韩芷芬斫去。这两名卫士一个是羊牧劳的大弟子单雄，一个是海盗出身的蒙贯，乃是八名“御前侍卫”中本领最强的两个。

哪知韩芷芬出手比铁摩勒更为狠辣，她展开家传的“刺穴”功夫，剑光一闪，只听得“唰”的一声，已刺中了蒙贯膝盖的“环跳穴”，蒙贯站立不稳，“咕咚”一声，便倒下去。单雄一拐打来，打不中韩芷芬，却把蒙贯头颅打碎了。

韩芷芬笑道：“摩勒，你真是吉人天相，遇难成祥！”笑声中一个盘龙绕步，剑光闪处，“咔嚓”声响，又把单雄的中食二 指削去。单雄惨叫一声，弃拐飞逃。

铁摩勒抡起长剑，当作大刀来使，手起剑落，劈翻了一个卫士，说道：“不错，你们来得真巧，这场灾难，我大约可以躲过了。”他们一面杀敌，一面谈天，简直毫不把安禄山帐下的这八名高手放在眼内。

韩芷芬笑道：“我不是说我和爹爹，而是说那位王小姐呀，你不是幸亏得了她的帮忙吗？刚才你和她联手抗那魔头，我已经瞧见了。”铁摩勒面上一红，含糊说道：“不错，是幸亏了她，还有她的师兄，就是刚才和她在一起的那个男子。”说话之间，长剑横挥，又把一名卫士打跑。

本来这八名“御前侍卫”组成的长蛇阵若有羊牧劳居中策应，绝不至于这样容易被他们击破，只因少了一个羊牧劳，“蛇无头而不行”；更兼他们一上来就料敌错误，被韩芷芬以快刀斩乱麻之势一下子就杀伤了两个本领最强的，跟着又给铁摩勒伤了两个，“长蛇阵”总共八人，如今等于一条蛇被斩了半截，余下的哪里还敢恋战，登时一哄而散。薛红线叫道：“可惜，可惜。我还未曾发市呢，他们就都跑了。”

恰好就在这时，韩湛与羊牧劳那边亦已分出高下，原来羊牧劳接连走了六步，变换了六种步法掌法，都占不到丝毫便宜，迫不得已，把最后一招杀手拿了出来，这最后的一步一掌乃是要欺身直进，双掌齐发，拍击敌人的两边太阳穴的。这一招厉害无比，纵使敌人的武功与自己在伯仲之间，这双掌一拍，也能制敌死命。但使出这最后的绝招，也有个危险之处，因为是欺身进击，若果敌人比自己强得多，那就等于送上去挨打了。

羊牧劳在发招之前，也曾估计过这个危险，但他自恃绵掌击石的功夫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所用的身法步法又奥妙无穷，心想韩湛的功力虽深，大约也不过比自己稍胜一筹而已；而且在这时候，他的后援尚未赶来，长蛇阵却已冰消瓦解，要是不 行险求胜，待到铁摩勒等人一来合围，自己必将性命不保。

哪知韩湛早已胸有成竹，羊牧劳的第七步刚一踏出，韩湛也突然使出怪招，脚跟支地，一个盘旋，陡然间只见长衫飘飘，人影叠叠，羊牧劳双掌拍下，只听得“蓬”的一声，如击厚革。就在这刹那间，一缕劲风，宛如利箭，已是疾射而出，直刺羊牧劳的脑海穴。羊牧劳大叫一声，腾身飞起，他的功夫确也了得，受了重伤，居然还能辩别方向，一纵身恰好落在一匹马上，双腿一夹，那是匹久经训练的御马，登时转过马头，向山上疾驰而去。

原来韩湛这一招有个名堂，叫做“旋风舞天魔指”，以“旋风舞”身法使得羊牧劳目眩神迷，双掌就不能正中他所欲击的方位，而他则可以趁羊牧劳击中他的时候，双掌无法回防，骤然使出最强劲的“天魔指”，钻入空门，点中他的要害穴道。

韩芷芬大惊，连忙过来问道：“ 爹，你怎么了？ ” 韩湛笑道：“ 羊牧劳号称七步追魂，果然名不虚传。但侥幸我这老骨头也还禁受得起，未曾给他追了魂去。 ” 韩芷芬定睛看时，只见父亲的后心已有一幅衣裳破裂，现出了一个掌印。

铁摩勒这时也已走了过来，见韩湛没事，放下了心。以子婿之礼，见过了韩湛之后，笑道：“ 不知这老魔头性命如何？我倒有点为他担忧。 ” 韩芷芬诧道：“ 你怎么为他担忧起来了？ ” 铁摩勒道：“ 要是他就此死了，我岂非不能亲手报仇了吗？ ” 韩芷芬问道：“ 爹，他是不是中了你的天魔指。 ” 韩湛道：“ 不错，你的功夫果然长进多了，居然看得出来。 ” 韩芷芬又奇怪道：“ 咦，那他怎么还能夺马而逃？你不是说过，任何厉害的敌人，只要一给天魔指点中，就决难活命，要命毙当场的吗？ ” 韩湛道：“ 天魔指练到最高深的境界，确能如此。但我的功夫却未曾练得到家，所以摩勒不必担忧，那老魔头大约还能活命。 ” 其实并非他的功夫未练到家，而是他已想到了铁摩勒要亲手报仇的心意， 所以手下稍稍留情，只令羊牧劳受到内伤，如此一来，铁摩勒要亲手报仇，就容易了。

铁摩勒问道：“ 爹，你老人家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 韩芷芬笑着插口说道：“ 你以为你躲在薛家就没人知道了吗？ ” 韩湛解释道：“ 我们这次来京，事先曾得卫老前辈作函先容，认识了此间几位丐帮朋友。今早到薛家附近查访，经常在那里讨饭的叫化子也是丐帮中的，他告诉我们，说是薛聂两位将军和一个少年天方拂晓就出门去了，我详细问了那少年的模样，料想是你。至于安禄山今日在骊山宏张盛宴，这消息我们昨天就知道了。两件事情一连起来，你们的去向当然也可猜得十之八九了。摩勒，你的胆子可真是不小啊！”

铁摩勒心中一动，连忙问道：“ 你们为何到薛家附近查探？ ” 这时聂锋携了隐娘、红线，亦已走了过来。通了姓名，见过礼后，韩湛笑道：“ 聂将军；你家中此刻只怕己有贵客到了。 ” 聂锋眉头深锁，说道：“ 正是呢，闹出了这样的大事，羽林军定然奉命去抄我们的家了。 ” 韩湛道：“ 哦，你们闹出了什么大事？我正自不明白，聂将军你何以也与羊牧劳作对？ ” 聂锋也说道：“ 原来你所指的贵客不是指安禄山的手下么？ ”

说话之间，只听得山上人马喧闹之声，韩湛道：“ 追兵已到，咱们边走边说吧。 ” 聂锋道：“ 我认得一条羊肠小路，崎岖险峻，人马难越，你们跟着我来。 ” 这一行人，连同隐娘、红线两个小孩子在内，个个轻功了得，不消半个时辰，已从小路翻过山背，聂锋方始松了口气，但随即又皱着眉头说道：“ 我此刻真不知该向何处去了。若是回家，只怕乃是自投罗网。嗯，韩老前辈，你刚才说有贵客会到我家，那是何人？ ”

韩湛捋着胡子道：“ 摩勒，你刚才不是问我何以会到薛家附近查探么？现在可以一并告诉你们了。聂将军，我所说的 ‘ 贵客，便是段珪璋段大侠，他很感谢你过去对他暗中相护之恩，他 今天前往薛家，一来是要见他的亲家嫂子卢夫人，二来也是想见见你呢！ ” 铁摩勒大喜道：“ 原来我的段姑丈也来了么？ ” 聂锋叹口气道：“ 可惜他来得太不凑巧了！ ”

铁摩勒道：“ 不然，我说他来得正是凑巧。他是不是和我的姑姑同来？ ” 韩湛点了点头，铁摩勒道：“ 有他们夫妇二人，千军万马，也拦他们不住。要是安贼的羽林军当真已往抄你们的家，他们必然不会坐视。 ” 聂锋道：“ 就不知是否刚好碰上？事发之时，薛将军已单独走了，那时我还未曾去助铁兄，他们也还未知道你是薛将军带来的。也许薛将军已先到家中，带了家人走

了。”薛红线忽地问道：“聂叔叔，我爹爹为何不理我就先跑了？我要我的爹爹。”

铁摩勒一阵心酸，忍不住道：“红线，你这个爹爹为什么不理你，你回去问卢妈就知道了。”薛红线年纪虽小，也听出这话有蹊跷，大为奇怪，问道：“卢妈今天并没有同来，难道刚才所发生的这一些事情她会预先知道不成？为什么要去问她，再说，每一个人只有一个爹爹，你却说什么这个爹爹，那个爹爹的，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有两个爹爹？”铁摩勒叹口气道：“红线，有许多事情你不明白的，我一时间也说不清楚。但你别心急，卢妈会一一告诉你的。总之，你只要记得卢妈是你最亲的人，你听她的话就行了。”铁摩勒本来已有点忍不住，想把她的身世告诉她了，但一来因为“说来话长”，现在急于逃难，还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二来她的身世也应该她的生身之母告诉她才最适合，铁摩勒不想越俎代庖。

薛红线心想：“卢妈比我妈还疼我，天天伴着我，本来就是我最亲的人，我当然听她的话，还用得着你说吗？”当下就嚷道：“那么咱们快快回家去问卢妈吧。”聂锋道：“卢妈在不在家，还未知道呢？”聂隐娘年纪较大，懂得推测事情，说道：“不错，今天咱们闯下了大祸，薛伯伯先逃走，看来怕是要赶回去报信，叫 家里的人快逃，那么卢妈当然也跟着逃了。”

聂锋道：“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不知道薛嵩回过去了没有？或者是已单独逃到别个地方去了？好在咱们人多，可以分成两路。据我所知，薛嵩有一支亲军，那是他带了多年的部队，绝对听他指挥的，现在驻扎在福隆寺。他要逃必定是逃到那里，好拥兵自卫。不如这样吧：我带这两个孩子到福隆寺去找他，铁兄弟，请你和韩老前辈到我家去看看，要是真的已发生了事情，你们也好救援。”铁摩勒道：“这样也好，总有一处找着。”

聂锋想了一想又道：“我知道有小路去福隆寺，沿途的哨所不多，那一带驻军的军官又都是我和薛将军的部下，我去福隆寺不打紧，你们回去可得小心，街上现在恐怕已经戒严了。只怕也已有人认得你了。”

韩湛道：“我有办法，我给摩勒变个面貌吧。”取出随身所带的易容丹，用山水化开，涂在铁摩勒的面上，登时把他变成了个“黑张飞”模样的莽汉。铁摩勒临流自照，也不觉好笑，当下就想把军装脱下来，韩湛摇手道：“这套衣服不用换。”聂锋道：“对，你仍然以校尉的身份出现，更方便些。我以前给你的那面腰牌还在吗？”铁摩勒道：“巧得很，我正带在身上。”

聂锋笑道：“这就更妙了。我现在虽已造反，这面腰牌，想来还可通行无阻。铁兄弟，拜托你了，若是我的家人未逃，就烦你护送她们到福隆寺来。”铁摩勒道：“聂兄放心，我理会得。”

计议已定，当下便分道扬镳。铁摩勒带路，与韩湛父女回到长安街市，果然街上已布满士兵，行人绝迹。铁摩勒易容之后，相貌凶恶，又穿着军官服饰，没人敢问他，连腰牌也不用掏出来看。但跟在他后面的韩湛父女，却曾碰过几次查问，每次被查问的时候，铁摩勒就放粗了喉咙喝道：“我家里有病人，我请的大夫你敢阻迟？病人坏了，我要你填命！”那些兵士给他一喝，都是快快赔笑，连忙放行。

但到了薛、聂二家所在的这条街，气氛便大大不同了，只见满街都是披着“锁子黄金甲”的羽林军军官，铁摩勒刚踏进街口，便有军官上来喝道：“你是那个番号的军官，到这里来作什么？这两个又是什么人？”铁摩勒心想：“假作是请大夫，只怕是不行了。这里除了薛、聂二家之外，其他都是

百姓人家。”他人急计生，眉头一皱，便低声说道：“我是奉了主公之命来的。主公说要留活口审问，怕要犯伤重，叫我带了御医来，她是御医的女儿，随同来照料伤犯的。”军官听他的口气，似乎是宫中的侍卫，安禄山的侍卫，这军官本来就认得不全，当下将信将疑，放不放行，一时难决，问道：“带有总管府的公文么？”铁摩勒稍稍运劲一推，沉声说道：“事情紧急，我奉了主公的口令，哪里还有功夫去备办公文？”那军官乃是羽林军中一个出名的力士，但给他轻轻一推，却已站立不稳，险险跌倒，心里想道：“看来当真是大内的高手了！”因此铁摩勒这一推，不啻证明了他的“身份”，这军官非但不发怒，反而连声诺诺，闪开一旁，让他们过去。

将近薛家之门，只见又有许多羽林军挥舞长鞭，将一群叫化子赶得东跑西窜，铁摩勒正在奇怪，只听得那些羽林军骂道：“我们在捉拿钦犯，又不是办婚丧大事，有酒肉分，你们这群化子赶来瞧热闹作甚？当心将你们的腿都打断了！”那些化子叫道：“我们都是在这条街乞讨的，一时来不及走避，你们也用不着这样凶啊！”转眼之间，都逃进横街小巷，四散无踪。铁摩勒猛然省悟，猜想这群化子必定是丐帮中的探子无疑。

羽林军将薛、聂二家团团围着，刚才那个军官是在外面负责巡查的领队，他有心巴结铁摩勒，亲自陪他到门口，说声：“这位都尉大人领御医前来，你们让他们进去。”铁摩勒不须多费唇舌，立即便往里闯。

铁摩勒刚跨进院子，便见到好几个浑身浴血、损手折足的武士跌跌撞撞地跑出来或滚出来，他们只道铁摩勒是来增援的好手，慌慌张张地叫道：“快、快进去！那对贼夫妻好不厉害！”铁摩勒心里大喜，想道：“果然是他们了。”拔出长剑，便冲进大堂。

只听得杀声震天，白刃耀眼，段珪璋夫妇在众武士的包围中高呼酣斗，但却不见薛嵩。铁摩勒正待上前助战，忽听得有人叫道：“姓段的你还敢顽抗，我们就把薛、聂两家杀得一个不留！”又有人叫道：“段珪璋，你本是江湖上的一条好汉，为何要替薛嵩卖命？”

只见另一群武士，已把薛、聂两家十几口男女老幼，全身捆绑着，从后堂里推了出来，铁摩勒定睛看时，只见卢夫人和那个姓侯的管家都在其内。原来这些武士中有人认得段珪璋，但却不知道他是为了救卢夫人来的，只道他是与薛嵩或聂锋有甚交情，故此他们把薛、聂二夫人推到最前，在她们的背后各有一柄明晃晃的利刃指着，准备威胁段珪璋夫妇。段珪璋厉声喝道：“你们敢动她们一根毫发，我将你们杀得一个不留！”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喝道：“好呀，他这样倔强，先给点颜色给他看看！开刀！”“嗖”的一声，薛嵩妻子的一边耳朵已给快刀削了下来，痛得她杀猪般的大叫大嚷。

那些武士们“重视”的乃是薛嵩与聂锋的妻子；但铁摩勒最着紧的却是卢夫人，他一听得那一声“开刀”，生怕卢夫人也玉石俱焚，同遭毒手，连忙大喝一声“住手！”持刀在卢夫人背后的那名武士见他穿着军官的服饰，发狂的似向自己奔来，不由得怔了一怔。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 啷”一声，铁摩勒早已飞出了一颗铁莲子，将那个武士的尖刀打落。

可是如此一来，铁摩勒的目标也登时暴露，另一个武士突然抢快两步，一手抓着了卢夫人，霍的一个“凤点头”避开了跟着打来的两颗铁莲子，也是一声喝道：“住手！你敢再放暗器，我就先把这妇人毙了！”他起脚一踢，把一张桌子踢得四分五裂，碎片飞到了铁摩勒的面前。铁摩勒见他武功甚高，

卢夫人又已落在他的手中，突袭救人的伎俩，只是可一而不可再，由于“投鼠忌器”，也就被他吓住，因此不敢再向前冲。原来这个武士乃是羊牧劳的三弟子，名叫尚崑，在羊牧劳的七个徒弟中，以他的武功最高，也最机智。他虽然不认得铁摩勒，也不知道卢夫人的身份，但见铁摩勒这般动作，却已看出了他是个“冒牌”的军官。心想：“敌方要费如许心力来救一个奶妈，这奶妈的身份必非寻常！”正是：

救星虽是从天降，无奈灾星尚未消。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十年忍辱仇终报再度寻儿恨未消

尚崑虽然镇定，但其他看管人质的武士，被铁摩勒这么突如其来的冲杀，却难免引起骚动，乱了阵脚。说时迟，那时快，韩湛父女也早已如飞扑至，韩湛以闪电的手法，一指点倒了伤害薛夫人的那名武士，韩芷芬则用一口飞刀插入了看管聂夫人那名武士的心胸，薛夫人只被削了一只耳朵，聂夫人则全然无损。韩湛道：“ 芷芬，你保护二位夫人，我去助摩勒一臂之力。 ”

他正想用“ 隔空点穴 ”的本领，点倒尚崑，那尚崑却是狡猾之极，他认得韩湛是天下第一点穴名家，登时退到了屋角，背靠着墙，将卢夫人牢牢抓着，遮在前面，冷冷笑道：“ 韩老前辈，我知道你有隔空点穴的本领，但你总不能隔物传功吧！你要是不怕毙了这妇人，你就尽管施展。 ”尚崑以卢夫人作挡箭牌，韩湛也无计可施。

卢夫人却是神色自如，不但不害怕，反而喜上眉梢，说道：“ 摩勒，你这般模样回来，想是已闹出事了。薛嵩和聂锋呢？ ”铁摩勒道：“ 聂锋父女和你的女儿都与我一道，今日已在安贼的离宫里大杀了一场，聂锋已然决意反了。看这情势，薛嵩也是不反不成，他既然不在这里，那就定是到福隆寺招集他的亲军去了。 ”卢夫人哈哈笑道：“ 好，安贼众叛亲离，死期不远了。你们等着，还有更好看的在后头呢！ ”尚崑喝道：“ 你啰哩啰唆胡说些什么，快叫他们退出去！不然就叫你先尝尝我的厉害！ ”卢夫人笑道：“ 我若怕死，也不会在薛家里做奶妈了。我虽然不能亲睹安贼覆亡，但夫仇指日可报，死亦可以无憾。 ”忽地提高声音叫道：“ 大哥、大嫂，我的女儿多劳你们照顾了！ ”话声未了，只听得一声惊叫，卢夫人已是血染罗衣！

但这一声惊叫却不是卢夫人发出的，原来卢夫人有心效法她的丈夫，让段珪璋他们可以毫无顾忌的杀敌，竟然也用她丈夫史逸如当年自尽的法子，向后一靠，硬碰那武士的刀锋。这一声惊叫，乃是尚崑发出来的，他做梦也想不到卢夫人会有这个动作。

段珪璋一声大吼，猛狮般地冲杀过来，窦线娘更快，她人还未到，弹弓先发，尚崑失了“ 挡箭牌 ”，被窦线娘的弹丸打个正着，铁摩勒一跃而上，长剑出手，硬生生的将他“ 钉 ”在地上，从前心穿过了后心。

窦线娘抱起了卢夫人，道：“ 好嫂子，苦了你了。 ”卢夫人含泪微笑道：“ 重见你们，我死也死得安乐了！ ”窦线娘叫道：“ 不，你不能死！ ”她察看了一下卢夫人的伤口，见伤口很深，但听她的心脏还在跳动，急忙先用金疮药替她敷上。

段珪璋喝道：“ 挡我者死，避我者生！ ”一柄长剑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杀得那群武士鬼哭神号。韩湛则以穿花绕树的身法，施展他的点穴功夫，武士们一被他点中穴道，便即不能动弹。不过片时，那群看守人质的武士都被他点倒。

房中虽然有若干好手，但他们应付段珪璋夫妇已感不易，更何况现在又添上了韩湛父女和铁摩勒三人，等如三只插翼的猛虎，一轮厮杀，武士们都已不能在屋子里立足。

可是段珪璋他们杀出了大门，却反而碰到了困难。街上满是安禄山的羽林军，在屋子里他们不可能都挤进来，现在到了街上，却不容易冲过去了。当然，假若毫无拖累的话，以段珪璋和铁摩勒他们的本领，要杀出重围，也还不太困难，但现在他们却要照顾薛嵩和聂锋的妻子，还有那些跟着他们突

围的两家家人。聂锋的妻子还好，可以自己走路，薛嵩的妻子则几乎吓破了胆，要韩芷芬拖着她走。还有，窦线娘背着重伤的卢夫人，也得步步小心，不敢跳纵，怕震动了她。而且还要提防冷箭。

段珪璋、铁摩勒并肩冲杀，奋战夺路，韩湛挥舞一件长衫，拨打羽林军射来的冷箭，还好是因为在混战的局面下，只有一些技艺精良的羽林军弓箭手才敢发箭，不至于乱箭射下。可是，也已有几个家人中箭伤亡。那姓侯的老管家也中了一箭，幸非要害，铁摩勒与他交情甚好，便拖着他走。

正在吃紧之际，忽见羽林军的后队阵形大乱，一大群叫化子从横街小巷里钻出来，个个手持打狗棒，碰到羽林军便打。羽林军的统带沐安大怒道："岂有此理，叫化子也敢造反！"指挥一部分兵士便去兜截他们，一个老叫化哈哈大笑道："安禄山这胖猪也敢造反，我们为什么不能造反？哈哈，你们这班披着老虎皮的，平日最会欺负我们，现在可要你们尝尝我们的厉害了！"沐安大怒，策马向前，居高临下，舞起长枪，一枪向那老叫化挑去，那老叫化叫道："沐大人，你下来吧，咱们公公平平地打一场！""呼"的一声，忽地抛出了一条绳索，套着那杆长枪，竟把沐安拉下马来。原来这个老叫化乃是京都的丐帮首领，疯丐卫越的师弟武铁樵，他的功夫虽是远远不及师兄，但要对付一个御林军的统带，却还绰绰有余。段珪璋这次入京，与丐帮早有联络，所以武铁樵一听得段珪璋在薛家出事，便立即亲自率领丐帮弟子，赶来助阵。

沐安大吃一惊，叫道："你是什么东西，配和我打。"抛了长枪便跑。

武铁樵哈哈笑道："大人，慢慢的走，提防摔跤。"沐安换过战马，指挥羽林军从两面包抄，这时他已知道这群叫化子个个都有武功，再也不敢轻敌，更不敢亲自出来与他们交手了。

段珪璋这边的人得丐帮来援，精神大振，奋力冲杀，不消多久，双方已经会合。但因为丐帮弟子是武铁樵在仓卒之间召集的，人数虽有四五十名，与羽林军相比较，究竟还是众寡悬殊。沐安将铁甲军调上来，个个手执盾牌，挡住去路，弓箭手就在铁甲军的后面放箭。丐帮冲杀过去，固然伤了不少铁甲军，但丐帮弟子也有好几个被箭射伤。几经艰苦，才杀出了街口，羽林军却越来越多了。

正在激战之际，忽见羽林军又起骚动，在长街另一端街口的栏栅突然打开了，士兵们都向两边闪避，只见一骑快马，疾驰而来，骑在马上的是个面白无须的官员。薛、聂二夫人认得他是安禄山的"太子"安庆绪的太监总管李猪儿。

只听得李猪儿大叫道："太子与羊大总管有令，令羽林军从速回宫！"带领这一支羽林军的统带是安禄山的亲信沐安，副统带二人，都是羊牧劳的弟子，一个即是刚才死掉的尚崑，另一个还活着的是羊牧劳的二徒弟程坚。沐安犹疑了一下，说道："咱们是奉了主公之命来捕反贼的，怎的太子又突然要咱们回去？咱们是该继续执行主公的命令呢？还是听太子之命？"程坚道："薛嵩、聂锋都不在家，要捉他们也捉不到了。也许他们已带领叛军，攻打东宫，所以要咱们回去救驾。依我看来，还是听太子之命为是。"程坚是羊牧劳的徒弟，李猪儿所传的这个命令乃是"太子"与羊牧劳联合发出的，所以程坚自是主张要服从"太子"的命令。

沐安见程坚如此主张，而程坚的武功比他强，靠山又比他硬，他没了主意，只好依从，一声令下，这支羽林军后队改前队，登时撤退。

窦线娘背着的卢夫人本已气息奄奄，这时忽然振作精神，向薛嵩的妻子招了招手，韩芷芬拖着她走过来，卢夫人道：“姐姐，刚才那个官儿似乎到过贵府，他是不是李猪儿。”薛嵩的妻子道：“不错，他正是李猪儿。”卢夫人道：“段大哥，你们派个人去探探消息，看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段珪璋道：“嫂子，你不必操心，我们自会派人去查探。”当下与武铁樵商量，派出了两个丐帮弟子，并吩咐他们探听了消息之后，再想法买点人参，到福隆寺相会。

羽林军已退，段珪璋等人与丐帮人众从容走出，所经过的街道虽然还有许多兵士，但那些兵士呼啸成群，个个都好似慌慌张张的向皇城的方向跑。段珪璋等人手执刀剑和一大帮叫化子在一起，本来形迹极是可疑，但那些士兵却也无一人上来盘问，竟是各顾各的，两不相干。段珪璋大为奇怪，心里暗想：“难道薛、聂二人当真有那么大胆，敢率领军队去攻打皇宫？”

福隆寺在城东的白马山上，那里已是远离市中心的郊区，众人来到庙前，已将近黄昏时分，只见庙门紧闭，林子里也并没有发现士兵，但见随地都是抛弃了的破旧帐篷和一些难以搬移的重物，甚至还有一些盔甲。

薛嵩与聂锋的妻子面面相觑，那老管家道：“两位夫人先别着慌，且待老奴上去叫门看看。”他受了箭伤，一跷一拐的上去叫门，过了半晌，里面有人问道：“是谁？”那管家喜道：“海哥儿，是你侯二叔呀，你听不出吗？两位夫人来了，还不快开门？”里面的人又问道：“两位夫人与谁同来，有多少人？”侯管家着了恼，叫道：“好多人，我没工夫数。你开了门自己看吧。”铁摩勒笑道：“侯老伯，你别焦躁，待我来说。”上前朗声说道：“我是聂将军的好朋友铁摩勒，和段大侠他们护送你们两家的家眷来了。”话声未了，果然那庙门便即打开。

只见一个老和尚和一个中年汉子走了出来，那中年汉子见薛夫人泪痕满面，鬓边血渍斑斑，一边耳朵已不见了，他吓了一跳，连忙跪下道：“夫人受难了，请恕小的迎接来迟。”侯管 家一把揪着他道：“你还说呢，叫了半天你才开门。”那汉子道：“二叔，你别见怪。薛、聂二位将军临走时吩咐的，要问清楚了是铁相公和段大侠前来才能开门。他们担心你们已被羽林军捉去了，天幸，虽有点小灾小难，两位夫人尚还无恙。”

薛嵩的妻子跳起来道：“什么，薛将军已经走了，他为什么不等我。”这中年汉子名叫刘海，本是薛家的小厮，得薛嵩提拔，做了一名百夫长的。刘海道：“请两位夫人、段大侠、铁相公和各位大爷进去，待小的慢慢禀告吧。”他见一大群叫化子同来，也觉得很奇怪。

福隆寺地方很大，被薛嵩这支亲军占用，作为总部，里面还有未曾搬走的军粮。丐帮弟子也不客气，拿了军粮便去造饭。段、铁二人陪着薛嵩、聂锋的妻子，听刘海细说情由。

原来薛嵩并非去攻打皇宫，而是带领亲军，到朔方郡唐皇肃宗驻跸之地投降去了。刘海说：“聂将军到来的时候，薛将军军令已下，正要拔队起行。聂将军也曾劝他在此等候夫人，薛将军说：‘现在事机紧迫，探子报道朝廷已在发遣兵马，朝福隆寺而来，咱们若不从速带领这支军队出走，待到大军合围之时，就要连最后这点本钱也没有了。’薛将军又说：‘唐太子新近即位，自立为皇，正在募军，此去朔方郡，沿途三百里的驻军（指安禄山的军队）又多是咱们的旧部，咱们索性打起反正的旗号，至少会有半数驻军跟从咱们，到了朔方，还怕唐皇不看重咱们吗？说不定咱们也可以弄个节度使做

做。’聂将军劝他不动，后来也就和他一道，随军走了。只留下小人在此，迎接夫人。”

薛嵩的妻子大哭道：“到了这样的紧急关头，他还只是顾着自己的功名富贵，连结发之妻都不要了。”段珪璋心想：“薛嵩固然是个小人，但他这次率军背叛了安禄山，总是于国家有利。”当下说道。“两位夫人不必悲伤，现有丐帮的武帮主在此，且待风波稍定，两位夫人可以改装，由丐帮护送你们到朔方与尊夫相会。”薛嵩的妻子满面羞惭，拜下去道：“多谢段大侠不念旧仇，大恩大德。”段珪璋道：“过去的事还提它作甚？咱们进静室看卢夫人去吧。”

卢夫人伤得很重，但神志仍然清醒，窦线娘在旁边服侍她。她见段珪璋进来，便问道：“薛嵩是不是走了。我的女儿呢？”段珪璋道：“薛、聂两将军已往朔方投降唐皇，若梅和隐娘也给他们带走了。”薛嵩的妻子俯伏床前哭道：“姐姐，我家对不起你。”卢夫人道：“不，你家将军既已改邪归正，那就是对得起我了。我只遗憾不能见女儿一面。”段珪璋道：“大嫂，你安心养伤。”卢夫人露出微笑，说道：“咱们两亲家当真是多灾多难，好在今日还能与你相逢。怕只怕我没福份见见他们俩小口子完婚了。嗯，令郎呢？他这次没有同来吗？”段珪璋怕她更多操心，不想告诉她儿子失踪之事，说道：“在这兵慌马乱的年头，我不敢带小儿到长安来。”

卢夫人忽道：“可有官军向这里追来么？”铁摩勒道：“没有。”刘海也道：“我也正在奇怪呢，薛将军说探子已探听得朝廷（指安禄山之“朝廷”）已发遣兵马，朝福隆寺而来，但现在已有大半天了，仍未见有风吹草动。”卢夫人陡地精神一振，双目倏张，带笑说道：“好，这消息好得很！”

薛嵩的妻子怔了一怔，连忙问道：“好在哪里，我仍未明白，姐姐你是女中诸葛，请为我剖析疑团。”卢夫人道：“这很容易明白，安贼本来已经发兵，但如今未到，那当然是中途撤回去了。何以撤回？这不问可知，自是临时发生了更大的更意外的事情，亦即是比薛、聂二将军对他的背叛更严重的事情了。”段珪璋点点头道：“大嫂，你这看法很有道理。既然如此，你更可以安心养伤了。”

卢夫人咳了几声，吁了口气，靠着床背，挣扎着半躺半坐起来，兴奋之中又似带着几分焦急，焦急着在等待什么讯息的神情。窦线娘和薛嵩的妻子过去扶她，她忽地又张开了眼睛，面向着薛嵩的妻子说道：“姐姐，我拜托你一件事情。”薛嵩的妻子忙不迭地说道：“姐姐，你尽管吩咐便是。”

卢夫人道：“我怕见不着我的女儿了。她现在跟随薛将军到了朔方，异日你们夫妻团圆，请你向她说明她的身世来历。还有，她自小已许配给段大侠的儿子，要是薛将军给她另找婆家，你千万要设法劝阻。薛将军的脾气我是知道的，倘若你拦阻不得，就请你暗地里告诉她，叫她出走。这些事都要瞒着薛将军做的，你办得到吗？”

薛嵩的妻子现出羞愧的神情，低声说道：“姐姐，你不用担心，你会好起来的。倘若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一定照你的吩咐去做便是。我丈夫他、他抢了你的女儿，不准你们母女相认，这件事我一直抱愧于心。不过，他现在已背叛了安贼，投归唐朝，段大侠又是救了他家小的恩人，想来他也不会那样横蛮，还要做出什么对不起你和段大侠的事情。”卢夫人苦笑道：“但愿如此。”这是表示不相信薛嵩的意思，薛嵩的妻子又是羞惭，又是难过，连忙说道：“姐姐，你放心。倘若那天杀的当真蛮不讲理，纵使他杀了我，我

也要对你的女儿说明真相。”窦线娘也道：“大嫂，你女儿是我家的未过门媳妇，我们也绝不会不理她的。少则一年，迟则三载，我们亲自到朔方找薛嵩要回媳妇，咱们两家合成一家，共庆团圆。”卢夫人点点头道：“这我就放心了。”忽地她又似记起什么事情，再对薛嵩的妻子道：“我女儿头上那根凤头玉钗，是段大侠给她当作聘礼的，凤口中空，我已将她的身世来历，写在纸上，放在凤钗之中。倘若事情紧急，你来不及告诉她，或者她对你所说不信的话，你可告诉她这个秘密，叫她从凤口里取出纸团。”

刚说到这里，忽听得武铁樵的声音在外面嚷道：“好，好消息来了，你快进去禀告段大侠和卢夫人！”

只见一个叫化子匆匆忙忙的奔跑进来，正是武铁樵派去打听消息的那个丐帮弟子，一进门来便大声嚷道：“喜报，喜报！安禄山已被他的儿子杀了！”

段珪璋方自一呆，忽听得卢夫人纵声长笑道：“好呀！安禄山你也有今天，史郎，你在泉下可以瞑目了。”

窦线娘叫道：“嫂子，你、你……”只见卢夫人脸上的笑容还未收敛，双目已经紧闭，垂下头来，窦线娘在她的鼻端一探，气息早已没了。

薛嵩的妻子失声痛哭，聂锋的妻子却向那丐帮弟子探问详情。那丐帮弟子道：听说是太子太保严庄主谋，下手的是太监李猪儿。严庄现已受封为冯诩王，总揽朝政，现在正由严庄出面，召集伪朝文武百官，替安禄山发丧，并奉新皇帝登基。呀，想不到这个好消息却成了这位夫人的催命符！”他双手一摊，一包人参跌下地来，那是段珪璋叫他买来给卢夫人作“续命汤”的，街上的药铺都已关门，他费了许多气力，好不容易才偷到一包，但现在已是用不着了。

段珪璋虎目蕴泪，呆呆地站在卢夫人床前，却哭不出来。聂锋的妻子道：“段大侠，且休悲痛，我说一件事情给你知道。安禄山之死实在是卢夫人假手于严庄将他杀的。要说主谋，卢夫人才是主谋。”铁摩勒也将那晚偷听到的秘密——严庄的妻子怎样向卢夫人请教，卢夫人怎样替她的丈夫定谋策划等等事情说了出来，直把众人听得呆了。

段珪璋仰天大笑，笑声中眼泪滚滚而下，忽地翻身拜倒，说道：“嫂子，你真是女中豪杰，愧煞我辈须眉。”这时他才哭得出来。

众人正在举哀之际，武铁樵派去打听消息的第二个丐帮弟子亦已回来，他带回来了安禄山被杀的详情，也带来了一个坏消息。羊牧劳已被新“皇帝”重用，兼任“羽林军”的统领，安禄山原来的副手史思明则掌握了兵权，仍然要称兵叛乱，抢夺唐朝的江山。

原来安禄山的“太子”安庆绪庸碌无能，得不到父亲的欢心，经常受打受骂，怕安禄山废立，因此才听从了严庄的唆使，密谋弑父。这一日安禄山在“离宫事变”之后，因为一场“盛会”被铁摩勒等人搞得一塌糊涂，回“宫”之后，又惊又气，他本有目疾，一气之下，双目全盲，安庆绪伪称探病，带了李猪儿进去，安禄山正袒腹而睡，李猪儿手起刀落，一刀就剖开了他的肚皮。安禄山是个大胖子，据说被剖腹之后，肚肠流出了数斗。这也是李猪儿的幸运，安禄山勇武过人，要是他双目未盲，李猪儿绝不能将他如此轻易杀掉。

众人听了，一喜一忧。段珪璋沉吟半晌，说道：“严庄纵有弃暗投明之心，无奈军权落在他人之手，他作不得主张，看来他和安庆绪都将变成史思明的傀儡，这场叛乱还要继续下去。不过，安禄山一死，他们内部势将引起

变乱，败亡之期，也当在不远了。”他顿了一顿，继续说道：“不过，那是未来的事，现在咱们倒应该提防他们派兵前来，此地还是早早离开为是。”

当下，段珪璋就请武铁樵前来商议，武铁樵一口答应，愿意护送薛嵩、聂锋两家家小到朔方去，薛嵩的妻子自是感激涕零，不必细表。

剩下来的就是给卢夫人安葬之事，幸喜这福隆寺乃是长安著名的大寺院，平时有些要作善事的人，施舍有许多棺材在这里，方丈广智禅师又是聂锋的好朋友，段珪璋就把安葬卢夫人之事，委托与他，等待他日太平之后，再行迁葬，与她丈夫合冢。

段珪璋夫妇给她盖棺，不禁眼泪涔涔而下，窦线娘叹口气道：“她临死以女儿相托，现在她的女儿已有下落了，咱们的儿子却还未知落在何人之手。段、史两家的亲事真是磨难重重，咱们有没有福气要这个媳妇也还未知道呢。”

铁摩勒忽地说道：“我正有一事要禀告姑丈、姑姑，两个月前，我碰见空空儿，他说十年之期已满，现在可以将表弟交还段珪璋怔了一怔，随即叫起来道：“不错，空空儿当时是曾说过这句话，他说孩子已被另一个人要去了，那人似乎是他所忌惮的前辈，但他愿意担保，至多十年，必定将咱们的孩子归还。”

窦线娘冷笑道：“空空儿的话也信得么，你们不怕再上一次当？”她压根儿就不把空空儿的话放在心上，所以十年之约什么，早就忘记了。

段珪璋道：“你且先别发脾气，听听摩勒说说，他是怎么样遇见空空儿，又是怎么样和他谈的？”

于是铁摩勒就将当日他怎样被宇文通追捕，后来空空儿怎样突然出现，帮了他的大忙，等等情形细说一遍，最后说道：“空空儿说，请你们再上玉树山的玉皇观找他，三个月的时间内，他不会离开玉皇观。哎呀，现在已过去了将近两月，只有个多月的时间了。”

段珪璋道：“如何？空空儿若是坏人，他也不会帮助摩勒了。况且，只有这一条线索，你就是不相信他，也得去找他一次。”

窦线娘道：“好吧，若然这次还是骗局，咱们和空空儿拼命便是。”

他们夫妻争辩的时候，韩湛一直坐在旁边微笑，段珪璋觉他神情有异，问道：“韩老前辈有何高见？”韩湛笑道：“我听说空空儿为人乖僻，行事古怪，武林中有很多人赞他，也有很多人骂他，现在你们贤伉俪对空空儿的看法，也恰好是各走一边，为空空儿而引起口角，这不好笑么？其实无须争论，到玉树山看看就明白了。老夫反正没事，要是你们不嫌弃的话，我也想陪你们同去，看看空空儿到底是怎么个人？”段珪璋大喜道：“有老前辈同去，那是求之不得！线娘，你也可以放心了吧？倘若空空儿真是坏人，骗咱们上当的话，有韩老前辈在场，还怕对付不了他么？”韩湛笑道：“段大侠客气了，你们夫妻联手，还用得上老夫帮忙么？不过，不是老夫倚老卖老，大约有老夫在场，空空儿也不敢真个动手的。”

窦线娘闷声不响，心里想道：“你虽然是天下第一点穴名家，空空儿也未必便怕了你？说这个话未免太自负了。”段珪璋却在暗暗奇怪：“韩老前辈素来为人谦虚，怎的今日却会小觑空空儿，莫非其中另有缘故？”眼光一瞥，忽见铁摩勒也面露笑容，韩芷芬正在朝他打了一个眼色，段珪璋道：“摩勒，你可有什么话要说？”铁摩勒道：“没什么，我和芬妹都想跟去瞧瞧热闹。”其实铁摩勒却是知道那个“缘故”的，不过，他经过了这些年磨练，

己比从前通晓人情世故，窦线娘既然对空空儿成见极深，因此铁摩勒也不愿意说出来了。

当下计议已定，一行五众，立即离开隆福寺。长安正在混乱之中，铁摩勒又有聂锋给他的那面腰牌，出城倒是没遇麻烦。

他们兼程赶路，这一日到了玉树山下。一计时日，从长安至此，已用了一个月零三天。还有两天，便要满空空儿的三月之约。段珪璋吁了口气道：“明天晚上，总可以到达山上的玉皇观了。”

玉树山峭拔奇兀，山势险峻，从山口进去，有一条狭长的山谷，曲曲折折，怪石嶙峋，当真是移步换景，别有洞天。窦线娘道：“珪璋；你还记得那年咱们就是在这个地方被人暗算么？”话犹未了，忽听得“呜”的一声，一枝响箭，划过长空，山坡上现出两个彪形大汉。窦线娘怒道：“好呀，果然又在旧戏重演了！”段珪璋笑道：“这回可不是暗算，咱们遇上了响马了！”

铁摩勒大笑道：“响马劫道？哈哈，你们的招子（眼睛）可不明亮了，你们知道我是谁？你们劫到贼祖宗的头上来了？”

那彪形大汉喝道：“好呀，原来你这小子也是窦家贼党，老子专杀强盗，看刀！”只听得呜呜声响，三把飞刀，排成品字，向铁摩勒飞来。铁摩勒横剑一封，“　”的一声，把一口飞刀磕落，只觉虎口一麻，说时迟，那时快，左右两柄飞刀亦已同时飞到，铁摩勒身形贴地，一个“卧虎翻身”，滚出了数丈开外，那两口飞刀就插在他原来的位置。要是他动作稍迟，便要给飞刀钉在地上。

就在那大汉发出飞刀的时候，窦线娘也已拽弹弓，三颗金丸，闪电般的向那汉子射去。那汉子在山坡上，听得暗器破空之声，身形一缩，躲到大树后面，三颗弹丸，都嵌在树上。

窦线娘冷笑道：“窦家的人来了，你却怎么倒变作乌龟缩头了？”话犹未了，另一个汉子己在喝道：“贼婆娘休得夸口，且看谁是乌龟缩头？”双手齐扬，六口飞刀连翩飞至。

窦线娘冷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把弹丸似流星般地射出去，她的暗器功夫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弹丸的份量虽较轻，但一碰上飞刀，就能把飞刀的劲力卸去，但听得叮叮　之声不绝于耳，飞刀与弹丸都同时跌落，满空中银光交织，金星飞舞，蔚为奇观。

那躲在大树后面的汉子这时亦已现身出形，也是双手齐扬，同时发出六柄飞刀，窦线娘的弹弓虽然发射得很快，但到底不能在瞬息之间把十二柄飞刀都打下来，有两柄飞刀没有给她的弹丸打中，在空中走了一道弧形，竟然合成了一个银色的光圈，向她的颈部削到！

窦线娘无可抵御，只得霍地一个凤点头，身躯矮了半截，段珪璋身形一掠，宝剑出鞘，一招“横云断峰”，把两柄飞刀削为四段。

那大汉笑道：“原来你也变作乌龟缩头了！”窦线娘大怒，觑准他便是一弹，那大汉来不及发出飞刀，饶是他闪躲得快，腰骨也给打个正着，那大汉叫道：“风紧，扯呼！”和他的同伴一齐向山上逃跑。

窦线娘气愤难消，提起弹弓便追，段珪璋道：“咱们赶路要紧，这些小贼么，不理也罢。”窦线娘道：“你不听见他们说么？他们是冲着我窦家来的，岂可不查个水落石出。”段珪璋没法阻拦，只得与她一同追上山去。

追过了一个山坳，忽见山顶上有间屋子，似是一个寺院，韩湛忽在后面叫道：“段大侠且慢！”正是：

奇峰平地起，险难接连来。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绿林血债嗟难解魔阵妖氛化不开

段珪璋愕然止步，问道：“ 怎么？ ” 韩湛道：“ 咱们误上了黑石峰了！ ” 段珪璋这才注意到周围的山石都是黑黝黝的，十分奇特，不禁问道：“ 这山峰有什么古怪，上不得么？ ”

窦线娘正在追赶那两个汉子，她丈夫止步，她却未曾止步，就在段珪璋发问的时候，忽听得呼呼声响，突然飞出了两条铁抓，一左一右向窦线娘抓来。原来两面山坡上都埋伏有人，有两人长得一模一样，所使的武器也完全相同，乃是一条数丈长的铁索，铁索的一端装着一柄利钩，这两人能舞动数丈长的铁抓抓人，功力之高，自非泛泛之辈。

但窦线娘惯经大敌，在暗器上又有精湛的造诣，耳目灵敏，更非常人可比，她一听到铁抓荡风之声，弹弓早已发射出去。

呼的一声，右边的铁抓已到，窦线娘施展金弓十八打的手法，举弓一拨，那条铁索夭矫如龙，一个盘旋，横扫过来，索端的利钩正好把她的金弓抓着！

就在这时，左面山坡的那个汉子发出一声尖叫，想是已被窦线娘弹丸打中，但却伤得不重，所以他那条铁抓虽然来得较慢，但仍然还朝着窦线娘抓来了！

段珪璋连忙奔上，这条铁抓本是向窦线娘的头部抓下来，但因那人被弹丸打中，手腕颤抖，轶抓失了准头，却从窦线娘颈侧掠过，也幸亏是窦线娘的弹丸先打中了他，要不然窦线娘这时候正被另一人抓着了她的金弓，势将无可抵御。

段珪璋来得正是时候，那条铁抓一抓不中，拉回来时，段珪璋已是赶到，他所用的是一柄削铁如泥的宝剑，手起剑落，“ 咔嚓 ” 一声，就把铁索上的那柄利钩削断了。

就在此时，窦线娘却禁不住抓住她金弓那条铁索的拉扯，虎口一麻，只得撒手，那柄金弓竟被铁抓抓了去。

两条铁索同时收回，那两个人也同声骂道：“ 贼婆娘擅上黑石峰还胆敢伤人，想是活得不耐烦了！ ”

窦线娘大怒，拔出佩刀，就追上去，喝道：“ 管你甚么黑石峰白石峰，快把我的宝弓还来，然后磕头赔罪，要不然，你倒看看是谁要谁的命？ ”

那两个人不再回骂，却只是嘿嘿冷笑，他们想是走山路走惯了的，捷似猿猴，窦线娘竟然追他们不上。

可是窦线娘失了家传的宝弓，那肯罢休，仍是穷追不舍，过了一会，只见这两个汉子和先前那两个放飞刀偷袭的人，都已跑到了山上，进入山顶那间寺院去了。

窦线娘一上到山上，便见金光闪闪，耀眼生辉，原来这间寺院的建筑十分奇特，屋顶成圆锥形，而且这圆锥形的屋顶，竟是用金箔包在外面的。在荒山上竟有如此金碧辉煌的一间寺院，当真是难以思议的事情，饶是窦线娘见多识广，也不禁怔住了。

段珪璋道：“ 咱们已经知道了那些人是藏在这寺院里，就不必忙在一时，且先向韩老前辈请教吧。请问韩老前辈，是否知道这寺院的来历。 ”

这时韩湛和铁摩勒等人都已跟了上来，韩湛说道：“ 这是黑石峰上的金碧宫，宫中的主人是三十年前从天竺来的一位僧人，法号转轮法王。他定下禁例，这黑石峰是不许外人上来的。今日咱们误上此峰，只怕一场麻烦是难

以免了。”

窦线娘问道：“这转轮法王是何等样的人物，竟敢如此骄韩湛道：“他的武功深浅我不知道，只知道空空儿的师父藏灵子，他生前眼高于顶，但对这转轮法王，在言谈之间，却也十分佩服。”

段珪璋夫妇还是第一次听得空空儿师父的名字，大为奇怪，连忙问道：“原来韩者前辈与空空儿的师父是相识的么？”

韩湛道：“老夫昔年在西北漫游，承藏灵子折节下交，我在他的玉皇观里，也曾住过不少日子，实不相瞒，空空儿还是个小娃娃的时候，我已曾见过他了。”

段珪璋道：“空空儿的师父是个道士么？”

韩湛道：“他是半路出家的，听说是夫妻不和，才戴上黄冠，做了道士，不过。我可没问过他。”

韩湛继续说道：“藏灵子和转轮法王的脾气十分怪僻，听说他们曾经是过很要好的朋友，后来却不知为了什么事情闹翻了。藏灵子在玉树山的主峰玉皇观，转轮法王这黑石峰的金碧宫，相距不过一日路程，但两家自闹翻之后，不但他们二人，即他们的门下弟子也从不往来了。转轮法王的禁例，恐怕就是为玉皇观的弟子而设的。但现在藏灵子已死了十多年，这条禁例不知是否已经取消，那我就不知道了。”

窦线娘道：“我还以为那些人是空空儿派来和我捣乱的呢，如此说来，他们却并非一路。但不管是转轮法王也好，是空空儿也好，我总不能平白受他欺侮。”

段珪璋道：“既然到此，是该问个明白，并索回宝弓。但他到底是前辈，咱们也不可鲁莽。”

段珪璋正待叩门以礼求见，那两扇门扉却已忽地打开。

只听得一个阴恻恻的声音说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来！好呀，段珪璋，算你倒楣，今日又撞到老娘的手上了！”这开门出来的竟是展大娘，大出乎众人意料之外。段珪璋一惊之下，展大娘已倏的向他抓来！原来当年展大娘在华山上遭受群雄围攻，段珪璋也曾参与，在那次围攻中，展大娘曾给段珪璋刺了一剑，是以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一见面便施杀手。

幸而段珪璋惯经大敌，猝逢突袭，他一个盘龙绕步，宝剑已霍地出鞘，说时迟，那时快，窦线娘亦已展开八卦游身刀法，与段珪璋刀剑相联，将展大娘挡住。

展大娘一击不中，倏的便冲出去，欺到了铁摩勒身前，喝道：“你这小贼也来了么？”声出掌发，一招“游龙探抓”，便向铁摩勒的琵琶骨抓下来！

忽听得“嗤嗤”声响，展大娘的手指堪堪就要触着铁摩勒的时候，忽觉虎口一麻，原来是韩湛以“隔空点穴”的上乘内功，向展大娘戳了一指。

韩湛笑道：“展大娘，想不到与你在此地相逢，记得你那日曾邀请我们喝令郎的喜酒，怎的今日忽而反面无情，要打起贺客来了？”

展大娘面色沉暗，怒声说道：“你是有心讽刺我么？儿子和徒弟都不是我的了，还喝什么喜酒！”

铁摩勒好生惊异，心里想道：“难道王燕羽与展元修又闹了什么别扭了？”

展大娘还想向铁摩勒下手，但她也识得韩湛的厉害，正在踌躇，庙中又出来一人，笑嘻嘻地道：“难得诸位贵客同来，家师有请！”接着又道：“师

叔息怒，他们既到了这里，如何处置，家师自会作出主张。”

这人摇着一柄折扇，嬉皮笑脸，口称“贵客”，却是一副轻蔑的神情。此人不是别个，正是王伯通的儿子王龙客。

段珪璋恍然大悟，心里想道：“敢情这王龙客竟是转轮法王的门下弟子，途中伏击那些人都是他的师兄弟辈，他们是有意将我们引上黑石峰的！但他们却怎的知道我们今日会路过此地窦线娘与王家有血海深仇，见王龙客这般神气，更为恼怒，喝了一声：“小贼！”便想弹出金丸，韩湛忙道：“打狗要看主人脸，大嫂，进了寺中见了法王再说吧。”王龙客倒并不生气，只是冷冷说道：“我奉家师之命来请你们，你们倒骂起我来了，好吧，你们尽管骂吧，否则待一会儿，只怕你们有口也难骂了。”

王龙客冷言冷语，正是存心激她发怒，他恨不得窦线娘破口大骂，甚或先行动武，然后好在师父面前派她个登门挑衅的罪名，窦线娘识穿了他的诡计，心想：“今日之事，看来难以善罢。且先容忍你这小贼片时，看你师父如何发付？”按下怒火，随王龙客进去。

到了一座大堂。大堂上摆着一张几案，后面一张檀木椅子，刚才在中途伏击那四个汉子排列两旁，倒有点像公堂审案的味儿，段珪璋这时也有点怒气了。

王龙客踏进大堂，便朗声说道：“擅闯金碧宫的来人带到，请师父登堂发落。”

段珪璋是个宁折不屈的好汉，忍不着气，冷冷说道：“咦，我以为这是佛门清静之地，谁知却误进了衙门了。”

话声未了，只见两个形貌古怪的人已走了出来。前面这人是个枯瘦的和尚，皮肤黝黑，鹰鼻黄须，双目炯炯有光，太阳穴涨鼓鼓的，一看就知内功深厚非常，后面这人活像个大猴子，却原来是精精儿！

精精儿突然在此地现身，而且随着转轮法王，众人无不诧异，尤其韩湛更觉惊奇，心中想道：“精精儿是玉皇观的人，怎么会到了金碧宫来？”

只见转轮法王双目一睁，不怒而威，便向着段珪璋说道：“你们都是些什么人？犯了我的禁例，擅上黑石峰，还胆敢在此胡言乱语？”

精精儿道：“师父不必盘问他们，这些人的来历我都知道，这婆娘是飞虎山窦家寨的女贼，这贼子是她的丈夫，其他的人都是他的同党！”

窦线娘不由得怒道：“窦家寨的人又怎么样？难道大师高年盛德，也要插手管黑道上的事么？”

转轮法王冷笑道：“好一副尖牙利齿，老衲不管你尘俗之事，只问你为何上黑石峰来？”

窦线娘道：“请你问你左右这四个弟子，问他们为何在半途偷袭我们，还抢了我家传宝弓？”

那用铁抓抓了窦线娘金弓的人，走出行列，向转轮法王躬身说道：“禀师父，飞虎山窦家寨的人作恶多端，弟子们的父兄都是给窦家五虎害了的。师父可以不理黑道之事，但他们已到此间，顺手除恶，也是一件功德。”

转轮法王道：“哦，怪不得你们四个都不愿随师父削发为僧，原来是有父兄之仇。你们的父兄是如何被害的，说出来也好让他们死而无怨。”

那使铁抓的汉子说道：“我叫朱灵，我弟弟叫朱宝，我们的父亲是从前朱雀山的寨主朱旭。窦家自封绿林盟主，要各处山寨年年向飞虎山纳贡。有一年朱雀山的贡物不够，窦家限期要我父亲交足，否则就要灭了朱雀山的朱

家寨。我父亲没法，冒险去劫幽州的府库，库银虽然劫到了手，我父亲却中了官军的箭，未回到山寨，便因伤重而死了。窦家寨乘机便吞并了朱家寨，劫来的库银也都搬了去，连棺材也不给我父亲一口。我父亲若不是为了要向窦家纳贡，怎会身亡？所以穷本追源，我父亲还是死于窦家之手。”

那使飞刀的汉子接着说：“我家更惨，我父亲是幽州铜马山的寨主，窦家寨的大头领窦令侃忌我父亲在绿林有些威望，藉口招开绿林英雄宴，将他诱上飞虎山囚禁起来，用酷刑将他百般拷打，迫他写了亲笔书信，将铜马山的人众都收编到他的旗下，然后将我的父亲毒杀了。”

另一个也是使飞刀的汉子说道：“我家却不是绿林中人，我哥哥是个著名的镖师，凭他的镖旗走遍大江南北，从没出过事。有一次在平凉道上，窦家五虎齐来劫他的镖，劫了镖还不打紧，还要斩尽杀绝，我哥哥已受伤而逃，他们追出了百余里外，将我已受了伤的哥哥杀死。”

窦线娘和铁摩勒起初以为他们是捏造的，后来听他们一个个说得有名有姓，有凭有据，而且飞虎山吞并朱雀、铜马两寨的事，窦、铁二人也都是知道的，不过当时窦线娘还是个少女，而铁摩勒更是个孩子，只知其事，不知其详，做梦也想不到这两家的寨主是被窦家如此残酷的害死的。

铁摩勒听得毛骨悚然，不禁想道：“我为了义父待我之恩，无时无刻不想为他报仇，却原来我的义父也曾害过许多人命，若然似这等冤冤相报，何时得了？”

窦线娘也受到了震动，心想：“我要向王家报仇，却原来别人也要向我窦家报仇。”她想了一想，说道：“这些事纵然是我哥哥干的，与我也不相干，若说我是窦家的人，就要填命，那么这位令高足，他家把我五个哥哥都杀掉了，倘若法王果是主持公道，就请你把这姓王的弟子交给我，让我处置了他以后，我再任凭你们处置，替我窦家偿你们这几家的血债！”

转轮法王面色一沉，“哼”了一声，说道：“你这婆娘好大的胆子，竟敢对我说这样无礼的话！我金碧宫的弟子岂能是任凭外人处置的么？”

段珪璋亢声说道：“法王的弟子不能任人处置，难道我们就该由你处置么？你倘若要插手管绿林中的纠纷，就该秉公办理。”

转轮法王老羞成怒，冷笑说道：“我才懒管你们的纠纷呢，只是你们犯了我的禁例，我却不能不问。好，你们既然擅入金碧宫，那就不必回去了。精精儿，来！”

精精儿越众而出，躬身说道：“弟子听师父吩咐。”

转轮法王冷冷说道：“金碧宫正缺少执役僧人，你把这些人的琵琶骨挑了，剃光他们的头发，每人发给他们一套僧衣。”精精儿应了一声“遵命”，却又问道：“这个婆娘呢？”转轮法王道：“金碧宫不收容尼姑，这个婆娘么，好，就只挑了她的琵琶骨，不必剃光头了。废了她的武功之后，将她送给展大娘做婢女。”法王顿了一顿，再提高声音说道：“我这样处罚你们，已经是特别从宽，你们明白了么？倘若谁敢违抗。刑罚就更要加重，不只挑琵琶骨，还要割了你的舌头，剜掉你的眼珠，削掉你的耳朵！”

窦线娘大怒，正要发作，韩湛却忽地迎上前去，冷笑说道：“精精儿，你先来挑了老夫的琵琶骨吧！”精精儿面色一变，讷讷说道：“韩、韩老前辈，你别动怒，我、我代你求精！”韩湛厉声斥道：“谁要你求什么情，你连师父都敢违叛，与我还有什么情义可言！”

精精儿面上一阵青一阵红，原来他被师兄罚在玉皇观面壁三年，心中不

服，是以逃到金碧宫来，改投转轮法王。他是从师兄空空儿的口中，得知段珪璋等人就要来玉树山的消息的。朱灵、朱宝等人拦途伏击的事，都是出于他的布置。待段珪璋这班人进入金碧宫后，他料想不到韩湛也在其中，一时之间，来不及特别向法王说时韩湛的身份，法王的命令已经下了。

转轮法王的眼力何等厉害，一眼就看出了韩湛的武功最高，又听他说了这样的话，便问精精儿道：“ 这老头儿是什么人？ ”

精精儿道：“ 他名叫韩湛，是先师的一位友人。 ”

转轮法王目露精光，道：“ 哦，原来是天下第一点穴名家韩先生，我以前也曾听藏灵子谈及。好，难得你今日也到此间，我正想问你一件事情…… ”话犹未了，忽见他连人带椅，飞了起来，竟是朝着韩湛压下！

段珪璋等人都是深通武学之士，但见转轮法王露了这手超凡入圣的功夫，也都不禁大惊失色！要知身怀轻功绝技的人，从数丈之外飞身扑来，那还不足为奇，但端坐椅上，连椅子也一同飞起，这就不但要轻功高明，而且要将本身极其雄浑纯厚的内力运用得妙到毫巅！这种功夫，众人莫说见过，连听也没有听过！

说时迟，那时快，转轮法王连人带椅，已向韩湛当头压下。只听得“ 卜 ”的一声，转轮法王的椅子在空中打了一个圈圈，倏地又飞了回去，仍然落在原来的位置。

只听转轮法王微微气喘，过了片刻，打个哈哈说道：“ 韩先生果然名下无虚，居然点中了老衲的‘ 漩玑穴， ’可是想来韩先生也该明白：倘若老衲稍存恶意的话，韩先生此时大约也不能再站在这里说话了。 ”说罢，拿出了一片破布，这时众人方才注意到韩湛的衣裳已被撕去了一幅，而且位置正当前心。

转轮法王将那片破布一搓，双掌一摊，那片破布已变成粉屑，洒了满地，转轮法王笑道：“ 韩先生，你现在应该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我的武功比藏灵子如何？ ”众人这才明白，转轮法王刚才原来并非是向韩湛突袭，而只是要韩湛见识他的功夫。

韩湛不亢不卑，朗声答道：“ 讲到武功，法王比藏灵子大约也还差不多；但若论胸襟气度，法王就差得远了。 ”这样说法，其实即是说他的武功、气度，两样都及不上藏灵子。不过武功方面，较为接近而已。

转轮法王怔了一怔，随即哈哈笑道：“ 好，韩先生果然爽直，说的话比精精儿老实多了。 ”精精儿面红过耳，做声不得。

转轮法王又道：“ 韩先生既然是藏灵子的朋友；我看在故人份上，你的这份刑罚可以免了，你要上玉皇观，就尽管去吧，见了空空儿，可以对他说，精精儿已改投我的门下，他就不必管 了。 ”

韩湛道：“ 请法王原谅，现在叫我走，我不愿走了。 ”转轮法王诧道：“ 怎么，你还要留在此地？ ”韩湛道：“ 不错，我与他们同来，要走也得与他们同走，倘若法王坚执要处罚他们，老夫也一同领罚！ ”

转轮法王沉声道：“ 韩湛，你虽是成名之辈，但要想在金碧宫中逞能，只怕还办不到吧？ ”韩湛道：“ 韩某岂敢逞能，韩某也自知要与法王相抗，无异以卵击石 ;但于义不能独生,倘若得在法王手下领死,那也是何幸如之！”

转轮法王冷冷说道：“ 哦，原来你们还要与老衲过招动手么？ ”段珪璋手按剑柄，朗声说道：“ 大丈夫死则死耳，焉能受辱？法王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你既不惜以大欺小，以主凌客，那就请恕段某也要无礼了！ ”

转轮法王忽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黯然说道：“藏灵故友一死，老衲即已心灰意冷，只因天下虽大，却从何处去找对手？除非是扶桑岛虬髯客还有传人，否则老衲是决不能与人过招动手的了！”言下之意，即是眼前诸人，连同韩湛在内，都不配作为他的对手。众人听了这话，都不免心中生气，但以他的武功身份，这话也的确不算“大言”。

展大娘走上前道：“这些人狂妄无礼，老婆子先就看不过眼，不劳法王动手，老婆子愿为法王效力。”

转轮法王略一沉吟，说道：“也好。展大娘，你是我金碧宫的客人；韩先生，我本来也想把你当作客人，但你既坚执要与他们一起，那么就让你与展大娘一战吧。我的刑罚不施用于你，你胜了也好，败了也好，都当作是客人之间的私斗，琵琶骨是不用挑了。”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声音蓦转阴沉，向精精儿吩咐道：“精精儿，你率领同门，执行为师的刑罚，除了韩先生一人之外，其他人的琵琶骨你都给我挑了。我虽然没有比你先师 更好的武功传给你，但我那七绝诛魔阵，却是你先师所无，你好好运用吧，谅这些人逃不出此阵。韩先生、展大娘，你们这一场是愿意押后，还是愿意移前？”

韩湛道：“韩某不必你另眼相看，你们一齐上，我们也一齐上。”

精精儿投到转轮法王门下之后，因为他的年纪比王龙客、朱灵、朱宝等人都大，且又早已成名，因此不依入门前后来定次序，而将他作为二弟子；大弟子则是幼年就随转轮法王出家的一个和尚，名唤天德禅师，这时正随侍在法王身畔。精精儿正要请他下来，同布此阵，展大娘忽道：“这七绝诛魔阵承法王不吝传授，老婆子现在亦已略知诀窍，他们既要同上，老婆子也厚在阵中作一小卒，稍尽绵力。”原来展大娘对韩湛也有几分顾忌，只怕单打独斗，赢不了他，在法王面前失了面子，故此不惜自贬身份，愿供精精儿驱策。

精精儿一想，此阵的变化，展大娘虽然不若天德禅师之熟悉，但武功却要比天德禅师高出不知多少，有她同在此阵，更加可操胜算，便即说道：“展大娘肯予赐助，那是最好不过！”此言一出，阵势也便发动，展大娘一声长啸，一马当先，向韩湛兜头便抓！

韩湛屹立如山，待她抓到，蓦地一声喝道：“来得好！”出指如电，左点“白海穴”，右点“乳突穴”，中点“璇玑穴”，当真是飘忽之极，变化无穷，似左似右似中，叫人难以捉摸！

就在这瞬息之间，展大娘已一掌拍下，掌风扑面，人影翻腾。但听得“嗤”的一声，倏然间两条人影业已分开，展大娘一掌从韩湛颈侧削过，相差毫厘，未曾削实，而她的衣裳，却已被韩湛戳穿了三个小洞。原来那“嗤”的一声，乃是韩湛的指力激荡气流所致，虽然同样未曾点实，但已凭着内家真力，荡气成风，戳破她的衣裳。饶是展大娘那等凶蛮，也不禁暗自心惊了。

韩湛心想，法王有言在先，绝不下场，在这金碧宫中，便以展大娘武功最高，只要将她伤了，这“七绝诛魔阵”固然可以破解，即生出金碧宫亦非全无希望。因此毫不放松，一占上风，立即追击，再度出指，反手点展大娘后心的“归藏”、“中枢”、“天柱”三大穴道。

韩湛自忖身法要比展大娘灵活快捷，这反手一点又正是他最得意的独门点穴手法，非中不可。哪知一指戳去，展大娘恰好从他侧边跨过，只觉微风飒然，精精儿又已从侧边攻来。韩湛冷笑道：“精精儿，你也要与老夫动手么？”化指为掌，运了八成功力，一掌拍出，他深知精精儿轻功极高，内功

则远远不如自己，故此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哪知精精儿只是向他佯攻一招，接着那两个用月牙弯刀的汉子又从两侧攻来，他们所踏的方位十分巧妙，也是一招便收，跟着又似走马灯地转过一边去了。原来这“七绝诛魔阵”按着五行生克方位，阵势展开，有如重门叠户，七人联手，浑如一体，纵使其中有人武功较弱，对方也不容易将他们各个击破。

双方甫一接触，窦线娘对王龙客最为怀恨，立即便向他攻去。窦线娘虽然失了金弓，但她还有两样家传绝技，一样是“游身八卦刀法”、一样是“穿花绕树身法”。那时阵势初展，尚未合围，窦线娘一个盘旋，便欺到了王龙客身前，“唰”的一刀，横斩腰胯，下削膝盖。王龙客也凶狠非常，铁扇一张，向窦线娘面门一扇，倏的便合起来当成点穴用，敲击窦线娘小臂的“曲池穴”。这一招也正是他的得意功夫，张扇迷惑敌人视线，便即乘机进击。哪知窦线娘早已知他狡猾，那一刀实是虚招，待王龙客合扇击来，她已绕到了王龙客背后，正要施展杀手，猛听得呼呼两声，俨如“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两条铁抓，已从两侧攻来。

这两条铁抓矫如游龙，蓦然从半空抓下，眼看给它抓实，就是头穿脑裂之灾，忽听得“　　”两声，段珪璋与铁摩勒双双奔上，段珪璋一剑，将朱灵的铁抓挑开，铁摩勒则横剑当成板刀来使，一剑拍下，将朱宝的铁抓压住。

身具武功的人，临危反击，乃是本能，窦线娘并未料到丈夫会及时赶到，所以她在那双抓抓下之时，性命俄顷之际，也立即展开了“穿花绕树”的绝妙身法，趁着双抓未合，倏的就从双抓围成的弧圈中扑进，欺到了朱家兄弟的身前。喝声“好狠！”举起刀来，刀光如雪，寒气森森，吓得朱灵、朱宝魂不附体。

这时那“七绝诛魔阵”只是阵势初展，尚未合围，而本领最高的展大娘与精精儿二人，又正在全力对付韩湛，要是窦线娘这一刀劈下，朱家兄弟，必有一人丧命。

窦线娘与朱家兄弟迎面而立，刀光之下，只见朱家兄弟都露出了战栗的目光，不由得心头一软，想道：“他们的父兄遭我窦家所害，我岂能再杀他们？”刀锋一转，虚斫一招，便从抓下钻过，转过一旁。

不但窦线娘心软，段珪璋与铁摩勒也是同一心思，所以刚才虽急于救人，也未速下杀手，只是将他们的兵器架住，否则朱家兄弟，焉能还有命在？

阵势瞬息即变，就在窦线娘等人不忍下手，稍一迟疑之际，精精儿与王龙客已从两翼抄来。精精儿来得尤其迅捷，短剑扬空一划，一道蓝艳艳的光华已向段珪璋的前心射到，段珪璋吞胸吸腹，脚步不移，身躯已挪后半尺，迅即“唰”的一剑还击过去。精精儿一击不中，箭一般的便从段珪璋身旁掠过，疾攻铁摩勒，铁摩勒横剑一封，　的一声，将短剑架开，精精儿又已到了窦线娘背后。窦线娘前有王龙客，后有精精儿，幸而她也机灵之极，一听得金刃劈风之声，立即用“穿花绕树”身法，严如蜻蜓点水，燕子掠波，从王龙客与精精儿的中间穿出，但饶是她身法如此快捷，罗裙的下摆亦已给精精儿的短剑削去了一幅。

王龙客叫道：“可惜，可惜！喂，仇人就在面前，你们还不快上，布好阵势，不用惊慌！”后面这几句是对朱家兄弟说的。朱家兄弟，死里逃生，明知是敌人手下留情，因此不禁呆了一呆。王龙客的话语再度挑起了他们的仇恨，他们定了定神，辨认了门户方位，在精精儿带领之下，将阵势转动起来。眨眼之间，“七绝诛魔阵”已是合围，将段珪璋等五人围得风雨不透。

这“七绝诛魔阵”乃是转轮法王平生武学之所聚，虽由弟子主持，威力也是非同小可。精精儿将阵势催动，越转越快，当真是有如狂风巨浪一般，一个浪头未过，一个浪头又己打来。韩湛段珪璋二人犹可支持，其他三人则已有点应付不暇，尤其功力较弱的韩芷芬，更感到透不过气来。

精精儿轻功超卓，行动有如鬼魅，阵势合围之后，他一眼看出韩芷芬是对方最弱的一环，立即向展大娘打了一个眼色，两人双双向韩湛扑去，扑到中途，一个扭身，倏然间就欺到韩芷芬身前。韩湛被展大娘绊住，急切间竟然抽身不得。

幸亏铁摩勒与韩芷芬靠近，刻刻留神，忽见精精儿向韩芷芬偷袭，他不顾性命地大喝一声，立即和身扑上，抡剑狂劈。他这一招名为“与敌偕仁”，当真是完全拼了性命的打法，精精儿怎敢和他当真拼命，但听得“　”的一声，接着“嗤”的一响，精精儿己从他们的身边掠过，韩芷芬头上的珠花给削去了一朵，铁摩勒肩上的衣裳也被挑开。幸亏是精精儿不敢拼命，他这一剑本来是想穿过铁摩勒的琵琶骨的，第一招未中要害，就不敢停下来再发第二招了。

铁摩勒与韩芷芬并肩而立，连忙问道：“芬妹，你没事么？”

韩芷芬道：“没事。有你在旁，我一点也不害怕。”她头上珠花被削，说不害怕那是假的，不过；她的害怕却被欣悦的心情掩过了：“我只道铁哥哥被王家那丫头迷住，却原来他还是真心爱我！”

韩湛猛戳三指，将展大娘逼开两步，大怒喝道：“精精儿，你敢欺侮我的女儿！”精精儿早已转过了方向，向段珪璋扑击。而那朱灵、朱宝两兄弟却依着阵势转过来，双抓向韩湛抓下，韩湛哪里将他们放在眼内，但却也不想伤害他们，当下将他们的铁抓弹开，展大娘喘息一定，又来缠斗。

韩湛与展大娘二人虽在激战之中，仍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忽听得有脚步声隐隐传来，有的沉重，有的却要极细心才听得出。两人都大为奇怪，心中均是道：“怎的会同时有六七个人敢上黑石峰来？其中有武功极高明之士，却也有好似完全不会武功的人？”

心念未已，忽听得有一个苍老的妇人声音叫道：“师妹，你看是谁来了？”展大娘大吃一惊，只见门外走进了一行人，当前的是个尼姑，正是她在长安寻访未遇的师姐妙慧神尼，在妙慧神尼背后，则是一男一女，男的是她的独子展元修，女的是她的爱徒王燕羽！

展元修叫道：“妈，你下来，不要动手了！”展大娘眼光一瞬，只见展元修形容憔悴，面如黄蜡，似是大病过后一般，而且面上还有一道刀疤。展大娘不禁大吃了一惊，连忙问道：“怎么，你受了谁的欺侮了？”可是这时阵势正转到急处，她口中说话，人却仍在阵中，手也未停下。

妙慧神尼道：“师妹，你好没来由，放下儿子不理，却在这里跟人胡斗！”话声未了，倏然间便已到了阵中，那“七绝诛魔阵”门户重重，竟然拦她不住，只见她挥尘一拂，这一拂恰好从韩湛与展大娘二人之间拂下，韩湛与展大娘都感到一股极柔和的内力，将他们的身子推开。妙慧神尼化解了他们相斗的劲力，一把就将展大娘拉出阵外。

王龙客这时正依着阵势，转到铁摩勒跟着，铁摩勒横剑劈去，王龙客也正张开了铁扇，当作五行剑使，削他的手腕。那一行人已陆续进来，只听得一个声音叫道：“摩勒住手！”接着一个嘶哑的声音叫道：“龙儿！住手！”唤铁摩勒的是他的师父磨镜老人，唤王龙客的则是他的父亲王伯通。

铁摩勒又惊又喜，连忙住手，王龙客却忽地一按扇柄，“嗤”的一声，一支扇骨射了出来，原来他的扇柄安有机括，可以将扇骨当作短箭射出。距离极近，本来非中不可，幸而韩芷芬对铁摩勒也是刻刻关心，一见他停手，就立刻将他一推，但饶是如此，那支“短箭”也擦着铁摩勒的手臂射过，令他受了一点皮肉之伤。

王伯通那沉重的声音又大喝道：“不肖畜生！老子的话也不听了么？”王龙客无奈何，只好退下，一眼望过去，不由得大吃一惊。

却原来他的父亲乃是躺在担架上，让人抬进来的，抬担架这两人，一个是他父亲的结拜兄弟褚遂，另一个则是他们山寨以前的“三堂总头目”华良，都是他的叔伯辈。这两人武功本来不弱，但因抬着担架，步声沉重，故此刚才听来，似是有两人不会武功。在担架旁边的是一个麻衣阔袖的老人，满头白发，面色却极红润。

铁摩勒与师父离别多年，见他精神仍然健烁，把臂上的疼痛也忘记了，对眼前的异事暂且撇开，连忙跑过去问道：“师父，你怎么到了这儿？”

王龙客听得铁摩勒称这人为师父，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也跑过去叫道：“爹，你怎么到了这儿？你，你，你落在仇人的手中了？”他跑到距离一丈之遥，忽地想起铁摩勒已然这样厉害，他师父当然更是非同小可，虽然急于见父，却竟然踌躇起来，不敢向前行进。正是：

虽云父子关天性，利害关头顾自身。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忏罪解仇宁一死　片言弭祸结新知

王伯通斥道：“ 畜生，你还胡说八道，什么仇人不仇人的？要不是磨镜老人，你爹早已活不成了！ ”

展大娘与王龙客已然退出，那“ 七绝诛魔阵 ”也就不攻自破。精精儿退回了师父身旁，低声说道：“ 师父，你老人家的禁例可还要么？ ”

就在此时，妙慧神尼已与磨镜老人同声说道：“ 蓬莱比丘尼妙慧，江湖磨镜匠卜安期谒见法王，请恕闯宫之罪！ ”

转轮法王面色一沉，说道 :“ 难得贵客远来，恕我未曾迎近，如今补礼！ ” 忽听得“ 呼 ”的一声，转轮法王连人带椅，又飞到了空中，向妙慧神尼和磨镜老人站立之处撞来！谁都看得出，这回他是有心要与妙慧神尼和磨镜老人难为了！

妙慧神尼手抚拂尘，向外轻轻一拂，磨镜老人合起双掌，也向外一推，同声说道：“ 法王不必多礼，但求免罪，已是万幸！ ”

忽见转轮法王那椅子在空中突然停住，原来是双方的内家真力相触，彼此相持不下，故此椅子停在空中，不能再向前移动。

但这只是瞬息间的现象，妙慧神尼的拂尘自左至右的拂了一个弧圈，法王连人带椅也在空中转了一圈，倏然间又飞了回去，仍然在原处落下。众人中只有韩湛明白其中妙处，看来法王的内力要比磨镜老人或妙慧神尼都稍胜一筹，但却输于他们二人的合力。

法王面色沉暗，一时间却又难以发作。王伯通忽地在担架上坐起来，说道：“ 禀法王，他们两位是护送我到此间来的，事前未曾禀明法王，要怪也只请怪我！ ”

转轮法王与王伯通的交情颇好，而且王伯通的儿子又是得他欢心的弟子，因此转轮法王更难发作，只得说道：“ 王寨主，你当然不算外人，禁例也不必再提了。你是怎么受伤的？快进去歇息吧。这里的事，你就不必管了！”

王伯通却道：“ 我多得他们千辛万苦的送到此间，现在还不是歇息的时候，请法王借这地方，让我与太子说几句话。 ”

转轮法王略一沉吟，说道：“ 好，精精儿你在此替我陪客。朱灵、朱宝，你们也帮着招呼。 ”拂袖而起，声音冷得令人难受，谁也不知道他心意如何？

法王退下后，王龙客也就到了他父亲的身边。只听得他父亲气喘吁吁，似是十分痛苦，王龙客也不禁掉下泪来，说道：“ 爹，你的话留待伤好之后再说不行么？ ”

王伯通沉声说道：“ 不能！ ”他转过了头，将目光投到窦线娘身上，又道：“ 难得段大侠贤伉俪和几位老前辈都在这儿，我这些话更应该说了，不说出来就难以心安！ ”

窦线娘切齿兄仇，本是对王伯通恨之入骨的，但此时见他如此模样，不由得把仇恨的心情也减了几分。只听得王伯通说道：“ 龙儿，我知道你一定想明白我是怎么受伤，如何得救，又何以会来到此间？这几件事我都要对你说的，但我还得先说旁的事情。

“ 我这一生做了许多坏事，做了许多错事，为了称霸绿林，不惜使出许多伤天害理的手段，如今想来，实是悔恨已迟！ ”

他说到这里，窦线娘不由得心里想道：“ 我们窦家，做绿林盟主的时间比他更久，仅仅今天从未灵、朱宝等人口中听到的，伤天害理之事也是做得

不少。虽然那都是我哥哥干的，但在我未出嫁之前，我也实在难以逃脱一个帮凶的罪名。”

心念未已，王伯通已接下去说道：“我做了许多坏事，许多错事，但做得最坏最错令我最愧悔的乃是做了安禄山的帮凶！我在绿林中恃强称霸，那还只是黑道中的火并；给安禄山作鹰犬，却是对不起天下的百姓！”

段珪璋心道：“难得他有此觉悟，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倘若他肯重新做人，我倒该劝绿妹不要报仇了。”

王伯通续道：“我做了这件错事，如今是身受其报了。你们知道是谁伤我的么？”王龙客道：“咱们的仇家很多，是蔡家么？是莫家么？是——”

王伯通道：“都不是，是安禄山派来的羊牧劳，是我的好朋友羊牧劳。”此言一出，王龙客、精精儿和铁摩勒等人都不禁骇然。

王伯通道：“除了羊牧劳这帮人之外，另外也还有两帮人，这三帮人的目的各个不同，另外那两帮人攻进了龙眠谷，但亲手将我打得重伤的则是羊牧劳！”

王龙客道：“爹，你歇一歇。”将一碗茶递到他父亲的口边，王伯通喝了之后，继续说道：“我在长安闹出的那件事情，想你已知道的了。你妹妹帮铁少寨主大闹安贼的‘御苑’，这件事她做得对！可恨我当时皂白不分，非但不加援手，还怪责了她。

“这件事情过后，我知道安禄山决不能再信任我，我就回转龙眠谷老家，本来你妹妹早就劝过我：金盆洗手，闭门封刀。但我这一生掌权惯了，不能做个反王，也想做个贼王。因此我在龙眠谷重立旗号，仍然想当绿林盟主。”

王龙客道：“爹，人情势利，自从那年龙眠谷之役，咱们损兵折将之后，我早就料到绿林各寨，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尊奉咱家，而你在朝廷之中也难以得意了。所以我才回到师父身边。爹，你其实应该等我回来，再商大计才好。”

原来王龙客是想到金碧宫搬取救兵，拉拢他那几个师兄弟出山的。他的野心更大，不但想继承父位做绿林盟主，而且想与安禄山互相利用，趁天下混乱，培植势力，争夺江山。王伯通哪知他这个心思，还以为他也已经悔悟，怒气顿消，老怀弥慰，微笑说道：“到底是你们年轻人，比我都有见识。”只有王燕羽听得哥哥仍然称安禄山为“朝廷”，感到十分刺耳。

王伯通接续说道：“龙儿，但你的话也只说对一半，他们不再尊奉咱家，还不像是因为咱们龙眠谷的实力已减，而是因为咱们助纣为虐，失尽人心。我回到龙眠谷后，绿林中分为两帮，一帮是想‘墙倒众人推’，将咱们王家取而代之；另一帮则并非要来争夺霸权，而是他们摸不清楚，以为我在龙眠谷招兵买马，仍然想给安贼效力，所以要为民除害。这一帮是绿林中的‘侠义道’，由金鸡岭的辛天雄统率；要与咱们争夺霸权的那一帮，则申洪州的李麻子统率。”王龙客听到这里，“哼”了一声，道“李麻子，他也配？”原来这李麻子名唤李天敖，论武功倒是个响　　的角色，但却只是个勇夫，不通韬略，王龙客自负文武全才，一向就不怎么看得起他。

王伯通道：“你别看不起他，在咱们失势的时候，他登高一呼，也还有不少人响应他呢。

“这两帮人不约而同，都杀进了龙眠谷。可是给我以致命伤的，还不是这两帮人，而是羊牧劳所率领来的一帮‘大内高手’。

“安禄山死后，他的儿子庆绪被扶作傀儡皇帝，羊牧劳权势更重，与史思明深相结纳，死心塌地的要作逆贼的开国功臣。史思明认为我已反出长安，

怕我兴风作浪，与他作对，故此要羊牧劳前来杀我。

“羊牧劳趁着我们内哄的时候，乘机突袭，首先杀进内寨。

幸亏这时辛天雄这帮人已发现了他们的面目,随即又知道了我已叛了安禄山，他们反而捐弃前嫌，与我合力抵挡羊牧劳，亏得他们抵挡一阵，要不然龙眠谷早已寸草不留。

“可是李麻子那一帮，被羊牧劳说动，都和他们合伙，他们的力量，比咱们强好几倍。终于羊牧劳追上了我，他竟然不念旧情，立施杀手！”

铁摩勒忍不住握拳骂道：“好一个阴狠恶毒的羊牧劳，我不杀你，誓不为人！”王龙客不知就里，好生奇怪，心中想道：“我的父亲被他打伤，为何要你报仇？”当下说道：“这都是孩儿不孝，未曾随侍身边，致有此失。爹，你不必生气，待孩儿禀明师父，前去向他问罪便是。铁少寨主，多谢你的好心啦！”他认定铁摩勒乃是惺惺作态，言语之间，显然是对铁摩勒仍存敌意。王燕羽不禁皱了眉头。

但王伯通却未曾察觉，反而哈哈笑道：“我才不生气呢，多亏羊牧劳这掌，反而把我打清醒了，叫我知道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作恶多端，自有报应。你也不必向他问罪了。”他伤口未合，一笑牵动伤口，脸上的肌肉都扭曲了，形状甚是可怖。

王龙客惊道：“爹，你怎么啦？”王伯通道：“还死不了，你听我再说后来的事。”王燕羽道：“后来的事，我已在场，我代你说罢。”王伯通喘了一会，点头说道：“也好。后来的事，你是比我知道得更清楚。”

王燕羽站了出来，首先对展大娘行了一礼，说道：“请师父原谅当日我们两人私自逃走，我们逃走的缘故，一来是不愿意跟师父来此学别人七绝诛魔阵，与江湖的侠义道作对；二来是我们已决意成婚，所以要去禀明我的父亲。”原来展大娘再度出山之后，自以为武功已经练成，可以尽歼杀夫的仇人，哪知经过两次大阵仗，第一次败在疯丐卫越和段珪璋夫妇之手；第二次在骊山脚下，又领教了韩湛点穴的功夫，始知自己连韩湛也打不过，更遑论磨镜老人？因此才动了念头，要儿子、徒弟跟她上金碧宫，向转轮法王学“七绝诛魔阵”，准备学成之后，再请王龙客与他的几个师兄弟帮忙，到江湖去兴风作浪，决意复仇。哪知这个心意刚表露出来，她的儿子和王燕羽当晚就逃走了。

王燕羽接着说道：“我们离开了你老人家，立刻兼程赶往龙眠谷，来得恰是时候，那羊牧劳正将我的爹爹打翻，第二掌就要结束他的性命，元哥奋不顾身地杀上去，一剑刺伤了他的手腕。”展大娘大惊道：“元修，你也忒大胆了，你怎是羊牧劳的对手。后来怎么样？”

展元修微笑道：“妈，你不是屡次责备过我胆子小，不够狠么？但倘若只是对弱者狠，对强者怯，那还算什么大丈夫？妈，你现在当会知道了，我也是够狠的，但要看是对什么人。”

展大娘怔了一怔，忽地将拐杖一顿，哈哈笑道：“好，你有这个志气，不愧是你爹的儿子！我不怪你了，快说吧，后来怎么样？”段珪璋等人心中想道：“这婆娘只知道她丈夫是个英雄，却不知儿子实在还要比父亲胜过百倍、千倍！嘿，这样说还不对，一好一坏，根本就不能相比。”王伯通却露出了一个笑容，心里想道：“展大娘也说得不错。元修这副倔强的脾气，的确是和他爹爹一模一样。更好在他学到了父亲的好处，而没有学他的坏处！我得有这个女婿，也可以心满意足了。”

展元修接下去说道：“我确实不是那羊牧劳的对手，他给我冷不防的刺了一剑，居然立即便能发招还击，我的剑尖还未拔出来，就给他打中了！他带来的那帮人也立即乱刀乱剑，向我斩下！”

展大娘明明知道儿子还活着，现在正站在她的面前，看得见，摸得着，但听到这里，也不禁失声惊呼。王燕羽笑道：“师父不必害怕，吉人自有天相，就在这个时候，救星从天而降，师伯和磨镜老人联同来了。元哥就是磨镜老人救的。”

展大娘睁大了眼睛，说不出话。只听得王燕羽接着说道：“羊牧劳一见他们，不敢动手，便逃跑了。师伯以一支拂尘，就把那些围攻元哥的所谓‘大内高手’的兵器，全部拂落，磨镜老人立即施救，替我爹爹和元哥推血过宫，又用了半瓶还阳补血丹，救了他们二人的性命。师父，你还不向他道谢？”

磨镜老人笑道：“些些小事，何足挂齿？那日妙慧神尼邀我去访她的师侄，我也想化解王、窦两家之仇，并顺便打听摩勒的消息，因此同到龙眠谷来。适逢其会，便吓走了那羊牧劳，说起来根本就未出过气力。至于还阳补血丹乃是我自制的药物，更算不了什么。”

磨镜老人说来轻描淡写，展大娘听了，却心中翻滚，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要知磨镜老人的“还阳补血丹”天下闻名，那是用十三种非常难得的药物配制的，武林中人视为起死回生的至宝，磨镜老人云游四海，费尽心力，才采齐了这十三种药物，制炼了一瓶灵丹，而今为了救她的儿子，竟然不惜用了半瓶。而这磨镜老人，且还是她丈夫生前的死对头。

王燕羽接着说道：“元哥的身子好，服了灵丹，很快就恢复了，功力也未有丝毫损失。”展元修插口笑道：“只是我脸上这道伤痕却没法消除了。妈，你看我是不是变成个丑八怪了？”

展元修硕人颀颀，颜如美玉，本是个非常英俊的少年，而今面上添了一道刀疤，不但他母亲心疼，旁人看了也觉得可惜。

展大娘未曾说话，王燕羽已先笑道：“元哥，你添了这道刀疤，我觉得你更好看了。要是你没有这道刀疤，我还不一定会嫁给你呢！”说到这里，她转过脸来，对展大娘说道：“师父，请原谅我们现在才告诉你，我们已经成婚了。是我爹爹在病中给我们主持的婚礼。”

此言一出，韩芷芬心上放下了一块石头，铁摩勒更是无限欢喜，他不自觉的向王燕羽溜了一眼，只见她与展元修并肩而立，手儿相握，笑靥如花，看那神情，正是沉浸在新婚的幸福之中，根本就没有注意到铁摩勒投来的目光。

展大娘的欢喜更不用说，她忽地向磨镜老人走去，施了一礼，说道：“你杀了我的丈夫，救了我的儿子，刚好扯直，从今之后，咱们的仇冤一笔勾销。”众人愕了一愕，都欢呼起来，妙慧神尼低声笑道：“师妹，你早该如此了。”

笑声一过，王伯通肃容说道：“你妹妹已有了归宿，我担心的只有你了。我不要你学我的样子，我要你学你的妹妹，改邪归正，从今之后，也不必再在绿林中混了。”

王龙客满肚皮不舒服，但也只得说道：“做儿子的，但凭爹爹吩咐。”

王伯通忽道：“段大侠，请你们贤伉俪过来。”窦线娘迟疑了片刻，终于和丈夫一道向他走去。

王伯通怆然说道：“我这一生罪过不少，窦女侠，我知道你一定恨透了我王家的人。我不敢求你饶恕，但我却要求你饶恕我的女儿，她那时年纪还

小，是我指使她杀了你五个哥哥的，你要怪只能怪我。”

窦绿娘泪咽心酸，想起了自己一家的血海深仇，但眼前的王伯通又是这般模样，她要发作也发作不起来，只好不言不语。段珪璋道：“王老前辈，过去的事还提它干嘛？”

王伯通喘了口气，说道：“不，这笔债我倘若不还，非但我心里不安，窦女侠心里的疙瘩也难以消除。但望我还债之后，王、窦二家的后人不再要互相仇视。上一代人做的错事，就让上一代的人了结好了。”

窦绿娘一片茫然，一时间尚未弄清楚他的话意，段珪璋已是心中一凛，急忙叫道：“王老前辈，不可——”他“轻生”二字尚未曾说出口来，只见王怕通五指向胸口一插，登时滚落担架，原来他已自断厥阴心脉，一声惨呼，便即气绝而亡！

这意想不到的惨事突然发生，众人都不觉呆了。殿堂里静寂如死，好半晌王燕羽才哭出声来。

妙慧神尼合什赞道：“放下屠刀，脱离魔道，乃大解脱，何用哀悼！”展元修低声说道：“妙慧神尼说得不错，岳父不辞一死，解怨消仇，实在是大智大勇的行为，燕妹，你不必悲伤了。”

朱灵、朱宝和那两个使月牙刀的汉子，目睹王伯通之死，面面相觑，朱灵叹了口气，说道：“冤仇宜解不宜结，算了吧！”他走到王伯通的身边，默哀片刻，便大步走出殿堂，其他三人，一声不响，也都跟着他走了。

妙慧神尼道：“善哉，善哉！”王燕羽收了眼泪，说道：“哥哥，请你师父出来吧，咱们该替爹爹料理后事了。”

王龙客一直呆若木鸡，这时忽地圆睁双眼，大声说道：“你是爹爹的孝顺女儿，你向仇人乞怜去吧！我却不能受他临终的乱命！”衣袖一拂，摔甩了妹妹，旋风的冲了出去。王燕羽又是伤心，又是气恼，咽泪说道：“哥哥，你聪明一世，何以今日如此糊涂？”可是王龙客早已走得无踪无影，这几句话他已是听不到了。

褚遂和王伯通是八拜之交，他从担架上拈起一条薄毡，覆盖王伯通的遗体，说道：“大哥，你好好走吧。你虽没有遗言留与我，——我亦已知道你的意思，龙眠谷中的兄弟，我会替你安置的。”

褚遂张目四顾，发觉金碧宫的弟子一个都已不在，连精精儿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溜了，他是个老江湖，立即感到这情形不妙。心念未己，忽见转轮法王大踏步走出来，后面跟着的正是精精儿，精精儿朝着王伯通的尸体一指，说道：“师父，你瞧，王寨主已给他们迫死了！”

段珪璋怒道：“你胡说八道，幸亏有他的女儿在这里。”

王燕羽上前向转轮法王施了一礼，说道：“家父为了解王、窦二家之仇，舍生消怨，与他们全都无涉。请法王念在与家父生前的交谊，借个地方，给我收殓。”

精精儿冷笑道：“王姑娘，不错，你是王伯通的女儿，但你早已心向外人，甚至与你王家的敌人勾三搭四的了！有我精精儿在这儿，你想花言巧语替他们开脱，这可不成！”

韩湛斥道：“精精儿，你挑拨是非，是何居心？你想害我们，这也罢了，怎的还侮辱王姑娘？”

精精儿冷笑道：“我侮辱她？好。你瞧瞧我臂上的伤疤吧？你问问她，这是不是她刺的？”

精精儿将衣袖一卷，又道：“ 我再告诉你吧，她刺我这一剑的时候，正是和你现在的这位女婿同在一起。那时，你的女婿是唐皇的侍卫，我是她父亲派去的刺客，她不助她的父亲，反而当场向我偷袭，助你的女婿，把我重伤。哈，哈，你明白了吧？看来她对你的女婿，比对自己的父亲还要好上十倍、百倍！”

王燕羽气得浑身抖颤，段珪璋朗声说道：“ 好，这正见得王姑娘识得大是大非，你含血喷人，于她丝毫无损！”

精精儿道：“ 各是所是，各非所非，是非二字，难以争辩，我所说的话，却是半点不假。”他转过身来，躬身向转轮法王说道：“ 师父，弟子不愿与外人多费唇舌，只是想师父知道这个事实。”

转轮法王沉声说道：“ 我知道了。王姑娘，令尊是我的好友，我自然要替他料理后事。你愿意他埋在此地还是埋在龙眠谷？”

王燕羽听他说的只是“ 料理后事”，心中一宽，说道：“ 我不想给法王添麻烦，还是让家父回龙眠谷吧。”

转轮法王道：“ 好！”唤来了两个和尚，说道：“ 你们将王寨主搬去火化，将他的骨殖交给王姑娘。”火葬之事，当时甚属平常，在西北一带，尤其普遍。

王燕羽是死者的女儿，依礼当然要在场看她父亲的尸体火化，于是她和展元修一道，便跟着那两个和尚走。

褚遂、韩湛、段珪璋等人也正要跟着进去，转轮法王忽道：“ 你们且慢，你们迫死了王伯通，还何必猫哭老鼠假慈悲？”

王燕羽大惊，连忙停下脚步说道：“ 法王，我已说得明明白白了，当真不是他们迫死的！”

转轮法王沉声说道：“ 王姑娘，我是金碧宫的主人，在金碧宫里，诸事自有我作主张，你不必多管。你不去送你父亲归天，在此作甚？难道你当真是把这些人看得比你父亲更紧要么？”

妙慧神尼道：“ 王姑娘，法王这样吩咐，你就去吧。”韩湛也道：“ 是呀，法王聪明睿智，绝不会不讲道理，你放心走吧，不必管我们了。”

王燕羽无可奈何，只好先去看她父亲火化。转轮法王面向众人，冷冷说道：“ 不错，我正是要和你们讲道理。”

段珪璋道：“ 王寨主乃是自尽，不但他的女儿可作证明，你那几个徒弟也是亲眼见的，焉能说是我们迫死？”

转轮法王道：“ 王伯通已死，他是否甘心自尽，我已不能再问他了。”

段珪璋道：“ 他临终时说的话，你那几个徒弟也是听得清清楚楚的。精精儿，你本着良心说吧，王寨主临终时是怎么说的？”

精精儿冷冷说道：“ 不错，王寨主临终之时，的确是说要以一死解仇。他还请求你们不要仇视他的儿女，这正是他为了子女的缘故，才不惜自了残生的啊，还能说不是给你们迫死的吗？”

同样的一件事实，经精精儿这么加以“ 解释”，便显得王伯通之死，不是由于忏罪，而是为势所迫了。段珪璋不善说辞，只气得顿足道：“ 你这不但是污蔑生人，而且是贬低死者了。”

转轮法王沉声说道：“ 不是我袒护徒弟，精精儿的话实在是比你们有道理得多。但王伯通已死，他的心意已无从得知，既然你们各执一词，我也就暂且撇开这件事情不说。”

韩湛松了口气，道：“好，那么倘若法王不允我们去送王寨主归天，我们就告辞了。”

转轮法王冷冷说道：“韩先生，我已说过，看在你与我故友藏灵子的情份上，我对你可以网开一面，金碧宫的禁例不施用于你。”

韩湛听他旧话重提，大吃一惊，说道：“怎么，你还是不让我们走么，难道你当真要与小辈动手？”

转轮法王道：“韩先生，你要走尽管走，他们却不能走。你别啰嗦了。”

蘑镜老人眉头一皱，说道：“如此说来，我们擅上黑石峰，也是犯了禁例，请法王一并治罪。”

转轮法王道：“我正要和你们说，刚才我看到你们是与王伯通同来，所以未曾向你们提出我的禁例，现在王伯通已死，你们失了保人，这禁例的确也要施用于你们了。”

磨镜老人亢声说道：“好吧，法王要如何治罪，小老儿在这里恭候！”

转轮法王道：“正是因为有你与妙慧在此，我才好办。”他顿了一顿，继续说道：“韩先生知道，自藏灵子死后，天下虽大，对手难求，我是久已乎不与别人动手的了，倘若只是你一人到来，我也还不会与你较量，但如今你与妙慧同来，我却可以破例了。”言下之意，即是要磨镜老人与妙慧神尼联手，同他较量。

磨镜老人哈哈笑道：“承法王青眼有加，小老儿不胜荣幸之至，但请法王示下，敢不奉陪。”

转轮法王道：“我把话先说在头里，他们是小辈，我不屑动手，只是与你们二人较量，倘若你们胜了，你们的人，我全都让走；倘若你们败了，则都要任凭我的处置。你们可敢担负这个关系么？”

铁摩勒道：“师父，尽管应承！”磨镜老人向妙慧神尼笑道：“神尼，咱们今日可是败不得啊！他们都把性命付托给咱们了。”妙慧神尼笑道：“胜败之事，由不得咱们作主，咱们各自尽力，向法王领教便是。”

只见转轮法王把手一招，里面走出四个和尚，抬着两张香案，每张香案上插着五枝粗如儿臂的油烛，将两张香案摆在两边屋角，遥遥相对，中间的距离，约莫三丈有多。随即把蜡烛都点燃起来。

众人方在诧异：“这作什么？”只听得法王说道：“妙慧神尼，磨镜老人，咱们不比市井之徒，只知蛮打，今日各以本身功力，比比高下如何？”磨镜老人与妙慧神尼同声说道：“但凭法王吩咐。”

执役和尚在法王那边的香案下摆了一个蒲团，在磨镜老人这边的香案下摆了两个蒲团。转轮法王然后说道：“咱们各以本身功力，弄熄对方的蜡烛，烛在人在，烛灭人亡，请两位就座吧！请！”

磨镜老人刚才踏进金碧宫的时候，便与转轮法王试过一招，深知他的功力，心中想道：“倘若我和妙慧神尼联手，与他性命相搏，大约胜算可操。如今相隔数丈，各以内家真气，烛灭伤人，这胜败之数，就难预料了。”妙慧神尼也知道转轮法王所练的内功颇有怪异之处，因此也不敢托大，只好与磨镜老人联手，以二敌一。

各自端坐在蒲团之上，只听得法王一声长啸，有如裂帛，刺耳非常，功力稍弱的如褚遂、王燕羽诸人，都觉得心旌摇动，似乎“灵魂”就要出窍而去，韩湛、段珪璋等人虽然禁受得起，也觉得非常之不舒服！

啸声中只见磨镜老人这边的烛光摇晃不定，原来转轮法王已练成了天竺

婆罗门教的坎离气功，与佛门的狮子吼功异曲同工，可以扬声慑敌，吐气伤人。端的是厉害之极。

妙慧神尼口宣佛号，拂尘轻轻向外一拂，她的声音甚是柔和，王燕羽等人听了，如闻妙乐，心头的烦闷登时解了。展大娘又羡又妒，心中想道：“师姐沉默寡言，青灯礼佛，我只道她愚钝，谁知却练成了这等绝世神功。”

妙慧神尼座前的烛光似给一股无形的潜力扶直起来，但仍有些摇晃。磨镜老人忽地拍掌大笑，朗声吟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安得猛士兮护烛光？”前两句是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后一句是他自己加上去的，歌声雄壮豪迈，说也奇怪，他一拍掌放歌，转轮法王面前的烛光也开始烛影摇红，忽明忽暗！

原来磨镜老人的内功居于阳刚一路，击掌放歌，正足以助长威力。转轮法王自顾不暇，只好暂时放弃攻击，转为防御。

但见转轮法王闭目垂首，状如老僧入定，香案上的烛光又复明亮如前。妙慧神尼与磨镜老人的内家真气，到了对方香案之前，竟似被一堵无形的墙壁拦住，都不由得心中一凛。

其实这并不是因为法王的内功就胜过他们二人，而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内功路数不同，一个冲和，一个刚猛，二人联手，一时间尚未能彼此协调，刚柔并济。

转轮法王的武学造诣何等精深，不过片刻，就觉察到对方攻来的内力各自为战，未曾合为一股，他故意示弱，将防御的范围缩小。磨镜老人的纯阳罡气先行攻到，那张香案就似受到风浪冲击一般，摇动起来，而且格格作响，似乎不久就要震裂。

铁摩勒心中大喜，低声对韩湛说：“到底是我的师父高明。”韩湛面色沉重非常，也低声说道：“你瞧他案上的烛光！”铁摩勒定睛一看，只见他的那张香案虽然摇动，但案上的烛光却是向上燃，越燃越旺，丝毫未受影响。铁摩勒虽然不懂其中奥妙，但也想得到法王乃是用内家真气护着烛光，他不怕对方的强烈攻击，仍然闭目如前，神色不变，显见是有恃无恐，智珠在握。

铁摩勒心念未已，陡然间只见转轮法王双目倏张，啸声又起，中指向前一点，猛地喝道：“灭！”话声未了，磨镜老人香案上的一根蜡烛，烛光应声而灭！铁摩勒等人距离香案约有一丈之遥，但在这瞬间，都感到有一股劲风扑面，尖利如刀，劲风吹过，刮得肌肤隐隐作痛。

铁摩勒大吃一惊，但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只听得磨镜老人也大喝一声“灭！”转轮法王香案上的烛光也应声灭了。而且熄掉的蜡烛不止一根，而是两根。

要知磨镜老人与妙慧神尼的武学造诣也非比寻常，正巧就在这一瞬时，两人已参悟了刚柔配合之道。而恰恰转轮法王又正全力出击，防御自然相应减弱，因此妙慧神尼与磨镜老人都同时灭掉了对方的一支烛光。

转轮法王吃了一惊，连忙双掌合什，又再转为防御。双方的内家真气互相激荡，争持不下，在两张香案的中间，形成了一股旋风，地上的泥尘随风旋转，恍如在屋中间布下了一张圆形的黄帐。

过了一会，只见转轮法王的头顶上空，升起一团白色的烟雾，额上一颗颗似黄豆般粗大的汗珠流下来，那团白色的烟雾乃是他的汗水蒸发所致。

韩湛低声说道：“法王要拼命了！”话犹未了，只听得法王大喝一声，双掌齐扬，磨镜老人这边的香案，两支烛光同时被风吹灭。

这时是法王这方占先，但磨镜老人与妙慧神尼的面上都露出喜色，他们心中明白，转轮法王实在已是将近强弩之末，虽然得逞一时，终将支持不住。

妙慧神尼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拂尘往外一展，把对方的烛光也灭了一支，而磨镜老人的纯阳罡气却被对方挡住。

至此双方又打成平手，面前的烛光都只剩下两支，胜负看来即将分晓，双方都全神以赴，攻守兼备，不敢松懈。只见那股旋风，有时向磨镜老人这边移近，有时又向法王那边移近，旁人看来，仍是个功力悉敌，争持不下之局。但他们双方却都是心里有数，法王这时已用尽全力，妙慧神尼这方只要再守得片时，便可大举反攻，一举制胜。

正在双方激烈争持，面前的烛光都是忽明忽暗之际，忽见白影一晃，竟不知是什么时候，一个白衣人走了进来，无声无息的转眼间就出现在屋子当中，正当风力中心之处。

这白衣人身形一现，便双拳合抱，向周围作了一个罗圈揖，顿时间，两边香案上剩下的那四支烛光，都告消灭。

众人定睛一看，只见这人竟是个面如冠玉的少年，看来不过二十多岁，都是大为诧异。要知他趁着双方全力争持之际，乘虚而入，一举而灭掉四支烛光，这虽有点取巧，但他处在双方内家真气激荡的中心，而居然还是神色自如，这份功力，就不在转轮法王之下。

转轮法王未曾喝问，正待缓过气来，那少年已是朗声说道：“末学后进，扶桑虬髯客第三代弟子牟沧浪奉家师之命，谒见法王。”转过身来，又向磨镜老人与妙慧神尼施礼道：“幸会两位前辈！”

转轮法王这一惊非同小可，心中想道：“他只是虬髯客的徒孙，便己有这般功力，倘若是虬髯客的衣钵传人——他的师父严一羽到来，那我唯有拱手认输了。”

转轮法王缓了口气，定了定神，问道：“令师遣你到来，有何见教？”

牟沧浪道：“二十年前藏灵子曾到扶桑与家师相会，道及法王有意折节下交，邀他到金碧宫作客，只因家师有誓在先，不来中土，难领盛情，心中耿耿。是以今日差遣弟子前来，代表家师，向法王讨教。”

转轮法王面色大变，半晌说道：“原来严一羽叫你来伸量我的武功么？”

牟沧浪道：“法王误解家师之意了。弟子末学后进，岂敢与前辈较量？家师是因法王当年不耻下问，故此叫弟子来与法王研讨武学。”

转轮法王这才想起，当年他请藏灵子代邀严一羽前来，实是想向他请教几个武学上的难题，当时他与藏灵子尚未失和，曾同心合力探讨上乘武学，但因各人所习的内功不同，是以各有各的难题。向严一羽请教，乃是藏灵子的主张，而经转轮法王同意的。却不料严一羽有誓在先，不能前来中土。而藏灵子从扶桑归来之后，不久就与转轮法王失和。其后藏灵子武功大进，转轮法王知道这是他得严一羽的指教所致，又羡又妒，他也曾几次三番，想到扶桑岛去，但一来因为要飘洋过海，他从来不习水性，不懂驾舟；二来他比藏灵子更骄傲，藏灵子少年时候曾见过严一羽的师父虬髯客，说起来与他师门有旧，而转轮法王是个从天竺来华的僧人，只是听过虬髯客师徒的大名而已，因此他也不愿“移尊就教”，向一个陌生的大家年纪差不多的人执弟子之礼。他当年请藏灵子代为邀客，实在亦是想端住“身份”，请平辈前来“切磋”，而避免像藏灵子那样，以后辈的身份登门向前辈“请教”。

想不到严一羽自己不来，却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差遣他的弟子来了。这

牟沧浪的话说得甚是谦恭，但他提起法王当年“ 不耻下问 ”之事，言下之意，却似乎是表明，他是严一羽派来，“ 指教 ”转轮法王的。

转轮法王心中着恼，心道：“ 你年纪轻轻，懂得多少上乘的武学？ ”但碍于严一羽的面子，又不愿给人说他自大自满，是以 虽然气在心中，却不便发作。他想了一想，这才说道：“ 这么说，你来得正是合时，我的武功深浅如何，想你也知道个大概了。你倒给我说说看，我可有不到之处吗？ ”

牟沧浪道：“ 弟子本来不敢妄自谈论，不过家师心有所虑，而弟子今日所见，家师的忧虑又似乎不幸言中，是以不敢不言！ ”

转轮法王大吃一惊，急忙问道：“ 尊师所虑者何？ ”

牟沧浪道：“ 当年家师听说法王已在修习坎离气功，曾有言道，这坎离气功练成之后，威力固然极大，但只怕会有后患。依刚才的情形看来，法王的坎离气功己是为山九仞，只差一篑，大约明夷一脉尚未打通，倘依法王现在的练功途径，怕只怕一年之后，便有走火人魔之厄！ ”转轮法王本是端坐蒲团，听到这里，不禁离座而起！

众人见转轮法王前倨而后恭，都不禁暗暗好笑。转轮法王这时已顾不得面子，连忙合什施礼，说道：“ 尊师端的是学冠天人，明鉴万里。请问这走火入魔之难，可有法子避过么？ ”

牟沧浪先还了一礼，然后徐徐说道：“ 法王于武学无所不窥，想必于‘ 三象归元 ’、‘ 七宝连树 ’的奥义，都已是洞悉无遗的了。家师言道，欲免走火入魔，当于此二者求之。 ”

转轮法王听了，不禁面上一阵青，一阵红。原来这“ 三象归元 ”与“ 七宝连树 ”乃是最深奥的两种内功心法，转轮法王只知道有这两个名辞，至于具体内容，却还丝毫未知，哪里谈得到有深入的研究？不得不老着面皮说道：“ 不敢相瞒，这两门武学，老衲只是稍经涉猎，未曾深究。难得牟居士远来，就请在此稍住些时，容老衲得以请益如何？ ”

牟沧浪故意作出惶恐不安的样子，说道：“ 法王如此说法，岂不折杀了小辈么？这个，这个，晚辈不敢！ ”

转轮法王忙道：“ 学无前后，达者为师。牟居士，就请你看在老衲二十年前已向尊师求教的这点诚心，屈驾住下来吧！ ”

牟沧浪想了一想，忽地微笑说道：“ 家师此次差遣弟子前来，本意是想让弟子与法王研讨武学，如今法王又盛意拳拳，晚辈自是不宜过拂，理该相互琢磨，彼此增益…… ”

转轮法王听他说得谦虚，心中甚喜，不待他把话说完，便连忙吩咐精精儿去收拾一间静室，请牟沧浪去住。

哪知牟沧浪顿了一顿，却拖长声音说道：“ 可是—— ”转轮法王一怔，问道：“ 可是什么？ ”

牟沧浪道：“ 可是晚辈到了西域之后，听说法王这里有个规则，若是外人未得法王准许，不可擅上黑石峰，晚辈此来，事前未曾请准法王，正自惶恐不安，但不知这个规矩可是真的么？ ”

铁摩勒口快说道：“ 怎么不真？我的师父和妙慧神尼，刚才还正因此而与法王比武呢！ ”

牟沧浪道：“ 哦，原来两位前辈是因此与法王比武的。磨镜老人，家师久闻侠名，曾嘱弟子到了中土，必定要谒见老人致敬；妙慧神尼，我的大师兄十六年前在长明岛曾蒙你老人家解围，敝师兄也嘱我向你问候。唉，想不

到都在这里相逢，真是巧极了，却也是不巧极了！”

转轮法王忽地哈哈大笑，向磨镜老人与妙慧神尼合什作礼道：“咱们这真是不打不成相识。这条禁例，从今作废。还求两位不弃下愚，弃嫌修好，结个佛缘，随时赐教。”

要知转轮法王即算不是为了牟沧浪的缘故，他也胜不了磨镜老人与妙慧神尼，牟沧浪之来，恰巧在他将败未败之际，化解了这场恶斗，等于是给他挽回了面子，他正好藉此收篷。

这样一来，皆大欢喜。磨镜老人与妙慧神尼当然也不为已甚，齐道：“善哉！”向法王还札。

这时王燕羽已将她的父亲尸体火化，带着盛着骨灰的坛子走出来，见双方已经和好，也很欢喜。

当下，王燕羽与褚遂这一班人便向法王告辞，要将王伯通的骨灰奉回龙眠谷，展大娘为了儿子的缘故，也与他们同行。

展大娘道：“师姐，咱们姊妹多年不见，你也和我们到龙眠谷走一趟吧。”妙慧神尼道：“只是我那两个徒弟还未知道下落，放心不下。”铁摩勒道：“两位令徒可是聂隐娘和薛红线么？正好教神尼得知，薛红线真名是史若梅，她是段大侠未过门的媳妇，现在她们二人都已随薛嵩到朔方去了，将来我们都要到朔方去的。”妙慧神尼道：“既然如此，我就先走一步吧。我陪师妹到龙眠谷住几天，便去朔方。但望咱们能在朔方再见。”

铁摩勒与展元修意气相投，如今展元修又已是王燕羽的丈夫，铁摩勒更是心中欣慰，他是个直爽的人，也就不避嫌疑，单独上前，与他们夫妇殷殷道别，韩芷芬面露笑容，毫不迟疑，也跟上来与王燕羽道别。韩芷芬笑道：“王姐姐，咱们也可说是不打不成相识。就可惜没有喝上你的喜酒。”王燕羽笑道：“等你与摩勒成婚之日，我再来借花敬佛吧！”她的眼光从韩芷芬脸上溜过，瞅了铁摩勒一眼，若不经意的就携着丈夫的手走了。铁摩勒想起过去种种情事，也颇觉有点惘然，心中默默为他们祝福。

与王伯通有关的那些人都已走了，段珪璋、韩湛诸人也跟着告辞。磨镜老人得知段珪璋是要向空空儿讨还儿子，说道：“空空儿的师父当年也与我有点交情，我和你们一同去吧。”转轮法王送出寺外，说道：“空空儿这人眼高于顶，目无尊长，要是他恃强不还，你们回来说与我知，让我去教训他。”段珪璋道：“不敢有劳法王，还望法王念在与藏灵子的旧谊，金碧宫该与玉皇观和解才是。”正是：

宽厚待人真侠士，只求排难解纷争。

欲知段珪璋此去，能否讨回儿子，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喜见娇儿疑梦境惊闻良友困危城

黑石峰与玉树峰遥遥相对，出了金碧宫，就可以远远望见玉树峰顶的玉皇观，可是走起来却很费劲。段珪璋一行人等，都有上乘轻功，如紧脚程。但到了玉皇观前，也已是将近黄昏时分。

段珪璋满怀欢悦，上前叩门，朗声说道：“ 段某践约而来，请见主人。 ”哪知叩门几次，里面竟然毫无声息，与上次一模一样。段珪璋顿起疑云，心里想道：“ 莫非是空空儿等得不耐烦，已先走了？但我虽说来迟，也还没有过期呀？嗯，莫非，莫非…… ”

他疑心方动，窦线娘已抢先说了出来：“ 我说空空儿不可靠，你看，还不是与上一次一样——又一个骗局！ ”

铁摩勒十分难过，说道：“ 空空儿怎能这样？我与他理论去！ ”就在窦线娘冷笑声中，他一掌震开了观门！段珪璋忙道：“ 你不可鲁莽。 ”他仍然守着客礼，进了大门，立于阶下，再一次通名禀告道：“ 段珪璋远道来迟，请主人恕罪，允予接见。 ”

话声未了，忽听得一声长笑，倏然间但见剑光一闪，一柄亮晶晶的匕首，刺到段珪璋面门。

段珪璋大吃一惊，一个“ 盘龙绕步 ”，疾忙一掌推去，只听得“ 嗤 ”的一声，半条衣袖，已给匕首削下。

段珪璋喝道：“ 空空儿，你—— ”这“ 你 ”字刚刚出口，空空儿的短剑就划到了他的面前。

段珪璋气得七窍生烟，霍地一个“ 凤点头 ”，宝剑亦已出鞘，一招“ 横架金梁 ”斜削出去，空空儿似是识得宝剑的厉害，一溜烟似的从段珪璋身旁掠过，段珪璋这才缓过口气，把未曾说完的那句话说了出来：“ 空空儿，你，你还是人吗？ ”

空空儿侧身进招，冷冷说道：“ 你胜得了我，自有分晓！ ”话声未了，嗖、嗖、嗖，又已是连发三招，当真是疾逾飘风，匕首所指，不离段珪璋要害穴道，冷电精芒，耀眼生缬，迫得段珪璋东躲西闪。

幸亏段珪璋也是惯经大敌之辈，退了几步，猛地使出一招硬碰硬的打法，宝剑抡圆，剑光暴长，疾圈过去，大声喝道：“ 段某自知不是你的对手，也要和你拼了！ ”

段珪璋深知空空儿的本领远在他上，他这一招其实是以攻为守，哪知一剑削出，空空儿竟然不敢招架，一个筋斗便倒翻开去，同时“ 嘤 ”的一声叫了出来，那声音竟似带着几分怯惧。

段珪璋不禁大为诧异，在他使出这一招的时候，本来也估计到空空儿不会和他硬拼，但以空空儿的本领，却尽可以移形换位，从另一个方向向他攻击，他绝对料想不到空空儿竟然弄到要在地上翻滚躲避，狼狈不堪，而且还会叫出的！

可是这只是刹那间的现象，就在段珪璋疑心方起，一怔之下，还未来得及再度进招之际，猛听得空空儿一声喝道：“ 你看我这招移星摘斗！ ”在地上一个盘旋，倏然间弓身一跃，果然便是一招“ 移星摘斗 ”，短剑直指到段珪璋的面门！

本来，在对敌之际，先说出自己所要使的招数，无异教对方如何防御，但一来由于空空儿的身法太快；二来也由于段珪璋不敢相信，哪知空空儿却

真的是使出这一招，而这一招又的确是最恰当的一招。待到段珪璋心中一凛，闪身还击之时，只听得“唰”的一声，空空儿的匕首又已在他的肩头划过，挑破 衣裳，只差半寸，险险就要挑了他的琵琶骨。

铁摩勒忍不住就要拔剑而起，韩湛忽地将他一按，低声说道：“事有蹺蹊，你休妄动。”

空空儿一招见效，以后接连进招，一气呵成，有如流水行云，得心应手，轻灵翔动，超妙绝伦，把段珪璋迫得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在旁人看来，段珪璋已是险象环生，但在段珪璋心中，却有个奇异的感觉，空空儿的招数虽然精妙，身法也极轻灵，但功力却似不及从前，不知他是故意留情，还是真的如此。

韩湛按得住铁摩勒，却按不住窦线娘，她早已静待时机，这时段珪璋正好又使出一招凶猛的招数，空空儿仍然不敢和他硬碰，就在两条人影倏然分开之际，窦线娘急拽弹弓，噼噼啪啪，一连串弹子打了过去，空空儿东跳西闪，弹子全都落空，可是也已显出有点手忙脚乱。

窦线娘大喜，心道：“想不到空空儿的技艺已然生疏了！”一跃而前，立即展开“金弓十八打”的家传绝技，夫妇联手，果然主客易势，占了上风，反转来把空空儿打得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韩湛忽地悄声说道：“你瞧这空空儿的身材似乎太矮小了。”空空儿的身材本来矮小，因此铁摩勒一直没有留意，这时听了岳父的话，留心一看，果然觉得有点奇怪，因为这个空空儿似乎比他以前所见的空空儿还要矮小几分。

铁摩勒方在疑惑，只见场中形势已是大变，原来窦线娘恨极了空空儿，她一占了上风，得理不饶人，竟然招招都是杀手。刚才是空空儿着着进迫，现在却是她咄咄迫人，空空儿东跳西闪，已显得有点慌张之态。

激战中窦线娘使出穿花绕树身法，忽地欺身进击，一招“雁落平沙”，金弓朝着空空儿的脖子，自上而下一拉，要是给 她的弓弦拉实，空空儿的脖子非折断不可。

空空儿头颈一侧，叫道：“看我这招草船借箭！”匕首斜斜翘起，倏然间贴着弓弦反削过去，但听得“嗤”的一声，窦线娘的半幅衣袖也给削去了。

可是窦线娘却是拼着两败俱伤的打法，她的“金弓十八打”变化无穷，空空儿没有刺中她的皮肉，她的弓弦猛地往外一“蹦”，“啪”的一声，已“割”着了空空儿的脸皮。

段珪璋忽然惊叫道：“线妹，住手！”你道他何以如此惊惶？原来空空儿侧头发招之时，正好面向着段珪璋，窦线娘看不见，他则看得分明，空空儿的嘴巴并未张开，但却有声音发出。显然这个人并不是空空儿，真的空空儿正伏在暗处，指点他使这一招“草船借箭”。段珪璋猛地心中一动，这才不由得叫出声来！

双方动作都快如闪电，待得段珪璋出声，已经迟了。窦线娘的弓弦已划破了空空儿的脸皮，一时之间，收手不及，还要往下割去！

就在这一瞬间，窦线娘但觉眼前人影一闪，手上突然一轻，随即听得哈哈大笑的声音，窦线娘手上的金弓已给人夺去。她疾退三步，定睛看时，只见两个“空空儿”立在一起，一个空空儿手上拿着她的金弓，另一个空空儿正伸手将自己的“脸皮”撕下，原来是张极薄的人皮面具，面具被弓弦割破了，他却未有受伤，露出了本来面目，只是个稚气未消，十岁左右的孩子。

这一瞬间，段珪璋夫妻全都呆了。只听得空空儿笑道：“我没有骗你们吧？你们的孩子是不是已练成了绝世武功？”又说：“师弟，这两个人就是你的爹娘了，你还不快去拜见爹娘！”

段珪璋热泪盈眶，迎上前去，张开双臂，那孩子投进了他的怀中，说道：“爹，娘，恕孩儿认不得生身父母，刚才令你们受惊了，”窦线娘这时方始定过神来，连忙也抢上前去，将孩子揽住，说道：“好孩子，我没有伤着你吧？”空空儿笑道：“师弟，把这把金弓还给你妈妈吧！窦女侠，这回你不会再骂我了吧？”

窦线娘给他弄得啼笑皆非，有几分气恼，却也有几分感激，只好默然接过金弓，一声不响。铁摩勒道：“空空儿，你也未免太恶作剧了！”空空儿笑道：“要不如此，段大侠怎知他的儿子十年来遭遇如何，成绩怎样？再说，这场恶作剧也还不是我的主意。”

段珪璋心中一动，想起以前空空儿对他说过的话，说是另有异人收他的儿子为徒，而刚才又听得他叫自己的儿子做“师弟”，心中颇觉奇怪，暗自想道：“藏灵子早已死了，据韩湛所云，藏灵子又并无同门兄弟，他们这师兄弟的称呼却是从何而来？”

窦线娘却无心去想这些，搂着儿子，说道：“你失踪了十年，想死了为娘的了。好孩子，难为你已练成了一身武功，明天就随爹娘回去吧。还有一个人，是你一定要见的。”段克邪现出迟疑的神气说道：“妈，这个么，孩儿还要问过师父。”窦线娘道：“啊？你另外还有师父？”她只当儿子的武功是空空儿教的，现在才知道不是。

话犹未了，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妇人声音哈哈笑道：“克邪，你见了爹娘，还没忘记师父。不枉我收你为徒。”只见一个扶着拐杖的老妇人，已颤巍巍的向他们走来。

韩湛“啊呀”一声，连忙迎上前去，施礼说道：“归夫人，多年不见，你的精神更好了！”原来藏灵子的俗家名叫归方震，这个老妇人正是他的妻子。

归夫人道：“小韩，你也还没有什么老态呵！难得你今日也来到此间。你看，我收的这个徒弟，可比得上方震的徒弟么？”

空空儿忙道：“当然是师弟比我强得多，我像他这般年纪，还只会上树捉雀呢。”韩湛道：“你教徒弟确是比尊夫高明，这 孩子现在已是强爹胜祖，再过十年。那还了得？要是方震还在，也一定向你认输的。”

归夫人又哈哈大笑，说道：“段大侠，我未得你们夫妇同意，就将这孩子留了十年，是有点不近人情，但我已将我一身的本事传了给他，想来也可以将功赎罪了。”

原来藏灵子和她本是一对很好的夫妻，只因彼此都有好强争胜的脾气，以至中道乖离，他的弟子空空儿已名满天下，归夫人一面是怀念亡夫，同时却又起了个古怪的念头，想和丈夫再“斗”一次，争一口气，自己也教出个好徒弟来。这个感情，其实也是基于她对丈夫的思念。

恰好那时空空儿将段珪璋的儿子掳来，这孩子又长得十分可爱，她一见之后，便把这孩子要了去，她怕孩子的父母不依，故此不许空空儿说明真相。

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说明之后，窦线娘只有喜出望外，哪里还敢埋怨，段珪璋道：“多谢归夫人对这孩子加惠成全，我们夫妇没齿不忘。请夫人准许我们将他领回去。”

归夫人道：“ 他是你们的孩子，当然应该回到父母身边。可是在他离开之前，我还要他给我办一件事。 ”段珪璋道：“ 有事弟子服其劳，请夫人吩咐他便是。 ”

归夫人道：“ 克邪，你去给我杀一个人！ ”

段珪璋吃了一惊，段克邪转着一双黑白的小眼珠，声音有点颤抖，问道：“ 师父，你要我杀什么人，我，我有点害怕！ ”

归夫人道：“ 我正是要你练练胆子。 ”接着说道：“ 听说精精儿已逃到金碧宫，求庇于转轮法王了。空空儿，你陪克邪去走一趟，将精精儿的首级取回来见我。你给克邪掠阵，我要克邪亲手杀他。 ”

空空儿脸色青白。归夫人道：“ 怎么？你不愿意？你可知道，你师父已死，你本来就应该负起这清理门户之责的。 ”

归夫人又道：“ 我知道你与精精儿自幼相处，情份太深，不忍叫你亲自下手，所以才要克邪为你代劳。但你可要小心，克邪若给精精儿伤了一根头发，回来我就问你。 ”

空空儿道：“ 要是转轮法王不依呢？ ”

归夫人冷笑道：“ 他敢？你可以对他说这是我的命令，要是他敢道半个不字，我去毁了他的金碧宫！他也应该知道，我丈夫生前处处让他，我却是不肯让人的。哼，他大约以为我早已死了，要不然他也不敢收留精精儿。 ”原来归夫人中年与丈夫分手，她另有住处，这回是为了交还段珪璋的儿子，才到玉皇观的。

空空儿无可奈何，只好领命，归夫人又吩咐段克邪道：“ 此去不比刚才，刚才你是与父母试招，你既然事前不知，我却是吩咐过你不许伤人的。这次我是要你去取精精儿的首级，你务必要狠毒心肠，下得辣手。 ”

段珪璋暗暗皱眉，心里想道：“ 这归夫人武功虽高，究竟乃是邪派。幸喜我儿天性纯良，不过自幼跟她，只怕也沾染了些邪气了。 ”但他心中虽然不满，却也不敢发作出来，只好眼睁睁的看着空空儿和他的孩子出去。

归夫人道：“ 你们走了这么多山路，肚子想必早已饿了。 ”吩咐观中老道备上斋饭，便邀段珪璋等人入席。

段珪璋夫妇虽然知道有空空儿陪伴，他们的孩子绝不至于吃亏，但心里仍是惴惴不安，食难下咽。归夫人却和韩湛谈笑风生，毫不在意。直到晚饭过后，她才皱起眉头道：“ 已过了一个时辰了，怎么还不回来？ ”

韩湛道：“ 待我去看一看如何？ ”归夫人道：“ 不必。嗯，你刚才说到的那个人是谁？他一举手而把两边的烛光全都灭了，虽说有点取巧，这份功力却也不容小视呵！ ”原来韩湛一直在叙述妙慧神尼、磨镜老人与转轮法王在金碧宫比武的事情，刚刚说到牟沧浪突如其来的一节。

韩湛笑道：“ 这个人么，说起来他的师门倒与尊夫有点渊源—— ”刚说到这里，归夫人忽地站了起来，一掌拍出。沉声喝道：“ 你是何人？来此何事？ ”

只觉微风飒然，那牟沧浪已进了屋子，以韩湛等人的武功，都未察觉他是何时来的。归夫人更是惊诧。她的劈空掌已用到八成功力，来人竟似毫无所觉。

牟沧浪施礼说道：“ 扶桑虬髯客再传弟子牟沧浪谒见归夫人。好教夫人得知，韩老先生刚才说的那个人就是晚辈。 ”

归夫人怔了一怔，连忙说道：“ 牟先生不必多礼，拙夫二十年前曾到过

扶桑岛向尊师请教，你我只应以平辈论交。”

牟沧浪道：“那时我还只是三岁小童，论德论齿，小可都不敢高攀。”仍然以前辈之礼见过归夫人。归夫人见他谦抑自下，甚为好感，还了一礼，然后问道：“牟先生到此，可是奉了尊师之命，有何指教么？”

牟沧浪道：“家师差遣我到玉皇观与金碧宫谒见归夫人与转轮法王两位前辈。我因路近，先到了金碧宫，始知玉皇观与金碧宫失和，是以晚辈不揣冒昧，想来作个鲁仲连。”

归夫人道：“啊，原来你是作鲁仲连来了，可是那转轮法王私自收留了我丈夫的弟子，他不赔罪求和，我是实难遵命。”

“哦，空空儿，你回来了？”原来正在牟沧浪与归夫人说话之间，空空儿与段克邪手携着手，已从外面走进。

归夫人面色一沉，道：“精精儿的首级呢？”空空儿取出一个拜匣，说道：“请师娘恕罪，精精儿早已逃走，弟子不知他逃向何方，是以只好先回来复命。转轮法王自知理亏，写了这赔罪的拜帖，命我转呈师娘。”

归夫人有了面子，又有牟沧浪从旁劝说，气便消了，当下说道：“既然如此，礼尚往来，你明日也拿我的贴子去回拜他吧。

至于精精儿我却不能让他畏罪潜逃，我限你在三年之内，将他捉回来见我。”

段克邪嘻嘻笑道：“牟大哥，你的轻功比我的师兄还要高明，我服了你了！”

牟沧浪道：“那是你师兄故意让我的。若然真个比试，在百里之内，我或许赶得上你的师兄，在百里之外，我是决比不过他的。”

归夫人道：“牟先生，你是长辈，他们功夫有不到之处，望你指点指点他们，不要助长他们的骄气。克邪，你应该叫牟先生做叔叔，不是大哥。”

段克邪道：“这是，这是牟大哥，嗯，牟叔叔要我这样叫他的。”他一路上叫惯了“大哥”，一时间改不过口来。

牟沧浪笑道：“我与令徒一见投缘，咱们各交各的，夫人，你不必拘执了。令徒是天生的学武资质，我结识了这位小兄弟，高兴得很呢！”

段克邪道：“这位牟大哥很好玩，他还会魔术呢！”归夫人笑道：“哦，他教会了你什么把戏？”

段克邪道：“不是耍把戏，我和他玩打手掌的游戏，他在我的掌心拍了几下，我便全身发热起来，但却舒服得很。过后，他叫我跳上一棵树上捉雀儿，那棵树很高，鸟巢在树顶，我说我一定跳不上去的，爬上去我就会。他说：你放大胆子试一试吧。我一跳，奇怪，果然跳上去了，可惜捉不到雀儿，只掏了两个雀蛋。”

归夫人又惊又喜，笑道：“克邪，还不赶快谢牟先生，他已给你打通了窍阴玄关，你这一生受益不尽。”原来若要修上乘内功，就必须打通窍阴玄关。归夫人这一派的武功虽然厉害，但所学的却不是正宗的全功心法，要打通窍阴玄关，最少得有十年以上的功力。如今牟沧浪以师门秘法、无上玄功给段克邪打通了窍阴玄关，以后段克邪修习上乘内功，就可事半功倍。

段克邪哪里知道其中关系，听了师父的吩咐，依言便给牟沧浪叩头，牟沧浪哈哈笑道：“小兄弟，做哥哥的没有什么更好的见面礼给你，正自惭愧呢。过几年你长大了我再来看你。”

牟沧浪走后，众人都向段珪璋夫妇祝贺，一贺他们骨肉团圆，二贺他的

儿子得此奇遇，前途无限。归夫人笑道：“这孩子的武功虽未大成，但此去江湖，差不多的也尽可应付了。”这话语即是允许段珪璋携他回去。段珪璋欢喜无限，再次向归夫人拜谢。

众人在玉皇观住宿一宵，第二天一早，便向归夫人告别。归夫人亲自送了一程，疼了孩子几回，这才挥泪而别。

段珪璋等人归心似箭，兼程赶路，不消一个月，就进了玉门关。这几个月来，他们久已不闻战讯，到了玉门关后才知道一点前方的军情。

他们听到的消息是：安禄山虽然被儿子所弑，但史思明继起，贼势仍很猖獗，目下正分兵三路，一路攻掠河北诸郡，指向灵武；一路攻打睢阳；一路留在范阳平卢境内，扫荡后方的义军。幸在郭子仪的新军已经练成，听说也己分兵两路去救灵武和睢阳了。

他们得到了这些消息，便在路上商议。铁摩勒问道，“金鸡岭是义军总寨，可不知南师兄还在金鸡岭么？”韩湛道：“我离开金鸡岭的时候，南大侠已奉郭子仪之令，回转睢阳，帮张巡守城去了。”铁摩勒心中稍宽，说道：“张巡乃当代将才，又与郭子仪互相呼应，想可无虑。”韩湛道：“我与辛寨主有约，要去金鸡岭助他一臂之力，现在看来，三路之中，其他两路都有外援，却是金鸡岭的形势最危，摩勒，你和我一道吧，先助义军突围，若是睢阳危急，再救睢阳。”铁摩勒虽然挂念师兄，但权衡缓急，而且韩湛的策划也正是兼顾两方，便依了岳父之议。

韩湛又道：“段大侠，你是薛嵩、聂锋两家的救命恩人，他们既在朔方，你还是以到朔方为是。一来可以劝说他们二人出兵，二来也可了你的私事。”当下，议计已定，韩湛父女翁婿一路，便与段珪璋夫妻分手。

段珪璋心急如焚，兼程赶路，可是从玉门关到朔方，还有三千多里，路途又不好走，他们只凭着两条腿，走了将近一个月，方始踏进临淮境内。该地距离朔方六百余里，离睢阳却只是三百里左右。

时节将近中秋，天气仍很炎热，这一日他们冒着骄阳，脚步仍是不敢稍缓。他们连日奔波，窦线娘走了半天，已有点气喘，反而是段克邪这孩子精神最好，经常走在父母前头。窦线娘大为欣慰，忍不着夸奖她的儿子，段克邪笑道：“我算得什么，我的师兄才厉害呢，据说他可以日行千里。我的师父总希望我超过师兄，但看来在轻功上我是绝没办法超过他了。”

走了一程，段克邪忽地问道：“爹，这些天来，我常常听你说南大侠的故事，说当世只有他才不愧大侠二字。现在到了此地，既然离睢阳较近，为什么不先去看看他，却要这样着急赶到朔方作甚？”段珪璋心中一动，想道：“这孩子说的也有道理。”窦线娘却笑道：“孩子，你不知道，咱们赶往朔方，有一大半是为了你的缘故！”

段克邪道：“怎么是为了我的缘故？”窦线娘笑道：“我带你去会一位小朋友，她是个又聪明又漂亮的小姑娘，你见了她，一定欢喜她的。”段克邪问道：“她懂得武艺么？”窦线娘道：“她是妙慧神尼的徒弟，不但会舞刀弄剑，还会弹琴念书，懂得的东西比你还多呢。”段克邪从未有过年龄相若的朋友，听了十分高兴，但又有点担心，说道：“妈，你说她这样好那样又好，那你怎知她肯不肯和我交朋友？”窦线娘笑道：“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她不但会和你做朋友，而且一生一世她都不会与你分开。”

段克邪莫名其妙，眨眨眼睛问道：“为什么？”段珪璋道：“孩子，你现在还小，说给你听也不懂。再过两年，你就知道她是你的什么人了。”段

克邪对父亲较为畏惧，不敢再缠问下去。但仍是高高兴兴地说道：“好，她既然也会武功，那么咱们到了朔方，就邀她一同去见南大侠，给南大侠打退那些贼人。”

段珪璋听得儿子这么说，既是高兴，又是不安，心中想道：“好几天没听到睢阳的消息了，不知南兄弟现在如何？”走了一会，路边有家卖些酒食的茶铺，段珪璋想听听消息，便叫住了儿子道：“你妈有点累了，咱们且歇一会儿。”

隔座有两个军官模样的人，段珪璋刚踏进茶铺，便听得其中有个说道：“唇亡齿寒，这点道理，咱们都懂，贺兰元帅却怎的拥兵不发？”另一个道：“还有更气人的呢，唉，大哥，咱们职位太小，说也没用，还是喝酒吧。”

段珪璋心中一动，正想过去搭话，忽听得有个客人将筷子一摔，叫道：“你们卖的是什么猪肉，好大的一股味儿，敢情是发了瘟的？”跑堂的连忙过来打拱躬揖道：“你大爷包涵点，这猪肉只是隔夜的，并不是猪瘟，味儿还不致太难闻吧！”那客人道：“还说不难闻，简直吃不下去！”瞧他的模样，似是个公子哥儿。

旁边有个客人忽地冷笑道：“隔夜的猪肉总胜过老鼠肉吧？可怜睢阳的将士现在什么东西都没得吃了，听说连城中的老鼠和麻雀都吃光了。”

茶铺里人听他提起睢阳，都围拢过来，有人问道：“听说张巡连爱妾都杀了，给军士吃，这是真的么？”那人道：“这倒是传闻失实了，那个姬人是因见城中缺粮，自尽死的。为的是给张巡省下一份口粮。”

又一个人问道：“不是听说郭令公已派了大军来救么？”

那人道：“郭令公是派了一支军队来，不幸半途中伏，伤亡甚重，这支军队人数不过几千，后援未到，难以支持，只好退兵了。”众人听了，无不顿足叹气，有人问道：“郭令公与张防御使是至交好友，于公于私，他都不该坐视，为何不亲自率军来援？”那人道：“这倒怪不得郭令公，贼兵有一路攻向灵武，听说皇上一日发出七道诏书，要他全军赴援灵武，前往睢阳那支军队，还是他私自从亲军和民兵里面拨出来的。”先前那人问道：“贼兵距离灵武还远，何以轻重倒置，缓紧不辨？”那人叹口气道：“你不知道当今皇上就在灵武吗？”众人面面相觑，不敢说话。过了半晌，有人低声说道：“听说睢阳已有人来本州讨取救兵，不知贺兰元帅可肯发兵？”

忽听得有人在茶铺外面接声说道：“这事儿么你不提也罢，提起了叫人气煞！请诸位听我唱一支《挂枝儿》（曲调名），说一说怎的啮指乞师师不发。”

只见一个衣裳褴褛似是走江湖唱道情的老叫化，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茶铺外边，他说了这几句“开场白”，便敲着竹筒道：“进明啊，你也食唐家禄否？人望你拯灾危，飞骑到此来求救，谁知你坐拥强兵空袖手，不曾见你兴师去，倒要将他勇士留！可怜那南八好男儿，他十指儿只剩九。进明啊，你厚着脸皮不顾人唾骂，任他血泪交流不听他，你眼睁睁看了他将指头儿咬；他当时乞师空咬指。我今日所说亦咬牙！元帅将军难倚靠，保家园还得咱们小百姓想办法！”

段珪璋这一惊非同小可，跳起来道：“老丈，你说的那位南八可是张巡手下的将领南霁云么？”那老人道：“不是他还是谁？可怜他空自啮指乞师，贺兰元帅不但不发兵，反而连他也不放走！”

段珪璋隔座那个军官慌忙喊道：“老叫化，你怎可肆无忌惮，在这里骂

贺兰元帅！”原来这唱辞里的“进明”，正是他的长官贺兰元帅的名字。

此言一出，登时整个茶馆里面的客人都骚动起来，纷纷骂道：“他坐拥强兵，见死不救，不该骂吗？”“老人家，你说得对，元帅将军难倚靠，保家园还得咱们想办法！”“对呵！有血气的男儿都往睢阳去吧！”

人声鼎沸中，忽见一条人影箭一般的飞奔出去，正是段珪璋，他宝剑一挥，斫断了系马的绳子，立即飞身上马，说时迟，那时快，窦线娘与她的儿子也接踵而来，飞身上了另一马匹。

那两个军官气得暴跳如雷，大声喝骂，原来这正是他们的坐骑。段珪璋在马背上朗声说道：“对不住，反正你们不去打仗，这两匹坐骑，我们却正用得着。你们若要索回马匹，到睢阳来吧！”茶客们哄堂大笑，都道：“这壮士说得对，当兵的不打仗，还不让小民去打么？好壮士，你先走一步，咱们也会来的！”笑声中，段珪璋这对夫妻早已去得远了。

窦线娘催马追上丈夫，叫道：“珪璋，咱们这就往睢阳么？”段珪璋道：“怎么？敢情你不愿意？你不记得当年南兄弟是怎样舍了性命护送咱们么？”窦线娘道：“正是为了要报他这大恩，所以我才问你啊，你刚才不听得那老人家说吗？据他说贺兰进明不但不发兵，反把南兄弟扣留了。那么咱们是不是应该先到城里把南兄弟救出来？”

段珪璋怔了一怔，心道：“这倒是一个难题。”要知睢阳已是危在旦夕，若去救人，倘然受了挫折的话，岂非耽误大事。但若不把南霁云先救出来，他又放心不下。

正在踌躇，不知不觉已到了一处三岔路口，有两个军官骑着马迎面而来，神色惊惶，跑得甚急，段珪璋心中一动，想道：“这条路正是从睢阳来的，莫非又有了什么紧急的军情？”

心念未已，忽听得一声马嘶，另一条路上，又出现了一骑骏马，来得有如风驰电掣，比那两个军官的坐骑快得多！

转眼之间，那匹骏马已追上了那两个军官，只见坐在马背 上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神情凶恶的老人！只听得他一声喝道：“岂有此理，你们胆敢骗我，我问你有几个脑袋？”

话声未了，两匹坐骑已是首尾相衔，那个军官喝道：“你杀了我，我也不告诉你！”反手一刀，向那老人劈去！那老人哈哈大笑，一掌拍出，但听得“ ”的一声，军官已给他打下马来，那柄月牙弯刀也飞到半空去了！

那老人马不停蹄，眨眼之间又追上了另一个军官，笑声一收，蓦地喝道：“快说实话，姓南的往哪条路走，如有半句诳言，这人就是你的榜样！”

那两匹坐骑己是并辔而行，那老人正自一抓向那军官抓下，猛听得弓弦声响，窦线娘已发出了三颗金丸，那老头好不厉害，把手一抄，把窦线娘所发的金丸全都接了。

但听得“蓬”的一声，马嘶人叫，那军官已滚下路边的稻田，原来是那老人一掌将军官的坐骑击毙了。他人未离鞍，竟然在这瞬息之间，左手接暗器，右掌毙奔马。段珪璋见他如此厉害，也不禁暗暗吃惊。

说时迟，那时快，这老人已纵马过来，冷冷说道：“原来是窦家的大小姐来了，承赐金丸，敬谢璧还！”反手将三颗金丸打出，听那锐啸破空之声，劲道比窦线娘更大。

段克邪忽道：“妈，我替你打这老贼！”陡然间从马背上飞身跃起，迳向那老人的马上扑去！窦线娘这一惊非同小可，慌忙叫道：“克儿，回来！”

段克邪身形一起，如箭离弦，哪止得住？只听得叮叮几声，他在半空中已拔出一柄短剑，将那老人打回来的三颗金丸磕落，连人带剑，化成了一道银光！

藏灵子这门的轻功冠绝武林，段克邪虽未练到他师兄空空儿那样的本领，但以他这样的年纪，已是足以惊世骇俗！

那老人赞道：“小娃儿，好俊的身手，你是空空儿的什么人？”这老人武学深湛，见多识广，段克邪的轻功一露，他已看出路数，心里不由得暗自沉吟：“我不怕得罪他的父母，但要是惹恼了空空儿，却是麻烦！”

段克邪道：“你管我是谁，我只知道你是个坏人，我就要打你！”声到人到，在半空中一个筋斗，头下脚上，便即凌空刺下，剑尖直指那老人的太阳穴！

那老人焉能给他刺中，中指一弹，把段克邪的短剑弹开，左臂一圈，便要把段克邪拖下来！但终是因为顾忌空空儿，未敢使出他的追魂神掌。

段克邪的短剑给他一弹，手腕隐隐作痛，也不由得心中一凛，百忙中使出师傅的轻功绝技，便借他这一弹之力，又在半空中翻了一个筋斗，但这一次却是向后倒翻。

那老人这一弹没有将他的短剑弹出手去，也是颇出意外，当下又是惊奇，又有点爱惜，他的坐骑乃是惯经战阵的良驹，不待主人指挥，便向段克邪冲去。段克邪在半空中一个筋斗翻下来，身形刚刚落地，那老人连人带马已是冲到，眼看他就要伤在马蹄之下。

猛听得一声喝道：“老贼，休得伤害我儿！”但见剑光一闪，段珪璋飞骑赶至！这老人见他剑势凌厉，不敢轻敌，拨开马头，迅即一掌劈出。

段珪璋剑尖一颤，趁势抖起了一朵剑花，一招“李广射石”，向前疾刺，这时他们的坐骑已是擦身而过，那老人一个“镫里藏身”，双足倒挂马鞍，左臂一伸，半边身子悬空，居然使出了极厉害的擒拿手法，要把段珪璋拖下马来。幸而段珪璋骑术剑术两皆精妙，左掌一拍马鞍，在马背上施展出“铁板桥”的功夫，以单臂作为支柱，整个身子在马背上腾空三尺，剑锋一转，一招“顺水推舟”，平削出去。

但听得“砰”的一声，那老人一掌击中了段珪璋的马腹，那匹马滚下斜坡，将段珪璋抛出了数丈开外！

那老人只觉头皮上一片沁凉，段珪璋这一剑刚好从他的头顶削过，一蓬乱发已是随着剑光纷落。那老人也不由得大吃一惊：“这姓段的剑法果然名不虚传，他们夫妇联手，我是决难取胜的了！”当下哈哈笑道：“姓段的，你站稳了，咱们在睢阳城下，再见个高低吧。”快马加鞭，转眼之间，走得无踪无影。

窦线娘慌忙向她丈夫奔去，段珪璋一个“鲤鱼打挺”，翻起身来，只见自己那匹坐骑已是颈折腿断，瘫作一团，不禁咋舌道：“好厉害，幸亏没有给他打着，这老贼是谁？”窦线娘道：“这老贼乃是安禄山的大内总管——七步追魂羊牧劳。”原来羊牧劳以前在黑道上混的时候，也曾到过窦家的飞虎寨，故此窦线娘认得是他。

段珪璋道：“原来是他，哎呀，不好！”窦线娘道：“怎么？”段珪璋道：“你刚才不曾听得他向那军官盘问么，敢情他就是去捉捕南兄弟的？”窦线娘道：“这里有两条路都可通睢阳，不知南兄弟走的哪条？”

忽听得呻吟之声，原来是滚落稻田的那个军官已爬了起来，嘶声叫道：

“尊驾可是段大侠段珪璋么？”

段珪璋道：“不错，大侠之名，愧不敢当。足下是谁？却为何与这老魔头作对？”

那军官一看，他的同伴连人带马已倒毙路旁，忽地哀号三声，又大笑三声，哭声笑声都颤抖得很厉害，显见是受了内伤。

段珪璋怔了一怔，忙道：“‘你躺下来，我给你敷药。”那军官道：“你不要为我耽搁了，听我把这事情告诉你，然后赶快去与南义士会合吧。他就在前头！”段珪璋道：“你说的是南霁云？”

那军官道：“不错。我们是贺兰进明的亲军统领，奉命去追南义士的。我们怎忍害他，所以矫将令，亲自送了南义士过关。”

那军官声音微弱，继续说道，“不料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这个魔头，他露出绵掌碎石的功夫，迫我们说出南将军的去向。我们情知不是他的对手，只好胡乱指一条路给他，哪知他马快如风，去而复回，我们还是难逃毒手！”

段珪璋听了，肃然起敬，连忙说道：“你救了南将军，南将军他绝不忍你为他送命。”一面说话，一面掏出了金疮散来，那军官忽道：“你可知道我刚才为什么大哭三声，大笑三声？”段珪璋怔了一怔，道：“正要请教。”

那军官一手扫开他的药散，说道：“我是为我的兄弟丧命而号啕，为段大侠你来了而欢笑，有你到来，南将军就不至于孤掌难鸣了。南将军是从左边这条路走的，你赶快去吧。”说到一个“去”字，突然俯下头颅，向地上一块石头一撞，登时血如泉涌，随即倒在血泊之中。原来他自知伤重难治，不想耽搁段珪璋的功夫，故此不惜轻生。

段珪璋料不到他竟然如此壮烈牺牲，要拦阻已来不及，急忙问道：“你有什么身后之事，可要段某料理么？”并且将耳朵凑近他的嘴边，只听得他断断续续地说道：“只盼你转告南将军，请他多杀几个贼人！”说到最后那几个字，段珪璋已经听得很费力，用力一抚，那军官的心脏已停止跳动了。

段珪璋虎目蕴泪，呆了片刻，向他的尸体拜了一拜，说道：“真是义士，令人感奋！可惜我连你的名字都未知道。”

窦线娘道：“咱们不可辜负了他的期望，赶快走吧！”段珪璋和那两个军官的坐骑都已给羊牧劳击毙，只剩下窦线娘这匹马。段克邪道：“爹，你和妈合乘一骑，看我能否赶上？”段珪璋知他轻功了得，说道：“也好，就让你和这匹马赛赛脚力。”

段珪璋飞身上马，问道：“刚才那老魔头向哪条路走？”窦线娘道，“他又走错了，他向中间那条路去了。”段珪璋道：“好，那么咱们快马加鞭，也许可以在他发现错误之前，赶上南兄弟。”

但他们那匹马只是一匹寻常的军马，背上了两个人，虽然用力鞭打，也跑得不怎么快。段克邪施展出“八步赶蝉”的轻功，那匹马竟然赶他不上，还要段克邪放慢脚步来等它。

幸好这条小路乃是捷径，大约半个时辰，就过了临淮州界。正在催马急行之际，忽听得前面有厮杀之声！正是：

自古救兵如救火，飞骑杀敌到睢阳。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何愁强虏侵中土　尚有将军树汉旗

远远望去，只见有一群人在前面的山脚下厮杀，窦线娘自小练习暗器，目力极佳，吃了一惊，说道：“不好，是南兄弟被贼人包围了！王家那小贼种也在其内。”这时，双方的距离又接近了许多，段珪璋也已看得清楚，那群贼人大约有十来个，正是王龙客指挥，向南霁云猛烈攻击！

段珪璋提高了声音喊道：“南兄弟，我来了！”话犹未了，忽听得羊牧劳的声音哈哈笑道：“你来了正好，咱们可以不必等到睢阳城下再见高低了。”声音从后面传来，震得耳鼓嗡嗡作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段珪璋怔了一怔，回头一望，但见远远一个黑点，转眼之间，那黑点扩大了十倍，羊牧劳那一人一骑已出现在路上，当真是来得有如电掣风驰，迅速之极！

窦线娘笑道：“克儿，你看我把他打下马来！”在马背上一个转身，弓弦一拽，羊牧劳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听得弓弦声响，便一记劈空掌发了出去，哪料窦线娘只是虚张声势，并未发出金丸。窦线娘连拉了三次弓弦，羊牧营也连劈了三掌，都不见有弹丸飞来，羊牧劳大笑道：“你弄甚么玄虚，谅你米粒之珠，岂能与日月争光？”那匹马来得甚近了。

哪知话声未了，窦线娘第四次拉起弓弦，修然间七颗金丸，连珠发出，羊牧劳正在换掌发招，猛地浑身一震，那匹马突然将他抛了起来，原来窦线娘知道要打中羊牧劳极不容易，把那 七颗金丸，有两颗却是打他那匹座骑的双眼，而且是用了后发先至的巧劲。羊牧劳武功深湛，善能听风辨器，但想不到窦线娘的弹弓如此出神入化，他“听得”那弹丸是朝着自己上身的五处穴道打来，忙于保护自己，冷不防她最后的两颗弹丸后发先至，有如迅雷不及掩耳，一下子就把他那匹黑龙驹的双眼打瞎了。这正合上了“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那句古话。

羊牧劳一个筋斗从马背上翻下来，窦线娘道：“珪璋，你去对付他，我去救南兄弟。”段珪璋应了一声“好”，立即便从马背上飞身掠起，人在空中，剑已出鞘，一招“鹰击长空”，便向羊牧劳凌空刺下！

羊牧劳好不厉害，他身形未稳，已是掌指兼施，用了一个以逸待劳之势，要从险中求胜！

他这一掌用的是小天星掌力，要把段珪璋的宝剑牵引过一旁，然后迅即指戳他的脉门，强夺他的宝剑。段珪璋身子悬空，双足未曾踏着实地，本来很难躲避他这以逸待劳的一击，但段珪璋乃是身经百战之人，岂能受他暗算？他在凌空下击之时，早已算准羊牧劳有这一招杀手。就在这危机瞬息之间，他也显出了卓绝非凡的本领。

只见他长剑一圈，忽地中途变招，身形一弓，双足互碰，就在半空中一个侧翻，剑招也从“鹰击长空’’而变为“鱼翔浅底”，唰的一剑，抖起了一道长虹，向羊牧劳的腰胁刺去。羊牧劳喝声：“好剑法！”声出形移，方位立变，双掌交叉劈出，解开了段珪璋这招杀手。段珪璋脚尖刚刚着地，立足未稳，不敢立即进招，双方都向后退开了两步。

段克邪叫道：“爹，我来帮你！”声发人到，竟然抢在父亲的前面，短剑迳指到了羊牧劳的胸前，段珪璋忙道：“克儿，你去助你的妈吧。”段克邪道：“不，我吃了老贼的亏，非得出了这口气不可！”就在说两句话的时间，他已接连攻出了七剑，剑剑都是指向羊牧劳的要害穴道！

段克邪的功力当然不如父亲，但他的身法却比父亲更为迅速灵活，而且

他已尽得师门袁公剑法的秘传，虽然还未能练到空空儿那般境界，可以在一招之内，连袭敌人九处穴道，但已可以似精精儿那样，在一招之内，刺敌人的七处穴道了。要是给他剑招刺实，即使羊牧劳有金钟罩的功夫，穴道被刺，也难免要受重伤。

羊牧劳喝道：“好狠的小娃儿！”这时他已不能再有顾忌，心想：“纵算他与空空儿乃是同门，也只能杀了他再算了。”杀机一起，立即也使出了七步追魂的绝技，脚踏五门八卦方位，掌发步移，一掌紧似一掌！

哪知段克邪聪明之极，他刚才吃过一次亏之后，已深知敌人功力高出自己不止十倍，哪里会与他硬碰，只是仗着独门轻功，与他游身缠斗。羊牧劳的掌力虽然厉害，却打不中他，才发到第三掌，段珪璋亦已飞身掠至，父子合力，与羊牧劳展开了一场恶斗。

段珪璋看了儿子的身法，稍稍放心，知道有了自己助阵，羊牧劳要想伤他的儿子，也不容易。同时心里又有点奇怪，“羊牧劳的七步追魂掌确是高明，但却也不如武林前辈所说的那样厉害！”

段珪璋有所不知，羊牧劳曾被韩湛以天魔指的绝技伤了三焦经脉，至今功力尚未完全恢复，因此在他们父子联手合斗之下，便走了下风。

斗到紧处，段克邪忽地喝一声“着！”羊牧劳听得背后金刃劈风之发，反手便是一掌。哪知就在这瞬息之间，段克邪忽地一个筋斗，从他头顶上翻过来，饶是羊牧劳身经百战，也未曾见过这等怪异的身法，而且也绝对料想不到这“小娃儿”竟然如此大胆。待到他心中一凛，收掌回来抓段克邪的时候，段克邪的短剑已刺进他的眼眶，一颗眼珠，随着剑光飞去。

羊牧劳似受伤的猛兽一般，猛地一声怒吼，双掌推出，段克邪被他的掌风一震，在半空中连翻了三个筋斗，跌落三丈之外。段珪璋怕他追上去伤害儿子，宝剑一展，化成了一道长虹，拦住了他的去路！

哪知羊牧劳却不向前进，他一掌发出，便即转身，厉声喝道：“好，这一笔帐暂且记下，羊某倘有三寸气在，誓报此仇，一颗眼珠，要换你们父子二人性命！”说到最后这句，已跑出半里之遥。原来羊牧劳尽管十分愤怒，但却绝非不自量力的鲁莽之徒，他深知受伤之后，再拼下去，只有吃更大的亏，故此扔下了几句“门面话”，便即慌忙逃命。

段珪璋惦记着儿子，当然不会去追赶敌人，他回过头来，只见段克邪已笑嘻嘻地站在他的前面，说道：“爹，我把那老贼变成了独眼龙了。”段珪璋见他未曾受伤，这才放心，说道：“克儿，你也忒大胆了。”段克邪笑道：“我不剜掉他的眼珠，怎出得这口气？”段珪璋本来还想教训他几句的，见他如此高兴，也就不忍再说了。

父子二人赶上前去，只见窦线娘弹如雨下，已把那群强盗打得七零八落，只有王龙客与阴阳刀石家兄弟还在与南霁云苦斗，但他们既要闪避弹丸，又要应付南霁云那刚猛绝伦的刀法，也已显得有点手忙脚乱。

段珪璋剑眉一竖，朗声说道：“王世兄，你还记得令尊临终的吩咐吗？岂可仍然助纣为虐！”王龙客冷冷说道：“我姓王的事情不必你姓段的多管，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要是看不顺眼，咱们在睢阳城下，再决个雌雄。”窦线娘大怒道：“你这小贼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泪不流！”弹弓一拽，嗖、嗖、嗖三颗金丸，都对准了他的脑袋打去。

段珪璋连忙发出一记劈空掌，说道：“冤家宜解不宜结，線妹你就再饶他一次吧！”那三颗弹丸刚刚射出，被段珪璋的掌风一荡，失了准头，在王

龙客的身边落下。

王龙客与石氏兄弟见他们到来，情知绝难对敌，一声呼啸，分开了三路逃走，段珪璋止住儿子，不准他去追赶，王龙客边走边喊道：“ 姓南的，姓段的，咱们的仇是结定了。要解此仇，今生休想！有胆的睢阳城下再见。 ” 原来王龙客野心甚大，他一来是想在战乱中混水摸鱼，待到羽毛丰满，便割地称王，最不济也要继任绿林盟主。二来他妒忌南霁云得到了夏凌霜，故此发誓要与南霁云作对。三来他始终认定王、窦两家乃是世仇，段珪璋夫妇是他要继任绿林盟主的大碍。由于妒忌、偏见与利欲薰心，他把父亲的临终遗嘱抛诸脑后；把父亲的自杀与那番吩咐看成是被仇家所迫，不得不然。

窦线娘摇了摇头，愤然说道：“ 真是朽木不可雕，贼性终难改，珪璋，你也未免太厚道了。 ” 段珪璋笑道：“ 今日得与南兄弟重逢，这是天大的喜事，那小贼就由他去吧。 ”

南霁云哈哈大笑道：“ 段大哥，我望你来有如大旱之望云霓，睢阳危城，正要你们相助。这位小英雄是—— ” 段珪璋笑道：“ 克儿，你不是渴望见南叔叔么？还不快上去见礼。 ” 南霁云这才知道是段珪璋的儿子，惊奇不已，说道：“ 当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段大哥，我看侄儿将来一定要比你还强得多！ ”

段珪璋一看，南霁云的左手果然缺了一个指头，南霁云笑道：“ 大哥，你道小弟这指头是怎样斫去的？唉—— ” 段珪璋道：“ 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们遇到的事情你却还未知道。南兄弟，你别心焦，贺兰进明不肯发兵这不打紧，老百姓会给你发兵！ ” 当下将茶馆众人的议论与那两个军官壮烈牺牲等等事情都对南霁云说了，南霁云听得热泪盈眶，望空遥拜道：“ 两位义士为南某而死，南某若敢有违嘱咐，有如此树！ ” 一刀劈下，将一棵树齐腰斩断。

围攻睢阳的是史思明手下的大将令狐潮，这时已进入了令狐潮的防地，幸亏南霁云熟悉地理，在前引路，翻过一座山头，抄小径直奔睢阳。

第二日中午，已到睢阳城外，他们隐藏在离城五六里外的一个上屋，只见甲帐连云，旌旗招展，人马奔腾，鼓角喧天，南霁云道：“ 不好，贼兵正在加紧攻城！ ”

段珪璋笑道：“ 咱们来得正是时候，好得很啊！ ” 南霁云道：“ 不如由小弟先杀进城去，再领一支军队出来接应你们。 ” 段珪璋大笑道：“ 南兄弟，你是响　　的汉子，段某也不是贪生畏死之人，我知道你是想保全我们，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 唰 ” 的一声，宝剑出鞘，先冲了下去。

贼兵见他们人少，哪里放在眼内，有个军官模样的人，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歪着眼睛喝道：“ 哪里来的？擅闯大营，还要命么？ ” 话犹未了，忽地一个倒栽从马背上跌下来，原来给窦线娘一颗弹丸，就打碎了他的天灵盖。

段珪璋大喝道：“ 挡我者死，让我者生！ ” 宝剑一挥，但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迎面挑来的几柄长矛都已给他削断！转瞬之间，南霁云亦已挥刀杀到，当真是有如两只猛虎下山，挡者辟易。

贼兵中有许多人认得南霁云，奔走骇叫道：“ 不好，是南八回来了！ ” 要知日前南霁云曾单骑突围，杀伤敌军官兵数百，故此贼兵见他回来，先已怯了。

不消片刻，他们已冲过三座营地，忽见前面的敌人两边分开，一队骑兵从中间杀出，来得有如暴风骤雨，窦线娘一轮弹弓打去，但听得叮叮之声，

不绝于耳，原来那队骑兵，连人带马，都披着厚甲，要把他们踏成肉泥。

段克邪叫道：“爹，我给你开路！”骑兵未到，他先迎了上去，只见他在马群之中，宛如蝴蝶穿花，挥剑专斩马脚，他那口短剑虽然比不上他父亲那口宝剑，也非凡品。他人既矮小，身法又极轻灵，短剑一起，便是一条马腿随剑而落，快得难以形容，那队骑兵共是三十六骑，距离段珪璋还有一箭之地，便已给他斩了十三条马腿，那些骑士跌下马来，因为身上披着重甲，想爬起来也不容易，反而做成了同伴的障碍。

杀散了这队骑兵，已到了敌人心腹之地，四面八方，密麻麻的都是枪林刀阵，到了此时，披甲的骑兵固然不能冲锋，但段珪璋等人陷入了重围，要杀出去也不容易了。

南、段二人，挥剑抡刀，正自奋力冲杀，忽听得羊牧劳的声音哈哈大笑道：“你们来得好快啊，羊某在此恭候了！”与他同来的还有敌军的副帅，以前安禄山帐下四大高手之一的张忠志。张忠志也在大声喝道：“南霁云，前日给你侥幸逃生，今日你可是自投罗网了！”

南霁云舌绽春雷，一声喝道：“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一招“力劈华山”，抡刀狂斩，羊牧劳一个“游龙探爪”，左掌托对方的肘尖，右掌从肘底穿出，便要施展大擒拿手法，扣南霁云的腕脉。哪知南霁云的内外功夫，都已练到炉火纯青之境，他用了一个“重身法”，双足一顿，兀立如山。羊牧劳的功力与他在伯仲之间，这一拨竟然拨他不动，南霁云趁势一个肘锤，解开了羊牧劳的擒拿手，刀锋一转，唰唰唰一连数刀，狂风暴雨般的向羊牧劳扫去。

南霁云的“三十六式快刀”迅捷如风，沉猛如雷，羊牧劳也不由得心中微凛，他被南霁云占了先机，杀手难以施展，迫得脚踏九宫八卦方位，步步后退。

段克邪身形一起，游鱼般的从人丛中滑过，嘻嘻笑道：“老贼，你不怕再瞎一只眼睛吗？”羊牧劳怒道：“小娃儿，我要你的命！”双腿连环踢出，他掌敌南霁云，脚踢段克邪，当真是浑身上下，处处都见功夫。段克邪来得太快，收势不及，险险给他踢中，幸亏南霁云快刀斩下，向他的下盘连劈三刀，这才阻遏了羊牧劳连环腿的攻势。

要知段克邪上次之所以能伤了羊牧劳一目，全是凭着他超妙的轻功，且有父亲宝剑的助力之故，而今南霁云虽然不弱于段珪璋，但在千军万马之中，不比空旷之地，段克邪的轻功，却是难以施展，因此他对羊牧劳的威胁便大大减轻了。

段珪璋挥舞宝剑，方圆丈许之地，泼水不进，窦线娘仗着他挡住敌人，立即便杀上前，使出“金弓十八打”的家传绝技，猛攻羊牧劳。

羊牧劳力敌南、段二人，已感艰难，那禁得起又来了一只雌老虎。只听得“铮”的一声，弓弦声响，羊牧劳的衣服已被弓弦割破。南霁云大喝一声，一刀劈下，羊牧劳不敢恋战，跳出了圈子，大笑道：“南八，你要拼命，老夫恕不奉陪，反正你们是拼命也死，不拼命也死的了！”

中军是精锐所在，在羊牧劳压阵之下，段珪璋等人杀退了一重，还有一重，而且羊牧劳也并非束手旁观，若有哪方阵脚摇动，他就上去抵挡一阵。他拿定了主意，要等到南、段等人精疲力竭之时，然后一鼓尽歼。

正在杀得天昏地暗，难分难解之际，忽听得另外一方，又是杀声震天，段珪璋举目遥观，只见敌阵的“帅”旗附近，阵脚大乱，似有一支奇兵，从

天而降，突然从敌军元帅的金帐里杀出来！

只见一个旗牌官快马奔来，挥着令旗叫道：“大营被袭，羊总管，元帅请你回去保驾！”羊牧劳没法，只好接令。

羊牧劳一走，压力轻了许多，但仍有张忠志在一旁指挥，敌军重重围困，突围依然不易。

南霁云道：“咱们杀过去与他们会合。”段珪璋挥舞宝剑，专削敌人的兵器，南霁云抡刀狂劈，杀出了一条血路，远远望去，只见在“帅”旗那方冲杀出来的只是一小股健儿，最多不过十来个人，不多一会，这十多个人相继伤亡，只剩下一个老者。这老者左手提着一个人头，右手挺着一柄长矛，长矛一起，便是一个敌兵给他挑上半空，骁勇非常，当者辟易。

南霁云叫道：“咦，这不是郭老前辈吗？”话声未了，只见羊牧劳已然赶至，大声喝道：“郭老头，你又不是唐朝的命官，何苦为张巡拼命，快放下兵器，我念在昔日交情，可以饶你不死！”

那老头大喝道：“反贼不知羞耻，看矛！”挥舞长矛，向羊牧劳疾冲过去，但听得咔嚓一声，羊牧劳闪开矛头，挥臂一格，那柄长矛登时断为两截。南霁云失声惊呼，可是就在这一瞬间，那老头已和身撞去，两人距离极近，而那老者的身法又快如闪电，只听得“蓬”的一声，两人已撞个正着！羊牧劳大叫一声，竟给那个老者撞翻，跌出了数丈开外，那老者身形一晃，闷哼一声，吐出了一大口鲜血。原来老人这一撞乃是他毕生功力之所聚，但他先已受了十几处伤，故此虽然将羊牧劳撞翻，而他自己则伤得更重。

段珪璋这时也已认出了那老者是谁，拼命冲杀过去，大声叫道：“郭老前辈，段某来了！”原来这个老头乃是前辈游侠郭从瑾，他的徒弟便是差不多与南、段二人齐名的冀鲁游侠——金剑青囊杜百英。郭从瑾年过七旬，自他的徒弟出道之后，他已在江湖上销声匿迹，是以年来名头反而不如徒弟的响亮。但成名的武林老一辈人物，都知道郭从瑾是外家功夫将近登峰造极的老英雄。

羊牧劳给他撞翻，跌断了两条肋骨，他不知道郭从瑾比他伤得更厉害，心中不禁大吃一惊，暗自想道：“我只道这老头儿已年迈气衰，哪知他还有廉颇之勇。”眼见南、段二人又杀了过来，羊牧劳受伤之后，不敢迎敌，藉口保护元帅，退入大营。

郭从瑾浑身浴血，提着半截蛇矛，犹自神威凛凛，敌军骁将见羊牧劳尚且败在他的手下，十个之中倒有九个着了慌，不敢向前。

南、段二人双双杀到，见郭从瑾伤得如此厉害，不禁暗暗吃惊，段珪璋向南霁云递了一个眼色，南霁云将身体掩护着郭从瑾，大声说道：“郭前辈，那羊老贼业已受了重伤，反正难逃一死，我看咱们不必忙着取他的首级了，还是先杀进睢阳去吧！”万马千军，人声鼎沸，但南霁云运足了中气说的这几句话，周围的敌军却是人人听得清楚。

敌人听来，只道他们是在争论何去何从，有好几个令狐潮的心腹将官，还当真害怕他们再度杀进帅帐去取羊牧劳的首级，赶忙回去保护令狐潮。

其实郭从瑾根本就没有开过口说一句话，原来他的伤已是极为严重，只是仗着一股精神震慑敌人而已。南、段两人生怕敌军之中有能人看得出来，故此替他虚张声势。

南霁云话声方落，段珪璋已一剑劈翻了一名校尉，夺过了他的长枪，说道：“郭老前辈，这杆枪还合用吗？”郭从瑾点了点头，接过开枪，就在南、

段二人掩护之下冲杀出去。他仗着几十年精纯的功夫，目下虽然将近筋疲力竭，但普通的贼兵还是禁不起他的长枪一挑。

南霁云见郭从瑾始终提着那颗首级，不肯抛弃，颇为有点奇怪，但是时亦已无暇多问。

羊牧劳受伤，敌军去了一个主脑人物，但还有个张忠志以副帅身份指挥，因此尽管他们已杀出了一条血路，但闯过一重，还有一重，眼看离城不过半里之遥，但在这半里路上，敌军少说也有数万之众，人山人海，要闯到睢阳城下，谈何容易。要知南霁云上次突围，是在黑夜，现在却是白天，白天闯阵，艰难何止十倍？

越近睢阳城，那金鼓齐鸣之声，就越为震耳，原来前头的贼军正在加紧攻城，南霁云举目遥观，城头上的动态已隐约可见。

只见城楼前面站着一员大将，正是他的师弟雷万春。南霁云又惊又喜，高声叫道：“雷贤弟，是郭老英雄与段大侠和我来了！”

就在这时，但见万箭如蝗，纷纷向城楼射去，远远望去，已可看见雷万春的衣裳已给鲜血染红，似乎不止中了一箭，但他还是兀立如山，动也不动！

南霁云距离较远，看不真切，城墙下的贼军却是大为骇异，雷万春面上连中六矢，仍是挺然兀立，威若天神，贼军中有人议论道：“莫非又是个木人？”原来就在前两天晚上，张巡因为城中缺箭，遂命军士扎了草人千余，蒙以黑衣，乘夜缒下城去，贼兵惊疑，放箭乱射，遂得箭无数。次夜仍复以草人缒下，贼都大笑，不以为意，张巡乃选壮士五百，全身衣黑，迳劫贼营，杀伤甚众。有此两役，故此如今贼兵见雷万春连中六箭，仍然动也不动，遂疑心他是个假人。正在议论之际，雷万春突然把箭拔下，血流满面，舌绽春雷，大声喝道：“贼子，还你一箭！”就在随从校尉手中抢过一把五石强弓，弓如霹雳，箭若流星，一箭射去，正中贼军神箭营统领尹子奇的左目，尹子奇厉叫一声，登时坠马。雷万春将箭全都拔下，大叫道：“是谁射我的，待我一一奉还！”其实只有尹子奇射他的那箭，因为尹子奇是贼军中第一神箭手，故此箭杆上刻有名字，另外的五支箭，根本就不知是谁射的。可是那些曾经放箭射过雷万春的人，见尹子奇落马，人人都被雷万春的神威所慑，仓卒间哪里还能够细心推究，听得雷万春这么一喝，竟然纷纷逃避，阵脚大乱，雷万春趁势就杀出城来。后人有诗一首赞雷万春道：“草人错认是真，真人反疑为木；笑尔草木皆兵，羡他智勇俱足！”

南、段等人拼命冲杀，里外夹攻，将挡路的贼兵杀散，待到令狐潮亲自出来督师攻城，稳下阵脚——南、段等人早已与雷万春会合，退回城中去了。

雷万春无暇问候师兄，先来照料郭从瑾，郭从瑾忽地将那颗首级一掷，说道：“南大侠，你认得这贼子吗？”南霁云一看，失声叫道：“这是郭令公手下的贺崑！”郭从瑾道：“不，他是叛贼贺崑！”接着哈哈大笑道：“我有负摩勒之托，未得及时通报郭令公，现在手刃此贼，缴回人头，我死亦可无憾了！”笑声渐转微弱，南霁云急忙上前扶他，只觉他手足如冰，已经气绝了。

原来这贺崑乃是混入郭子仪军中的奸细，南霁云与铁摩勒早在九原的时候，就发现他形迹可疑。后来铁摩勒做了玄宗皇帝的侍卫，又曾在宇文通的私室里见过他，玄宗逃难西蜀，郭从瑾在中途迎驾，铁摩勒曾托他向郭子仪禀告此事，这些经过，段珪璋都曾听得铁摩勒说过。但郭从瑾之所以杀贺崑的原因，他们却直到郭从瑾死后，几方面一说，这才明白。

原来郭从瑾受了铁摩勒之托，虽然兼程赶路，无奈处处烽烟，路途阻塞，未曾到得九原谒见郭子仪。睢阳与灵武的两路战事已起，灵武是肃宗皇帝驻跸之地，郭子仪奉了金牌宣召，亲率大军赴援；睢阳一路，则由他麾下的大将刘彦率领，只因主力放在灵武，这一路人马，半是民兵，半是郭子仪本人的护军，七拼八凑而成，不过七八千人。其时贺崑在郭子仪军中已做到“千牛卫”之职，他向郭子仪请缨，愿以所部千人，随刘彦赴援灵武，郭子仪不疑有他，允予所请。

哪知贺崑包藏祸心，与贼兵暗通消息，中途设伏，里应外合，把刘彦这支援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贺崑也就投降了敌人。

郭从瑾赶到睢阳城外，得知贺崑叛变之事，深感有负铁摩勒之托，遂率领他在沿途组合的义军好汉三十六人，杀入令狐潮的大营，亲自取了贺崑的首级，郭从瑾与那三十六名好汉也先后牺牲。

南、段二人听了雷万春所述，嗟叹不已，段珪璋翘起大拇指说道：“古人季布千金一诺，太史公为之立传，名传后世。而今郭老英雄不惜以身殉诺，报国除奸，又比季布强得多了。”但以军情紧急，只能默哀片刻，便将郭从瑾草草掩埋，留下标记，待太平之后，再来给他立墓。

当下南霁云引领段珪璋夫妇去谒见张巡，张巡已有三日三夜目不交睫，双目深陷，发如乱草，一个堂堂的副节度使兼睢阳太守，已是形销骨立，似野人一般。段珪璋见了，又是钦佩，又是难过。

张巡已知贺兰不肯发兵之事，他反而安慰南霁云道：“老百姓说得对，元帅将军难倚靠，保家园还得百姓想办法。如今据段大侠沿途所见，老百姓已到处自组义军，给咱们发兵了。只要民心不失，就强过千百个贺兰进明！”南霁云道：“只恐远水难救近火！”张巡仰天大笑道：“一城一池的得失算不了什么，即算张巡死了，睢阳失了，民心未失，便有千百个张巡继之而起，中华锦绣江山，胡虏岂能染指，你怕什么？”这番豪言壮语，说得南、段二人大为振奋，张巡又缓缓说道：“当然，睢阳若能不失，那就更好，这就要靠大家齐心合力。现在最紧要的事是你们先去歇息，千万要养好精神，才能杀贼。”南霁云道：“你也该歇息呵！”张巡道：“我自会料理自己，现在我叫你们歇息，这是将令！”

南段二人连日奔波，又经一场大厮杀，也的确是累得很了。当下只好依从张巡之言，由南霁云去安顿段珪璋父子夫妇。

南霁云的妻子夏凌霜听说段珪璋夫妇到来，抱了两个儿子，连忙出来迎接。段珪璋见这两个孩子一般高矮，一般模样，一 问果然是对双胞胎。窦线娘笑道：“疯丐卫越盼你有三个儿子，你现在果然不负他之所望。”原来窦线娘见夏凌霜的肚皮隆起，她是个有经验的人，一看就知道夏凌霜最少已有五个月的身孕。

夏凌霜笑道：“这话说得早了一点，肚皮里这个还不知是男是女呢。”又道：“我真不想这个时候有孕，为了肚皮里的这个孩子，我实在难过得很。”窦线娘道：“战乱期中怀孕，是不大方便，但也用不着难过呀。”夏凌霜道：“嫂子，你不知道，霁云为了我怀有孩子，他不许我上城助战，我眼见人人奋勇杀敌，日日都有伤亡，怎不难过呢？”段珪璋笑道：“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将来你把这几个孩子都造就成国家的栋梁，更胜于今日去杀几个贼人呢。”夏凌霜又道：“还有，城里现在缺乏食粮，霁云在家的时候，生怕我吃不饱，把他的口粮匀给我。他出去请救兵的那些日子，张太守又特地

叫人送大米，送肉类给我，说孕妇应该吃得好一点，我知道他自己也没得吃，你说我怎能咽得下？可是退回去又不成，张太守说这是命令。我只好暗地里送给受伤的将士。”

段珪璋听了，眉头深锁，夏凌霜道：“大哥，大嫂，你们这个时候到来，只怕也要累你们挨饥受苦了。”段珪璋苦笑道：“你以为我是怕挨饥吗？我的身体总比一般兵士好得多，就是不食几天，也还挺得住。我是见兵士们个个面有菜色，不禁忧虑。要是不能早日解围，士气虽然旺盛，没东西吃，这仗也是无法打下去的。”言念及此，大家都是忧心忡忡，只盼各路民军，早日来援。

可是一连过了几天，非但援军未到，敌军倒似乎越来越多了，攻城一天比一天猛烈，幸得张巡与士兵同甘共苦，上下一心，共守危城。敌人曾先后用过云梯、火箭、战车、巨木等工具攻城，都给守城的将士破了。可是城中所有可以吃得下的东西，甚至鼠雀野菜之类，也差不多吃光了。

这一晚，段珪璋战罢归来，正在屋子里发愁，段克邪兀自兴致勃勃的和他讲日间怎样打仗的情形，忽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笑道：“你们父子俩果然是在这儿！”段珪璋抬头一看，只见一条影子，翩如飞鸟倏的就从檐头飞下，正是空空儿。段克邪大喜叫道：“师兄，你怎么来了？”空空儿笑道：“我来看你饿坏了没有？”正是：

烽火危城音讯绝，不辞千里探同门。

欲知空空儿何事前来，请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名城浴血留青史　大侠捐躯表赤心

段克邪老老实实地说道：“这几天都吃野菜，嘴里确是淡出鸟来，但也惯了。”空空儿大笑道：“小段，也真难为了你，师兄没什么好东西送给你，送你一只烧鸡吧。这是从令狐潮的厨房里偷来的。”段克邪接过那只烧鸡，馋涎欲滴，但他还是放了下来，说道：“多谢师兄，我留待南叔叔回来，大家同吃。”

空空儿道：“段大侠，你们坐困危城，可不是办法！”段珪璋道：“依你之见如何？”空空儿道：“我沿途所见，你们敌方的援军络绎不绝，目前睢阳城下，少说也有二十万之众。你们虽然也有儿路民兵赶来，但最近的一路离睢阳也还有百里之遥。令狐潮在各处险隘，都已有兵把守，最少在十天八天之内，那几路民兵，绝难通过。依我看来，你们兵微将寡，外援难至，内乏粮草，”不是我说句泄气的话，这睢阳城的失陷，只怕是在旦夕之间，段大侠，你纵有天大本领，也难挽狂澜，不如趁早走了吧！”

段珪璋怫然说道：“我也知道只手难挽狂澜，但数万军民，同困危城，我岂能独自偷生？要走也只能和大伙儿一同突围而走。”空空儿道：“我早已料到你会这样回答我的了，你们是侠义道，把忠勇义侠这几个字看得比性命都重要，我也不敢劝你了。但我只想向你求一件事情，请你让我把克邪带走了吧。”段珪璋道：“这个——”他看了儿子一眼，见他已消瘦了许多，一时间踌躇难决。

空空儿道：“我对你实说了吧，我这次下山，要做四件事情。其中两事是受了师母的嘱托，一件是将精精儿捉回去，还有一件就是来探望克邪师弟。我师母很疼他，绝不愿见他在危城中遭受玉石俱焚之难，他只是一个小孩子，想来你也不愿坚执要他学你的模样，小小的年纪，就捐躯为国吧？你放心，我将他带走，百万军中，我空空儿也敢夸口来去自如，绝损不了他一根毫发！”

段克邪忽道：“师兄，你说错了！”空空儿道：“怎么？”段克邪道：“我就是要学我爹爹的榜样，这几天来，我听得人人都夸赞我的爹爹，连带还夸赞了我，我昨日杀了几个贼人，下城之后，人人都来看我，个个翘起拇指赞道：‘父是英雄儿好汉！’另外有几个逃亡的军士，却被大伙儿唾骂，倘若我随你走了，他们一定会说‘父是英雄儿混蛋’。哎呀，我可不愿受别人唾骂！”

段珪璋双眉一轩，哈哈笑道：“好孩子，好志气！”接着对空空儿道：“我段某岂不疼自己的孩子，但我更愿他自小就是个识大义、明是非的人。你对他的好意我终生不忘，但我也只能让他听天由命了！”

空空儿叹口气道：“既然你们心意已决，人各有志，我也不便相强了。段大侠，咱们曾做过对头，我空空儿目空天下，但你却是我最佩服的人！这‘大侠’二字，你的确是当之无愧！”段珪璋道：“我也只是求心之所安而已。克邪，你过来给师兄磕头，多谢你师父、师兄传艺之恩。”

段珪璋此举实是含有诀别之意，段克邪不懂，空空儿却是心知，当下热泪满眶，将段克邪扶了起来，说道：“师弟，是我该向你道谢，你虽然入门最晚，尚未成年，但一出师门，便已足令本门不朽，只可惜我还未有传人，不能和你一道了。”原来空空儿因为要传他师父的衣钵，他未曾收下徒弟，就得保全自己的性命，故此有此一言。段珪璋心道：“空空儿本是个邪正之间的人物，他如今能够有陪克邪赴难的念头，已经是非常难得空空儿又道：

“我这次下山，除了师母嘱托的两事之外，我自己也有两件私事，一件是劝王龙客——”段珪璋道：“对了，你和他乃是世交，当年他父亲做绿林盟主就是靠你撑腰的，他如今误入歧途，你是该劝劝他才好。”空空儿道：“我已经劝过他了，无奈他执迷不悟，我也没有办法。不过，我昨晚偷进他的营中，与他相晤，却探听到一个消息。羊牧劳的两个结义兄弟马远行与牛不耕都来了，这两个人与羊牧劳当年号称‘三孽畜’，武功也大致相当，要是碰上了他们，你可得稍微当心。”段珪璋笑道：“我早已把性命豁出去了，多来几个‘孽畜’又怕他何来？”

空空儿又道：“另一件事是我有件东西要送给铁摩勒，你可知道他在何处？”段珪璋道：“他在金鸡岭，但金鸡岭也正受敌人包围，也许现在他们已经突围了。”空空儿道：“我去试试看，王伯通留下的遗物中有绿林盟主的符信，当时来不及交代，这本是窦家的东西，你的娘子想来已用不着，我看还是交给铁摩勒吧。你有什么话要我对铁摩勒说么？”段珪璋道：“我只想他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儿，绿林盟主么，做不做也罢。”

空空儿道：“好，我一定给你把话带到，但愿你们能平安度过，咱们后会有期。”身形一起，疾如飞鸟，转瞬间就消失在冥冥夜色之中。

空空儿走后，段珪璋忧心如焚，空空儿已把战场形势说得很清楚，各路民军俱都被阻，城中缺粮，的确是难以等待了。段珪璋心想，“空空儿劝我走当然不对，但他的话也有些道理，困守无益，是该劝张太守突围了。”这一晚他目不交睫，只待天明就要去见张巡。

哪知刚到黎明的时分，便听得轰的一声巨响，段珪璋大吃一惊，赶忙提了宝剑出来，只见满空火蛇飞舞，轰隆轰隆之声不绝于耳。一个旗牌官挥舞着令施，一面奔跑，一面叫道：“元帅有令，军民人等，各归所部，立即突围！”

原来贼兵在五更时分，趁着防御较弱的时候，加紧攻城，用发石机攻坍了南面的城墙，火箭也纷纷射入，城中已有多处起火。幸而张巡早有部署，不但士兵，连阖城民众，都已编成队伍，突围令下，虽未能井井有条，但也不至于太过慌乱。

段珪璋一打听，知道张巡现在东门，便即吩咐儿子道：“你去接你妈与南婶婶一家人出来，到东门会合。”

段珪璋赶到东门，只见南霁云与张巡的一队护军，拱护着一辆战车，拉车的四匹马都己披上了鞍甲，正要打开城门，杀出城去。车上坐着的正是张巡。

南霁云道：“可有见到凌霜么？”段珪璋道：“我已叫克邪去接她们了。”南霁云道：“好，现在也难以顾及他们了，咱们保护元帅突围吧。”

城门打开，两军立即短兵相接，南、段二人在前开路，杀得敌人人仰马翻，厮杀声与妇孺的哀号声混成一片。张巡热泪盈眶，传下令道：“快分兵去保护百姓，不要只顾着我。”

混战越来越剧烈，不过多时，突围的军民已被截成了数十段，几乎陷入了人各为战的境地。张巡两翼的军队也已被冲散，只有南、段二人，和那一小队护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士，正自紧紧地聚在张巡车驾周围，浴血死战。

剧战中只见又是一辆战车冲了出来，所到之处，敌兵纷纷闪路，原来这辆车中坐的是夏凌霜母子，窦线娘亲自驾车，她一把弹弓，弹无虚发，段克邪在战车前面纵跃如飞，见人斩人，见马斩马。贼军见这个小孩子如此厉害，

大为惊异，以为是妖星下凡，竟然不敢惹他。

张巡双眉稍展，说道：“南将军，嫂子有孕，你回到她身边去吧。”南霁云虎目蕴泪，说道：“元帅如此厚恩，南某粉身碎骨，难以图报！请恕我这次违抗将令了。”他不待张巡再说一句话，便杀进了敌军之中。

原来城中马匹差不多都已杀尽充饥，只剩下十来匹军马，分配给三部战车，张巡一部，副帅许远一部，在西门突围，还有一部，张巡临时下令，给了夏凌霜，南霁云现在才知道。

但也正因为从围城中出来的只有三部战车，遂成为贼军众矢之的，激战中忽听得贼军齐声叫道：“许远已被活擒，张巡你还往哪里跑？”张巡抬眼望去，只见许远那部战车已四轮朝天，翻倒路旁，但人头拥挤，距离太远，却看不见许远，也不知被擒之说，是真是假？张巡悲愤交集，沉声说道：“今日是我尽忠报国的时候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夺了侍卫的一支长矛，亲自出来，运矛如风，刺杀战车前面攀辕来攻的贼军。

南霁云一轮快刀，连斩十数名敌军骁将，攻击张巡这部战车的贼军，发一声喊，暂时后退，南霁云劝道：“主帅不宜徒逞血气之勇，请张公保重，务必要突出重围！”

忽见敌军的“帅”旗高举，几十部战车冲出阵来，贼军元帅令狐潮站在当中的一辆车上，两旁侍立旗牌官挥舞帅旗，大声喊道：“元帅有令，张巡若不投降，就把他这两部破车粉碎！”贼军的战车分成两队，登时如两股怒潮，分头卷去！

张巡大怒喝道：“令狐潮，你欺负妇孺，算什么好汉，张巡在此，敢来与我决一死战么？”他目睹众寡悬殊，情知突围无望，是以不理南霁云的劝说，抱了必死之心，要把敌军的主力引来，好让夏凌霜那部战车，得有机会突围。

张巡三日三夜目不交睫，每餐又只是吃个半饱，但这一喝，仍是声如洪钟，把那战车奔驰而来的轰轰发发之声都压了下去。令狐潮本来不知道那辆车上载的张巡，这一喝果然吸引了他的注意，但见两面“帅”旗，上齐向张巡这方挥动，敌军哪一个不想争功？几十部战车，十乘中有八九乘改了方向，向张巡冲来。

雷万春大怒道：“师兄，你在这儿护卫主帅，待我毁了他这几辆车子！”他背后插有十几枝尺许长的小标枪，手上挺着一杆重达六十四斤的虎头金枪，一声大喝，不待那些战车冲到，就先杀了上去！

只见他左手一扬，两枝标枪疾射而出，第一辆车前面的两匹马给他的标枪搠翻，战车也立即翻倒。雷万春连发十四枝标枪，枪无虚发，连毁了贼军七部战车。可是第八部战车已到了他身前，距离太近，标枪已不济事，雷万春舌绽春雷，大喝一声：“我与你拼了！”虎头枪一挑，但听得“轰隆”一声，那辆战车，竟给他挑了出数丈开外！

雷万春连挑三辆战车，气力不继，第十一辆战车冲来，他奋力一挑，战车是挑翻了，但他也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仆地不起了。

令狐潮揭起车帘，站了出来，哈哈笑道：“张巡，螳臂岂足当车？我劝你还是归顺我主吧！念在昔日同窗之谊，我不但保你身家性命，还保你官升三级，永享荣华！”

张巡怒道：“令狐叛贼，你世受国恩，不思图谋，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还敢恣口雌黄， 颜劝降！我生前不能杀你，死为厉鬼，亦必啖你之肉！”

令狐潮冷笑道：“ 识时务者为俊杰，何况唐朝待臣下素来寡义，你又何必为他卖命？好，你倘若还是执迷不悟，我只好成全你的志愿，让你死为厉鬼了！”原来令狐潮乃是玄宗的羽林军统领令狐达之兄，令狐达因与宇文通勾结造反，举事不成，被宇文通杀之灭口，其后令狐潮就投降了安禄山。

雷万春力毁十一辆战车，贼军几曾见过这等骁勇的虎将？他 虽然力竭仆地，余威仍是骇人，随后来的几部战车不觉都勒住马缰，不敢横冲直闯；令狐潮的帅旗急忙挥动，那些战车，无奈只好向前。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南霁云亦已飞奔来到，含泪说道：“ 师弟，你先走一步吧！ ” 拿过了雷万春的虎头金枪，奋力一挑，把第十二辆战车挑得飞上半空，恰巧和后一部战车相撞，两部战车，登时都成粉碎，马嘶人叫，肢体横飞，洒下了满空血雨！

雷万春的神勇，贼军已是惊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而今南霁云一枪就粉碎了两部战车，比雷万春更为厉害，后面的几十部战车，车上的“ 勇士 ”都给他吓破了胆，在那瞬间，竟然顾不得“ 帅 ” 令，纷纷拨转马头，如潮退下。

令狐潮的车驾上忽然跳下一个瘦长的老者，喝道：“ 南霁云休得逞强，我来会你！ ” 声到人到，转眼间就刀光罩顶，向南霁云疾劈了几刀。此人乃是羊牧劳的结义兄弟马远行。

近身恶斗，长枪不便使用，南霁云拔出宝刀，用了一招“ 八方风雨 ”，将马远行的鬼头刀荡开，蓦地又是一声大喝：“ 令狐贼看枪！ ” 长枪脱手掷出，“ 卜 ” 的一声，正插在令狐潮的车辕上，枪尾兀自颤动不休，令狐潮吓得魂飞魄散，慌忙缩了进去！

马远行怒喝道：“ 南八，你死到临头，还敢逞能？看刀！ ” 反手一刀，搂头劈下，左掌随着刀锋穿出，五指如钩，藉着兵刃的掩护，向南霁云的琵琶骨抓来！马远行与羊牧劳、牛不耕二人齐名，他身材比南霁云高出半个头，手长脚长，居高临下，使出这刀中夹掌的凶狠恶招，果然是非同小可！

南霁云大笑道：“ 南某早已拼着血溅沙场，死何足惧？但我却得先宰了你这头畜牲！ ” 霍地一个“ 凤点头 ”，挥刀一架，接着呼的一拳捣出，但听得“ 蓬 ” 的一声，接着“ ” 之声，不绝于耳，就在这瞬息之间，两人已是拳掌相交，双方的兵刃，也接连碰了六七下。

马远行是有名的“ 闪电手 ”，想不到南霁云的“ 快刀 ” 比他更快，一片断金戛玉之声过后，只见马远行的“ 镔铁斫山刀 ” 已损了三四处缺口。幸而他这口“ 镔铁斫山刀 ” 刀身甚厚，还不至于削断。

南霁云一刀紧过一刀，端的有如天风海雨，迫人而来，只见刀光，不见人影，贼军虽多，但在刀光耀眼之下，已分不出谁是南霁云，谁是马远行。但见两团刀光滚来滚去，稍为挨近，便是皮破血流，哪里插得进手。

马远行见南霁云招招都是杀手，完全是奋不顾身的拼命打法，也不禁暗暗胆寒。当下打定了主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待拖到了羊牧劳等人来到，便可以稳操胜券了。

南霁云惯经大敌，何尝不知道敌人在拖，而自己则利于速战速决。无奈他这几天，每餐只是吃个半饱，刚才又力挑两辆战车，纵是铁人，也难持久。开头数十招还是刀光霍霍，虎虎生风，渐渐便觉得力不从心，有好几招眼看可以得手的，都给马远行挡开了。

马远行也感觉到了，哈哈大笑道：“ 南八，我看你也是一条好汉，抛下

兵刃，我饶你不死！”南霁云忍着怒气，陡然咬破舌尖，一口鲜血喷出，顿时刀光大盛，把马远行杀得只有招架之功，竟无还刀之力！原来他是用自身疼痛的刺激，把精力都集中起来，当真是以性命与敌人相搏！

激战中只听得段珪璋那边的厮杀声也是震耳欲聋，南霁云挂念张巡的安危，百忙中抽眼望去，只见张巡的车驾已陷入重围，那队护军，已是寥落可数，除了段珪璋之外，大约只剩下三四个人了！

高手比拼，哪容得心神稍乱，马远行看出有机可乘，蓦地一个“弯腰折柳”，刀锋卷地而来，迳削南霁云双足。

南霁云因为比对方矮半个头，一直都是采用仰攻的刀法，不料对方突然变招，南霁云那一刀刚好从对方头顶削过，招数使老，急切间抽不回来，眼看难逃这一刀之厄。

好个南霁云，就在这性命俄顷之间，当机立断，反而迎上前去，飞腿便踢，双方动作都快到极点，但听得“咔嚓”一声，南霁云的胸骨断了一根，接着“蓬”的一声，马远行给他踢了一个筋斗。

两个倏的分开，南霁云正想上前结果马远行的性命，哪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乱军之中，还有一个王龙客，早就窥伺一旁，待机而动。只因他们打得难解难分，无法偷施暗算，如今好不容易得到这个机会，哪里还肯错过，王龙客用的那把折扇，扇骨乃是精钢打的，扇柄安着活括，一按机括，扇骨登时变为暗箭，嗖、嗖、嗖，接连三枝，流星闪电般的便向南霁云射去。

南霁云一足受伤，他刀背一格，磕落了一枝，翻身一闪，避开了第二枝，第三枝却躲不过，但听得“嗤”的一声，那支“暗箭”，已射入南霁云的胁下，从背后穿出来，登时血流如注！

王龙客哈哈大笑：“好呀，今日方消我心头之恨！”那马远行翻了一个筋斗，这时也已跳了起来，见南霁云恍似风中之烛，摇摇欲坠，他看出有便宜可捡，立即飞步上前，一刀向南霁云劈下！

令狐潮的手下大喜如狂，不约而同的齐声喊道：“南蛮子完啦！”就在这呐喊声中，南霁云蓦地大喝一声，恰似晴天打了一个霹雳，众人掩耳不迭，睁眼看时，只见南霁云已成了一个血人，但倒下地的却不是他而是马远行，而且马远行的头颅也已不在脖子上了！原来南霁云以毕生功力之所聚，和身扑上，作最后的一击，他中了马远行的三刀，但他却一刀便割下了马远行的首级！

呐喊声登时沉了下去，令狐潮手下身经百战的将士也有许多，却从未曾见过如此惨烈的恶战！不由得个个噤声，人人胆战！南霁云游目四顾，厉声喝道：“王龙客，你出来！”王龙客躲在乱军之中哪敢应声？

夏凌霜那辆车子正在另一边疾驰而过，她听得呐喊，心头大震，推开了窦线娘便要冲出车厢，但转瞬间呐喊声便即沉寂，战场上突然静下，更是怕人。夏凌霜惊疑不定，叠声喊道：“霁云，霁云！……”

南霁云吸了口气，提高声音应道：“凌霜，我没什么，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他为了要使妻子相信他未曾受伤，几乎是把残存的精力都凝聚起来，发出传音入密的内功，好教他的妻子放心！

夏凌霜哪知丈夫已是油尽灯枯，最后挣扎，她听得丈夫的声音精力充沛，只道他果然未曾受伤，心中一宽，心肠软了下来，窦线娘趁势一拉，将她拉回了车厢。

夏凌霜未曾看见丈夫，窦线娘却已瞧得清楚，她见南霁云浑身浴血，远

远望去，就似一个刚从颜料缸里拖出来的，自头发到脚跟，都染得通红的人，再一望，又见她的丈夫段珪璋和张巡亦已陷在重围之中，形势发发可危，不由得大吃一惊。

就在这时，忽听得贼军金鼓大鸣，又一辆插着“将”旗的战车疾驰而来，窦线娘眼利，已认出那站在车上的人正是羊牧劳！

窦线娘心头大震，无暇思索，就拨转马头，要去援救丈夫。段珪璋高声叫道：“线妹，你今日要确保南弟妇母子平安，否则我永远不能恕你，赶快走吧！”

夏凌霜那对孪生孩子，被金鼓声吓得哇哇大哭，窦线娘心中如同刀绞，暗自想道：“我与珪郎一同赴死，还不打紧，但那就保不住她们母子三人！”这刹那间，她转了好几次念头，终于咬着牙根，含着眼泪，再望了丈夫一眼，便疾的一鞭，催马疾驰，向着与丈夫相反的方向逃走，可怜他们夫妻死别生离，就只能在乱军之中，远远的互相只看了一眼！

羊牧劳哈哈笑道：“釜底游魂，还要挣扎么？姓段的，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周年忌日了！”话犹未了，忽听得“轰隆”一声，他那辆车子突然倾覆，原来是段克邪不知从哪里窜出来，突然以闪电般的手法，削断了拖着他那辆车子的马腿！

羊牧劳凌空跃起，大怒喝道：“小贼，往哪里走？今日我要你父子一齐送命！”段克邪身材矮细，滑似游鱼，早已从乱军丛中钻了出来，他一面跑一面嘻嘻笑道：“老贼，你敢惹我，我叫你再瞎一只眼睛！”

转眼间，段克邪已跑到他父亲身边，段珪璋这时也正杀退了面前的敌人，见儿子到来，心中又悲又喜，他忍着眼泪，连忙说道：“克儿，你答应我要做个顶天立地的好汉的，还记得么？”

段克邪一本正经地答道：“父是英雄儿好汉。孩儿紧记不忘！”段珪璋道：“好，那你就要保护母亲，杀出阵去！”段克邪道：“爹爹，你呢？”段珪璋道：“我要在这里保护张太守，我若跑开，还算得是什么英雄呢？”段克邪道：“那么，那老贼呢？”段珪璋道：“由我来料理他，倘然我今日杀不了他，你长大了再去找他算帐。”他想说的本是“报仇”二字，但怕说得太过明白，孩子机灵，会听懂他要以身殉难的心意，是以话到口边，才把“报仇”二字改为“算帐”。

羊牧劳带着一队武士，大声吆喝，越来越近。段珪璋道：“克儿，你看你妈妈的那辆车已走得远了，你还不快追上去？倘若你不能保护她杀出阵中，就不是好汉了！”

段克邪道：“好，爹爹，你看我的本事！爹爹，你杀了那个老贼，快些来啊！”他身形一起，恍如蝴蝶穿花，蜻蜓点水，在乱军的缝隙中直穿过去，果然万马千军，都拦他不住，转眼之间，不见踪影！

段珪璋急步走到南霁云身边，南霁云流血大多，双眼昏花，神智亦已迷糊，全仗着一股神威，兀立如山，镇慑敌人。他见一条人影向他冲来，只道又是贼军杀到，大喝一声，提刀便斫。段珪璋连忙闪过，叫道：“南兄弟，是我！我背你出去。”南霁云道：“凌霜她们呢？”段珪璋道：“弟妇那辆车子已冲出去了。”

南霁云道：“好，那么我没有什么牵挂了。段大哥，请恕我把重担都交给你啦！”哇的一大口鲜血喷了出来，“扑通”便倒！

段珪璋来不及将他抱起，羊牧劳的人马已似旋风般的卷来。羊牧劳哈哈

笑道：“姓段的，今日羊某与你再决雌雄，可惜南八死了，你缺了帮手啦！”

段珪璋一弯腰，将南霁云的宝刀拿起，喝道：“段某只有一颗头颅，你们一齐来吧，看谁有本领拿去！”左刀右剑，狂冲猛斫，转眼之间，已有六七个“勇士”伤在他的刀剑之下。

羊牧劳道：“你们去活捉张巡，别在这儿碍我手脚！”那队勇士巴不得他如此吩咐，一窝蜂的都走了。段珪璋心头一震，想道：“不好，我不能中了羊牧劳调虎离山之计。”可是他要再杀回去，却给羊牧劳拦住了他的去路了！

羊牧劳大笑道：“姓段的，你没胆与老夫一战么？哈哈，你要走也容易，把你这两颗眼珠给我留下来！”

话犹未了，段珪璋蓦地大喝一声，反手便是一剑，羊牧劳一个“游龙探爪”，施展大擒拿手法扣他腕脉，段珪璋左手的宝刀已从肘底穿出，反削过来，羊牧劳使出绵掌功夫，一掌印下，段珪璋竟然不躲不闪，左刀右剑，剑刺前胸，刀削膝盖。羊牧劳大吃一惊，急忙把攻出去的一掌硬生生的撤了回来，护着前胸，蹬蹬蹬连退三步，好不容易才化解了段珪璋这一招两式！

这几招疾如暴风骤雨，双方都使出了浑身本领，每一招都足以致对方死命，但，这在段珪璋是奋不顾身，而在羊牧劳则 是被迫拼命，几招过后，羊牧劳不禁胆寒。

本来羊牧劳是这样想的，他曾和段珪璋交过几次手，当然知道对方深浅，因此心中想道：“段珪璋虽然剑法精妙，但我的七步追魂掌也尽足以应付，最多不过半斤八两而已。而今他久战之下，已是强弩之末，何足惧战？”故此他才遣散众人，有意逞能，与段珪璋单打独斗。哪知段珪璋一抱了必死之心，竟然锐不可当，杀得他手忙脚乱！

羊牧劳正自心慌，忽听得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说道：“小王，你去活捉张巡，我来会会这位段大侠。”羊牧劳大喜道：“三弟，你来得正好，你不是想要一把宝剑么？姓段的这把正是宝剑！”原来这人正是羊牧劳的把弟牛不耕，他和王龙客领了一队铁甲军冲来，本是奉命活捉张巡的，但为了觊觎段珪璋这把宝剑，他宁把活捉张巡的功劳让给王龙客了。

牛不耕用的是一柄乌金打成的“辟云锄”，黑黝黝的毫不起眼，但却沉重非常，段珪璋一剑削去，只听得“　”的一声，火花飞溅，牛不耕的“乌金锄”缺了一口，但段珪璋这把宝剑本来是削铁如泥的，而今却只不过把他的乌金锄削去了一小片，足见他的乌金锄也是一件宝物。

牛不耕试出在兵器上并不怎样吃亏，登时勇气倍增，把一百零八路辟云锄法，尽数施展出来，使辟云锄法的，武林中只他一家，段珪璋也未曾见过。

段珪璋在两大高手夹攻之下，拼死恶战，可怜他自朝至午，一路冲杀，未曾歇过片刻，他到底是血肉之躯，渐渐也感到头晕眼花，有点吃不消了。

激战中，忽听得“轰隆”一声，贼军大叫道：“好呀，张巡的破车翻了！”接着听得王龙客的声音叫道：“元帅有令，只许活捉张巡！”

段珪璋这一惊非同小可，心道：“我当日手下留情，饶了这个小贼，今日却害了张公！”百忙中抽眼望去，只见张巡的车驾果然已是四轮朝天，贼军箭如雨下，张巡的护军伤亡殆尽，王龙客手挥折扇，正向张巡扑去！

段珪璋又悔又急，忽觉肩头热辣辣的，原来已给牛不耕的乌金锄劈了一刀，肩胛骨都裂开了。段珪璋这时已不知道什么叫做疼痛，也不知是从哪儿来的气力，蓦地里大喝一声，和身撞去，只听得“蓬”的一声，羊牧劳一掌

击中他的胸膛，但段珪璋也把他撞翻了。

牛不耕一个闪身，挥锄再劈，段珪璋大喝道：“好，你要宝敛么？宝剑给你！”使出了大摔碑手法，宝剑脱手，直插进牛不耕腹中，将他钉在地上。

随着手臂一抡，左手那口宝刀，也化成了一道长虹，呼的一声，向羊牧劳掷去，羊牧劳刚自一个“鲤鱼打挺”，翻起身来，恰好碰上，被那口宝刀穿过了小腿，可惜距离较远，段珪璋又已气力不加，这一刀虽把羊牧劳重伤，还未能要了他的性命。

贼军纷纷扑来，段珪璋仰天大笑道：“段某今日死得其所，死亦无憾！南兄弟，咱们又可以相见了！”他不甘受辱，将全身精力凝聚，反手一拍，登时自断经脉而亡！

贼帅令狐潮乘车到来，也不禁嗟叹道：“真是两个好汉子，不愧大侠之名！”吩咐手下，将南霁云与段珪璋以礼葬之。不久，张巡也因众寡不敌，自杀不成，被贼所擒。后来，令狐潮屡次劝降，张巡总是骂不绝口，终于与许远一同就义。张巡的随从护军三十六人，或战死，或被擒，被擒的也无一人屈节。后人有诗赞曰：“张巡许远同尽忠，正气浩然昭日月。从死不独南与雷，三十六人均义烈！”

窦线娘驾车疾驰，仗着一把弹弓，弹无虚发，当者披靡，冲开了一条路，虽然尚未冲出战场，离开厮杀的核心地带也已渐渐远了。

窦线娘稍稍松了口气，但远远听那金鼓震天之声，心头更为沉重，她游目四顾，丈夫当然是看不着了，儿子也未见回来。

正自心急如焚，忽听得蹄声得得，一骑健马，疾风般的追来，骑在马上的正是王龙客！

窦线娘大怒，弓弦一拽，金弹飞去，王龙客一个“镫里藏身”，弹子从他身旁擦过，没有打着。窦线娘探手人囊，想取出弹丸施展连珠弹的绝技，哪知囊里空空，这才知道暗器囊中的一百二十颗金丸，已全都用掉了！

王龙客马快如风，转瞬追上，“呼”的一声，一柄长矛掷出，穿过鞍甲，把拉车的一匹马杀了。那辆车子重心不稳，登时摇摆倾斜，幸亏四匹拉车的战马都是素经训练的，一马失蹄，其他三匹马也立即止步，车子才不至于翻倒。不过如此一来，窦线娘又陷入了包围之中。

王龙客哈哈笑道：“你们跑是跑不了的，窦线娘，你我二家的仇恨以后再行算帐，就看你识不识相了！”笑声中，突然从马背一跃而起，扑上了窦线娘这辆车子。

窦线娘手提金弓，劈面打去，王龙客伏在车顶的篷盖上，这一打没有打着。夏凌霜跳出车厢，拔剑向车项便刺。

王龙客叫道：“凌霜，你的丈夫已经死了，你不如跟了我吧！”夏凌霜喝道：“狗强盗，胡说八道——”话犹未了，忽听得“ ”的一声，王龙客挥刀劈下，将窦线娘的金弓削为两段！

王龙客哈哈笑道：“你不信么？你睁眼看看，这是谁的宝刀！”原来王龙客在南、段二人死后，便抢了他们的兵刃，他将段珪璋那柄宝剑献给了令狐潮，自己则拿了南霁云那把宝刀，飞马来追夏凌霜。

夏凌霜见了丈夫的宝刀，登时有如头顶打了一个焦雷，天旋地转。王龙客叫道：“你跟了我，我保你母子平安，连窦线娘我也可以饶她一命！”

夏凌霜怒极气极，一剑刺去，但她身怀六甲，一怒之下，用力过度，未刺中敌人，自己反而跌了一跤。

说时迟，那时快，王龙客已经扑进车厢，窦线娘骈指如戟，疾点他背后的“志堂穴”，这“志堂穴”是人身三十六道大穴之一，倘给点中，不死也必重伤。

可惜窦线娘血战了大半天，拉弓百余次，斩杀数十人，也早已是筋疲力竭了。点穴必须有内力相济，力透指尖，才能致人死命，如今她却是没有这个功力了。

王龙客给她一指戳中。虽未受伤，也“咕咚”一声，跌进车厢。窦线娘正要抢进去夺他的宝刀，王龙客忽地一声狞笑，复转身来，窦线娘登时吃了一惊，给吓住了。原来王龙客已把夏凌霜的一个孩子抓在手中，厉声喝道：“你再进一步，我就把这孩子扼死！凌霜，你还要不要孩子的性命？乖乖的跟了我吧！”

夏凌霜挣扎起来，忽地将佩剑抛开，叫道：“王少寨主，你饶了孩子吧，我在这里给你下跪了！”窦线娘又是伤心，又觉奇怪，因为她素来知道夏凌霜是心高气傲，决不肯向敌人乞怜的。

王龙客哈哈大笑道：“夏姑娘，你愿意顺从我了么？好，好，好！起来！起来！你我将来是要做夫妻的，夫妻只该彼此尊敬，却不宜行此大礼！”他见夏凌霜抛了佩剑，心里再无顾忌，眉开眼笑，口角春风，一面说着俏皮话儿，一面就弯腰张臂，要把夏凌霜抱起来，他抓着的那个孩子当然也就放下了。

哪知笑声未绝，忽听得“嗖”的一声，一枝袖箭射了出来，夏凌霜大骂道：“狗强盗，我不杀你，誓不为人！”

夏凌霜是趁着下跪之时，衣袖合拢，遮住了王龙客的目光，突然把袖箭放出来的，王龙客根本就没有防备，距离又近，本来非中不可。却不料王龙客正巧在这个时候，弯下腰想抱她，这一箭原是对准了王龙客的咽喉的，这么一来，就难免偏高，一箭射空，“嗖”的一声，穿过了车篷去了。

王龙客这一惊非同小可，登时怒气勃生，一咬牙根，便厉声喝道：“贼婆娘，不识抬举，我让你去和丈夫团聚吧！”一按扇柄，开动了机括，把两支扇骨，也化成了短箭射出来。他是因为已经知道夏凌霜是决不肯顺从他的了，所以凶性大发，得不到的东西，就非要毁灭不可。

夏凌霜尚未来得及起身，更谈不到躲避。就在这性命俄顷之间，忽听得窦线娘一声尖叫，夏凌霜的身体被她盖住。原来是窦线娘和身扑上，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夏凌霜。

窦线娘的金弓早被削断，这时她是双手空空，无物抵挡，她要施展接暗器的功夫，却又因为力竭精疲，第一支“箭”接到手中，却被利簇穿过了手心，第二支“箭”就接不住，只听得“卜”的一声，从她的肩头射入，背后穿出。

王龙客大喝道：“贼婆娘，我正要送你去见你的死鬼丈夫！”提起南霁云那把宝刀，一刀便向窦线娘劈下。

忽听得一声喝道：“住手！”突然间，一条人影，快如闪电，王龙客的刀锋刚要触及窦线娘的头皮，手腕便突然一震，是段克邪捷如飞鸟的扑来，短剑一格，就把他的宝刀打落。段克邪是在百万军中，东寻西找，好不容易，才找到母亲这辆车子的，可惜他还是来迟了一步，窦线娘已受了伤了。

王龙客的武功也非泛泛，他的兵刃一脱手，立即便托着了段克邪的手肘，同时左臂横抱过来，狠狠的用尽气力，将段克邪拦腰匝实！

段克邪毕竟是个十岁刚刚出头的孩子，任凭他武功如何超卓，体力总是不及对方，这时双方缠身扭打，什么踏雪无痕的轻功，神奇奥妙的招数全都用不上了。但听得“ 咕咚 ”一声，两人都倒在车厢里，王龙客用他粗壮的身躯，紧紧压着段克邪，大声叫道：“ 快来人呀！ ”

窦线娘欲爬起身来，上前相助，只觉骨头格格作响，登时痛彻心肺，那条手臂，竟似不属于自己了的，发不出力来。就在这时，只听得车声隆隆，一辆贼军的战车，正自向这边疾驰而来。

说时迟，那时快，夏凌霜已把她丈夫那柄宝刀拾了起来，也不知是从哪儿来的气力，只一刀就把王龙客拦腰斩断！

段克邪吸了口气，幸喜未曾受伤，他一跃而起，叫道：“ 这辆车子来得正好，妈，你们稍等，我去去就来！ ”脚尖上点，即如弩箭穿空，直向对方的战车射去！

双方距离还有十余丈远，在那辆车子上的是贼军神箭营的一个小队，看见一个小孩子似飞将军的从天而降，人人惊骇之极，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手颤脚战，发出的箭也都失了准头，竟没一枝射中。当然，这也是由于段克邪来得太快的缘故。

段克邪一到车上，立即以闪电般的手法，将十三名神箭手全部刺杀，勒住了马，正好停在他们原来的那辆破车旁边。

段克邪首先将两个孩子抱了过去，这才发现他母亲的肩头一片殷红，段克邪惊道：“ 妈，你怎么啦？ ”窦线娘道：“ 好孩子，不要顾我了，你们逃吧！ ”夏凌霜满眼都是泪水，俯下身躯，就要把窦线娘背起来，可是她也早已心力交疲，背不动了，终于还是段克邪把她们二人拉了上去。

有一小股贼军的骑兵策马追来，段克邪将那十三名“ 神箭手 ”的尸体一一抛出，尖声叫道：“ 谁不怕死的就来，这些人是你们的榜样！ ”那一小股骑兵见军中最精锐的神箭手尚且被这孩子尽歼，个个惊奇震骇，人人心中均是想道：“ 这孩子定是妖星下凡，切莫惹他！ ”不约而同，拨转马头，一哄而散。

这时已到了贼兵稀薄的地方，没多久就冲出了战场。夏凌霜再也支持不住，捧着丈夫的宝刀，叫了一声“ 南大哥 ”，就晕 倒了。

窦线娘欲哭无泪，可是此时此际，她却必须强力支持，她半边身子已不能动弹，只有一只手还勉强可以使用。她就靠着车厢，用那只手执着马缰，策马驱车，逃出险地。

段克邪哭道：“ 妈，都是我不好，累你受了伤，我对不住爹爹了。 ”窦线娘急忙问道：“ 你见到了你爹么？他说些什么？ ”

段克邪道：“ 爹要我保护你平安脱险，爹要我做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永远永远记着他的话，嗯，妈你怎么啦？ ”

窦线娘道：“ 好孩子，妈没什么，只不过受了点伤，总算暂时脱险了。你已经无负于你爹爹的嘱托，用不着难过了。唉，好孩子，只要你记着爹爹的说话，妈就放心了。 ”话声断续而又低沉，只见地面如金纸，肩头上的血泡正接连不断地冒出来。段克邪连忙撕下一幅衣衫，敷了金疮药，给她裹好伤口。他见母亲伤得如此之重。也不禁吓慌了。

段克邪还不知道，他的金创药虽然能够止血，但对他母亲所受的伤，功效也只是仅能止血而已了。窦线娘的琵琶骨已被射穿，等于成了废人，从今之后，她的武功是再也不能使用了。

可是窦线娘伤口的疼痛比起她心上的痛苦，那就简直不算什么！她听了儿子的话语，已知丈夫决意殉国，今生今世，只怕是再也见不到丈夫了。

她四肢乏力，眼前漆黑，便似掉下了无底的深渊，不住地向下沉，向下沉！……她忽地一咬牙根，睁眼叫道：“不，这还不是悲伤的时候，咱们还未曾完全离开险境！南弟嫂母子也还要人照料。”可是她实在无法支持，执着的马缰也松开了。

夏凌霜刚好在这时苏醒过来，刚好听见了她这几句话。她心中本来是充满着丧夫的哀痛，整个人都还在迷迷糊糊的，突然听到了这几句话，不由得猛然惊醒，在这一刹那间，另一种更强烈的感情冲击着她，令她受到深深的感动，窦线娘用自己的性命保护了她，而窦线娘也是同样死了丈夫，（段珪璋之死，他的儿子尚未知道，但夏凌霜已从王龙客的话语中知道了。）可是窦线娘却忍受着痛苦，重伤之下，仍然为她们母子驾车。

只见窦线娘猛一咬牙把马缰重拾起来，吆喝道：“走呀，走呀！”不知是否马儿被她一催，跑得太快，她一下子又被震倒，马缰再一次脱手！

夏凌霜热泪盈眶，突然间气力长了出来，叫道：“对，这还不是悲伤的时候！好侄儿，你去照顾妈妈。”她接过了马缰，拾起了马鞭，扬空抽了一鞭，用她精良的控马技术，驾着马车，稳稳地向前奔跑！

车子上不过是两个女人，三个小孩，但却是两个丧了丈夫的女人，三个失了父亲的小孩。唉！这辆车子“载”着的悲伤，不是太过沉重了吗？

三天之后，夏凌霜回到了她在玉龙山下的老家。这个家在她们母女离开之后，交给一个奶妈看管，在战乱中幸而没有毁坏。如今夏凌霜历尽风霜，也幸而平安的回来了。可是不幸的窦线娘却病倒了！

窦线娘的病日益沉重，这一日段克邪正在床前服侍，忽觉微风飒然，回头一望，只见房中已多了一个人，正是他的师兄空空儿。

窦线娘霍地坐了起来，颤声叫道：“空空儿，你！”你道她何以这样惊惶？原来空空儿手上捧着一把宝剑，正是她丈夫段珪璋的那把宝剑！

空空儿面色阴沉，怆然说道：“段嫂子，尊夫这把宝剑不该落在坏人手中，所以我给你送回来，顺便来看看师弟。”

空空儿继续说道：“这是我从令狐潮手中盗回来的。嫂子，你不要太过伤心。现在郭令公的大军已直扑睢阳，李光弼的大军也已进了潼关，这场乱事指日可平，尊夫可以无恨了。”段克邪嚷道：“什么，你是说我爹爹，我爹爹，……”他怎也不肯相信他父亲已死，那一个“死”字到了口边，说不出来。

母子俩心意相通，窦线娘高声说道：“你爹爹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不错，你今后是难以见到他了。但像你爹爹这样的人，他是、他是永远不会死的！你把你爹爹的宝剑接下来吧！”

段克邪一片茫然，对母亲的话似懂非懂，他睁着一对充满疑惑的眼睛，把这柄宝剑从空空儿手中接下。

就在这时，夏凌霜走了进来，空空儿的话，她全都听见了。窦线娘还未曾哭得出来，她的泪水已先湿了衣裳了。

窦线娘道：“霜妹，你来得正好。”她取出了一支玉钗，说道：“克儿，这是你定亲的信物。你的妻子叫史若梅，现在由薛嵩收养，改了名字叫薛红线。你长大了拿这柄玉钗去寻找她。”玉钗上雕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金龙，钗头还嵌着一颗夜明珠。段克邪茫然的又接过了这枝玉钗，正想问“妻子”究

竟算是什么人，只听得母亲又已说道：“你若有不明白的地方，以后问你的姑姑。霜妹，我把这孩子托给你了。克儿，你把宝剑拿上前来。”

“　　”的一声，窦线娘在宝剑上弹了一下，叫道：“段郎，段郎……我，我来了。”声音突然寂灭。可怜她早已油尽灯枯，只因心中还抱着万一的希望，所以挣扎着活到如今，如今，希望已灭，她也就一瞑不视了。

接着又是“　　”的一声，玉钗从段克邪的手上掉了下来，小小的心灵充满了哀痛。正是：茫茫愁，浩浩劫，夫妻侠义兼忠烈，碧血丹心永不灭！

欲知段克邪今后如何？是否能与史若梅结成佳偶，请看续集《龙凤宝钗缘》。（本书完）